【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太子棺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全译本】

A JUDGE DEE MYSTERY



大唐狄公案

太子棺



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荷兰】高罗佩／著

陈来元 胡明 等／译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大唐狄公案④太子棺

[荷兰] 高罗佩

第一章

古井口搁着一盏灯笼，灯笼边一个圆鼓鼓的布包，溅满了鲜血。井台的青石条上坐着一男一女，呆呆地瞅着井台边一株高大的海棠，半晌不吱声。时值初夏，这里已懊热异常，半夜时分，没有一丝风。透过灯笼微弱的火隐隐可见密树丛尽头一堵塌圮的高墙，墙外耸立着一幢巍峨的佛殿，两边翼然飞檐各对着东西笔立的石浮屠，庄严静穆。

汉子用手使劲摇了摇海棠，只见落英缤纷，洁白的花瓣飞飞扬扬，撒了他们一头一身。有的落入古井内，有的粘住了井台边的鲜血，渗透出一种凄凉的绯红。--景象十分幽美。

那妇人站立起来，抖了抖长裙，终于开口了："将那怕人的东西扔进井里去吧。我想起了便心口发怵，毛发直竖。--谁也不会到这里来，这口井已经枯了十几年了。"

汉子冷笑一声，弯腰将灯笼挪了挪，低声道："别忙！我自有个藏匿处，十分巧好，包管这事万无一失。那厮已经烂醉如泥，正做他娘的春梦哩。"

他站起来，将那布包解开，认真看觑一眼，又笑道："今夜自有你的好去处，要那臭皮囊作甚。"随之又紧紧地把那布包扎结了，提在手上。

那妇人伏在井台向下看，黑幽幽暗不见底。井圈内青蔓杂草丛生，井上的辘护把还垂着一节半朽的绳索。

汉子并没将那布包往井里扔，而是提着往那树丛深处走去。半日才转了回来，脸色疲惫不堪。

"我们此刻便去寻那包……"妇人脸上闪过一阵喜色。

"忙什么？我乏了。--左右是你我囊中物，何须这般猴急？等着风波平了，再设法弄来不迟。"

他木然地凝望着了无星月的夜空。远处佛殿隔了几片横云，几乎是耸立在天穹上。

第二章

闷热干燥的空气笼罩着兰坊城。这个陇右的边远小城属安西都护府管辖，狄仁杰半年前被委任为这里的县令。

狄公整肃吏治，劝课农牧，恩威并施，宽严中的，很快就将这兰坊城管治得井井有秩，百业盛兴，士民仰服。衙署里日常庶务自有洪参军董理，洪参军虽勉职司，精熟吏务，狄公反倒垂拱无事，两袖清闲。日子一长，只觉神志萧散，意态疏懒，浑无趣味。

这一日正值正配狄夫人生诞，衙署里上上下下采办布置，忙于寿宴。僚属吏佐赍礼贺拜，狄公一一谢绝，只准备热热闹闹摆个家宴，让府邸内并奴仆十来人畅怀尽兴一口，也正好驱赶驱赶这多时的闲聊索寞之气。应狄夫人请求只答应清风庵的女住持宝月一人作陪。--虽系外客，也不算俗人。

清早狄公独自走出衙邸，回来时已日上三竿。他兴孜孜进了内衙，换过一领干净的湖蓝葛袍，打开窗户，坐定靠椅，欣赏起手中一个紫檀木盒来。--这是他跑遍了城里几家古董铺才买到的，晚上席间将郑重献与正夫人作为祝寿的礼品。

洪参军端过一盘酒食走进内衙。

"老爷早膳都没吃，这一早哪里去来。此刻想是肚中也饿了吧。"

狄公闻到一股烤猪肉香，不觉馋涎盈颐，这才想起今天尚未吃东西。

"兰坊这地方冬天冷得筋骨都麻木，夏天这才刚到，又热得喘不过气来，整日里只觉神思恍惚，昏昏沉沉，老爷可千万保重身子。--我见老爷昨儿档馆回来，半夜里书斋还亮着灯火，莫非陈年账簿里又倒腾出什么疑难案子。这多时来地方靖安，百姓乐业，并没什么刑案讼诉闹到衙门中来。"

狄公撕下一小条猪腿送到嘴里，只觉香腻可口。

"这夜间寿席上的菜肴如何此刻就端来与我吃了？"

"老爷哪里的话，这是衙厨里的剩货了。马荣一早去肉市抬来一只整猪，捆在厨下尚未宰杀哩。"

狄公吃罢，推过杯筋。洪参军上前收拾，一一归在木盘里，正要回转。狄公道："洪亮，你可记得发生在这兰坊的那桩悬案，京师司珍衙门的司库掌固邹敬文五十锭御金被盗事件。"

"老爷原来是对这件案子生起了兴味。这事刑部已悬挂了没头官司，不了了之。再说，那时老爷尚未就任哩，案子早在去年……"

"对，确切一点，案子发生在去年即辛巳年八月初二。--洪亮，这多时间清平无事，闲散久了，没案子问理，甚觉无聊。昨日我偶尔翻翻衙署里的旧档，竟对这桩巨案动了兴趣。那日得闲暇，我们商议商议吧。"

洪参军搁下盘子："我们还在濮阳时，便从邸抄里读到此事。当时京师震动，户部的两名大员被褫夺官职，不过那五十锭御金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狄公笑了："洪亮，没想到你还记得这等清楚。你这就说说，那五十锭金子是如何被盗的。"

"司库掌固邹敬文奉圣命由京师西去沙陀国采办御马，途经兰坊城，住进官驿里。一夜之间，五十锭黄金变作了一堆铅条。"

正说话间，马荣走进内衙禀报："老爷，我买了一口三百斤的肥猪，滚水已备下，正等着宰哩。"

狄公笑道："这口肥猪单靠你一人消纳了，我与洪亮吃不多，太太们怕油腻，奴仆们不敢与你抢，唯一的一个客人又是吃素的。--此刻我与洪亮正议论着去年这里发生的一桩劫金巨案，你也不妨坐了听听。"

马荣拉过一条靠椅坐了下来。--他与洪亮一样，一听到

有案子办便发兴头，迷溺其中，欲罢不能。

洪亮继续说道："金锭被盗后，京师派来官员协同衙司严密追缉了三个多月，一无所获。邹敬文渎职拿办，关入京师大牢，还牵累了户部尚书和安西大都护，举朝震动，天下闻知。"

狄公又问："依你看来，这作案的盗贼可能是什么人。"

"据闻，当时邹敬文携带了三口一般轻重、形制一式的皮箱，黄金藏在哪一口皮箱只有他一人知道。事实上随行护佑的内廷禁卒和兰坊官署

派出的兵士谁也不知道邹敬文此行的目的，更不知道他携带巨金在身。--后来邹敬文在狱中说，那口藏有黄金的皮箱边角裂了一条口子，偏偏正是那口皮箱被人调换了内容，其他两口皮箱却纹丝未动。--这窃盗黄金的须是内贼无疑。"

狄公摇头道："说是内贼却有一点不符。--盗金者将铅条换过黄金，原只是迷惑邹敬文，拖延时辰，待邹敬文到了沙陀国才发见黄金被盗，为时已晚，罪犯早已逃之夭夭。这内贼一逃，岂不败露？海捕文书下来，定作钦犯，过不了边关，哪里潜匿？倘是外贼，即便不出边关，依旧可在兰坊城摇摆出入，谁个晓得？再有，京师御使赍物过境向有通例，每天入寝前，起床后都要检查一番所赍之物。--当时黄金被铅条换过，第二日一早邹敬文便发觉了。内贼知悉这通例，何要多此一举。"

洪参军点了点头："前任县令将护卫的四名兵士拷掠了七天七夜，亦无下文。又去将市井泼皮。无赖。乞丐。偷儿一并捉拿，闹腾了一个月，哪里见着黄金的影子？还是被削了官职。"

狄公道："官府不应只在兰坊一地搜索。黄金被劫固然在兰坊官驿，但罪犯恐怕早在邹敬文到达兰坊之前就密谋策划了。据云，邹敬文到兰坊之前一夜，宿在且末镇。罪犯恐是在且末镇就探得邹敬文携巨金由兰坊去沙陀的信息，巨金就藏在那边角有裂口的皮箱内。--罪犯早在兰坊等候着邹敬文了。"

洪参军不解："照老爷的话推衍，盗金者可能从京师到这里的任何地方探得个消息，甚而邹敬文出京师之前便得知密信。--京师至兰坊五千里，岂要是那个且末镇。"

狄公笑了："我说是且末镇上走漏了消息自有证据。邹敬文狱中供道，那只装有金锭的皮箱只是到了且末镇才开裂的，他说内里有一条金锭棱角尖锐，路途蹭蹬，又跌下马背过一次，致裂缝破口，终为歹人所乘。我们此刻便派人带了公文信函去一次且末镇，将邹敬文当夜在那里的行止打问清楚。例如，他在那里宿夜时有没有会客，有没有收发信函，有没有逛街化钱，有没有什么女子故意纠缠，等等。"

马荣点头频频，忽道："老爷可知方校尉哪里去了。我买猪回来，还未见着他人哩。派他去且末镇最是合适。"

狄公道："我适才闻报，方校尉捉拿一个泼皮去了。昨夜城中一家酒

店内两个泼皮酗酒斗殴，失手致命。内里详情还不清楚，等方校尉回来就知道了。"

洪参军忽见狄公书案上放着一个紫檀木盒，不由好奇问道："老爷那书案上的木盒，以前却未见过，想来又是什么稀世古物了。"

"木盒？"狄公省悟过来，伸手去书案上取过木盒，递给了洪参军："孔庙后街上那爿骨董店买到的。我见盒盖上镶着块白玉，刻成一个古篆的'寿'字，正好用来庆贺太大的寿诞，这木质也极贵重。"

洪参军赞赏一番递给了马荣，马荣捏在手中细细端详，说道："这盒子正可用来放寿帖。可惜盒盖上有两处刀痕，十分败相。这一边划成了个'入'字，那一头像是个'下'字。老爷，待我拿去找个细工木匠将它磨光了。"

"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见着那划痕了。"狄公道。"午后半日工夫能完工吗？"

"这些小工夫何需半日？"马荣待欲将木盒纳入衣袖，又好奇地打开盒盖。

"盒盖后面还粘着一片纸哩。"

"那是价目标签，你撕去吧。"狄公道。

马荣将小指的指甲剔入纸片下，轻轻挑启。忽道："老爷，这不是价目标签，上面还有两行小字哩。"

狄公接过纸片，不由念道："吾饥渴不堪，命在旦夕，望速垂救。--具款是：白玉辛巳九月十二日。"

"老爷，要是一名叫白玉的姑娘于垂危中呼求救助，莫非她遇了不测，被歹人关押了。--辛巳九月，哎哟哟，已经快一年了，保不定这白玉姑娘早饿死了。"

洪参军道："兴许只是一个无聊的玩笑，作弄人的，不必当真。"

"岂是玩笑！"马荣急了。"你看这字体，黑紫干腥的，要是当时用鲜血写成，粘在盒内偷偷扔出窗口或烟囱。如今固然是早死了，但这个白玉来路蹊跷，老爷又如何看？"

狄公慢慢捻动长须，木然瞅着盒盖上那块刻成'寿'字的白玉，不觉发愣。忽听得门外有人禀报。

"进来。可是方校尉吗？"

来人果是方校尉，见他神采飞扬，红光奕奕的脸上流荡着得意的笑容。

"启禀老爷，那个肇事杀人的泼皮已拿到，名唤阿牛。被杀的也是一个无赖，叫沈三。"

狄公点点头："少刻早衙升堂，我即传审。证人都会齐了吗？"

"酒店里的掌柜、伙计、杂役，全数传到。那酒店招牌儿唤作'马侯酒店'。--还有当时在店堂的吃客，也可作证。"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你先下去，等候巳牌升堂。"

方校尉走后，狄公默默拿起那口紫檀木盒，在手上摆弄半晌，又忧郁地看了一眼，说道："不管这个白玉是真是假，它已不再是吉祥的寿礼。早衙尚有半个时辰，我得再去那骨董铺另选一件寿礼，顺便问询这木盒的来历。洪亮，你去查阅去年的官牍档卷，看看九月里有没有人来衙门报案，道是一个名叫白玉的女子突然失踪。--骨董铺不远，马荣，我们走着去吧。"

第三章

辰牌交尾，南门里外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行人如鲫。唯白莲湖一围波光粼粼，青雾淡淡，犹是夙凉未退。一行一行垂柳如一队队齐整的舞姬将飘飘袅袅的长条披拂在水面上，湖中落花墩上的一尖宝塔在碧玉般的湖波中显现出纤细窈窕的身影。

狄公、马荣两人一番乔装，行走在街头，似未被人认出。看看到了南门里最热闹的市廛，马荣忽见一个女子睁大一双眼睛紧紧瞅着他两个。那女子形体颀长，婷婷如玉树，身披道姑的玄袍，头上包裹着大幅羽巾，遮去了半边脸面，只露出那对红丝布满的眼睛，似有一团怒火放出。

马荣不觉看呆，心中纳罕。路上一顶大轿吆喝横过，那女子倏忽不

见了影踪。

"右边折入便是孔庙后街了，那骨董铺就在街心中。"狄公说道。他忽见马荣木然站定路边，神色迷惑。

"马荣，你看见什么了？"

"老爷，有一个女子老远瞅定我们，一对眼睛直欲喷出火来,端的令人生疑。"

狄公四处一望，笑叱道："休要疑神吓鬼的！恐是你自己见了女子，眼睛喷出火来了。"

马荣待要分辩，见已到了那骨董铺门首。狄公推门而入，柜台后一个面目清癯的老掌柜笑盈盈迎上前来。

"客官可是要为太太办一二件金银首饰，玉器簪镯。"说着手中早已托出一个莹润透剔的碧玉盘，盘内金银钏镯。珍珠项链、耳坠指环烁灼闪光，夺人眼目。--再看柜橱内却都是一些黯淡无光的古旧瓷瓶。宝鼎香炉；墙上一幅幅名人字画，地下一尊尊土偶木雕。--原来这店掌柜还是以鬻卖金银玉器为大宗。

狄公选了一对细琢成梅花枝形状的红玉手镯。--镯上系着一小字片标有价目：二十两银子。

狄公付了银子，笑问道："掌柜的可记得我？今日一早我已来过贵号，选买了一个紫檀木盒，盒盖上镶有一块白玉的'寿'字。"

老掌柜眯了眯眼睛，细认了一下，呵呵笑了："正是，正是，莫非那木盒不称太太意，欲来退回。"

"不，只想打问一下那木盒来历，那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佳构。我收藏时总想注上它的来历，譬如出于哪朝名工巧匠之手。"

老掌柜眨了眨眼，又搔了搔头："罢，罢，客官还有这等雅兴？这木盒出于哪代名工之手，在下委实不知，只知值钱便收进了。待我去查阅一下账簿，那上面我都清楚记载了出入账目的详备。"说着去银柜抽屉里拣出一本厚厚的簿册，逐页翻阅。

"有了，有了。客官，那紫檀木盒系三个月前从李珂先生手中购得，

与一篮破旧古玩一并购进。客官可去找那李珂先生问端绪。"

"李珂是何人？何等营生？"狄公急问。

"嘿嘿，那李珂是一个行止怪癖的丹青手，画得一手好山水哩。可惜命运乖蹇，无人赏识。到如今还蜗居倦曲在一个小破屋里，门可罗雀，鬼都羞于登门。"

"这李珂现居何处？"狄公问。

"他那小破屋便在鼓楼下横街内，肮脏不堪，客官倒有兴味与他交识？不妨告诉客官，那李珂的胞兄叫李玫的，正经是个家私万贯的阔爷，东城开着爿金银首饰号，清一色的金器、银器、珍珠宝石。敝号比起他来真所谓小巫见了大巫，只一堆旧破烂，值几个钱？客官见了他时，认个朋友，才有意思哩。"

狄公不解道："李玫既是位阔爷，如何他的兄弟李珂却贫寒落拓。"

老掌柜叹道："孝悌，孝悌，李珂他最不看重一个'悌'字，向来不知敬重兄长，行止狂僻，气格乖戾。日子长了，兄弟间自然视同陌路。"

狄公点点头，将玉镯仔细包裹了纳入衣袖，辞谢掌柜走出骨董铺。

"马荣，这里离鼓楼甚近，我们何不乘此去拜访一下那个李珂呢？"

马荣答应，跟随狄公转去鼓楼。

鼓楼后背果有一条横街，在街口狄公问清了门户，很快便找到了李珂居住的那幢破旧不堪的小屋。

狄公在木板门上扣了半日，总算开了，见是一个睡眼惺松、衣衫不整的高个男子。干瘦的脸颊上杂乱地长着几撮黑脏胡子，一件破旧的长袍上粘满了颜色污斑。

"你们是谁？如何贸然闯来寒舍。"

李珂惊惶地望着狄公、马荣，一对眼睛闪焰不定，满腔疑惧和敌意。

"足下便是李珂先生吗？"狄公揖礼。

李珂木然点了点头。

"县令狄老爷亲驾过访，还不知礼？"马荣忍不住开腔了。

李珂心中一震，畏忌地瞅了狄公一眼，慌忙躬身还礼，一面吐出几个字来："小人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听说李先生丹青高手，卓有造诣。本县最是喜爱山水字画，今日偶尔路过，顺便拜谒崇阶，以慰渴望。"

李珂尴尬道："小人雇的帮佣这两日不在，屋里杂乱一片，不堪狄老爷驻息。"

"无妨，无妨。"狄公笑道，一面踱入内房，自往画桌边一把交椅上坐了，欣赏起桌上的画具来。

笔筒中的笔尖都已干裂，洗子内无滴水，石砚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土。一大幅绢帛摊在桌面上，却搁着腌菜和碗瓢。狄公不由紧蹙双眉，摇头叹息。

墙上的画轴，"山水"不多，秦关汉月，瀚海砂碛，长河驼影，伽蓝风日，大凡高韵神秀，极有风骨。其余皆是佛画，多以佛典故事为题，有的还杂以异教邪神，龇牙咧嘴，形态怪诞。--这兰坊城五胡杂居，九教并兴，淫祝滥祭盛行。神象圣座，名目繁多，辅以彩施金妆，撩乱人目。--一面观赏，狄公忍不住喟叹频频，心中恼怒。

"李先生是画山水的名手，如何笔下这许多异端邪神，污人眼目。"

李珂眼睛一眨，小声答道："回复老爷，此地的人，出门便见山水，终岁相厮守者也是山水。这穷山恶水，又有何起解？你再画得形态逼真，为印印泥，谁人赏知？倒是那些佛画卖得出手哩。"

狄公点点头："本县这就向足下订购一幅中堂大山水，画得佳时，出十两银子，足下意内如何？我再将你遍荐于名贤巨宦、墨人骚客，让他们也来买你的山水。--只一桩，以后再不要画那等异教邪神了，归宗尧舜文武、周公孔孟才是我们的正道。"

李珂不禁跪下，磕头称谢。

"李先生起来，你认识这木盒吗？"狄公从袖中将出那口紫檀木盒，放

在桌上，一面细看李珂的脸色。

李珂十分惊讶，心中狐疑："老爷，这木盒小人从未见过……老爷如何想着要小人验认这木盒来。"

狄公用手拭了拭那方白玉的'寿'字，只不言语。

李珂平静道："这种木盒骨董铺里或可买到。漫说小人没钱，即便有钱，也不买它。"

狄公将木盒纳入衣袖，微微一笑，又似漫不经心问道："令兄长李玫可曾买过你的字画。"

李珂阴沉了脸："家兄是个经纪人，坐贾行商，只知赚钱，与这笔墨丹青丝毫无缘。又每每轻觑小人，故长久时不曾过往。"

狄公正色道："本县猜来，足下中馈尚虚，孤身一人幽栖于此。噢，足下适才说雇了一名佣工，相帮料理生计。"

李珂脸上闪过一丝阴霾："老爷，小人早就设誓，终身不娶，唯以笔墨纸砚为伴。小人那帮佣杨茂德也只是服侍铺纸研墨。裱褙度藏诸杂事，可惜老爷今日没见着他。他手脚伶俐，肚内尚有许多文墨哩。哎哟，惭愧，惭愧，茶水尚未与老爷敬一盅哩。"说着起身寻茶壶。

狄公道："本县告辞了，此刻正等着我早衙理事哩。拜托的中堂山水，勿忘了便是。"一边站起身来拱手退出内房。

李珂一直送到门口。

转出横街，马荣便骂："李珂这厮当老爷的面信口扯谎。那老掌柜的账簿上注得清楚，李珂竟不肯承当，花言巧语糊弄。看来这木盒蹊跷，正须在李珂身上问破哩。"

狄公点点头："此刻我先回县衙，你可在这左右街坊间询问李珂的行止。顺便也问问那个杨茂德的去踪，李珂不是说，他有两日没有回来了。"

马荣答应，心中便打草稿。

狄公走后，马荣四面周围一转，见横街角首摆着个裁缝摊，凉棚下

一个五十开外的胖女人正在剪裁一幅素绸。马荣笑吟吟凑上前去："老人家好生意哩，恁的勤快，又占得方好地皮。"

胖裁缝抬头见马荣装扮，威武十分，不敢怠慢，遂应道："承客官称奖，可这生意却清淡哩，哪里是好地皮？"

"那边对门里都居住着没婆娘的光棍，这制衣裁帽的，还不是求你。"

胖裁缝鼻孔里嗤了一声："客官指的莫不是那个画画的穷酸，一个铜钱买饽饽，方孔里还要照几照哩。屁股露在外面招风儿也不肯买一条裤子穿，哪能赚到他的钱？他那个仆人更是个无赖泼皮，狐朋狗友一帮，愉摸嫖赌，哪般不来？这半边街坊都躲他们哩。"

"这李珂的贫困十分，那杨茂德行止邪辟，如何勾搭作一处，成了主仆俩。"马荣疑惑。

女裁缝狡黠一笑："天知道他两个是如何勾搭作一块的。哼，这半边街坊几番见到那个木板屋，深更半夜有女人进出，这行止如同猪狗一般，真是玷污了这一条横街的名声。那日我都要迁挪别处去了，亏客官还说是好地皮哩。"

马荣听得仔细，讪讪谢过，唱个肥喏，自顾摇摆而去。

第四章

马荣赶回县衙，狄公乌帽皂靴齐整正要升堂。洪参军扯定狄公身上一领水绿软缎官袍用力抖直，轻轻抚平襞折。马荣忙将如何与胖裁缝一番对话禀述一遍。

狄公道："洪亮，你且将县署档卷中有关失踪报官的载录说来听听。"

洪参军道："按档卷注录，去年辛巳九月有两人失踪。九月初四，有一马贩子来报官道他女儿失踪。可是十二月他女儿便牵着一条汉子，怀抱一个婴孩回家来了。九月初九，又有报金匠米大郎初六离家，三日不见返回。--只没见到有白玉失踪的记载。"

狄公问："那马贩子的女儿回家后，没再起风波吧？"

"马贩子抱着外孙亲自来衙门销号，一家和和睦睦的，十分融洽哩。"

"那米大郎后来回家了没有？"

"再无下文。"洪参军答。

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狄公转出正堂。八名衙役早两边站定，虎视鹰睨一般。

大堂两庑外只十来个闲人等着听审看热闹。

狄公环视堂下，发了令签，传案犯阿牛。

瞬刻阿牛押到，跪在大堂下。狄公命方校尉先将阿牛犯案行状禀过一遍。

方校尉上前禀道："昨夜，案犯阿牛与泼皮沈三在东城马侯酒店一起吃酒赌钱。沈三指责阿牛掷骰子做手脚，致起争吵，继以斗殴。后经众人劝解，悻悻离店，扬言去城外紫光寺决雌雄。日落时分东门守卒见他两个吵骂出城，一路径去紫光寺。

"今日一早，孟猎户来衙门报案道，他在紫光寺歇脚时、发现大殿供桌前横倒一具死尸。卑职闻报，随即率番役赶到紫光寺。见死者的脑壳已被剁下，滚在尸身旁的血泊里，卑职一看，被害的果是沈三，杀人凶器即是庙中祭器的神斧。卑职立即搜查庙宇，正见阿牛在偏殿前花坛的一株白果树下酣睡。他身上血迹斑斑，被当场擒获。--此刻马侯酒店的掌柜及几位酒客都已传到堂前，听候作证。"

狄公听罢方校尉叙述，点了点头，开言道："让本堂看看那杀人凶器。"

马荣打开方校尉递上的油纸包，见是一曲柄利刃大斧，斧背上还刻着一个神祇的头，斧刃寒光闪闪，沾着几星干血。

方校尉道："禀老爷，那紫光寺当年查封时，并未细检，东殿壁龛内至今还藏着两柄这样的神斧和两支方天神戟。--这斧戟原是斩妖镇鬼的利器，一向无人启动。即使是常年栖息在这庙中的无赖泼皮流民也不敢偷盗，恐有灾异降身。谁知这阿牛竟胆大包天，用以杀人，竟还剁下沈三的头颅。"

马荣不禁叹道："泼皮无赖斗殴，致使动这等曲柄神斧，实也罕见。"

狄公抚须沉吟，又问："这沈三兰坊可有家小？"

方校尉答："沈三孤身一人，并无妻小，平昔就住在那废弃的紫光寺里。听说且末镇尚有他的一个兄弟，名沈五，也是个鸡鸣狗盗的行货，曾被军镇拘押过。"

狄公回头问阿牛："昨夜之事，你当着本堂细述一遍来，倘有遮瞒，仔细皮肉。"

阿牛抬起头来，懵懵地望着狄公："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哪！小人与沈三可算得是至交了，如何会平日杀他。"

"你两个在马侯酒店斗殴时便扬言要去紫光寺里决死斗，这可是实？"

"这话小人不抵赖！小人与沈三虽是至交，但吵骂斗架却是常事。有时为了研磨时辰，有时为了脸面风光。昨日酒店里掷骰子时沈三指我弄手脚，小人赌时，最善使弄手脚，沈三闲常也便以捉破机关为嬉，其实是我两个闹着玩的，图个有趣，助发兴头。--小人如何会起歹念坏他性命？小人鸡都不敢杀。"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阿牛你休得刁顽，伶牙俐齿，搪塞本县，几时编派得如此一通花言巧语。"

"小人句句是实，不敢欺心，随大老爷查访。"阿牛咬牙道。

"本堂再问你，你两个出了酒店又如何了？须从实招来！"

阿牛大汗淋漓，小声答道："离了酒店，我们两个便出东门回紫光寺了。"

狄公见他不作声了，又拍了一下惊堂木："到了紫光寺又如何？"

阿牛寒颤兢兢："到了紫光寺沈三爬上供桌便一头睡了，小人也去花坛边依靠一株树木打盹。疲累了一天，又多灌了些黄汤，小人很快便睡熟了。梦中忽被这位爷踢醒，道小人犯了杀人的罪名，不由分说便将小人拘套了来衙门。"

狄公又问："庙中还有别人过夜么？"

"昨夜小人与沈三外再无别人。"

狄公命阿牛跪过一边，转向仵作："递上沈三的尸格，你对沈三的尸身有何话要说。"

许作恭敬呈上验尸格目，禀道："沈三尸身上一无斗殴致伤之痕，沈三是个无赖泼皮，惯善厮斗，如何干净束手待毙？再，凶手又为何要剁下他头颅来？--使气失手也不过一斧致命而已，却费如许手脚。"

狄公微微一震，点头频频，遂道："待本堂亲自验看过尸身再行判断。来人，将阿牛押下大牢监候。退堂！"

第五章

狄公、洪亮、马荣三人来到后衙偏厅，沈三的尸身暂厝在这里。

洪亮掏摸出管钥将门打开，隐隐便有一股霉腥寒气冲面而来。厅内只放着一方长桌，算作尸床。尸身盖着一片大芦席，桌边脚腿下放着一个竹篮，竹篮覆以油毡。

狄公道："我先看看那颗人头。"

马荣弯腰将竹篮提到长桌边，轻轻掀开油毡。

人头合面朝下。马荣屏息拎着一片粘满血迹的耳朵用力一拨，将五官脸面翻转朝上。

狄公默默地端详这颗断头。沈三黝黑的脸面肿胀得水毵毵、圆鼓鼓，左颊右额各有一伤疤。两颗乌珠碎裂，粘满了血污，还溅出一二血丝于眼眶外。厚厚的唇吻歪咧变形，一口参差不齐的大黄牙趵露在外，似是在笑。脖根的皮肉撕扯得模糊糜烂，胡须上干凝着一颗颗豆大的血滴。

狄公皱眉道："这沈三一眼便知不是善类，恶人相磨，致有今日。马荣，再将那席片掀去。"

马荣将竹篮放到桌腿边，重新遮上油毡。又轻轻将覆盖尸身的芦席揭去。

尸身赤裸。--形体匀称，皮肉细腻，肩背浑圆，肱股紧凑。

马荣又道："一副好身段！论气力胜阿牛有余。老爷，你看他颈根上有条青紫血痕，不用分说，必是绳索勒死无疑。--阿牛先勒死他，再用神斧砍下他头来。"

狄公点了点头，一面用手心平贴在尸身胸口，然后弯了弯死尸的腿胯膝肘。

"方校尉判断不错，果是午夜被害。"狄公自言道，一面将尚未僵硬的手臂轻轻放下，用手掰开死者紧握的右拳。--掌心平滑细软，又细看了十指。狄公不由皱起了眉头，心里怵然透过一丝寒气。--撇下手掌，又细细查看了死者的双脚。

"洪亮，墙角那个血迹沾满的包袱想来是死者的血衣吧，快提来与我摊开。"

狄公从包袱里抽出一条长裤去尸身双腿上一比，不禁失声道："这头颅和尸身不是一个人的！"

洪亮、马荣吃一大惊，望着狄公愤忿的神色，呆若木鸡。

狄公看了洪亮、马荣一眼，解释道："被杀的不止一个沈三，而有两个人。这里是沈三的头、另一个人的身子。凶手有意将两个死人的身首调换了，藏匿起沈三的身子和另一颗人头！"

洪参军惊魂甫定，忙问："老爷这剖断从何说起？"

狄公道："那头颅固然是沈三的，方校尉认得出，仵作也不疑心。然而那尸身细皮白肉，体态匀健，手心脚掌一无胼胝。这个尸身比沈三的显然要高出一截，那血衣原不是穿在尸身上的。凶手果有手段，竟瞒过了我们的仵作。看来这案情迷离朴朔，远非一般泼皮无赖斗殴所致。"

洪亮如大梦初醒："老爷，我们该如何办？"

"我们切不可惊惶声张，也权作不知，只认定是沈三一人被害。封厝这尸身，暗中查访。"

"那么，如何去找沈三的身子与另一颗人头呢？"马荣困惑。

狄公淡淡一笑："这正是我要苦苦思索的。然而更要紧的是弄清凶手作案的动机，他为何要调换两具死尸的身首。--我们此刻还得去问问阿

牛。"

大牢与后衙偏厅只隔了一堵围墙，正是顺路。阿牛已套了铁锁链，坐在牢里唉声叹气。

禁卒打开牢门，狄公进去牢里，洪亮、马荣在牢门外守候。

"老爷，小人实是冤枉。小人与沈三厮混多年，虽时常争吵，但心性脾气还是相投的，哪里会动手杀他？那柄大斧小人也未曾见过。"

狄公拣了一个石凳坐了，和颜悦色问道："本堂这里来正是感到案情蹊跷，还有几句话要问你。--杀沈三的果真不是你，那么又会是谁？再说，你衣裳上的血迹又是哪里来的？"

阿牛看了看身上褴褛的衣衫，果是溅了几处血迹。

"老爷高高在上，小人委实不晓得身上如何会有这血迹，记得在酒店里时尚未见着。--沈三为人刁赖，自然有人恨他，但恨他也不至于会用斧头剁下他头来。又有谁会下如此毒手？"

阿牛搔了搔头皮，乌珠骨碌碌转，忽的愣定不动了。

"老爷，莫非......莫非沈三他遭遇上了......"阿牛的眼睛间出异常恐怖的光。

"沈三他遇上谁了？"狄公急问。

"老爷，那紫光寺里有一个幽魂，时常出没。每当明月三五之夜，她必然出来游荡，披头散发，穿一身雪白的长裙。听说平昔便躲在禅房西端墙根的坟头里，那里原是一片花园子，因被这幽魂占了，谁都不敢挨近一步，人都说那幽魂最要掐断人头，吸尽人血。--适才大堂上小人一时懵懂，忘了这事。此刻想起，又逢老爷来问，想来必是那幽魂作的祟，不然又如何果真掐断了沈三的头。"

狄公忿然站起："休得胡扯枝叶，蒙混本官。我再问你，沈三近来可与哪个吵过架？不是喝了酒胡闹，而是真缘了什么仇隙，譬如钱财女子......"

"老爷倒提示了小人，沈三上个月正与他兄弟沈五大闹了一场。那沈五真是个欺心灭圣的歪货，他仗着几个臭钱竟将沈三相好的粉头夺了

去。沈三咒誓要杀他兄弟，沈五吓得带了那粉头躲到且末镇上，再也不敢露面。沈三也只得自认晦气，怨那婆娘薄情，哪里还真有本事赶去且末镇上追杀。"

狄公又问："沈三的相识中可有一个体躯丰伟，细皮白肉的汉子。"

阿牛眉头紧攒，想了半晌，遂答道："小人有一回确见他与一个体干魁伟的汉子在一处小声陪话，那汉子倒正是白皮嫩肉的，又不留胡须，像是个经纪人，穿一领毛蓝葛袍，戴一顶黑弁帽，模样楚楚。"

"你倘若见到此人，可还认得？"

"老爷，这个便难说了。记得他们当时站在紫光寺的殿角后说话，小人走过时只瞥了一眼。后来小人问过沈三，沈三叱小人休管许多闲事。"

狄公道："阿牛，你记得的愈多，愈能早日开释。今日赶紧搜索肚肠，明日大堂上再认真回活。"

阿牛磕头如捣蒜："小人有知道的，不敢隐遮半点，只求老爷详情超豁，饶过一命。"

狄公走出牢门，对洪亮、马荣道："阿牛果是被人做下圈套拿来顶缸的，这案子明日还须细审。"

三人过了围墙，狄公笑道："今日是喜庆日子，府邸寿宴已开，我得赶去与内眷们奉陪几杯。午后洪亮与我一同去紫光寺现场勘察，马荣则去市廛各处与各路流民厮认厮认，仔细打问那曲柄神斧的机关。遇有庙祝、野僧、巫觋的尤要缠住不放，务必问出些内情委曲来。

第六章

午宴尚未撤席，狄公便匆匆赶到衙厅，洪参军、方校尉早在那里等候。--狄公、洪参军褰袍上了官轿，八名衙役抬起如飞一样出了县衙大门．径直向东门而去。

轿中，洪参军问道："老爷，我至今尚不明白这凶手为何要调换过死尸的身首。"

狄公苦笑一声："这个我一时也猜揣不出，不过有两条是可以推想

的。一，凶手要掩盖他杀死另一人的罪迹，二，不想暴露沈三的尸身。此刻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沈三的尸身和那另一颗人头，有了这两样，便不难判出凶手作案的目的和调换身首的用心。我猜来，这两样东西必定藏在紫光寺内外的隐蔽处。"

官轿出了东门，很快便到了紫光寺的山脚下。山脚下有十来户人家和一爿小小的酒店。酒店里三三五五的乞丐、流民好奇地远望着官轿，俄尔围拢起一群看热闹的闲人。

"洪亮，传命番役只说是去寺中寻找一件箱笼，休让闲人探知内情。"

狄公、洪亮下轿，依方校尉指点举步登山。四名衙役跟随，另四名守在山根，布置禁戒。

进了一座高峨的石牌楼，便是平缓的山道。夹道古柏笔立，浓荫垂盖，遮隔了亭午的日光。一路山鸟嘤嘤，凉风习习，顺序观赏，并不觉疲乏，竟有山荫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正流连得意之际，不觉已到山顶。迎面一曲红墙逶迤出露碧树间，山门外四株苍虬，偃蹇欹曲，莫辨岁年。重歇山檐下一方古匾，上书"紫光禅寺"四个斗大金字。古匾前后罗雀群飞，唧唧嗓鸣。

狄公仰头看了半日，心中赞赏，好个幽静所在。又想到可怕的杀人案正发生在这寺院里，不禁紧蹙双眉。

方校尉道："这山门右边有一曲羊肠小道，直抵清风庵。紫光寺废弃多年，清凤庵尚有香火佛事。住持的大士，名唤宝月。"

狄公抚须点头，这个宝月正是今夜狄夫人做寿恭请的唯一外客。

"我们先去大殿内看杀人现场。"狄公道。

方校尉前头引路，狄公一行进了山门。迎面便见一对爬满紫藤的七级石浮屠，古色斑斓，嵯峨切云。当中一条鹅卵石径，夹道是两排齐整的碑碣。左右两溜禅房破旧不堪，禅房正中各一偏殿，偏殿外原是花畦，篱笆参差。篱内碧草凄凄，野卉寂寞。

"阿牛被捕时正坐在那一边花畦的白果树下打盹。"方校尉指点道。

狄公听罢，并不言语，径直步入大雄殿。

大雄殿内虚敞寂寥，阴风逼人。正中三尊大佛面目污黑，灵幢幡盖脏破不堪。佛座前的供桌一丈来长，桌上烛台法器荡然无存，却铺着条破草席。--那是沈三常年的床第，他死时也正身倚着那供桌的一条腿。

殿中除十二根楠木巨柱外，并无他物。两壁天罡罗汉，东倒西歪，结满了蜘蛛网，随处是蝙蝠屎、狸性迹，臭腥刺鼻。殿门背后倒有几堆炭火余烬。

洪参军跪下仔细查看供桌的一条腿，那桌腿上果然粘溅有干血迹。

"老爷，这案桌前后左右足迹紊乱，似是几番遮没了又被扬起。这足迹细看去，决非沈三一人的。"

狄公也弯腰细细验看一遍，又用手掌在尘上上抹了几抹。然后传命方校尉率四名衙役开始搜索整个寺宇，只道是寻找盗贼的箱笼赃物。凡有可疑之处都需查遍，墙面地砖倘有松动痕迹犹须撬起细检，不可轻易放过。查到有可疑之物的，额外酬赏。

方校尉命衙役先将东偏殿壁龛内的两支方天戟和一柄神斧抬来让狄公查验过目，再四散去搜寻箱笼。

不一刻方天戟与曲柄神斧抬到。狄公细看一番，居然是明晃晃寒刃逼人，遂命随后下山时抬去衙署庋藏。

狄公与洪参军随方校尉先去后殿。四名衙役则直奔西厢禅房偏殿。

后殿神橱空空，并无一尊佛像。三面墙上释迦三世的壁画依旧色泽新鲜，形象逼真。--狄公发现后殁的莲花地砖掘起不少，新近似有人在此认真搜寻过。

半晌，四名衙役先后来报，两边禅房偏殿都有人翻腾搜索过。西偏殿的莲花地砖几乎全部翻掘起，整整齐齐靠墙堆搁。东偏殿的莲花地砖虽未掘起，但显然是翻掘后又仔细放合的。各禅房的墙面石板都有翻掘之痕。一一衙役们折腾一番，一无所获。他们说那箱笼赃物恐是早被先下手的劫去了。

狄公捻须沉吟，半晌不言语，扯了洪参军随衙役去两厢禅房偏殿一一查看了。又命衙役将大雄殿与后殿的地砖也撬起细验，果然也是有人翻腾过。遂命衙役再去寺院各处搜寻，花畦道路，树丛草皮，一一再查

看一遍。

衙役走后，狄公道："有人已细细搜索过这寺院，固然不是为了找寻藏匿的尸身和人头，也不是昨天、前天，而是相隔了有一段时日。我可以断定来人是在找寻一件不大的东西，不足一尺方圆，算来应是金银宝物之类。"

洪参军惊道："何以见得？"

"来人掘起地砖后只查看五六寸土石，破墙凿壁也只三四寸厚。洪亮，我还可断定那寻找宝物的人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一个粗枝大叶，胡乱翻掘起地砖便堆搁在半边。另一个深藏心机，翻寻过后，一一将地砖放合，使不露形迹。因而有的禅房完好如初，有的则一片狼藉。"

洪参军频频点头，又道："不过那寻物的人与沈三会不会有关联？再者，沈三又是不是那两个寻物人之一？"

狄公拍手道："这话合契。恐是沈三与另一受害者在寻物事上与凶手发生瓜葛，终致被杀。--看来那尸身、人头不在寺院内，我前后并未见着一滴血迹。当然要去花畦庭园、檐前阁后找寻恐非易事，这棒芜碧树连绵一片，哪儿去挖掘？"

正说话间，方校尉带着四个疲惫不堪的衙役又空手转了回来，一脸丧气。

狄公命衙役再去四面墙圈及花园树丛中细找，他与洪参军先去一起清凤庵。

狄公、洪亮出了紫光寺山门，向右折入一条羊肠石径。--清风庵离紫光寺三里路，走去不算远。

一路上洪参军又道："我想来，凶手必有同党，接连击杀沈三两人，又剁下头颅，调换身首，藏匿过沈三身子和另一头颅后，临未又不忘再去熟睡的阿牛身上溅泼鲜血。凶手与来这寺中的寻宝人一样，至少也有两人，他们又是为着什么缘由呢？"

狄公道："天下动乱时，寺院的和尚时常将佛像、法器、金银财物藏匿防盗。故一般寺庙往往建造时便暗中辟有密室，十分隐巧，漫说是局外人，即使是寺内的憎众也未必知晓内情，唯一二当家住持的方丈独掌

秘密。倘若这紫光寺往昔也埋藏过一批财宝，那么寻宝人、杀人犯的情由本末便可循脉而求。然而我从未听见过紫光寺曾经埋藏过财物，废弃了若许多年，也从未听见说有人来此搜寻过宝物。"

"老爷，兴许有人在某种书籍、簿册或信函内发现个中消息，便纠合三四个泼皮无赖来图侥幸。沈三和那个同死者正或厕身其中。财宝初露白，内讧即见红，血斧断头，顺理成章，寻宝人、杀人犯恰正在这一条线上串缀在一起。"

狄公肚内称服："洪亮，你今日回衙后即仔细查阅这紫光寺的一应史载，看看真有没有藏宝的记录。"

两个边议论探索，十分得趣，不觉已到清风庵门前。

清风庵座落在山腰的碧林间，远避尘俗，巧小幽静。一围玲珑的粉墙包裹成蕉叶状，墙外修篁袅袅，墙里石榴照艳，如入画境一般。

洪参军用手轻轻拍打漆黑大门上的铜环。片刻有人启动门闩，庵门开一线，露出一张倘俊的杏脸。

"不知两位施主有何贵干？"问话不冷不热。

"这是我的名帖，烦姑娘递上给住持的宝月师父。"狄公递上火红印玺的名帖。

谁知那姑娘并不看一眼名帖，轻启樱唇说道："师父夜间要进城去县令老爷家贺寿，此刻正午睡哩。--传过话了，一概不见俗客。"说着便要关门。

狄公叹道："罢罢，既然师父在休憩，我们不便扰滋。我只问姑娘一句话，随后便走。"

"不知施主有什么问话？"姑娘倒又彬彬有礼。

"昨夜这山上山下可有无赖泼皮滋乱兴事，半夜时分宝庵可曾听见有什么异常的声响？"

"得罪施主，我们日头一落便睡了，并未听见有什么声响。"说罢低下眼皮，再不言语。一手始终把定门闩，不肯放人进庵。

洪参军正要张口亮相，见狄公示意便也不作声了。

狄公思想古人亦有夜拦醉尉的把门官儿，眼前这姑娘言语中节，不亢不卑，倒有一番心计，不觉心中赞许。也不便勉强她，何况宝月夜里正要进府来为夫人祝寿；有些话语，不如夜席间亲问宝月，遂拜揖告辞，口称打扰。--见了这清风庵格局，狄公始信这宝月端的不俗，也为夫人认识一位尘外高士而感到欣慰。

狄公两人回到紫光寺时，方校尉率四名衙役仍未找到什么箱笼。

狄公道："时辰不早了，我们回衙去吧。方校尉你将寺内殿阁所有门户钤封，留下两个番役这里监候，天夜后再派人来换戍。"

第七章

话分两头。且说马荣一番乔装，将自己扮作一个异乡的乞丐，专拣那等贫苦的街坊串走。每见有茶肆、酒店、赌局便留心去厮混一通，暗里探间虚实。

城的西北隅有一处区坊，叫作北寮，由于五胡杂处，商贩云集，是各号干隔涝汉子闯荡栖息的去处，内里尤多那等没本钱的营生。近来因了北门进出不便，要绕玄武帝庙弯周一圈，有人又偷偷将城根扒开了一个豁口，进出县城顿觉便利，故尔三教九流人物如水之就下都沉聚在这北寮营谋生计。

马荣晃悠悠也晃到了北寮。棋盘格似的狭窄街道又臭又脏，积满了污水，行人贩客川流不息，沿街都是店铺，生意兀的兴隆。街头巷尾许多小摊担往往一头红着灶火，一头散着油香，十分诱人。

马荣走了半日，不觉腹中饥饿，迎面正见一爿小小粥店，正欲进店堂坐下，猛见在灶头添火的女掌柜十分面善，青裙下绕缠着两个孩子。

"哎哟，原来是马长官啊！为何这般穷酸模样？莫不是被衙里的老爷撵出来了。"

那女子先认出了马荣。

马荣细看，原正是个旧相识。那女子名唤吐尔贝，是个胡人，当年被一马贩子偷贩到这里，撇下两个孩子充了行院的粉头。后与马荣相

识，情爱甚笃，马荣出了点钱将她赎身出来，鸨儿虽嫌钱少，究竟不敢阻拦。马荣又送了许多盘缠，欲她自谋生计。吐尔贝将那钱开了爿小小粥店，又嫁了个贩夫，领回儿女，日子倒也小康，只忘不了马荣的恩德。马荣听了狄公的箴劝，从此不与往来，故尔疏阔了许久。

这时马荣听了吐尔贝的话，小声道："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今儿来这里正有一件公事在身，不得不如此装扮。"

吐尔贝会意，忙将马荣引入内房，纳头便拜。肚中兜起旧情。不禁咽呜抽咽起来。

马荣笑道："吐尔贝，今日见了你，正有一事打问哩。"

吐尔贝收泪道："你且慢说，我去灶下舀一碗鸡汁粥来与你先吃了，我见你进店里时；原是想吃粥的。早是认出你来，不然做你的生意哩。"

马荣连声叫好，腹中正有隐隐雷鸣。

片刻，吐尔贝端上一大碗鸡汁粥，上面还堆着两条鸡腿，粥里又埋了半个鸡肫。

马荣大喜，接过碗来，如疾风扫残云一般，转瞬便囫囵全装入肚内。乃谢道："好吃，好吃"。

吐尔贝问："不知你要打问何事？"

"城里有个泼皮叫沈三，昨夜与人争殴，竟被剁下头颅来，用的是紫光寺藏的曲柄神斧。--你可听到有与这沈三有关的传闻吗？"

吐尔贝摇摇头，问："头是在哪里被剁下来的？"

"正是在紫光寺里。死尸便躺在紫光寺大殿的供桌边，脑壳身子分了家。"

吐尔贝伸了伸舌头，表示害怕，又摇了摇头："奴家从不曾听说过那个沈三，不过，说起紫光寺，我倒想起一个人来。离这里三条横街，住着一个女巫，名号塔拉，颇能解得幽明因果，三世缘法，不似世间那等算命看相的，卜卦问课只贪恋着酬银，一味谈颂。这塔拉不愿与凡人道真话，往往颂鬼咒神，云里雾里不打边际地胡言乱语，也从来不要酬银。你不妨去问问这塔位，侥幸能与你道真话也未可知。"

马荣谢过，站起告辞，掀动门帘，正要跨出，吐尔贝上前拉了马荣一条胳膊，紫涨了面皮道："我丈夫外出一个月了，你就不能……多坐一会吗？"

马荣道："了却这桩公事，再来看你。"

出了粥店马荣依吐尔贝指点，穿过三条横街，问了一个路人，很快便找到了女巫塔拉的住处。遂掀动门帘，走了进去。

屋子里十分暗黑，正中壁龛内供着一尊手持曲柄神斧、怒目金刚似的独角神祗。隔了一盏酥酒灯，隐约见两个人影坐在隅角的一方木几两头。一头是一个伛偻老妪，披着幅油腻污亮的羊皮大氅。另一头坐着一个全身黑帔包裹的女子，只后颈露出一束乌黑的辫结。

马荣自拣一条矮凳上坐了。那两个又叽哩咕噜话语半日，并不理会马荣。马荣耐着性子看着眼前那两人幽灵般的黑影，心中既感慊憎，又觉新奇。

半晌，那老妪伏地磕了几个头，颤巍巍站起，一瘸一拐地走了出去。女巫站起目送，并不言语。忽而回眸看了看马荣，脸上掠过一阵惊异之色。

马荣目光迎去，不禁猛吃一惊。--女巫那一对红火辣辣的大眼睛正是早晨在大街上遇到的！这时他看清楚了，这塔拉不仅身子颀长，而且体态妖娆，看去虽有了年岁，仍是俊灵标致，狐魁动人。她嘴角翕合，脸面上闪动着幽冷的光。

马荣顿觉局促不安，竟一时忘了如何开口问话。

"原来是衙门里的爷儿，如何闯来这里勾摄公事了。"塔拉先开了口。"早上还见你急惶惶跟在主子后背，失魂落魄地乱哄。"

马荣慑服，寻思道："这女巫果然厉害，原来早上便已认出我来，莫非已猜知我的来意，不如索性吐实。

"塔拉娘娘猜着了，我正是衙门里做公的。如今有一桩杀人的案子，有头没尾，断处不下，特来仙宅求教，望娘娘拨冗指点，好开茅塞。"

塔拉诡谲一笑："莫非又是什么女子唆着你来的吧？"

马荣正色道："非干女子的事，实是我仰闻娘娘大名，专意来求问的。"

"不是女子牵的头，你哪里想到来这里。"塔拉笑影未退。

"吐尔贝她只是指点了个门户。她哪里知道衙门里杀人的公案急如星火。"马荣急了。

笑影从塔拉嘴角消失："我不是指吐尔贝那尾花狐狸，而是说一个名叫白玉的女子。"

马荣蓦地一惊，竖直了耳朵再问："哪个女子？"

塔拉不再理会，自顾念道："她生于壬戌五月初四寅时，死于辛巳九月初十酉时，活了十九岁。"

马荣惊喜交集："白玉！白玉小姐活了十九岁。敢问娘娘，这位白玉小姐去年九月初十酉时是如何死的，死于何地？"

"死于非命。"

"死于何地？"马荣急不可耐。

塔拉早转过身去，在那尊神祇象座前瞑目不语了。

马荣跳起，吼道："你不告诉我白玉小姐死于何地，明日我便一根铁练将你拘套去，关进大牢里，看你再说不说。"

塔拉一声冷笑："明日正是我的大限，你恐怕已来不及了。"

马荣忿然，一脚踢翻那条矮凳，冲门而出。

第八章

上灯时分，狄公在街斋听完马荣的禀报，答允马荣提议，发一签令，要方校尉带人去北寮将女巫塔拉拘入衙里，再行细问。

他低头看了看书案上那个紫檀木盒，盒上那方白玉在烛火下闪烁着寒冷的幽光。

马荣刚要告辞，狄公道："马荣，这个塔拉恐非寻常人物，竟贸然吐出白玉小姐的生卒时月。这木盒内里想来自有许多委曲，白玉小姐似也不属子虚乌有。"

马荣疑道："老爷，白玉留下的字条上明白署着九月十二，这塔拉却道是她死于九月初十，这日子如何差了两天，也不可解。"

狄公道："这层疑窦看来也只有塔拉能解。只恐怕她的话真有灵验，明日我们未必抓得住塔拉。我们可同时出一告示贴在衙门口，明言白玉小姐去年九月失踪，悬金征求知情者通报内情，指明下落。--这双管齐下，或恐有获。"

马荣点头称是。狄公转向洪参军："你查阅了档馆的官牍，不妨说说这紫光寺，清风庵的兴衰史实。"

洪参军清了清嗓眼，又呷了一口茶，乃开言道："紫光寺系西域名僧创建，距今已有二八十年。国朝乾封年间，因寺内淫祀邪神，污渎风教，被官府查封，焚毁神像八十余尊，遣放寺僧三百余人，为首的方丈被号游处斩，只留下一名寺僧看守寺宇，善后庙产。同时官府鸠工于紫光寺西三里处建清风庵，接续香火，规范释典。当时也只有一名女尼住持，课经养性，维系佛事。

"两年后，因砂石侵淹，通西域的官道北移。一时商贾云散，市廛萧条，兰坊遂趋冷落。清风庵的女尼和看守紫光寺的和尚先后逃俗。去年前任县令拟封闭清风庵，偏巧城里张银匠亡故。这张银匠薄有积蓄，却无子女，妻沈氏素心好佛，尘念淡落，遂立志削发为尼，捐奉家产装修庵院佛堂。官府念其志诚，于去年八月二十日将清风庵赐予沈氏。沈氏披缁衣，伴青灯，改名宝月，即是如今清风庵的住持。清风庵每逢朔望，准许进香，平时闭门。宝月身边只有一个叫春云的小婢服侍，居止极是简淡……"

马荣听得不耐："我道是什么新鲜趣儿，只不提寺院里藏没藏财宝。"

洪参军摇了摇头："并未见着一条埋藏财物的记载。"

马荣道："吃了夜膳，我再去东门里外转转，或能探得点沈三，阿牛的行迹。"

狄公"嗯"了一声："你不妨也去找一找这城里的乞丐团头。--俗云行有

行老，团有团头，这丐户也有个为头领的，名曰团头，管带众丐，抽利收头。众丐户小心低气服侍，如奴仆一般。这团头对手下人的遇合遭际，了如指掌，问起沈三、阿牛，不会不知道内中底细。"

马荣又增一招："还有，那断头和尸身谅未出禅寺花园之外。今晚我顺便也去紫光寺侦查一番，许多白日里疏忽的景状，夜间反显清爽。我昔时在绿林中呆过，今夜我便以一个盗贼的心胸眼光来思量藏尸之处，譬如是自己杀的人、作的案。"

狄公点头应允，脸上漾起赏识的微笑。

后衙府邸，寿筵正开。中堂挂起一幅狄公手书的大"寿"字，银烛高烧，花灯闪灼。庭院内的几盆牡丹、海棠都已搬入厅堂内，一派雍容华贵的气象。

狄公走进厅堂；三位夫人及清风庵住持宝月慌忙款躬拜谒，迎狄公坐了上座。以下依次入席，团团坐了一桌。--说不尽食烹异品，尊献时新，十分热腾。

宝月坐了狄公右首，狄公乘机打量了她一眼。宝月虽有四十年纪，仍是举止娴雅，仪容光鲜，一对眸子乌珠水晶分明。一味低下了头，抚弄杯筋。

狄公站起道："今日太太大寿，府中小备水酒，聊表志贺。实只是家宴，并无外客。宝月师父，太太一向敬重，今日屈尊降临，实乃大幸，唯望在座的倾怀尽兴，亦好让寿星图个喜悦。"说着领头敬了狄夫人一杯。

二夫人、三夫人、宝月轮转敬酒，把个寿星忙得左旋右转，应接不暇，不觉脸飞红霞，步履不稳。酒未三巡，一个个娇喷软喘，粉面生春，座席上耳目触处，铁镯动摇，环佩丁东。

狄公酒酣耳热，正觉得意，宝月转脸过来小声道："狄老爷日间来访，被春云那贱人拦在门外，事后我才得知。只怪我约束不严，致此怠忽，伏乞老爷宽谅。"

狄公笑道："我与洪亮只是随意走走，原想打问一下，昨夜仙庵里可曾听得山上泼皮斗殴情景。"

宝月忙道："春云她是如何回的？"

"她道不曾听得。"

宝月又道："春云这小贱人行止不端，时常与山上村间的泼皮闲汉勾搭厮混，调笑不经。我几番见她立在庵门口与一污秽不堪的丐儿递眉送眼，为之被我打过几下戒尺，并不知悔。--真是邪魔入了心窍，阿弥陀佛。"说着合十念动几句经谶。

狄公心中思忖，那春云既与山上的泼皮乞丐有染，恐怕倒真能吐出点沈三被杀的线索，泼皮们最喜在女子面前吹嘘。

"我的亲随干办马荣今夜要去紫光寺窥察，说不定还会去仙庵一访，探问消息。"

宝月叫道："哎哟，我得赶快回庵去。我不在家，这春云见了你的那个马荣真不知要怎样出乖露丑哩。"

第九章

暮云初合，马荣便转到将军庙遛哒。昔时这将军庙也是众丐户栖息聚合之地。半年前，衙门在这里捉获一伙盗马贼，方校尉专门加强了巡视，故香火渐趋冷落。众丐户纷纷潜匿，其中真无归宿的便都上了紫光寺。

将军庙庙门已闭，庙场上只除是几个卖香烛的再没闲人。庙祝也早早熄灯入寝。马荣在殿前殿后转悠了半晌，自知无味，便悻悻离去。

他正摇摆走出拱门石牌坊，却见对面街一爿小酒店还透亮着灯光。排门已上了大半，只留两扇出入的，掌柜正伏在账台上拨弄算盘珠，似乎等着最后的生意。

马荣大喜，赶忙挤进店门来，往油腻滑溜的柜台边一靠，从腰兜里抓出一把散钱在柜台上一撒。

掌柜的瘦得干瘪，象具腊尸，忙堆起一脸热笑迎上："客官想是要堂吃酒，待我去灶间取几味菜来。"一面伸出指尖要将那堆散钱剔入抽屉。

马荣伸一掌遮了铜钱，笑道："恁的猴急，还有话说。--酒舀多少无

论，在下还要打问个信儿，答得来时，还有赏银。"

瘦掌柜仰面端详马荣："客官问来，小的但凡晓得的，都说得。--只不知客官问什么信儿。"

马荣凑过脸去小声问："掌柜的可认识沈三那贼。"

"沈三？--认得，认得，客官问这沈三作甚？"

"这贼囚根子昨夜被人宰了，还欠着我一笔债哩。他可是时常来你这里吃酒赊账。"

掌柜点头道："闲常里他总是坐在那角落里吃酒，一盏半盏的，不多吃，也不赊账。前几日，他竟连吃三盅，酒后吐言道，赵公元帅眷顾，滞色已开，眼看便要发财了，得意非凡。听去像是拿了什么人短，讹钱财。"

"掌柜的可听得他讹的是谁？"

掌柜摇头道："沈三这厮浮滑刁奸，恐是吹嘘，未必坐实。"

"莫不是他探得了什么密信儿，发窖掘宝，这般得意。这泼皮闲常住哪里？"

"没个准儿，东藏西窝，狡免三窟，东门外紫光寺最常去……来，来，恁的一味问话，不吃酒。"说着递过酒盅，敬到马荣唇边。

马荣一仰脖咕冬吞了，抹了抹嘴又问："这城里的丐户团头是哪一个？"

瘦掌柜皱眉道："团头？听说是半身风瘫，早已自顾不暇，没人孝敬了。那帮穷丐，拈出份量，便三五星散了。如今门前冷落，潦倒不堪，龟缩在一处破屋里等死哩。"

马荣急问："那团头名叫什么，住在哪间破屋里？"

"听众丐户管他称'和尚'，倒真是没娶过亲。住在哪里，却不甚清楚，客官可自个儿打听去。"

马荣听得明白，笑将那一把散钱掳入抽屉，吸干最后一口浊酒，扔

了酒盅，道声聒噪，扬长而去。

他刚转出街角，迎面却见李珂仓卒行来，神色惊慌，东张西窥。便上前堵住，拱手道："李先生见礼了。李先生暮黑这般匆匆赶路，却是作甚去？"

李珂见是马荣，遂答道："原来是马长官。噢，是了，我的帮佣杨茂德至今未见露面，恐有意外。我担虑十分，正各处寻找哩。不知他胡乱游荡到哪里去了。马长官此刻又是哪里去来。"

"我去城外紫光寺。李先生倘若今夜还寻不着杨茂德，即投县衙去报个失信，衙里自会设法与你寻找。"

李珂连连点头，遂作揖与马荣告辞。

马荣信步向东门行去，到东门时已天光沉黑，星斗灿烂了。他向守门士卒拿了一盏风灯便直趋紫光寺。

紫光寺山道如羊肠，峻岩如犬齿，一路蹭蹬上来，只听得松涛浩荡，狐唳幽凄。马荣不由五内紧缩，加快了脚步。待爬到紫光寺山门外时已气喘咻咻，筋骨酥软。

马荣站定脚跟，回身俯瞰，山腰以下已被云雾遮隔，混茫一派。峭崖前后，山鸟归巢，千翼颉颃，鸣声如雷。马荣观赏片刻，抬头已见紫光寺山门的古匾了。山门洞开，阒无人迹。

马荣举步刚要跨进门槛，"嗖"的一声，两边古柏后各窜出一个黑影，两条明晃晃的银枪头正对着马荣心窝。

马荣大惊，待要厮杀，却听得一个熟悉的口音："呵，原来是马荣叔。"

两条黑影蓦地跪了下来。马荣这才认出原来是两名守候的衙役。其中一名唤方景行，正是方校尉的儿子；聪明机警，勤勉职守，马荣平日十分赏爱。

"马荣叔受惊了。我们奉命在庙门口监伺，尚不曾见到有闲人上山来过。"方景行跪禀道。

马荣赶紧道："你们两个起来。我此刻要进寺院里去勘察，你两个山

门外守候，莫死认一处，寺墙四面转转，见有可疑之人，不容分说，即行拿获。我里面遇有情况，打唿哨与你们，你们立即进寺里来接应，不得有误。"

马荣进了寺院，心里先有几分毛怵。惨淡的月光下，殿宇台阁，静谧阒寂；花木碑碣，阴森凄寒。--在这个氛围中他要设身处地思考一番，凶手扛着尸身，提着断头，该如何处置。

他推开大雄殿的木门，殿内漆黑一片，遂点亮风灯，仔细观看一遍周围四壁。并不见有什么异样，只闻得一缕奇怪的霉臭味。--殿角、门背满处是蝙蝠、狐狸的屎迹。马荣穿出大殿后门，绕花畦树丛折向西墙。--西墙破败不堪，坍圮了好几个豁缺，墙里墙外郁葱葱、碧毵毵一片密树丛。

马荣蹑步走近西墙，一面拨开绕足缠膝的叶藤枝蔓。突然他呆住了：墙后闪过一个穿白长裙的女子，身态飘忽，倩影朦胧。

夜月映照，白光满洒，马荣眨了眨眼睛，又使劲揉了揉眼皮，自认并未看错，眼前这景象决非幻觉。他急步跳出一个墙阙，追上前去，顾不得树枝"嚓嚓"乱响，腿胫上划破了好几处皮肉。

墙外穿出密林是一片野玫瑰丛，红白相间，煞是好看。那女子的裙幅在一株大树后一闪，便再也不见影踪。四面黑黝黝一片，月亮正斜到高峨的殿角后。

马荣正觉踌躇，忽见野玫瑰丛中有一条小径，虽长满了野草，但与两边的玫瑰截然判明。他心中一喜，却原来这里有路可行，遂放慢脚步，轻轻地沿这小径细细搜寻。--他发现这条小径绕过花园又通向寺院的西庑禅房。

走尽玫瑰丛，前面豁然开朗，隐约可见寺内那两座石浮屠的身影。几树雪白的海棠在黑夜里尤呈皎洁，海棠花瓣飘洒一地，星星点点的，暗香浮动。

马荣忽见一株挺拔的海棠树下有一口古井，井台边断砖残石，蔓草萋萋。他走近井台，擎起风灯，向井里一照，原来是口枯井，不深。井圈内长满杂草碧苔，井底黑漆漆，似是乱石一堆。

这枯井不正是一个藏尸之处！马荣将风灯系在井台上一根断了半截

的井绳下端，忽见井圈边有几星血迹。待再细看，井台上下都有血迹，粘在泥地里的海棠花瓣有几片竟被染红。马荣思忖，那尸身与断头必藏在这井底无疑。

他纵身跳上井台，两手抓紧井台外沿，将身子下半截坠入井中。两条腿在井下墙圈摸索半日，终于踏着一块硬石，遂双手一松，跳入井底。

马荣忽觉右脚正落在软绵绵的东西上，不由伸手往脚下一摸。哎哟！竟是一条人腿，再俯身细看，乱石下果有一具无头的尸身。尸身形骨壮健，背脊朝上，黥着靛蓝的花纹。右肩肿后血肉模糊一片，有一道紫黑的深刀痕。

"这尸身应是沈三的，那颗人头想来也在这井中。"马荣弯腰四下乱摸，无奈自己身子遮了风灯的光，没法细看。

忽地他发现井壁下端有一凹陷，他踢出几块残砖，便钻身入那凹陷里，好让风灯的光直照井底。

果然灯光下澈，人头没见着却发现大石边压着一个蓝布包。他伸手捡起那个蓝布包正待解开，"蹦"的一声，一块砖石打在井圈内，弹到他的左肩上，跌落井底。

马荣吃一大惊，抬头一望，又见一块砖石从井口掷下，他急忙又躲过。

"不好！有人暗中害我性命。"马荣迅即从地上摸着一块石子掷上，将悬在井口那盏风灯打灭，顿时井下一片漆黑。他乘势将整个身子嵌塞入那个凹壁里。

砖石一块接一块从井口飞下，有一块险些儿砸了马荣的脚趾。忽而又一块巨石从井口落下，正打在沈三尸身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尸身几成肉酱。

马荣情急生智，赶忙惨叫一声，又痛楚地呻吟起来，最后嘎然而止，屏着不出声。

果然，不见再掷下砖石来。半晌寂寥无声。马荣乃悄悄钻出四壁，将麻酥僵直的双腿摩挲半日，才灵活过来。又将井底扔出一块石子试

探，仍无声响，这才大着胆子爬了上来，钻出井口。

第十章

后衙偏厅内，沈三的尸身停在另一张长桌上，狄公默默地端详着。马荣秉烛侍候，两人半晌无言。

沙漏已示子时尾刻，狄夫人寿宴早散了半日，府邸里外各各安寝，整个衙署幽静一片。狄公被马荣偷偷唤醒，赶来这里验检刚抬进县衙的沈三尸身。

狄公终于开口了："眼下已经清楚，沈三毙于后肩刃伤，而另一受害者则是被绳索勒死。马荣，依你看来，那投石下井的歹人是谁？"

马荣摇了摇头。

"你跳出西墙前后可发现有人暗里跟随？"

"老爷，我跳进花园去时并不见有人尾随，我当时十分警觉，每行一步，总四顾一周，只是见了那枯井才忘了形迹。贸然下井，险些儿被人懵懂害死。--此刻想来那歹人必是循着墙外那条小径过来的，见井口吊着盏风灯，井下有声音，便生起杀人的祸心。直听得我惨叫后呻吟微微，才侥幸离去，以为我必死井底。"

"却才你不是说看见一个穿白长裙的女子？"狄公诧异。

马荣一拍脑门，顿足叫道："竟忘了那幽灵！老爷，那白长裙女子必是人们纷纷传言的幽灵无疑，只一闪烁，便不见了影子，哪里会是生人？我倒跟踪寻她半日哩。"

"你可见着那幽魂的面目！"狄公问。

马荣叹了口气道："哪里见着幽灵的面？当时我只疑心是什么女子夤夜入寺，故壮胆尾随出墙，谁知竟是一团幽灵，如今想来，还有许多后怕哩。早是没见着她脸面，倘若见了，吓得半死，恐是我自己的灵圣儿出窍来叩见老爷哩。"

狄公弯腰细看起尸体背上那刺纹来，刺纹呈靛蓝、暗绿两色，由于巨石砸烂，血肉模糊，无法分辨。

"你将烛火靠近些儿，马荣，这下半截图像有些眉目。"

马荣移烛低照，狄公惊道："这尾尻上原绣有一尊佛，绣佛的皮几被撕烂，看不真切。但佛两边的字迹清楚可认，一边是'紫光高照'，一边是'黄金缠腰'。马荣，这两句话分明说，紫光寺里确有藏金。沈三正是探得了密信去寺中掘金的，凶手必也是在寻找藏金。"

马荣道："我听将军庙对面那酒掌柜说，沈三象是讹什么人，莫非他讹的正是那掘金者。掘金者不堪，滋萌杀机。"

狄公道："那么，被绳索勒死的又是谁呢？莫不也是个掘金的？沈三是要讹他呢，抑或这人本也是沈三的同伙，两人一同诈吓掘金者，结果双双被杀，死于非命。--然而凶手杀了他两人后又费心将他们身首相换，这又岂非咄咄怪事，远出情理之外。噢，你不是说井中还发现了一个蓝布包袱。"

"老爷，包袱就在这墙角里。"说着弯腰去将那蓝布包提起。

"马荣，我们此刻回去书斋细检，你将这门户严密关锁。"

两人出了偏厅，匆匆赶去书斋。马荣一手秉烛，一手提擎着那个蓝布包袱。

狄公忽问："马荣，你发见尸身的事，都有几人知道？"

"只是守候紫光寺山门的两名衙役知悉，这尸身就是他两个用毛毯裹紧了抬回县署的。并瞒过了东门守卒，只道是巡逻时见着一个病死的流民，运去化人厂焚烧。"

"嗯，明日一早便将沈三的全尸拉去化人厂焚了，莫让闲人探知内情，遮瞒得愈久长愈好。监伺紫光寺的番役也不必换人。"

马荣点点头，又道："今夜我进紫光寺大雄殿时还闻到一阵霉腥臭味，总疑心那颗人头就埋在大雄殿内，只是没法寻着。那凶手为何不也将人头扔在井底，真是作怪。"

狄公道："是了，有两件事需告知你，晚膳时方校尉来报，塔拉已经藏匿，未曾拘到。据云，塔拉与她的街坊结仇甚深，那里的胡人更是恨之入骨，但又怕她有巫术，不敢造次。今日听说官衙令签传她，谓她犯

法，一片雀跃，都来相帮搜寻，却无影踪。另一件事，今夜寿宴上清风庵的宝月告诉我，她的侍婢春云是个轻薄浪佻的女子，常与紫光寺的泼皮无赖眉来眼去，言语嬉戏。你不妨私下去寻她聊聊，套出些真情来。但须不让宝月得知，免生枝节。"

正说着话，已到内衙书斋。狄公点亮烛盏，马荣立即将那蓝布包解开。

布包即是一件蓝长衫做的包皮，内里只一条黑夹裤和一双破旧的毡布鞋。马荣仔细搜摸了，失望地摇了摇头。

"老爷，什么也没有。凶手早有防备，没留下一点罪迹。"

狄公捻须半晌，忽道："你适才说路上遇见李珂，他正在寻找他的佣仆杨茂德。那女裁缝不是说，杨茂德常与闲汉无赖蔑片交往，行止不端。阿牛也提及沈三曾与一个身穿蓝长衫的人鬼鬼祟祟有首尾。莫非另一受害者正是那个杨茂德。--李珂不是说杨有两天没回家了，恐怕早作了无头之鬼。"

马荣道："明日我去将李珂叫来认尸，画画的眼尖，虽无头颅，必能认出杨茂德来。"

狄公摇了摇头："马荣，你且去端一盆清水来。"

马荣不解狄公意思，只得去木架上取了铜盆，又舀了满平一盆清水，端来书案上。

狄公抓起蓝长衫和夹裤用力揉拧搓摩，只见纷纷扬扬有尘土细屑落入铜盆内。慢慢澄清后，水面上浮起灰土，盆底却沉有几颗深色细粒。狄公伸手入水中用力碾碎；登时朱紫杂色漾成水晕，散出涟纹。

狄公大喜："这粉粒正是在李珂家帮佣时粘上的赫石细屑。你看那衫襟上还有好几星墨污哩。--穿这套行头的必是杨茂德无疑了。马荣，真没想到我们有此进展，天助我也。"

马荣听得出神，又低头细细看了铜盆内杂色溶漾，彩纹泛浮，不由幡然憬悟。

狄公又道："洪亮细阅了紫光寺的一应文字卷录，从未见有藏金的记

载。当年官府查封寺院后，也未听见说有僧人偷回寺内暗中发掘之事，可见寺僧中也未有此等传闻。--马荣，倘若我判断不错，寺中果有黄金藏匿，必是去年京师户部的司库掌固邹敬文被劫去的那五十锭御金！"

马荣惊道："邹敬文资金被盗是去年的事，如何到这时候发作，弄出两条人命来。"

"御金被劫固是去年的事，但盗贼总得潜伏半年一年后才敢露赃。作案的或许只告诉主子或同伙藏金于紫光寺，而没明指确切地点，倘若他本人突然夭亡或潜逃，其余知情者便会如饿虎扑羊、苍蝇趋血一样围上那宗藏金演出一幕幕惊心骇目的惨剧。--沈三与杨茂德正是这出惨剧的屈死鬼，内里虽不乏胶葛，其原委大抵有二。掘金者的行迹被沈、杨撞破，即刻行凶；或是掘金者走露风声受沈、杨胁讹，遂启杀机。"

马荣点头不迭："却原来偏殿、禅房的地砖、墙板均受翻掘，正是为了搜寻那五十锭御金！"

狄公笑道："我思想来，凶手与沈、杨均未寻着金子，五十锭御金仍安然无恙藏匿在寺院某个角落。"

"老爷这话又何从判来？会不会正是沈、杨两人发掘到金子，才被凶手加害。"

狄公摇手道："凶手果是金子到手，恐早已逃之夭夭，决不致移花接木，倒换尸首，更不会守留不走，静候官府擒拿。你井中遇险正说明凶手仍在寺内搅腾，并未歇手。我们应抢先寻着金子，金子到手，不愁凶手不露出真面目。--天一亮，我们即去紫光寺！"

第十一章

五更鸡唱，天麻麻亮，马荣便邀了方景行悄悄将沈三尸体运去化人厂焚烧。赶回衙署正好吃早膳。吃罢早膳，扔了箸碗便赶来内衙书斋见狄公。

狄公正与洪参军细说昨夜马荣的遭遇和他的判析，见马荣进来，大喜道："坐下，我们此就去紫光寺，一要设法寻着藏金所在，二要擒获潜匿寺中的真凶。"

方校尉进来禀道："吴宗仁相公求见老爷，说是有急事商谈，德大金号的掌柜李玫陪随同来。"

狄公问："这吴宗仁是何许人，以前未曾听说过。"

"老爷。"方校尉禀道。"这吴相公先前曾是陇右采访使的幕僚，后来在部州也当过长史，显赫过一阵的。八年前因贪赃枉法被有司参劾，不得已忍痛变折了三千两银子运动衙司，才得幸免，为之消乏了家私，从此一蹶不振，狼狈家居。故里虽有庄园，不愁衣食，终不是当年做官时气象。这几年吴相公自甘退屈，淡薄世事，绝少应酬，故老爷不认识。"

狄公点点头，又问："你说同来的那个名叫李玫？"

"是的，老爷，这李玫现在东城根开一爿德大金号，兼营柜坊业务，饶有积蓄。李掌柜与吴相公过往甚密，故陪同来访。"

马荣抢道："老爷，这个李玫正是那画画的李珂的胞兄。"

狄公命更衣，吩咐衙厅见客。

须臾，洪参军陪了吴宗仁、李玫两人走进衙厅。狄公迎揖，叙礼看茶，分宾主坐了。

狄公见那吴宗仁衣帽齐整，神气阴郁，五十开外年纪，脸面蜡黄，颔下一绺山羊胡须随下颚的嘬起不时抖动。李玫宽肩阔背，体干丰伟，端坐在吴宗仁下首，眼观鼻，鼻对口气息屏营，形色不安。

"吴相公今日一早贲临衙署，不知有何事见教。"狄公呷了一口茶，先开了口，故意不提及李玫。

吴宗仁慌忙站立，躬身长揖道："老朽今日贸然来见狄老爷，只为的是打听小女的信息。衙署既已张贴了告示，想必已探知小女白玉的下落。"

狄公心中一惊，放下茶盅，疑惑地望了吴宗仁一眼。

"敢问李掌柜缘何陪吴相公同来。"

吴宗仁干笑道："老朽早已将小女许与李先生。李先生行过聘礼后一个月，白玉突然失踪，故此尚未完婚。尊尚习俗，老朽自然将李先生看

作东床。望狄老爷明察。"

"原是这样。"狄公沉吟一声，撒开折扇，慢慢扇动。

"吴相公能否简约地告诉下官，令媛是如何失踪的？"

吴宗仁捻了捻颔下那一撮山羊胡须，平静地说："白玉是我的独生女儿，容止端丽，性格柔婉，一向视为掌上明珠。三年前发妻亡故，愈益怜爱，百依百顺。小女生就玲珑骨胎，聪慧过人，十八岁上才由老朽作主许配与这位李玫先生。小女也觉终身有靠，心中喜悦。

"不意老朽疏阔，节外生枝，翻出变故。舍下原雇有一个青衣奴，名唤杨茂德，早先听中人说还曾入泮县学，只是穷困无托，才中途辍学，操下了这下贱之业。老朽怜其少年不幸，故收在家中，管带些杂务。谁知这厮不念主恩，竟三番五次引诱小女，渐渐入港。"

李玫作揖，正想要插上话来。吴宗仁使眼色，李玫叹了口气，又垂头细听。

"去年九月初十那一日--老朽记得清楚--我告小女道明日可去观音堂上求神签，问卜个良辰吉日，早日与李先生完婚。谁知小女突然变卦，执意拒婚。老朽一再逼问，才吐道：早已与杨茂德这贼囚私订下终身。老朽登时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追寻那杨茂德不在，只狠狠地骂了小女一顿，斥其无行，鲜廉寡耻。没想到白玉受骗至深，志意已决，当时便潜匿而去，再没踪影。"

吴宗仁痛楚地皱起眉头，又抬眼哀苦地望了望狄公。

"狄老爷，老朽头里还以为白玉去她姨母家暂住几日，吐吐心曲，等气息平了，自然会回家来，当时并不看真。那个姨母是我前妻的姐姐，十分钟爱白玉。过了两日，我派人去姨母家一问，才知道白玉并未去那里，乃识事态严重。一面将杨茂德叫来盘问，一面派人四出寻找。谁知杨茂德又矢口否认，说他与白玉毫无瓜葛，绝没有私订终身之事，也不知她的去踪。--事后查询，那日杨茂德果然是在一家行院过的夜，也未搜抄出半点可疑的证据，只得忍声将杨辞退，又嘱他守密休要张扬。这里急忙各路查访，却再也没有一丝信息。白玉离家时也未留下片言只语。--如今推算起来，恐是在她去姨母家的路上出了事。"

"吴相公如何当时不报官呢？"

吴宗仁叹了口气道："老朽是个守旧的人，诗礼传家，看重面皮声誉。小女私逃又是何等样的丑事，哪里敢再张扬？只得暗中查访。再说，前任县令又是个昏愦顸的糊涂官，信他不过。怕是人未找到，反弄得沸沸扬扬，丑声四布，叫我何以自容。"

"狄老爷见笑了。"李玫终于开了口。"小人蒙此曲折，固然羞辱难忍，然秉性讷厚，痴心未死。无论白玉小姐遭遇如何，只要她人还在世，小人还是志诚一心，欲与她做夫妻，偕百年之好。--望老爷垂怜小人不幸，官衙出面做个善处道理，遂我区区心愿，则没齿不忘大恩大德。"

吴宗仁不耐烦地瞅了李玫一眼，说道："狄老爷，官衙如今可是有了白玉的信息，亟望垂示。--小女莫非依旧活着？"

狄公搁下折扇，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条，问："白玉小姐可是诞生于壬戌年五月初四日寅时。"

吴宗仁点头："不错。户籍档卷里也有记载。"

"吴相公说的也不错，目下官衙仅仅知道这一点--她的生年与岁数。不过等我们查访稍有眉目，即行转告。望你们两位不要操虑过甚，期望过深。"

吴宗仁、李玫起身告辞。

狄公将他们送出到衙厅台阶下时，转脸对李玫道："李掌柜，听说你的胞弟李珂，画的一手好丹青。"

李玫点点点头，脸上拂过一丝阴影。

"狄老爷，小人对画一窍不通，也决无兴味。"

狄公微微吃惊，不便再问下去，由洪参军将吴、李两位送出衙署。

马荣见吴、李两个转出花园的月洞门，兴奋地说："老爷，如此说来，塔拉的灵签儿果然不差毫厘，那口紫檀木盒里的字条绝非虚撰。天哪，我们该如何办理！"

狄公正待说话，忽见洪参军领着府邸里的老管家匆匆过来。老管家步履踉跄，赶上前来请了安，禀道："太太叫老爷回府去，说有紧要事儿商计。"

"什么要紧的事？如此慌张。"狄公忙问。

老管家道："早上有位贵夫人谒府拜访，呈上一名帖，单道是要见见太太，口称有紧要事禀报。"

"你可知那名帖上写的是什么名字？"

"名帖上写着'吴宗仁'三字，来人自称是吴夫人。吴夫人恳求太太赐见。--太太一向不问衙署公务，慌了手脚，故遣小的赶来这里请老爷回府邸计议。"

第十二章

狄公赶忙回到府邸，见了名帖，果然是吴宗仁的续弦夫人周氏求见。心想这不早不晚，不先不后，他夫妇两个同时来求见我们夫妇两个，可见白玉失踪之事，内里多有蹊跷。这吴夫人也必有许多话头要瞒过吴宗仁。于是他安排狄夫人在内房接见，屏出一应丫环侍婢，他自己则躲在屏风后偷听。

周氏身穿一件浅蓝云幅线绉夹衫，下面是绉青镶花纱裤，系着条月色秋罗带，袅袅摆摆进来内房，见了狄夫人赶忙跪拜磕头。那堆迭得如小山般高的发髻颤颤摇摇，珠光射人。

狄夫人上前搀起周氏，让过座，自己动手沏了一盅太湖碧螺春端上。一面笑道："吴太太见笑，我从来不同衙中事，绝少会客。今日要见吴太太，不便让丫环捧杯，这样倒更显得如姐妹一般，不见生分。吴太太有什么话儿尽可说来，省得丫环们嘴快，四处传去。"

周氏点点头，又表谢忱，咽了口唾水，乃开言道："本不该唐突乖张，困扰太太，只是心中一块大石悬着，坐卧不宁。今日一早我的丈夫吴宗仁到衙里来求见狄老爷，告我杀了他的宝贝女儿白玉。"

狄夫人大吃一惊，茶水泼洒裙襟，一时口眼呆愣，半晌接不上话头来。

周氏倒慌了，怕是吓坏了狄夫人，不是耍处，忙转口道："太太也莫要吃惊，宽恕我生性鲁莽，出口没遮拦，话儿转不过弯来说。"

狄夫人方定下神来，委婉问道："府上究竟发生了何事，如此惊惶狼

狈。你家主如何告你杀他女儿？望太太原原本本、仔细说来。"

"我丈夫前房死去时遗下一个女儿，名唤白玉，百般娇宠，溺爱无比。这丫头年纪渐大，心思便多，整日里害相思似的，长吁短叹，痴想男子，全没良家体段。嗣后我果见她私下与野汉子往来，便告知我丈夫。谁知我丈夫非但不信，还以为是我有意污毁她名声，数骂我一顿。果然，这小蹄子与野汉私奔了，倒正是逞了他的脸！这吴宗仁理应明白自己女儿是什么行货，可他反诬我杀死了白玉，藏尸灭迹。忽又说我绑却了她，卖去勾栏行院。胡乱编派，血口喷人，叫我如何忍下这口恶气？偏偏还抢先来衙门告状，使这促狭来奈何我。"

狄夫人强自镇定，转思道："吴太太只需报出那野汉子的姓名来，不是真相大白了吗？官府亦可循迹追缉。"

周氏眉尖一攒，长叹一口气道："但凡世间的淫薄女子都鬼灵得出奇；任你十二分精细，百般刺探，绝不吐漏一线影声儿，真可谓咬断铁。即便窥破捉住，吃她几句，左话儿右说，十个九个都着了道儿，被她哄过。更何况我那丈夫本不信女儿秽迹，只认是我诋谤，待到头真出了事还一味疑心我暗害了她。--我虽然是捕捉了三分形迹，终未拿实，如何晓得那野汉子的名姓？"

"那么，白玉小姐逃奔那夜，吴太太又在哪里呢？"

周氏拍腿道："偏偏我那夜不在家，我去看望一个旧亲眷了。故此我丈夫一口咬定是我做的手脚，设了陷阱。"

"你的亲眷可以向吴先生明言那夜你的去踪，这事本无胶葛。"

周氏面露难色："不瞒太太，那夜是舍下的家仆杨茂德送话儿我去的，时辰一差，并未见着，便匆忙回家了。"

"那杨茂德不是正可以作证吗？"

"不行，我丈夫已经辞退了他，并不是他有什么不轨之举，而是疑心他与白玉有私情。白玉曾百般勾引他，言语撩拨，厚颜无耻。可这杨茂德倒真是个铮铮男子，堂堂风骨，坐怀不乱，不屑一顾白玉之丑态。白玉也没可奈何，只得转思他人。"

狄夫人吟哦一声："原来如此。--吴太太既是没人可以作证，这事在

公堂上恐有艰难。"

周氏道："唯求太太在狄老爷面前进一言，将这许多委曲告知。我丈夫再敢胡乱投讼，迷惑视听，也捱不动太太堂正之议。"

"吴太太之言差矣，狄府明有祖训，内闱不许过问衙政。太太既有许多难言之衷曲，何不上公堂当面质对，谅你家主也无力诉胜。"

周氏堆起笑道："这个自然。有你太太上面作主，一言兴邦，好叫我亦有个存站辩诬之地，日后还望太太庇护。"说罢敛容，站起告辞。

狄夫人也不挽留，一直送到花厅回廊口。

第十三章

狄公将吴夫人周氏的一席话原原本本与洪参军、马荣细说过一遍，征询他俩的看法。洪参军道："这吴夫人心中有鬼，神情玄虚。吴宗仁并不曾告她，她却疑神惑鬼，急于剖白。可见白玉之死她难脱干系。倘是白玉果有一个野汉子相好，个中人心眼针细，她是不会不探出名姓的。"

马荣道："周氏她言词恍惚，躲躲闪闪，很觉可疑。她与那个杨茂德关系暧昧，背了吴宗仁赴私约，便是明证，还反诬白玉不贞。稀奇的是这边吴宗仁一头辞了杨茂德，那边李珂便接着聘雇。李珂手头拮据，多添一个吃饭的，却是为何？"

狄公捻须笑道："这个杨茂德蹊跷十分，最是本案的关键人物。去年白玉失踪，眼下紫光寺凶案却由他一人两头串连，如今又成了不明不白的冤死鬼，连头都没找到，天下果有这等样的巧合。此刻我们须将杨茂德这人的来龙去脉摸清。此人的行止一旦暴露。这前后两起案子便洞若观火。"

一阵敲门声，当值文书来禀："李掌柜又单独来衙要见老爷，恳求老爷赐见。"

"传李玫进来！"狄公命道。"适才我见李玫心中有话，几番要说，都被吴宗仁拦阻了。"

李玫进了内衙书斋，见洪参军、马荣在座，不觉失措。

狄公笑道："李掌柜莫要见外，这两位都是我的亲随干办，正在协力寻找白玉小姐下落哩。你有什么话尽管说，不必局促！。"

李玫躬身-一拜揖，坐定乃道："欣蒙狄老爷垂见，再三滋扰，十分惶恐。小人只简约说几句话，伏惟老爷海涵。"

狄公点头示允。洪参军端上一盅新茶。

"小人早先说的话，这里再郑重赘述一遍：无论白玉小姐发生什么事，一旦寻到，立即与她完婚。适才我大胆揣度老爷已约略探知白玉小姐下落，望老爷开恩明示。即便是她已遇害身死，我也要抱尸回家，埋葬在祖宗坟地，以表志忱。

"其次，小人知道白玉小姐与吴夫人感情不投，又恐周氏征色发声，闹腾起来，许多面皮不好看，故尔一味强自含忍。吴老先生也深知内里。百般牵扯，从中调合，终然无用。吴夫人究竟是市井之人，难以与言，难以为养，可怜白玉无辜受了许多委屈。"

狄公问："周氏嫁吴先生之前，原是什么营生？"

"吴夫人是去年五月十五才嫁与吴老先生的。她的前夫是金匠米大郎，人物一发不消说起，吃喝嫖赌，无一不嗜，又好在金银活计上做手脚，专干那等阴暗勾当。吴夫人熏染日久，自然积习，终是奔利小人。与吴老先生心胸学养大相径庭，却苦了白玉小姐夹在其中，心气难抒。"

狄公忽道："听说白玉小姐与杨茂德私下有首尾，这话当真？"

李玫辩道："岂有此理！那杨茂德，下三流人物，何等样猥琐龌龊，白玉小姐怎会钟意于他？--这话听去好似吴夫人口吻，真是流言可畏啊！吴老先生正是为躲避流言，才将杨茂德赶走的。"

"对了。"狄公道。"杨茂德这里吴府一辞退，立即便受雇于令兄弟李珂，李珂难道不知道杨之为人心性，丑恶名声？"

李玫脸色变了："小人与李珂早断绝了兄弟情分。他是个不求长进的后生，与杨茂德原是一丘之貉。又好吃懒做，想入非非。虽画得一手好画，终非善才。谁知道他与杨茂德两个背阴里在干什么勾当，老爷最好再不提及他来。"

狄公嘿然，半晌乃问："李掌柜还有什么话要说与本县听来？"

李玫忽道："小人这就告辞了。"

"李掌柜还有一事切勿忘了，衙门即将出示文告，通报附近州县协同寻找白玉小姐。望李掌柜及早呈上白玉小姐的影像，详细注明年甲贯址，衣裳服饰，佩戴何物，以备证验。"

李玫唯唯，遂起身拜谢告辞。洪参军将他送到内衙门首。

狄公问李之来意。

马荣道："我还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线索哩，却原来这么不痛不痒几句话。老爷，我总感觉这个李玫形色可疑，他今番来单独求见，恐有深虑。"

洪参军道："多半他是诬吴夫人来的。一来透亮她身世，二来污毁她名声。他与吴夫人两个如此栖栖皇皇，看来都是心怀鬼胎。然而白玉小姐失踪的底蕴仍未透露。--李玫急想知道白玉的下落，还想套出我们的口词，寓意艰深，不可不防。"

狄公点头频频："原先我打算今一早就去紫光寺搜查，谁知被这接二连三的求见耽搁了。午衙只得匆匆应付，晚膳后再行计议。马荣你午衙时可以独个再去城里各处转转，最好能找到那个叫'和尚'的乞丐团头。一来摸清沈三、阿牛夙昔恩怨的详末，二来打听去年白玉小姐失踪之事，说不定白玉饱经磨难后如今尚在人世。总之，相机行事，从容图谋，切勿操之过急，更须提防与人暗中谋害。"

第十四章

马荣溜出后衙角门，仍是昨日那副乞丐装扮。他先去将军庙里求个神签。老庙祝接过十个铜钱，摇了摇签筒，马荣探手掣出一根递过，见是"上上大吉"，心中大喜。

转上西市街来，马荣专一往那乞丐众处摇摆，有意与人搭讪。无奈这城中的乞丐日日照面，个个稔熟，今日冷不丁降来个金刚恶煞般汉子，不知是哪一路来的强人，都有意提防。闪避唯恐不及，哪里还敢与马荣答话？马荣遭了几处白眼，心中气恼，又不好发作，只得忍气吞声

在街头巷尾踯躅，期望能遇见一二个可攀谈问信的无赖。

突然，马荣瞥见三个穷苦的脚夫踅进一家小小的酒店，便蹑足后面跟定，也摇摇晃晃掀帘进去。--脚夫如同乞丐一样，也能问答出许多话语来。

店堂里脏污不堪，只三张破旧的方桌、五六条长凳，倒也坐满十来个吃酒闲聊的穷汉。

马荣买了一碗劣质的白酒，独个饮啜。店堂里的人一个个好奇地瞅着他，谁也不肯上前搭话。马荣纳闷半日，心想倘是乔泰在场，两个便可凑合一出活剧，打打闹闹，假假真真，形象逼肖，登时可引动这一帮干隔涝汉子，不愁没有问话答腔的。

正思想时，门帘一动，进来一个衣裙邋遢的****，神色颓唐，要了一盅水酒便往喉咙里灌下，一面要店主赊账，说是她今夜便能赚到钱来。店主拧捏着她削瘦的肩头，龇牙笑道："昨夜赊的尚未还哩，又来打白食。我看你腰间这条花裙正可抵了两日酒钱。"说着便故作姿态，动手牵扯。店堂里一片哄笑。

那****怒叱道："你这条瘟尸老狗，居然还消遣你干娘来。怕我十个铜钱赖你不成？咄，再来一盅！明日一并偿你。"

老店主还嬉皮调笑，却不肯去瓮里舀酒。马荣走向柜台，从腰间将出二十个铜钱一串在店主眼面前摆晃着两下，往他怀里一攥："这酒钱我偿了！"

店堂登时肃静，继而"啧啧"声起，议论窃窃。店主冲马荣陪起笑脸。那****感情不过，忙上前向马莱纳个万福："敢问英雄大名，好叫小女子感佩。"

马荣回头大声道："拜见诸位土地。--俺从且末镇上来，单为俺兄弟沈三报仇的。天年不齐，俺兄弟遭了横死，今番拿到仇家，定不轻饶。"

众人吃惊，面面相觑。内里一个老头小声道："衙门已经捉住阿牛，等着劈头哩。其实，阿牛并不曾杀人，杀死沈三的是外乡来的流民。"

"不管是谁杀的，撞在我手里，一刀两段，阎罗王前销号去。--小娘子可知道这里兰坊的丐户团头'和尚'现住何处．俺正想去访他一访。"

"'和尚'身家败落，门庭崩塌，近来动弹不得，恐怕只身躺在床上等死哩。"****答。

"烦劳小娘子指我道路，俺这里还有一串铜钱酬谢。"

****答道："小女子哪里敢如此贪得？英雄仗义救急，解我一时之难，已使小女子十二分敬佩，日后自当图报。我此刻便引你去见'和尚'，'和尚'或许知晓杀你兄弟的凶手。"

马荣大喜，跟随那****走出酒店。棋盘格般街巷，东窜西拐，七转八折，岔下一个桥堍，正党头晕脚酸时，****道："到了，'和尚'就住在前面那个土窖里，你自个儿去吧！"说着又道个万福，褰裙拜辞。

马荣从腰间拈出一串铜钱要递过，那****嗔道："使不得，使不得，小女子岂是那等小样之人，再没有相会的时节了。"说完飞脱而去。

马荣进了土窖，只觉四壁幽暗潮湿，弥漫着一种难闻的腐霉气味，暗黑里摸索半日才到了石梯口，石梯口坐着一个鸡胸驼背的斗鸡眼，面目怪异。

曲折下来石梯，进了一个石室。斗鸡眼尖声叫道："'和尚'，有客人来见你啦！"他龇牙咧嘴，形容十分滑稽。

'和尚'躺身在一张铺着毡席的床上，床头点亮一支油盏。污黑的墙面贴着各式各样的菩萨画像，正中壁龛内也供着一尊手持曲柄神斧的独角怪神。

马荣细细看了眼前这个"和尚"，"和尚"光着头皮，双目紧闭，虽形躯魁伟，但衰微十分。一眼看去，果是一副不久人世的凄凉景状。

"拜揖老丈，在下名唤邵霸，是沈三的表兄弟，昨日从且末镇上来。--沈三兄弟死得冤，在下是来料理善后的。"

"和尚"问："老五为何不来？"

"五哥下在大牢里，脱身不得。"

"你是如何想到来这里找我的？我早已不中用了。"

"五哥说你是兰坊城的地煞星，当方土地爷。见了你必然能寻到杀死

三哥的真凶。故尔冒昧叩谒老丈，恳求救助。"

"沈三是谁所杀，我并不知道。但我知道沈三缘何被杀。"

"望老丈明灯指亮，点破机关。"马荣说着恭敬递上一封银子。

"和尚"没接银子："我已半个身子进棺木了，要这银子鸟用？"

马荣正色道："老丈不要银子，定是要金子了。望老丈明示紫光寺藏金所在，寻得着时，二一添作五，决不食言。"

"和尚"淡微一笑，点头道："我有一个忠告，望你牢记。将金子弄到手，将凶手忘了。"说着从枕下抽出一个木牌递与马荣，木牌上画着一行流云，两羽蝙蝠幅。

马荣不解："这木牌有何用？"

"你今夜擎着这木牌去走一趟清风庵，见着春云，就令她验看这木牌，她会协助你寻着金子的。"

马荣惊道："莫非这春云已经知道藏金所在？"

"和尚"摇头："不曾，只等着你去合作哩。她一个弱女子能有多大本事？"

"敢问老丈为何不亲去清风庵勾当，却叫外人索得一半便宜去。"马荣心中仍有一团疑云。

"哎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沈三不正是前车之鉴吗？""和尚"喟然长叹。"我已是风前残烛，贪这钱财何苦来？"

"老丈可知道一个叫杨茂德的，莫非他也是个为财殒身的冤死鬼。"

"和尚"道："喔，喔，杨茂德，你稍一忘形，恐也是一个杨茂德。"

马荣诧异，待要细问，见"和尚"已掩面而卧，顷刻鼾声已起。他明白"和尚"要逐客了，便起身退出。斗鸡眼后面怪叫道："春云那小狐狸精可迷人哩，今夜不要错过了。"

马荣思忖，原先只道是春云与紫光寺里的无赖闲汉广有勾搭，却原

来与这"和尚"也有此等渊缘，令人叹止。今夜去清风庵时倒真要百倍小心，与她周旋一番哩。

第十五章

马荣回到内衙书斋，狄公正与李珂说话。洪参军将几幅山水展开在书上，两轴头各压上葱绿镇石。

狄公示意马荣一边坐了，继续说道："李先生没能为我画出一幅新作，深为抱憾。这三轴旧本固然神采逸飞，气韵生动，究竟不比新墨淋漓，泽香可触。当然，目下这西陲边城，绢纸昂贵，赭丹奇缺。况且作画尚需心境，应物斯感，意态勃萌，或由于虚静之澄虑，或由于媒介之触机，胸中油然沛然，意内山水重迭，方能运笔生气，泼墨豪宕。李先生近来神情索然，外惑内困，未能动笔，也可雅谅。"

李珂惭色满面，答道："狄老爷学识渊博，精于此道，小人感仰敬佩。……正是狄老爷说着了，小人近日来感怀世态，神气淹滞，一直无心作画，辜负老爷垂素，十分惭惶。这三本旧作狄老爷权且收下，待日后心境趋佳时一定奉恩献丑，多多仰报。"

狄公笑道："我这里先谢过了。只望李先生一诺千金，切勿惜墨如金。"一面转身问洪参军："你看这三轴画挂在哪里合适？对了，你暂且陪李先生这里说话，我与马荣去后花园一趟。"

马荣随狄公出了书斋，转回廊循一条细石子甬道，穿过粉墙尽头的垂花门，到了后花园，拣一处清凉的荼蘼架下坐了。

"你在城里转了这半日，想有硕获。"狄公急问。

马荣将半日的遭遇有枝有叶地细述过一遍，尤详尽禀报了与"和尚"的一番谈话。

狄公喜道："这个'和尚'似非寻常人物，今夜你去清风庵时找着春云，设法打听清楚他的经历履踪，与春云究竟是何等关系。--这杀人的凶手一时虽未侦出，但去年失窃的那五十锭御金却有了追回之望。"

马荣点点头，两人踱出花荫，循原路回到书斋。

书斋内燃着两梃巨烛，照耀得恍若白昼。洪参军已将那三轴山水并

排挂起在书斋壁上，一时雅气滂沛，满堂生彩。李珂若有所思地凝望着那三轴画，感慨不已。

狄公、马荣进屋，李珂忙上前拜喏，狄公满意地看着中堂壁上，抚须细赏。

李珂道："老爷可查着杨茂德的踪迹？紫光寺里那宗案子委实骇人听闻，小人只担心杨茂德也卷在其中。"

狄公莞尔一笑。"李先生不必为那宗案子挂虑，这杀人的凶案哪能不破？目下官府尚未见着杨茂德的信息，倘若他果真卷在案情中，也是可以勘查清楚的。"

李珂站起拜揖，正待告辞，忽想到一件事来。

"狄老爷，小人昨夜记起一件事来，适才倒忘说了，小人确曾见过那个小小的紫檀木盒。"

狄公一惊："紫檀木盒？你想起它来了。--你是何时何地得到那玩艺的。"

"约有半年前，记得是一个老乞丐将那木盒拿来欲卖与我。木盒上粘满了泥，我也未见着盒盖上嵌镶有一块白玉。他只要五个铜钱，我怕他死乞纠缠，便买了下来，随手扔在一个破篮里。以后也就忘了，兴许是卖与骨董铺了，只不知如何又到了老爷手里。"

"李先生可打问过那老乞丐，从何处弄得这木盒来？。"

"那老乞丐生了一副斗鸡眼，形状滑稽。依他说是在紫光寺后背的荒坡拾得，又说是一个兔穴旁。他说时常去那里掏野兔崽，捕雀儿。"

狄公道："谢谢李先生这一番话，这木盒的来历庶几清晰。"

李珂告辞，狄公也不挽留，吩咐洪参军送至前街大门，他自己则启行走回内邻。--此时他心里稍稍宽松，李珂的话听来不像是胡编，那木盒倘真是紫光寺后荒坡上拣得，那么白玉小姐的死因也与紫光寺密切相关了。

第十六章

月儿刚挂上东天，马荣便出了城，轻车熟路，不一会便摸到了紫光寺山脚。循山道石级而上，到了紫光寺外的小树林，打了个唿哨，两名值番监守的衙役闪出树林，见了马荣，禀报无事。马荣叫他们留原地细心监察，自己有事要去清风庵侦查。衙役指点了去清风庵的小径，马荣便兴孜孜向西摸去。--此时纤云如丝，凉风习习，整个山景十分幽美宁静。

到了清风庵，马荣绕庵外粉墙走了一转，留心窥察地形。他见庵后一片竹篁掩映，墙头稍矮，四面绿荫葱葱，阒无动静，便选定作为翻墙进庵的地点。

月亮移进一片薄云后，马荣利索地翻进了庵墙，摸索到了侍女春云的住处--只上廊云房与这小屋亮着烛火--往门上轻轻敲了三下。

屋里起了脚步声，紫门吱轧一声打开，烛火闪动里露出一张白净细嫩的脸来，螺髻歪堕，插着一支玉钗。身上只穿一件杏红轻绡薄衫，下面系着水绿绉裙。

"你是什么人？这黑夜里大胆闯来庄严佛境。"那女子将烛火往马荣脸面一照觑。

马荣寻思，这俊俏女子必是春云无疑了，遂拱手见礼，轻声道："我是'和尚'遣来的，名唤邵霸。"一面将那块画了流云蝙蝠的木牌递与那女子。

那女子接过木牌，照着烛火细细验看了，登时堆起一脸嫣笑："原来是邵大哥。我是春云，这庵里住持宝月师父的侍女。"说着开大了门，马荣闪身而入。

屋里摆设简陋，梳妆台上搁着一口古瓷花瓶，瓶内插着一簇野玫瑰。一张木床上垫铺着蔑席，枕衾凌乱，弥散出一阵阵香气。

马荣笑道："好一个神仙洞府，住一位月中媳娥，叫我邵霸找得好苦。'和尚'竟还封了个哑谜。"

春云也笑："我缘何从未见过你？原来也是我父亲的朋友吗？恁的年纪这般轻，生得这般英武雄伟。"

马荣暗惊，道："原来春云姑娘是'和尚'的女儿，如何生得一个公主模

样。我是沈三的表兄弟，你父亲遣我来协同你掘取那边庙里的金子。"

春云热眼辣辣地细瞅着马荣："原来邵大哥有此大任。这事也莫性急，慢慢张罗。"

马荣嘶嘴道："沈三生时，牙口甚紧，一直瞒着我这事。倒是你父亲眼孔大，委我重任。--只不知他们原先约定如何分成？"

"沈三三成六，杨茂德六成三。--沈三原是我父亲的弟子，平昔十分敬重父亲，故他的三成六里又匀一半与我父亲。金子密信系杨茂德透露，故数他占的份额大。"

马荣不解："杨茂德先得知这藏金密信，如何不独个挖掘，却拉沈三去剖分？"

"杨茂德的背后还有人，听说是十分凶悍残忍。杨茂德一味畏惧，哪里敢独个去行动。只得拉沈三作伴当，壮胆。谁知祸起不测，沈三被杀，杨茂德也不知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当然不允许我私自去搜寻，我得以在此站稳脚跟，也是父亲的有意安排，以便随时暗里窥觑紫光寺里外动静，坐候时机。"

"藏金的人可还在世？他为何不独个取去，又一层一层生枝节，弄出这许多人命官司来？"

"想来那藏金的也早死了。但是口风透出，一层一层，关节胶葛。杨茂德背后正不知几层人哩，紫光寺里里外外也不知被掘翻了几何遍数。依我判来，恐是沈、杨两人弄出了眉目，金子到手了，才遭暗算。--如今这金子在不在，我也不敢说，既是父亲差遣你来协助我，我们便仔细勘酌一番如何行动吧。"

春云从篾席下取出一张迭折成方胜的纸来，解开平展在桌上。--那是她手画的紫光寺殿阁花园平面图。

"等宝月师父那边睡着了，我们便可同去紫光寺察看。父亲说金子八成是藏在大雄殿内，你可去烛火边仔细将图形熟记在心，莫要临了捉瓢，再翻葫芦。"

宝月云房的灯灭了，马荣、春云两个赶紧便摘了一盏羊角灯，溜出了屋子。

"邵大哥，这羊角灯此刻不能点亮。自沈三横死，衙门便派来了监守的番役，躲在树林里，我们应小心绕过方好。"

马荣答应，又问："今夜会不会发现杀死我表兄的凶手。听说那凶手大胆，仍躲藏在庙里。也可说是胆小，终不敢出庙门一步，生怕被官府拿获。"

春云道："凶手怎会困守在庙内等死？庙后墙有好几处阙口，早可以逃脱。想来是金子仍未寻着，不甘休。--不过今夜大好月亮，保不定会遇见那幽灵哩。"

"幽灵，你也见过那个幽灵？"马荣心中蓦地胆寒。

"见过。看去是个高高的女子，穿着一身飘飘闪闪的寿裙，东游西荡。"

"沈三会不会便是这幽灵掐死。"马荣忽问。

"不，不，那幽魂从不伤人。我撞见过一回，她反吓得登时散失，不留影迹。生人身上有阳火，她阴魂一缕终敌不过阳火。邵大哥不必害怕，杀死你表兄弟的决不会是那个幽灵。我父亲也说那幽灵是天上仙姑变的，心地可善哩。"

马荣略略壮胆，心中反悔在这弱女子面前露了懦怯之态，遂一面接过羊角灯，大步向前。

看看到了紫光寺外的小树林，马荣故意插入林后，想绕过那两名衙役。谁知刚要穿出林子时，却见一名衙役躺在地上酣睡。马荣暗喜，遂大胆走近。突然他发现那衙役的姿态有些异样，便小心弯腰细觑。不看则罢，一看吃一大惊，原来那个衙役早已僵死了。

"春云姑娘，你赶快回去清风庵吧！凶手今夜果真来了！"

"怎么回事？"春云走在后面问道。

"一名官府的衙役被凶手勒毙了，卧尸在那松树边。你还是小心躲避为妥。"

"不！我独个回去更觉害怕，不如挨在你身边，可以壮胆。即便真的遭遇凶手，也好助你一臂之力。"

马荣窃喜，没想到这弱女子并不孱，竟还有一股子侠义之气。--他此刻倒真需春云助他一臂之力哩。

"我们须从寺院后墙的阙口爬进去，千万不可让凶手发现了我们。"马荣说着一手搀定春云，蹑足向寺后墙转去。

这时他忽然想起另一名值戍的衙役方景行来，莫非他也遭了暗算！为何此刻也不见影踪。心里禁不住一阵麻怵，登时汗毛直竖。他吩咐春云在一株苍黑虬松下暂候，自个先去寺后墙窥察一番。如无动静，再来叫她。

马荣急急绕到寺院西北墙根，寻着了一个阙口，遂大胆翻越了进去。刚待要向西墙花园摸去，猛见玫瑰丛里闪出一角白色裙影，登时一个缟素装裹的颀长女子升起在十步之外。马荣定睛细看，那女子正挥动着长袖，似是在向他招手哩。

第十七章

"幽灵！"马荣被符咒镇住似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梦魇般呆立了半晌。忽地他想起那夜就是这个白色的幽灵指引他寻着了古井，发现了沈三尸身。今夜莫非这善心的幽灵又来暗中襄助我破案么。想到此，反壮了胆魂，拔腿尾随那幽灵慢慢前行。

幽灵迤逦曲折走了一阵，过了一个月洞门，回头朝马荣看觑。忽然她立定了身子将两条长袖高高举起，在头顶环成一个半圆，头上的长发四散披下。马荣吓得立即止步，猜不出这幽灵究竟要干什么。正没理会处，一声巨响，月洞门崩坍下来，扬起一片尘土，白裙幅一闪，幽灵也倏忽不见了。

马荣连声喊"侥幸"。--显然那幽灵适才的姿态是警告他，倘使再冒失追随，顷刻便有灭顶之祸。--马荣距离月洞门只三五步光景了。

他抖了抖幞头上的尘土，正要穿绕过那堆瓦砾，忽觉有人扯他衣角，心中一惊，只感五内冰凉，双腿发软。

"邵大哥，怎么了？"--春云不知什么时候也翻越进了后墙，一直跟随了他。

马荣惊魂甫定，见是春云，放下心来。刚待开口问话，忽见瓦砾堆后一个黑影闪进西偏殿，他立即拔步紧追。

月色朦朦，星斗寥落，寺院内景物依稀可辨。马荣从花径一角跳上西偏殿台阶，忽见那黑影又穿入后殿。马荣也跟进后殿，殿内漆黑一片，不辨五指。正觉踌躇，忽又听得吱轧一声响，黑影已窜出殿门，三脚两步，倏忽潜入前面的大雄殿。

马荣曾进过大雄殿，适才又熟记了春云那平面图，故黑暗里行动并无挂碍。他摸索到大雄殿内神坛右角，轻轻褰起帘幔，闪身躲入壁龛，借着月光穿过圆形气窗的弱光监伺那黑影的再度出露。

忽然他听得神坛前吱吱格格有声，似有人在转移供桌。马荣轻声蹑出壁龛，摸向正中佛像，欲图从莲花座后细细窥察。忽的一道白光从左面飞来，马荣眼尖，急忙闪避，只听得当啷一声，竟是一柄匕首。

马荣心中怒骂，探头再看，那黑影已迅步穿出大殿前门。

他大喝一声："贼徒往哪里跑！"跳下便追。刚到殿门边，被一根绳索绊倒，合扑跌地，只觉眼前金星乱飞，唇鼻痛裂，手腿酥麻。待挣扎站起再追时，那黑影早已奔越出山门，不知去向。

马荣骂声不绝，只怨自己鲁莽行事，功败垂成，致令凶贼脱逃。他捂住疼痛的嘴脸细看时，原来绊倒自己的竟是一条柔软的绳梯，绳梯两头还各扎就一个铁钩藜。他叫了几声"晦气"，只得循原路走出后殿，见春云正盘腿坐在墙角等他。

"娘的，那贼囚根子滑脚倒甚利索，三转两转，便没了影踪，反弄得我跌了一跤，还险些儿被他那匕首掷着。"马荣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只觉唇吻间撕裂般疼。

"春云姑娘，我先送你回清风庵吧。"

春云点了点头，依偎了马荣慢慢回转清风庵。到了庵里，见宝月的云房寂静无声，仍无灯火，遂放心走回自己的屋子。

马荣重新又回到紫光寺山门外，打了个唿哨，却不见方景行前来，心想那小厮果然也遇了害。遂一步步摸进树林深处寻找。踅过一株硕大的罗汉松，马荣突然一脚踩空，身子趑趄倒地。忍不住破口要骂，只觉

唇舌疼痛，哈哈一下也不吱声了。待要站起，睁大眼一看，忽吓得头毛倒竖。

身旁两步，正滚动着一颗血污满面的人头！--原来他摔倒时身子撞着了那颗人头，致使滚动。踩空处原来是新掘的一个浅坑，依着情势，像是有人刚从泥中将人头挖出。

马荣大胆细看了那人头。--谢天谢地，不是方景行的。那么，这人头应是杨茂德了！

"杨茂德的头却原来埋藏在这儿，叫我们好找。但凶手为何又想着将它掘出？"马荣禁不住疑云满怀，遂四下细看起来。果然前面不远处，约十来步外正躺着一个人，还在微微呻吟哩。

方景行昏迷未醒，他的护甲裂了一道口，里外血渍一片。凶手显然是乘其不备，用匕首将其刺伤。马荣只得又赶回清风庵请宝月、春云先行救护，自己则立即下山回衙门去禀报狄公。

马荣将他在清风庵紫光寺的一番苦斗说完时，狄公露出喜悦，称赞了他一番。--案情看来有了转机，但马荣吃苦委实不小。

方景行在宝月、春云的抢救下终于苏醒过来。据他说，他在巡查时，偶尔听见林中有掘土声音，待走近一看，却见新挖的土坑边有一颗人头。他正要回身便遭袭击，险些儿丧了性命。

狄公沉吟半晌，道："这凶手为何如此迫不及待？两三天里便杀了沈三、杨茂德，又袭击了方景行，勒死另一名衙卒，马荣你自己也险些吃他暗算。--这急不可耐的举止，端的可疑。"

马荣摇了摇头，洪参军瘦削的老脸上露出忧郁的神色。

狄公继续说道："凶手既是携来了带铁钩藜的绳梯，想来那金锭藏匿在高处，需要登攀绳梯才能取拿。目下我们知道至少有三停人在暗中搜寻这宗金锭。一是那个杀人的元凶。二是沈三和杨茂德，他两个显然是闻得密信，中途插手的。三是觊觎这笔财物多时的'和尚'。--这三停人马你争我夺之间又卷入一个神秘的幽魂进来。这个幽魂更令人启疑，头里我只是当作愚夫愚妇的胡乱编撰，并不坐实。那天马荣你自己尚不敢断定究竟看清楚了没有，可今夜你十二分咬定这个幽魂的存在，有形有影，确确凿凿，并且似乎也卷入谋图你性命的罪孽。--如今我们当先要弄

清那幽魂的身分来历，详细侦查，切不可再虚妄自欺，视若不见。"

马荣沮丧地听完狄公这一番话语，慢慢说道："老爷，不过我对这幽灵还有点疑心，她究竟是暗中帮助我还是刻意加害我，我委实不敢断定。昨夜可以说是她指引我发见那口古井，又可以理解是引诱我跳入古井中，让凶手掷以巨石，害我性命。同样，今夜之事，可以认作是唆使我穿过那行将崩坍的月洞门，也可以这么判断，当她发现我濒临危急时突然令我止步，她当时的举动姿态真是十分可怕，我正是受了她那奇异举止的惊吓才蓦地止步不前的--这样说来又是她暗中救我一命了。"

狄公道："如今你可以断定那幽魂是个穿白长裙，几乎浑身缟素的颀长女子，不是什么幽灵鬼魂。她有血有肉，有形有影，并且积虑处心在人事周折上行为。姑且不论她是助你还是害你，她常在这紫光寺花园中出没，不能不令我感到诧异。从这几日案情判来，她决非与劫夺黄金毫无干系的局外人。--马荣，明日一早你再去清风庵看看方景行的伤势病情，早膳后我们在这里聚会定决策。--凶手正在绝望挣扎，疯狂杀人，看来时辰紧迫，藏金就要出露。我们决不可再被他牵着鼻子疲于奔命了。

第十八章

半夜一阵暴雨，后衙荷花池被洗涤得纤尘不沾。凌晨空气澄鲜，荷香四溢，芙蓉袅袅迎风，莲叶团团如盖。狄公独个吟赏半晌才回内衙去进早膳。

洪亮、马荣早在内衙等候。乘狄公进早膳时，马荣禀告道，他一早便去了清风庵，方景行伤势已好转，据宝月道，再过十日半月即可痊愈。

狄公道："昨夜我已将这案子首末细细想过一遍，今日我们再去紫光寺搜索一次，然后再传'和尚'与他女儿春云来问话。"

马荣道："这春云姑娘鬼灵机警，玲珑可爱，是'和尚'埋在清风庵里充耳目的。她对紫光寺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她还亲绘了一幅紫光寺平面图。"

狄公喝下最后一口粥，抹了抹嘴，放下碗箸，点头道："马荣，春云那幅平面图很可深究。"说着从抽屉里将那幅图抽出，展铺在书案上细细观玩。

马荣一面指点平面图，一面将昨夜与那凶手一番周旋追逐详末又细说一遍。

"我见那厮奔出殿门而去，拔腿便追，没想到竟被一条绳梯绊倒，跌得口鼻青紫。"

突然狄公猛的一拳击在书案上，茶盅震得倒翻，茶水流淌，狼籍一片，平面图都浸湿了。洪亮忙上前用抹布拭了。

"老天！原来机关正在这里！我怎的到如今才看出眉目。上次去寺中，我便觉殿堂布局有些异乎寻常，却原来大有一番讲究哩。"

狄公背着手，开始来回踱步，一面抚须不迭。洪亮、马荣明白这案子已离水落石出不远了。不过，这时谁也不愿去胡乱问话，扰惑狄公的思虑。

书斋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方校尉急皇皇进来禀告。

"北寮的胡人正围起塔拉逞暴，他们用石块泥土掷她、砸她，道她是妖星、魔鬼、罪犯，正要将她治死哩。"

马荣听罢，心中叫苦，大睁眼望着狄公。狄公一点头，他立即奔出衙院牵过坐骑，扬起马鞭，飞驰出衙。

北寮一片混乱，塔拉的屋舍已经起火，一群群暴徒嘘叫着，吆喝着，狂呼着，如潮水般追赶着塔拉。两名衙役一面阻拦，一面退却，跑在最前面的几个胡人用石块猛力投掷。塔拉摔倒在地，满身是血，气喘琳琳。

马荣纵马向人群冲去，一面用马鞭猛抽，暴众才纷纷退避，继而呼啸而散。他下马来救起塔拉。塔拉已经头破血流，奄奄一息。一对黑幽幽的大眼睛闪动着恐怖的光。她无言望着马荣，似是认得，平静的脸上露出惨淡的笑容。

突然一声巨响，塔拉的屋子烧坍了，升腾起几柱浓烈的黑烟。黑烟散尽，又蹿起几丈高的火焰，四面一片哔哔剥剥的声响。

塔拉微微一笑，合眼而逝。马荣抱起她的尸身架上马背，又向人群冲撞去："快救火去！快与我救火去！"众人这才醒悟过来，纷纷提水搭

梯，去扑灭火势。--塔拉的左邻右舍已被火苗吞噬，传出一阵阵惊惶的呼救声。

马荣回到衙署，疲惫不堪。他吩咐衙役将塔拉尸身拉去化人厂烧了，才回内衙来向狄公复命。

狄公、洪亮正在书斋内倾听从且末镇上回来的书记禀述他访查的结果。

马荣走进书斋，狄公道："你来得正及时哩，一起听听且末镇钩来的线索吧。"一面吩咐那书记继续讲下去。

马荣自己沏了一盅茶，正要喝时，却见狄公书案上平排摆列七枚纸片，有一枚上面还写有工楷大字。他不便细看，呷了一口香茶便也静下心来听那书记的叙述。

"那户部的司库掌固邹相公一到且末镇，官驿便调遣来一名差役服侍他。据那差役说，这位邹相公谢绝官府的宴请，只称是车马劳顿，体力困乏，命差役在官驿房中稍备薄酒小酌。也不请人，独个吃罢，便倒头睡了。他的随从则歇在外屋。那差役又说，临睡前邹相公命他去找一名皮革匠来，说是他携带随身的一口皮箱破裂一口，需要当夜修好，不致耽误明日行路。--当夜差役便找来了一个姓刘的皮革匠，他自己便退到下房休歇去了。第二天一早邹相公便启程赶路。--那差役只知道这些。

"我很快找到了那个皮革匠，他叫刘善龙。这刘善龙为人机巧，能说会道，又擅长多种手艺，交际甚广，与官府里的那个差役又是熟友，故差役就请他去替邹相公修皮箱，算是荐了一宗好生意。

"邹相公让刘善龙看了那口皮箱，皮箱的一角豁裂一口。邹相公说那是由于过戈壁时皮箱曾从马背跌下地。那刘善龙细细看了皮箱的裂口，道是须打开皮箱从内角处缝合筋线。邹相公心中顾忌，只求皮革匠想想法子，不开箱盖只在外面将裂口缝合。两个意见不合，邹相公便不修了，刘善龙生意没做成。

"原来刘善龙检查皮箱裂口时隐约发现箱内装的是黄金，掂份量又是沉重十分，加之邹相公支支吾吾，不愿开箱盖，他更深信不疑了。刘善龙三教九流都认识，金银铜铁、丝绸毛皮生意都做过，这一箱黄金让他揣摸过了，岂能瞒过？

"不过这刘善龙毕竟是个胆小拘谨、循礼守法的，知是官家金锭，没敢起盗劫的歹念。但嘴皮子痒痒，如走水的槽，忍不住就传了出去。这消息先在金银首饰匠间传开，一个个咋舌咧嘴，半疑半信。邹相公到兰坊时，他身携重金的消息已在兰坊不径而走。

"昔贤道，财不露白。邹机公一念疏忽，果然有辱使命，身入囹圄。那五十锭御金当夜被盗，再无消息。"书记说到此，不禁喟然而叹，显出十分老到的气格。

狄公颔首频频，擎起茶盅致意。书记唯唯退下。

马荣禀报了北寮平乱的经过，又说塔拉的尸身已拉去化人厂烧了。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心中思忖，一群崇信邪神的暴民，居然动手残害了塔拉，官府又不能确指哪个是凶手，即行严惩。眼下当务之急则是弄清这宗杀人劫金的连环巨案。

他道："我们先不去紫光寺。书记来时我正与洪亮在析议这宗案子的细节，尤其是对前后每个情节的日期作了一番考核，觉得这案子虽浮光耀色，花俏十分，内里却有一线贯穿，这日期的排比甚有讲究哩。哦，你看我这桌上排列了七枚纸片，每枚纸片上面我拟了一个姓名，每个姓名都是凶手嫌疑。--此刻让我们来细细玩味这七个姓名吧。"

第十九章

狄公将七枚纸片叠在一起，轻轻呷了口茶，说道："我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案子。前天我们被三件案子困扰得无措手足。其中两件发生在差不多一年之前，户部司库掌固邹敬文御金被盗，神秘的紫檀木盒内白玉留下一张血写的字条。第三件即是沈三、杨茂德在紫光寺被杀，并被互相换了身首。

"随着案情的层层揭破，步步深入，我才发现这三件看似互不相关的案子却原是贯穿一气，渊源有自的。邹敬文御金被盗是最初的楔子，以后的案情进展全缘着这一本主题而演绎支眯，分枝扯叶。"

马荣惊道："却原来这三件案子都有源流，周转着那五十锭御金演出这一幕幕刀光血影、惊心动魄的剧情。"

洪亮为狄公又倒了一盅茶，狄公一仰脖咕冬吞下。

"适才我说这案子中各个日期寓孕深重，饶有兴味。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一张日期表吧。"说着狄公从书案抽屉里拿出一张信笺来。"这纸上的日期是我留心记下的。"

洪亮、马荣接过信笺一看，那信笺上果然开列了一连串日期：

十五年前（乾封丁卯）

官府查封紫光寺，同年建成清风庵。

去年（永隆辛巳）

五月十五

吴宗仁娶续弦周氏。

八月初二邹敬文御金被盗。

八月二十张银匠亡故，其妇沈氏投身空门，住持清风庵

改名宝月。

九月初六

金匠米大郎失踪（周氏前夫）。

九月初十

白玉失踪（塔拉云，白玉死）。

九月十二白玉留下字条。

马荣疑问："老爷，这个金匠米大郎有何干？也列在表里？"

狄公答："洪亮仔细查阅官衙档卷时，偶尔发现一个名叫米三郎的铁匠曾来衙门报过案，道他兄长米大郎于去年九月初六夜出门后再也未见回归。不过这米三郎报过案后也未再行追问，这事便不了了之，悬挂起来。--这个米大郎是个手艺上品的金匠，听李玫说吴夫人周氏原先曾嫁于他。今天洪亮去米氏府上查询，证实周氏果是米大郎之妻。

"米大郎性情狭邪，心毒手狠，又善鸡鸣狗盗，胆门不小。因手艺上

扣克了不少金银，一味花街柳巷，三瓦两舍行走。与周氏渐渐不和，口角横生，最后终于反目，各自分飞。米大郎签了休书，乃生悔意，几番想要破镜重圆，周氏则模棱两可，拖宕不决。后来经李玫撮合，却做了吴宗仁的继室。"狄公说完，将靠椅向前一挪，使身子更近书案，一面将七枚纸片排开，顺手翻开第一枚纸片。

"呵，这纸片上写着吴宗仁的名字。"狄公笑了一笑，摆开推衍的阵势。

"吴宗仁因贪赃枉法被有司参劾，消乏家私，日子狼狈。退卯后手头本不宽，又娶了周氏为继室。--这第二枚纸片上便写着周氏的名字，我将她的纸片与吴宗仁的纸片并合一起，你们都不致有异议吧。

"这对夫妇很容易听到从且末镇传来的消息，吴宗仁是德大金号的常客，周氏的前夫正是个金匠。他们获此信息后，认为机不可失，周氏便去找来米大郎商议。米大郎财迷心窍，便动手行窃。--米大郎昔时便是穿窬飞墙偷盗惯手，周氏自然深知，故搬出他来打头阵。

"米大郎偷得黄金，换了铅条，随手将金锭埋藏在紫光寺某处。待吴氏夫妇找到他时，他却死不认账，一心想独吞金子。吴氏夫妇怒起，合力击杀了米大郎，移尸他处。他们两个便暗中去紫光寺搜寻，寻了几个月，终无结果。只以为是米大郎诓骗，未必金锭真藏埋在紫光寺里。

"他们的行为瞒不过家仆杨茂德。杨茂德早已与周氏有染，从中刺探出头绪，或是胁迫周氏吐出实情，便与沈三结伙，跃跃欲试。吴宗仁夫妇哪里甘心？金子欲露未露之际，他们终于设计暗杀了沈、杨两人，为遮世人耳目，故意匿去了杨的头颅。"

马荣拍手道："倘凶手真是那对男女，那周氏会不会便是寺中的幽灵？然而，白玉小姐失踪又如何解释？"

"吴宗仁夫妇杀害米大郎时可能被白玉窥见，他们便一不做，二不休除掉了她，到这时吴宗仁心一狠也不再顾眷了。--而白玉小姐失踪正巧是在米大郎失踪的三四天后。待衙门里贴出找寻白玉的告示后，他两个惶惶不可终日，同时找上衙门来百般刺探，急急询问我们发现什么情况，生怕自己形迹败露，又可表剖自己清白，像是父母的姿态。"

马荣正要点头，狄公又道："我的这层推想，有一很大漏洞。吴宗仁可能在古井口抡砖石砸你，周氏也可能穿寿裙游荡花园，假扮幽魂。但

他两个究竟年迈，如何勒毙杨茂德、刺杀沈三？又如何能黑夜三更在大殿里与你周旋搏杀，投掷匕首。"

马荣摸头笑道："却也是，却也是。但会不会凶手系他们出金所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凶手才敢一无顾忌，险些儿坏了我性命。"

狄公莞尔，不接话头，又翻开第三枚纸片。

纸片上写的是"李玫"两字。

狄公道："这层推想中我假设李玫与周氏原有勾搭。他两个获得邹敬文赍金到兰坊的消息后，便设计劫盗，动手的仍是米大郎。同样的推断，米大郎黄金到手后欺心变卦，背约赖账，被李玫、周氏除去。白玉或是发现了杀人的阴谋，或是察觉了两人的奸情。周氏手狠，提议灭口，李玫盗金心切，也甘愿舍弃。--今儿他来衙门一再表剖对白玉之忠贞，正可反证他心中有鬼，坐卧不宁。至于以后与你马荣的一番遭遇斗杀，便可圆满解释了。"

洪参军却面露难色，心中疑云浮起："这李玫既与周氏有奸，又合伙盗金杀人，为何会昨日在老爷面前故意诋毁周氏。"

狄公又释："这原可看作是欲藏故露，假露真藏，假假真真，施布疑阵，令我们不易察觉他两个的勾当。况且李玫他也纹丝木吐这盗金的内幕。周氏又恶人先投状，诬称吴宗仁首告了她，鸣冤叫屈，一味洗刷，其行迹真正可疑哩。--不过可疑的还有另一个女人。"狄公又翻开一枚纸片，纸片上写着的名字竟是"宝月"。

洪亮、马荣的眼中登时闪出惊奇的目光。

"这宝月虽是出家人，却也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物。莫要忘记她原先的丈夫张银匠是猝发心病死的，他的猝死有无蹊跷先不去深究，值得疑心的是她住持清风庵正是在邹敬文御金被盗的十八日之后。这个时候挑选清风庵落脚，监视搜索紫光寺是最便利不过的了。这巧合十分重要，我们岂可轻易漏过。再有，马荣你古井遇险那夜，她正在我夫人的寿宴上。我一时大意提及你要去紫光寺勘查，记得她很早就匆匆离席回庵了，只推说是头疼厉害，又放心春云不过。"

马荣悟道："原来如此，倘那白衣幽灵果是她，昨夜她便是设计害我性命了。--老爷，我此刻断来，那幽灵果真是卷入盗杀阴谋，必是害我，

不会是助我的。清风庵离紫光寺甚近，宝月装扮幽灵最是便当。"

狄公又道："宝月可疑，究竟只是个同谋协助，那杀人正凶或应是她的奸夫了。我甚而疑心张银匠正便是她与那奸夫使的手段弄死的。"

他翻开第五枚纸片。

"这第五枚上我写的是李珂的名字。"他又翻开第六枚纸片，

纸片上恭正写着"杨茂德"三字。

"杨茂德！"马荣不禁叫出声来。"他不是已经被人杀死了么？"

狄公笑了笑，又将"周氏"的纸片放到了"李珂"与"杨茂德中间。

"我们现来看看这三人的关系。前面我已说过，各种迹象判来，周氏与杨茂德可能有奸情。一个是闾巷市井不耐寂寞的淫妇，一个是学门败类，识字的谬种。他两个勾连更合情理。杨茂德腰阔背圆，颇有膂力，杀人越货，本非难事。米大郎藏金不吐，让杨茂德除后，杨茂德去紫光寺搜掘过多次，惜无所获。时日一长，他与周氏两个不免心灰意懒，渐次互起疑心。"

狄公将"周氏"又挪近靠"李珂"边上。

"周氏本水性扬花，惯会招蜂引蝶，卖弄风情，很快与李珂投合。--李珂当时与其兄李玫同住，李氏兄弟曾同去吴府拜谒，两头多有来往。李珂本是放浪不羁，罔视礼教之人，与周氏一回生，二回熟，眉目去来，很快便粘合作一处了。周氏心热得快，也冷得快，这边早搁下杨茂德不问了。并唆使李珂去紫光寺寻金子。

"杨茂德本不是善类，遇此耻辱，岂肯甘休？他找了李珂当面摊牌，挟胁要上告吴老先生。李珂佯装屈从，任其讹诈，却暗中用计，除杀杨茂德。杨茂德心粗，又唯恐藏金被李珂掘得，另一头顾着与沈三两个寺内搜寻，终于被李珂暗里狙击，一条绳索勒毙还切下头颅藏过。--不过，这周氏居中，李珂、杨茂德的渊缘又可翻倒过来，那么则是杨茂德设计，勒毙李珂了。"

狄公将桌上的纸片合拢作一叠，正要纳入抽屉，洪亮忽道："老爷，还有最末一张哩，怎的忘了？"

狄公恍悟："对了，对了，还有第七枚。"说着将第七枚翻开，上面却全是涂了黑墨。

"我曾在这上面写过一个名字，似乎便是紫光寺里那个幽魂的名字，后来我又用墨涂掉了。--也说不定又是一个死人的名字--我们撂下这七枚纸片不顾它了。今夜我要作出最后的判定，这个最后的判定还需一个小小的试验。"

马荣问："不知老爷又要摆弄什么新鲜玩意，却做起试验来。"

狄公抚须笑了："你来这里之前，我已派人送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吴宗仁夫妇，另一封给李玫。我邀他们今夜到紫光寺大雄殿内，听我详述衙里关于白玉小姐的访查结果。"

"那么，李珂和宝月两个请不请呢？"马荣又问。

"我要亲去清风庵清宝月，顺便看看方景行的病势。至于李珂，正要你去请哩。你此刻去见了他，就说是我请他去紫光寺内观看壁画；听听他的见解。但不能让李珂发现寺内还邀请了别人，故你须领着他上山来后跳后墙进寺，在后殿内等候。听到我有请时才领他进入大雄殿。--这中间千万不可造次，你可记清楚了。"

马荣胸中大有疑窦，口上答应得十分爽利。

第二十章

天近暮黑，狄公与洪参军、方校尉率一队衙役赶到了紫光寺。

排头四名衙役手上各擎一个"兰坊正堂"的大红灯笼，方校尉手中拿着一副软梯和一捆细麻绳。狄公将衙员在大雄殿内外布置定妥，急忙关合殿门，先在大殿内一番勾当，半日乃开门出殿来，与洪参军一起去清风庵。

宝月亲自开了庵门，见是狄老爷与洪参军来访，蓦地一惊，忙迎人禅堂坐了，又命春云献茶。

狄公揖礼道："衙里的小卒受伤后，十分惊扰宝庵，本县这里来谨表谢衷。"

宝月唯唯，款身还礼。

狄公转念忽自语："这寺庵乃是清静修性之处，僧尼又都是尘外高品之人，原不应顾念世间俗务，人事纠纷。谁知往往却溺在其中，不肯自脱，当然亦有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

宝月虽不甚明白狄公没头脑这一番言语，但也约略感到县令亲驾来庵，恐有不祥。莫非真是无可奈何，身不由已的俗务要来纠缠，心中不免惴惴不安，脸面上红一阵白一阵。

狄公正色道："三日前，紫光寺内发生了一桩杀人的血案，今夜本县特地邀了几个证人在寺内大雄殿里就地勘察合议。亦请宝月师父前去寺内略略驻息，协助官府勘破此案"。

宝月哪里敢推托？点了点头，自去云房取了件玄色大氅披身，吩咐春云守门，便随狄公、洪参军出庵来。

狄公三人回到紫光寺时，吴宗仁、周氏和李玫都已在山门里庭院等候。彼此一番礼数，步入大雄殿。

大雄殿内早已灯笼炬烛照得白昼一般，神坛正中三尊佛像，两廊的天罡罗汉纤细毕现。殿前东隅悬着一钟，西隅支起一面鼓，各有两名衙役站番。大殿到山门，方校尉早布置守值，秩序井然，气象别致。

狄公自去释迦像莲花座前站定，让吴宗仁、周氏站在供案正中前列，宝月在右，李玫在左，与自己正好照面。洪参军则站在狄公后侧。

狄公目光忧郁，将眼前四人扫过一遍，开言道："本县今日邀你们四个来，只是想实地解析一桩情节连环的案子。--我先从白玉小姐说起。白玉小姐已经不在人世了，去年八月她就死在这个大雄殿内。"

吴宗仁夫妇、李玫、宝月神志昏眩，面面相觑，心中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知狄老爷黑夜荒寺布此疑局，是何居心。又听得说是白玉小姐就死于此殿内，不由升起一阵惊怖，一个个只觉周身不自在。

狄公与洪参军使个眼色，洪参军将大殿前两隅值番的四名衙役传到供案前。

"将这供案移开！"狄公忽然命令。

四名衙役各持定供案一角，由东向西转动起来，只听得供案四条木腿吱吱格格地响，转到一半，狄公喝令停止。吴宗仁四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心中益发乱丝一团，如坐针毡烫铁，不知如何是好。

狄公一抹儿看在眼里，只作没事一样，又道："吴相公，白玉小姐经不住杨茂德的百般引诱，已经与他订了终身。那夜你正拟挑选黄道吉日，令她与李掌柜完婚。她逃出门后并未去姨母家，而是直接奔上山来这寺中找杨茂德商计--杨茂德常来这寺中勾当，白玉晓得。偏巧那一夜，他正不在，白玉却意外地撞上一人，这人正是杀她的凶手。

"这个凶手策划了盗劫京师司库掌固去沙陀国选办御马的五十锭金子--下手的便是金匠米大郎。"

周氏忽地发出一声呻吟，脸色登时苍白如纸，只捏着两把汗，低了眉头，鼻息也不敢出来。

"米大郎窃得金锭后埋藏在这庙中，痴心一念想独吞。凶手几番追问，他只推说忘了埋金所在，又说被人掘去，三来四去，拖宕了一个多月。去年九月初六夜，凶手终于动手害死了米大郎。但他并非用凶器杀的，而是略施小计，将米大郎骗入此殿内。

"凶手知道这大雄殿内的供案下面，早年便建有一个很深的窖子。只需由东而西转动这张供案，供案下的地砖便会裂出一个人口。--昔时寺里的和尚正利用这窖子积储米粮果蔬，以备兵燹，同时又可将寺内值钱的金银法器藏在窖子内，免于遭劫。--凶手将米大郎骗到大雄殿，转动机关，果然就在你们此刻站着的地方露出一窖子入口。他对米大郎说，金子可是藏在这窖子里。米大郎惊恐十分，答应下去看看。凶手放下绳梯，让米大郎下到窖子里。米大郎在下面摸索半日，回头称窖子里没有找着金子，正欲攀绳梯上来。谁知那凶手嘿嘿一笑，登时抽掉绳梯，转动机关，将入口闭合。

"原来金子果真藏在窖子里的一个暗橱中。凶手先前也曾下窖子搜过，因不知暗橱机关，大意错过。这米大郎是藏金的，岂能无数？不过彼时他心存侥幸，一时也琢磨不透凶手真否识破藏金机关，故还想拖宕一番，蒙混过去。他被关入漆黑的窖子里时，乃心生悔意，摸着暗橱机关，将自己匿藏的五十锭金子一一取出，贴向塞满自己的袍怀里和长袖

中，只等凶手再来打开窨子时全数交出。

"四天后，凶手果然又打开了窨子人口，用灯笼一照，谁知米大郎已经断气，不觉生侮，只恨自己鲁莽。正踟蹰间，偏巧白玉小姐闯来大殿，撞破凶手机关。凶手杀心陡起，一把抓住白玉手臂，顺手一推，可怜白玉小姐，香闺弱质，登时跌死在窨子里。"

"凶手是谁？是谁？"吴宗仁浑身颤抖，声嘶力竭叫道。

狄公看了一眼李玫："凶手正是李掌柜的胞弟李珂。"

李玫惊叫："凶手是李珂？！李珂品性歪劣，行止不端，固是事实，但这杀人行凶的勾当未必敢做。李珂他毕竟……"

狄公一挥手，止住了李玫的呓语："将窨子打开！吴先生你们快快后退。"

四名衙役上前，各把定供案一角，将供案轻轻转动起来。供案转过半周，供案前的青砖地果然豁裂出一个小小入口，里面黑幽幽，升起一阵秽腥臭气。吴宗仁四个目瞪口呆，不敢上前。狄公伸手拉着他们沿窨子口走了一周。

窨子约二丈来深，灯笼火炬下果见窨底左角躺着一具女尸，衣裙腐败，却尸肉完好。细看，淤血满面，双目未闭。右角靠墙坐定一具男尸，低垂着头，胸前裤下散落着一堆光芒灼灼的黄金锭。

"啊！白玉！我的白玉！"吴宗仁发疯般嚎叫起来。李玫泣不成声，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簌簌挂下。

"凶手何在？"吴宗仁禁不住扯定李玫衣襟。"你那个狗兄弟何在？！"

狄公拍了拍手，大声道："李珂进大殿来！"

殿后门开了，走入一条汉子，后面紧紧跟定马荣。

那汉子见大殿内窨子洞开，灯火煊明，狄公官饰严正，神色威猛立在正中，周围一群惊惶失措的人，心里登时明白了。

"杨……"周氏大惊，失声吐口，急忙举手用长袖捂住了自己的脸面。

狄公使一眼色，四名衙役上前立即套了那汉子的头颈，又迅速合了手枷。

众人抬头看时，来人竟是杨茂德。不由都十二分诧异。

杨茂德低垂着头，脸色憔悴。

"我的兄弟呢？"李玫忽然想起了李珂。

狄公轻声道："李掌柜，你兄弟已经死了，他害了两条人命，到头却被这人害了。"

"原来你害了我兄弟性命？"李玫动了兄弟情分，失声大叫。

狄公示意衙役将窨子关合，衙役转动供案，入口碰合。一切恢复旧观。

"李掌柜，你且听完本县的叙述。--米大郎既已死了，李珂无奈，只得自己动手搜寻金子，一面又各处翻觅有关紫光寺建寺的文字载录，一意想将米大郎的藏金寻出。

"李珂知道紫光寺是兰坊地方偷儿、丐儿、闲汉、无赖栖集之处，又有若大的殿宇花园，他独个是无论如何搜不遍的。于是，他找来了杨茂德，答应雇金，相帮搜掘。不过他并未吐出御金的内幕，只道是寻一件寺僧留下的值钱箱盒。

"李珂、杨茂德两个严严实实将紫光寺一应殿宇台阁翻腾颠倒过一遍，仍未见着金子，日长月久，他两个也渐渐灰心丧气，将这掘宝发财的美梦撇在脑后了。--后来杨茂德因奸骗白玉事发，被吴先生逐出，故能有恃无恐投奔李珂，李珂自然也不敢推到。"

"三天前夜晚，李珂忽然瞒过杨茂德独个上了紫光寺。哪里知道杨茂德暗中一直在厮守窥察，就在同时杨茂德伙同沈三也上了紫光寺。他们两个乘李珂不备。将他勒死。杨茂德又乘沈三大意，一刀戳死了沈三，并将两个身首调换，为了不使李珂吃人认出。--杨茂德，本县这一段推测可有理有据？你尽可据实驳辩。"

杨茂德心里畏服，况且这时已被诓来捉住，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岂敢再行顽抗，自讨没趣。于是招道："狄老爷推导不错，李珂、沈三两

人正是我所杀害。--自从得知紫光寺内有巨额藏金，我早已垂涎。我不仅随李珂多次去翻掘，自个儿也暗中去寻过几回，可惜一直未能得手。沈三常年住紫光寺，我又私约了他去寻过，并答应分成，仍是不见金子影子。"

"李珂虽佯装心死，其实不时去学馆书肆查阅文字典籍。那一日我见李珂从书肆回来，神采飞扬，好不得意。又见他从床底下找出了绳梯和风灯，涂画了草图，又特地翻出一口牛皮袋，匆匆装束停当，诓我说，要去西山千佛洞画画。我早悟出其中奥妙，只是嘴上不说破。夜里我便与沈三约了章程，摆布了他。沈三嘴快，道出阿牛同来，我便顿生灭口之念，移花接木，栽陷阿牛。

"那一夜我连杀两人，心中不免胆寒，哪里再敢寻金子？第二日我翻出了李珂画的草图才明白黄金就藏在大雄殿下的窨子里，李珂不正是缘此备下了绳梯和风灯？偏巧这时老爷来拜访李珂，急中生智，我便冒名顶替，自称李珂，哄骗老爷。"

狄公问："你既杀了李珂、沈三，又知道金子便藏在寺中的窨子里，本可以耐着性子等候凶案风平浪静，官府势头过去，再稳当去取金子，如何急不可耐，夜夜闯寺，阴谋狙杀衙员衙卒呢？"

杨茂德摇头苦笑："凶案发生第二天，官府便在紫光寺里外设了暗哨，布驻衙卒，我又怎敢贸然取金？况且，我假充李珂，能苟延几日？一旦被人识破，岂不坏事。我又担心官府俯瞰全局，弄清藏金机关，先一步取了金子去，这许多心血岂非徒劳？于是乎顾不得凶吉缓急，唯求早早将金子握到手，溜之夭夭。两夜都有衙员入寺勘察，不便下手，昨夜还险些被那行员擒拿。如此情景，免不得心如火燎，铤而走险了。"

狄公沉吟不语，听完杨茂德这一番话语，若合契符，并非向壁虚造。主要案情大节已经条脉清楚，其余细节纠葛，自可去衙门升堂问审时判明。于是挥手示意，四名行卒上前将杨茂德押出了大雄殿。

吴宗仁四人乃大梦初醒，一个个呆若木鸡，吐不出言语来。

狄公对吴宗仁道："吴老先生昨日问我有否白玉小姐信息，此刻不妨告诉你。我偶尔得到一纸白玉小姐落款的字条，上面写着她关押在这里，呼求救援。"

吴宗仁喘着气，张大了乌珠："老爷，果然小女遇害时曾经呼救。可

怜又有谁知道她原来惨死在这一个活坟墓里！唉，老爷是如何得到那字条的。"

狄公答曰："字条附贴在一个紫檀木盒的盒盖背后，盒盖上还镶饰有一块圆形的白玉，正是启示。白玉雕成一个'寿'字，'寿'字的一边被刀划出一个'入'字，另一边划出一个'下'字。后来我看到了这个大殿的平面图，才悟出这个大雄殿的平面与那个白玉的'寿'字竟是完全相同。--正是依凭了这一点，我才弄通了开启这窖子的机关。"

"那木盒莫非是小女在窖子里扔出？"吴宗仁喃喃道。

"吴先生，据本县断来，盒内的字条虽落的是白玉的名款，但却不是她亲笔所署。事实上，她一摔下窖子便跌破了头颅，当即夭亡。--那是去年九月初十夜间的事。字条上却署十二日，便见是作假的明证。那木盒应是有人缘了某个目的而粗心构画的骗局，但这已与令媛的横死无关了。--吴先生，你们四人此刻可以回城去了，这里已没有你们的事，你们亲眼目睹了今夜这一幕，总该有些感慨吧，日后本县得闲暇时再来听听你们的议论。"

周氏战兢兢走到大殿门边，又慌忙回头向狄公纳个万福，神色迷惘，脚步错乱。

狄公道："望吴夫人听本县一言规劝，从此与吴老先生和和睦睦，消娱晚景。一失足落千古恨，一念之差会使人身败名裂，抱恨终天。"--李珂、杨茂德两个的结局不足深思么？"

周氏又跪下，捣蒜般连磕了几个头，才惴惴然跟随吴宗仁出了大雄殿。

方校尉率衙役们又将供案转动，打开窖子，放下麻绳软梯，一时忙得不可开交。狄公却独个站在大殿外的玉石高台，感慨万千望着半轮玉兔，久久无言。

马荣仁立殿角，悄悄痴望着衙役收殓白玉尸身，叹声频频。

洪参军监督封合御金后，慢慢踱到狄公身后。

"老爷，老爷在解说纸片时莫非已猜出李珂系杨茂德假充。"

狄公回眸看了一眼洪参军："是的。杨茂德无法画出李珂的山水来。尽管我悬以高价，他仍拿不出新作的画幅，只得以三轴李珂的旧本来充数。还一通花言巧语掩饰，更暴露了他的身分。--杨茂德似也察觉了我的疑窦，故更迫不及待要取去金子，逃之夭夭。这荒寺黑夜能与马荣的身手旗鼓对垒的，正是杨茂德这一号人物。"

"再有，头里我突然命番役转动供案开启窨子时，吴老先生四人木然不察，未见惊恐躲闪之状，又可见他四人与劫金杀人无关。这四人无关，剩下只有假冒李珂的杨茂德了。"

洪参军心说诚服，不住点头："却原来这是老爷的试验。"忽而又升起一片疑云，遂问："那么，紫光寺里那个藏头露面、扑朔迷离的幽魂，究竟又是如何一回事呢？"

狄公略一犹豫，答道："幽魂再也不会在紫光寺里游荡出没了；随着这案子的终结，幽魂也远远消失了。"

洪参军心中的疑云，非但未消散，反而更浓厚了。

第廿一章

五十锭金子已经封入县库，重叠叠，密匝匝加固了防卫。一匹驿马星夜驰向高昌州安西大都护衙门。--狄公敦请安西大都护亲自来兰坊监督御金启程，运往京师。

狄公一早起来梳盥毕，洪参军已经将热气腾腾的早点端上。狄公大喜，拈起杯箸便大嚼起来。

洪参军笑眯眯一边看着，只不作声。不一刻，狄公吃罢，洪参军又急忙收拾。

狄公笑问："洪亮，今日如何这等勤快？"

"只等候听老爷升堂鞫审杨茂德哩。"

狄公抚须半晌，慢条斯理道："这杨茂德案明日开审，想来也无甚乐趣。今日我与你去城中拜会一个人。"

洪参军猜度，狄老爷遮莫是动手来扫我胸中疑云了。

两个一番乔装，扮作经纪人模样，偷偷溜出后荷花园的角门，转上横街，叫了一顶凉轿，吩咐去西市垂虹桥。--依那日马荣的叙述，丐户团头"和尚"的小屋正在这垂虹桥下的一条阴暗小巷里。

"和尚"正在睡觉，那个斗鸡眼叫道："'和尚'，一个黑胡子与一个白胡子来寻你了，快起身来！"

洪参军叱道："县令狄老爷要见'和尚'，休得罗唣。"

"和尚"听得是狄县令屈尊枉驾，挣扎翻身坐起，稽首拜揖，口称"恕罪"。

狄公拱手笑道："大师父见礼了。本县没猜错的话，大师父原也本是个和尚--紫光寺最后一个和尚。今日本县特地来拜谒大师父，正有一桩小事请教，唯乞明示，以开凡蒙。"

和尚庄重地点了点头。

"小民逃俗多年，早断了慧根佛性。狄县令睿智过人，海内称誉；小民虽幽伏边睡，也知敬重。只不知狄老爷何事垂问，小民翦陋，恐怕不能称意。"

狄公正色道："一个坠入深窖、头破血流、濒临死亡的弱女子，躺倒在漆黑的窖子里还能从容写字吗？写完了字还会子丑寅卯署年纪月吗？她还能将粘贴了字条的木盒从一个兔穴口扔出来吗？"

和尚蓦地一惊，广颡隆准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狄老爷如何断出个中微妙来？"和尚果然了悟。

狄公冷冷道："欲图讹人者自己露了破绽。这一切当然是精心布置的，一个老乞丐拿着一口紫檀木盒去找李珂，盒盖上镶着一块白玉，盒盖下贴了一片白玉求救的字条。告诉他，他的杀人阴谋已有人觉察，白玉并没死--九月十二日还在挣扎呼救--已经有人听见她的呼救了。李珂倘若明白知趣，便会乖乖捧出钱银来孝敬。"

"可是李珂懵懂，并没细看那木盒。他将那木盒与一篮破烂一并卖与了古董铺掌柜，最后是我在古董铺里买到了它。--你的图讹落了空，自己也因而败露了形迹。本县问你，是谁在庙中发现白玉遇害的？"

"塔拉，是我的塔拉看见了那怵目的一幕。她嘱我设计讹图。"

"塔拉？"狄公意味深长地念叨着这个名字。

和尚喃喃道："十五年了，十五年了，塔拉原是清风庵的守庵尼姑，我则是紫光寺里的守寺和尚，两个隔着空门遥遥相望。十五年了，十五年了……"

和尚声音渐渐宏亮，脸面闪出红光。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两个五内相印，六根相通。后来双双逃俗下山，虽没做成正路夫妻，每逢月白风清之夜，我们仍还偷去紫光寺花园相会，重温旧情，倾吐心曲。谁知，谁知那个无赖。篾片杨茂德竟设计迷惑了她！如今是他两个作一处快活，日日做着掘金的春梦。可怜我一身风痛，腿脚僵硬，再也爬不上紫光寺了。每想到此，总痛不欲生。"

"不过，我两个曾在神祇面前盟过誓，只要我们之中一个诅咒另一个，另一个必死无疑。塔拉恳求我不要咒誓，我也不忍心咒誓。谁知天目昭昭，无可躲藏，我虽未咒誓，誓言却应验。她终还是猝遭横死。古语道，天听自我听，天罚自我罚，莫非正是如此。--可怜见地，我真不敢想念此事，更不敢想象塔拉她为图得几锭黄金竟甘受杨茂德这条野狗的糟残，致启天罚。--黄金黑世心，果然。"

"你的女儿春云可是她生下的？"狄公问。

"春云正是她的亲生骨血，她竟也撇下不顾。"和尚喟叹连连，禁不住热泪滂沱。

"难怪昨夜她与杨茂德设计推倒墙头压死我衙员时，猛见春云紧随在后才蓦地改计，他两人乃得以幸免。"狄公幡然通悟。

和尚收了眼泪，平静地说："听说官府已将塔拉尸身运去化人厂烧了，这灰末骨殖能否赐还我一掬。我与春云要永远供瞻，追缅记忆。我饶恕了她与杨茂德的一段秽迹，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只有一个纯洁、艳丽、淳厚、忠贞的塔拉，永远是紫光寺花园里月白风清迷人的夜。"说着又不禁抽抽咽咽起来，巨大的身躯剧烈地颤抖着。

狄公、洪亮上前扶定了他，拱手告辞。

洪参军感慨道："原来这凶杀盗金的阴谋罪孽之间还有如此一段缠绵悱恻的姻缘在！可见世上之七情六欲正不可一概而论哩。"

狄公笑道："如此看来，明日大堂上鞫审杨茂德真乃是最难堪、最令人恶心吐苦的公差了。"(完)

兰坊是强大的唐帝国西北部的一个边远县份，毗邻突厥羁縻州。自太宗皇帝平突厥，西北诸蕃稍稍内属，朝廷将其部落列置州县，贡赋不上户部，声教宣化，德泽优渥。然羁縻诸州时有叛唐者。故西北边境屡有征战，边州都督负有守卫大唐国土，保护境内臣民生命财物的重任。

此故事发生在狄公任兰坊县令的第二年冬天。当时边境上狼烟正起，突厥叛军正向西北边境大举进犯，战争迫在眉睫。狄公依凭智勇，一夜之间排解了两桩疑难。

狄公为兰坊几万百姓过冬粮食的事来到大石口县，向匡县令筹借。不料大石口县正处西线战事的前沿，两日来战火纷飞，兵车辚辚，都督统率军队正顽强地抵御着突厥叛军的进犯。官道上只见铁轮马车轧轧奔驰，向西去时运载兵需辎重的补给，回东来时则装满了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

匡县令在衙厅设便宴款待了狄公，席间还请来了两名歌伎侑酒。一个名唤蔷薇，一个名唤茉莉，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狄公见那茉莉眉间眼梢隐隐有难言之苦，强颜欢笑周旋在酒桌上为他们助兴。

桌面上虽不乏鱼肉菜肴，却没有米饭。只有红薯、芋头权充主食。--自从西线开了战事，都督府军粮食征办十分严紧，故不仅兰坊，便是这盛产大米的大石口县同样粮食短缺，尤其是大米，几乎一粒都看不见了。

晚宴罢，狄公沮丧地回到西城的宾馆住处。他打算明日便回兰坊，来大石已三日，借粮之事一筹莫展，看来只有别想法子，另辟蹊径。且三日来又连连咳嗽多痰，这大石口一路肺痨病正在蔓延，莫不是自己也传染上了？他心里不由忧虑重重，只巴望明日雪霁，官道上军车不挤，凌晨便赶紧动身。从大石口回兰坊还需整整两天的路程。

因为马车一时雇不到，他只得步行（马车大都被军队征用了）。县衙大门外寒风凛冽飞雪乱舞，一阵阵寒气直透脊梁，狄公不由将身上皮袍往紧的裹了裹。刚待转上大街，歌伎茉莉后面追了上来，要求与狄公同行。她说她就住在西城的一条巷子里，正可陪侍狄老爷一程。

一路上只见马车一辆接一辆横冲直撞，狄公和茉莉有时不得不紧挨着身子，专拣大街屋檐下行走。从西线运回的伤兵愈来愈多，有的一身是血，有的疲惫不堪，不时可听到他们愤愤的咒骂声。

茉莉指着小巷深处一幢破旧的木门说道："奴家就住在那小屋里，狄老爷不停咳嗽，莫不是受了寒凉？将随我进屋去沏碗姜片茶喝，热热身子。"

狄公婉言推谢："馆驿不远了，过两条街便是……"说着又是一阵剧烈咳嗽。

茉莉不由他分说，强拽着他的袍袖进了那小屋。小屋内果然十分暖和，屋角烧着一个火盆，炭块正闪烁着红火。狄公见小屋内陈设十分简陋，一张破木床上枕衾被褥很是肮脏，一幅打了补钉的蓝布帘将小屋分隔成两半。

布帘后发出一声婴孩的哭声，茉莉恭敬端上一碗冒着热气的姜片茶，红着脸说道："这里不比衙厅乐坊，狄老爷委屈将就。别看我们在酒席上披红著绿，那衣裙钗簪都是乐坊借的。"说着一把将布帘拉开，抱起那婴孩便大刺刺解衣喂乳。

狄公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虽有点呛辣，却十分得味，不觉"咕冬咕冬"喝了个罄净。

"你的儿子多大了？"狄公将茶碗搁在桌上，温悦地问道。

"才两个月，唉……"茉莉无限委屈地叹了一口气。

门外传来梆子声，茉莉侧耳细听。

"狄老爷，已经午夜了。"她颤抖的声音里闪出一丝寒意。

"周大都督要发动反攻了。倘若天亮以前还不能摧毁突厥的骁骑营，他们便可长驱直人。茉莉，我看你还是赶快带着儿子去东边葫芦镇躲避一阵吧。不然倘有个山高水低，如何向孩子父亲交待。"

"孩子父亲？他……他……"茉莉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哽咽，满脸愁容。

"他怎么啦？"狄公感到茉莉一腔苦水没处倾倒。"孩子他父亲怎么啦？"

"他……他天一亮便要被砍头了！"

"砍头？！"狄公吃一大惊。"他犯了什么王法？"

"我丈夫是军营的一个校尉，他……他是冤枉的。"

"他究竟犯了什么王法、军法，要被砍头？"狄公又问。

"他并不曾犯什么王法、军法，他被人诬告说是掐死了潘校尉的妻子。军法司裁判他死刑，他在牢里已关了一年，前日都督府的批复下来了，今天天亮便要绑去西校场砍头。唉……叫我好不……"说着止不住纷纷堕下泪来。

狄公心中恻隐，说道："今天天亮便要问斩，大迟了！太迟了！茉莉你能否将你丈夫被诬的详情细末告诉我？"

茉莉含泪点了点头："狄老爷想听听，奴家不妨说个大略，左右是作了刀下之鬼，这三四个时辰叫我如何捱得？我丈夫与潘校尉虽属同一营盘，但脾性并不甚相合，遇事多不投机。潘校尉口上甜如蜜糖，肚内歹毒十分，遇人时脸上总堆着笑，背里却干着那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丈夫姓吴，为人憨直，不善言辞，但枪棒骑射却般般胜潘校尉一筹，甚得上司信任。潘校尉十分妒忌，常含恨于怀，伺机加害。

"一日，潘校尉夜里回家，发现他妻子被人掐死在床上，偏巧我丈夫因军营的公务去他家。他便出首告我丈夫杀了他妻子。军法司鞫审时，他说我丈夫多次调戏他的妻子，遭到斥责，但贼心不死，他自己因是同营军官不好反目。他说那天我丈夫探得他在军营值戍，故又偷偷踅到潘家，图谋不轨，遭到潘妻拒绝后，恼羞成怒，便将她扼死了。"

"你丈夫如何辩白的？"狄公问。

"我丈夫说潘校尉血口喷人，他与潘妻从无瓜葛，更不会无端害她性命。兴许倒是潘校尉自己扼死妻子，反行图讹。我丈夫说，那天傍晚他在军械库遇见潘校尉，潘校尉要他捎带点东西回去与他妻子，说他当夜要在军营值戍，脱不出身。又说他妻子身子不适，托我丈夫顺便看觑一眼。我丈夫不知是计，到了潘家叫人半天不应，随后潘校尉竟后面赶到，诬我丈夫杀了他妻子--潘妻果然被人扼死在床上。

"军法司判我丈夫砍头，押在死牢监里。我去军营大牢探望，大牢的守卒道我乐籍未脱，不许我见死囚。因为西线突厥的反叛，都督府事如乱麻，故上司的批复至前日才下达，--天一亮，军营点卯时，便要执刑

了。"说罢泪如雨下。

狄公突然问道："你可知潘家夫妇婚后美满否？"

"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孩子？"

"没有。"

"他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听我丈夫说是潘校尉的父亲做的主，对方是个大户人家，他当时还嫌那女子长得不起眼，心中老大不乐哩。"

"你知道他父亲的名字么？"

"不知道，听潘校尉吹嘘说是苏州城里第一等的大官。"

"呵，想来必是苏州刺史潘维良了。--他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撰著过许多书哩。潘校尉原来是他的儿子。"

"没想到狄老爷对潘家爷儿俩还如此赞赏哩。"茉莉心里一凉，不由轻蔑地讽刺道。

"我此刻便去找潘校尉，他是不是在军营内？"

"呸！假正经，一锹土上的蛤蟆！"茉莉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水。

狄公并不理会，裹紧皮袍便出了破木门。

狄公在大街上独自走着，虽已过了半夜，一路上还是灯火明亮，马车满载着兵士辚辚向西而去。他只恨此事知道得太迟，即便他此时找到了潘校尉，弄清了诬陷的真相，又有何用呢？对，他得设法找到周都督本人，因为大兵压境，非常时期，军法司的裁决没有周都督本人出面干预是无法急速更改的。而周都督正指挥十万大军，准备发动西线的反攻，此时军情如火，军机万变，战策还须最后推敲，调兵遣将，戎器粮草，正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肯为一个行将执死刑的小军官复审，翻案？但狄公决定犯颜去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倘若侥幸能为吴校尉辩白冤情，豁了死刑，也是老大的积骘。再说为无辜昭雪也是一个父母官的本

来职分么。

因为战事频急，都督府已迁到先东宫太子的"狩猎官"。那是一幢巨大的宫殿，宫殿后有一大片岗阜森林，先皇花费巨资修建，专供太子畋猎骑射。太子生前常来这西部边境狩猎，他正是在一次狩猎中不幸丧生，死后便安葬在宫殿后的墓穴里，后来他的妃子的棺柩也运到这里合葬。--如今这一片岗阜森林正密层层安扎了军营。

狄公在辕门费了许多口舌，守卫的军士才答应去营里找潘校尉。

半日潘校尉来了，狄公见他全身披挂，似乎正等待着上阵。行礼毕寒喧几句他便趾高气扬、又冷若冰霜地望着狄公。

狄公笑道："足下便是潘刺史的公子，叫我好找！半年前我因公务去苏州，顺便拜访了令尊大人。令尊大人学问道德，海内人望，我狄某十分钦佩。临别时，令尊执着我手吩咐道：'犬子正在邻县大石口军营服役，方便时望多多照拂。'昨日周都督召我来此，询问兰坊军务，故尔特来辕门拜望，也好瞻睹丰采。"

"狄老爷谬奖了。小校一武夫，读书不多，粗知报国大义，只望立功边庭，生人玉门，庶几不辱家门。适才怠慢失敬之处，万望海涵。呵，狄老爷见家父时，家父可曾言及小校的不幸？"

"令尊言及贤阃的不幸遇害，惊感意外……"

"家父原就不应逼我成亲。--我年少不谙世事，功业未立，先有家室，难免烦恼频仍，也挫了小校平生报国之志。偏偏又生出那件不幸，叫我日夜苦闷，无处赴诉。"

"潘校尉莫非自有心上人？"狄公暗惊。

"天地不容。--大丈夫焉可苟且行事？再说贱荆待我十分敬重，夫妇间也恩爱深笃……"

"贤阃系遭歹人毒手？"狄公侧击。潘校尉叹了口气，脸如死灰："狄老爷，杀死贱荆的正是同营的一个军官。此人是风月饿鬼，专一寻花问柳，荼毒女子。不知怎的，他竟动起了贱荆的邪念，意图诱骗。被贱荆唾责后，恼羞成怒，竟下了毒手，活活将贱荆扼死。上苍有眼，天理昭彰，天一亮他便要被绑去西校场砍头。"说罢又连连叹息，双手捂住了脸

面。

忽而他扬起头来，又说："如今反好了，小校挣脱牵缠，免去了许多烦恼，也是气数。吴校尉倒助了我一臂之力……"

狄公沉凝不语，心中略知究竟。半晌正待开口，却见一个军官汗流满面找来："狄县令，找得我好苦，周都督要见你。周都督偶过辕门时，听人说起兰坊县令狄仁杰老爷来营盘勾当，便特意嘱小人来找寻。--快，快随我去'狩猎宫'都督府军衙正厅，周都督正等你哩。"

巨大的宫殿内--都督府军衙正厅--灯烛煊明，恍同白昼，却寂静得出奇。十几名将军围在一张长书案边仰望着英武的周都督，似乎正等待着他的最后决定。周都督来回踱步，全身的铁甲在灯光下闪熠不定，铁盔上盘着的一条金螭不住地抖动。他的手将腰间的宝剑拔出又插入，十分犹豫踌躇，仿佛正待做出重大的抉择。

狄公叩见周都督，这才发现周都督的左眼用一条黑布包缠了--上月的一次大战役中不幸被突厥射手射穿--他的右眼严厉地盯着狄公。

"狄仁杰，听说你断狱如神，最善解谜，我此刻正有一个谜要你解判。这谜非但十分疑难，而且十分紧迫。--不仅要剖断得正确，而且要剖断得及时。天快要亮了，我没有时间磨蹭，缪将军、刘将军过来！"

缪将军、刘将军恭敬走到了周都督眼前，甲胄在身，仅仅略一点头，表示与狄公见礼了。刘将军是左军先锋，缪将军为中军招讨使，总摄军马调遣。右军先锋尚将军在西线阵上，未及返回。--缪、刘、尚三位将军是周都督的鼎鼐三足，掌驭着整个西线战事的局面。

周都督示意狄公随他而来。缪将军、刘将军紧跟在后。四人一言不发向后殿走去，穿过雕琢龙云波涛的拱形石门，下了十几级白玉石石级，来到一间宽敞的石室内厅。周都督挥手示意，两名守卫的士卒忙将内厅后壁的一石门打开。石门内原来是东宫太子的墓陵，穹顶下并排安放着两具巨大的红漆棺柩，各长三丈、高一丈五、宽一丈，同一刑制。右首一具内葬着太子，左首一具葬着他的妃子。

周都督上前向棺柩叩跪礼拜，狄公三人也跟着跪拜。

"狄仁杰，今夜要你来便是请你断折这棺柩之谜。下午右军先锋尚将军来这里向我密报说刘将军已与突厥首魁暗中缔了盟约，我们西线一旦

发起反攻，他便率部哗变投敌。反叛的证据是什么呢？尚将军揭发道，刘将军在这太子的棺柩里秘藏了两百副铁甲，上面都插有反叛的标帜。时候一到，刘将军率亲信用利斧劈开棺柩，将铁甲分发给共谋的将士，倒戈叛变，先将都督府大小将领斩尽杀绝，再大开辕门，迎突厥骁骑进军营，并献出我的首级……"

狄公惊异地望了一眼身旁的刘将军，刘将军肃穆地直挺挺站着，苍白的脸上大汗如雨。

周都督继续说道："但我不敢轻信尚将军的话，尽管他是一位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大将。我深信刘将军对朝廷的忠诚，但是尚将军说得有头有尾，故尔我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狄仁杰，你知道反攻的时间就要到了，按原定战策，刘将军率左军精粹一万五千人先插入突厥骁骑营右翼，切断他们与突厥首魁的联系。随后我亲率五万军马中路突破，直捣突厥中军大营。倘使到反攻时刻我还不能判断刘将军是否真有叛逆之迹，即是说还不能解析这太子棺柩之谜，反攻时间必须延迟，坐失战机，后果不堪设想。

"我与缪将军已对太子的棺柩细细作了观察，并没有发现棺柩曾被撬开、放入铁甲的痕迹，尚将军言之凿凿，说是他们先揭开一层红漆皮，在棺盖上钻了一个洞，藏毕铁甲又将红漆皮盖合，涂饰得天衣无缝。--狄仁杰，你知道我们不能公开开棺验看，亵读了太子灵柩，圣上发罪下来，不仅我要身首异处，恐怕还得累及九族。没有圣上恩准，我连棺柩上一层漆皮都不敢铲揭。倘是将真情奏明圣上，奏本一来一去何止十天半月能了事？--我们只得退兵一百里，放弃最后一次反攻的机会，眼看着大好河山被敌骑践踏。狄仁杰，如今只求你在天亮全线反攻前，剖析此谜，告诉我刘将军。尚将军究竟哪一个是奸逆。"

狄公细细看了太子和他的妃子的棺柩，问道："尚将军没说妃子的棺柩里也放人了铁甲吧？"

"嗯，我哪里说起过妃子的棺柩？"周部督有些不耐烦。

狄公又说："听说安葬时太子的玉体被放入一个小金棺里。外面套了楠木外椁。棺椁之间大有空隙，那两百副铁甲莫不就藏在那空隙间。妃子的棺柩是依太子例同法炮制的，若内里未藏有铁甲，岂不就比太子的棺柩轻了许多？"

周都督大悟，却又皱眉道："这两具棺柩硕大无朋，且沉重十分，如何比较其重量？"

狄公道："下官倒有一计。听说妃子棺柩移葬此墓穴时，曾在墓穴后开掘了一口大湖，因为太子和他的妃子生前十分喜爱游湖，那湖上还故意泊着一艘京师御内样式的游船哩。如今只需派士兵将两具棺柩推入那湖中，看其沉入湖水的深浅，便可断定太子的棺柩内有无铁甲。--倘有的话，必然下沉得比妃子那棺柩深，而刘将军通敌谋逆之罪也昭然若揭。"

周都督点头频频，忽又摇头道："狄县令说的甚是轻松，擅自将太子及妃子的棺柩沉入湖中，日后圣上发罪下来，叫我如何分辩？岂不是自投死路？"

狄公笑道："周都督便说战事日紧，突厥魁首觊觎太子棺柩内珍宝，每欲劫夺。你为了不让太子遗体落入敌手，遭其凌辱，故预先将太子及妃子棺柩沉人湖中，以防万一。圣上听了，非但不会责怪都督，反会有赞赏嘉许之词。"

周都督道："这棺柩原是中空，如何有下沉之理？"

狄公道："就说将棺身缚以铁石，不由人不信。沉棺之举有词分辩，就无后顾之忧。两具棺柩一旦下水，这铁甲之谜便顿见分晓。"

周都督大喜："狄仁杰，人道你有鬼神暗助，果然不谬。快，快派一百名士兵打开墓室后壁，备下圆木。绳索。"

缪将军飞步回军营传命，片刻一百兵士携了圆木。绳索下到墓室。

墓室后壁很快被打开，月光照在墓寝外一方高高的白石平台上，冰封的湖水在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寒光。

士兵们开始用圆木垫入太子棺柩下，棺柩周身则绕了三四圈绳索。棺前。棺左、棺右各三十人牵着绳索向白石平台上拽拉，剩下十名士兵则不停地转换棺柩下的圆木。

突然几十人发一声喊，只听得一声巨响，棺柩被推下了湖面。冰层破裂，水声哗然。棺柩在水面上摇晃了几下，不动了，约七成浸没在水中。

接着妃子的棺柩滚过了白石平台，慢慢放下到湖中。士兵们牵拽着绳索使两具棺柩漂移作一处。周都督、狄公及刘、缪两将军神情紧张地望着湖中的两具棺柩。--两具棺柩沉下到同样深度。

刘将军的脸上泛出喜悦的红晕，他激动地望着狄公，不觉热泪盈眶。

周都督伸出一只大手，用力地往刘将军肩头一拍。笑道："刘将军，上阵吧！险些误了大事！"

刘将军向狄公施礼致谢，拜辞周都督自回左军营盘，发号施令，点拨军马。

周都督令缪将军："传我命令立即逮捕尚将军！"

缪将军告辞狄公，急如星火赶去右军营盘。

周都督望着狄公："棺身还需缚以铁石，使之沉没？"

狄公笑道："将它们拖上平台，重新推入墓室。"

周都督吩咐了一下，就和狄公走了。

他们回到灯火辉煌的军衙正厅，沙漏正指示着四更尾，--还有一个时辰，天便要亮了。

周都督升座，宣布西线反攻依原定决策不变，只是委派缪将军暂替尚将军右军先锋职务。他盛赞狄公，代表西线三军向狄公致谢。

狄公拱手道："周都督谬奖了，尚将军诬陷忠良，合该败露，无实为之，其谁可遮？下官来此还有一事烦扰，望周都督高抬贵手赐我方便。"

周都督一怔，忙问："不知狄县令有何事见托，但言无妨。"

狄公道："天一亮军营内有一个姓吴的校尉要绑去西校场砍头，据下官核合，他是无辜受诬的，求都督详情豁免。古人说人命关天，错斩一人，千载不洗其耻；活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周都督不悦："军情急如星火，决战迫在眉睫，我哪得闲工夫去复议一桩军法司的裁决？我这里缓急一步，关系到十万兵士的性命，一千里

地疆土......"

他望了一眼表情严肃的狄公，叹了口气，老大不乐道："那姓吴的校尉既是无辜，看了你狄县令的佛面就传令放了吧，我免了他的死刑。"

狄公道："免了吴校尉死刑是其一，......"

周都督大惊："莫非还有其二？狄县令休要得陇望蜀，逼我太甚。"

"真正的杀人罪犯是那诬告者，他名叫潘大龙，也是这里军营的一名校尉，此刻便可唤来质对。"

周都督道："听，营里已响起了鼓角，千军万马少刻便要出阵。快，快，快将那个潘大龙传来，时间大紧迫了！"

不一晌，两名军校将潘大龙押进了军衙正厅。

周都督问道："姓潘的，你知罪吗？"

潘大龙惶恐地摇了摇头，两眼呆呆地瞅着狄公，心里不由升起不祥的预兆。

狄公大声道："潘大龙，你且将如何杀死自己的妻子而诬陷吴校尉的罪行一一招来！"

潘大龙顿时瘫软了下来，失声喊道："大都督饶命......"

周都督逼问道："狄县令判断可是实？"

潘大龙见周都督威而不猛，早被镇慑住了，这里听见周都督发问，不觉点了点头。

"既是实了，快与我拖出辕门外斩了！"

潘大龙听得明白，乃大梦初醒，思前想后，不觉泪如雨下。他突然拔出腰间宝剑，狄公正待呼喊，那剑已刺穿了他自己的喉咙，顿时鲜血迸流，玉山倾倒。

狄公拿着押了周都督大印的手令去军营死牢内将吴校尉开释了出来。--这时五更鸡鸣，东方刚出现一层美丽的绯云。

城头上军旗猎猎，大路上兵车辚辚，西线的反攻开始了。

吴校尉道："狄老爷既为我昭雪沉冤，开释出狱，我身为一名军官，理当报效边庭，杀敌立功。此刻西线战事正酣，便是我用武之地了。即便战死在疆场，留芳千古，也不枉为男儿一世。"

狄公并不答话，一直拽着吴校尉来到茉莉的那幢小屋的破木门前。

"吴校尉，报效朝廷的雄心壮志下官不敢横加阻抑，只是目下你需与你妻儿好好聚聚，一年来，茉莉为你吃了不少苦。"

吴校尉惊喜万分，不由哽咽，涕泪横流。

狄公用力将吴校尉推入木门。

"这里便是你的家。--你的妻子茉莉正翘首苦盼着你哪！"

狄公拐过大街朝馆驿急急行去。这时一阵寒风呼啸吹来雪霰打在脸上，他只感到冷意阵阵，止不住又连连咳嗽起来他将皮袍又裹了裹，只盼望回到馆驿便能喝上一碗热茶。（完）

这故事发生在兰坊。狄公在那里当了四年县令，仍无升迁。除夕之夜，正伏在公案上批阅着公文。不觉打了个寒噤。他站起来将身上厚厚的皮袍裹裹紧，将槛窗推开。窗外大雪初霁，苍穹仍显阴沉沉的，一阵凛冽的北风吹来，几欲熄灭书案上那支蜡烛。

狄公朝靠墙的那架大床看了一眼，床上茵褥枕衾铺得整齐。床下的火盆内火苗微弱。明天便是新岁元日--他在这里已是第五个年头了。除夕之夜衙舍里分外阒寂，衙役大都放了班。几名执役的都在值房内围炉斗牌。两个月以前，夫人由洪参军等人陪同回太原原籍探亲去了，要等明年开了春，天暖花开时才回兰坊。

狄公自己喝了一盅茶，取了皮帽戴上，又将皮帽的两边护耳往下拉了拉，擎起蜡烛，穿过漆黑的走廊向值房走去。--他想去那里与执值的衙役们凑凑热闹。

值房的正中烧着一个大火盆，三名衙役围着一张木桌，木桌上摊开牌局，又堆着许多核桃、干果。一名衙役正将头探出槛窗外在高声吆喝。

狄公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吓了一跳，忙不迭离桌来叩跪请安。

狄公问那高声吆喝的衙役："除夕之夜，怎见你出口骂人？"

那衙役惶惶不安。半晌，咕哝道："有个小孩，黑夜里竟闯进衙房来找他娘。我见他穿得破烂，疑心是个偷东西的小乞儿，故吆喝了几声，只想撵他走，并未骂人。"

"除夕之夜来衙门里找他娘？这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狄公心中生疑，急忙又推开窗子，探身向外张望。

衙院外大街上，果见一个小男孩正沿着墙根走远。在刺骨的寒风里只听他的哭泣："妈妈……你哪里去了？如何满地是血……我滑了一跤。

狄公警觉，回过身来命道："备马侍候！"

狄公飞马驰出衙门，很快追上了那小孩。他勒定缰绳，下马来将小孩扶上马鞍。

"我领你去找妈妈，休要哭泣。你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我爹爹叫王么哥，是个小贩，卖馄饨的。我家住在孔庙西边一条小巷里，离西门不远。"小孩轻声答道，眼中还噙着泪水。

"这不难找。"

狄公驱马沿着积雪的大街小心翼翼向孔庙行去，两名衙役骑着马一声不响左右护定。雪纷纷扬扬又下了起来，北风刮在脸上，丝丝作痛。

"你叫什么名字？"狄公又问那孩子。

"我叫宝生，你……你是衙门里的大老爷吧？"小孩声音颤抖。

"哦，宝生，你爹上哪里去了？"

"老爷，我不知道。爹爹回家来与妈妈吵架了。妈妈没有准备好年夜饭，说家里没有白面了，爹爹骂妈妈，让妈妈去质铺找沈掌柜去，妈妈哭了，我只得躲到旁边，不敢去劝他们。我认识米铺的一个小伙计，我想家里没有吃的，不如去向那小伙计借几斤白面，也好叫爹妈欢喜，谁知跑到米铺，没找见那小伙计，我只得空手折回家来。到得家里一看，爹爹、妈妈都不在了，还满地是血……呵，我还滑了一跤。"

他又抽泣起来，小小的身子颤栗不止。狄公将他裹在自己的皮袍内，勒紧缰绳，加快了步子。

到了孔庙门口，狄公先翻身下马，乃将王宝生扶下了马鞍。他对衙役说："王家就在不远的小巷里，我们就将马拴在这里，一路休得高声说话。"

王宝生领着狄公穿入一条狭窄的小巷，小巷两侧的房子，朽木烂瓦摇摇欲坠。他指着一扇虚掩的木门道："老爷，这就是我的家了。"

小屋内闪着昏黄的烛火，十分寂静。小屋的楼上却灯火通明，隐隐传出乱哄哄的嬉闹声。

"宝生，这楼上不是你家？"狄公问。

'楼上住着刘裁缝。我家住在楼下。今夜刘裁缝家大摆酒席，请了许多客人。"

狄公命衙役："让这小孩和众宾客都留在楼上，单请那刘裁缝下楼来

见我。"

狄公推开木门，走进了王家的小屋。

屋子里空荡荡，寒气逼人。壁角支着一个木架，木架上闪烁着一盏小小的油灯。屋子中央安放着一张简陋的木制方桌，方桌上搁着三只蓝边瓷碗、一个瓦罐和一柄菜刀。菜刀上溅满了鲜血，鲜血从桌面沿桌腿一直流到石板地上。石板地凹凸不平，洼处积贮了一滩一滩的鲜血，令人骇目惊心。

一个衙役说："老爷，这柄大菜刀无疑是……凶器，这么多的血！"

狄公点点头，用手拭了拭那菜刀的锋刃。锋刃上的血尚未干凝。屋子靠墙并排放着两张床，一大一小。污黑的墙壁破败不堪。西面有个门阙，通向厨房。

狄公走进厨房，用手摸了摸锅灶，锅灶内柴禾灰是冷的。他摇了摇头，又走了出来。

那衙役忍不住又开口道："老爷，这王么哥家恁的贫穷，似不会是强人盗劫杀人。"

狄公低头忽见那张大床的床脚边有一幅绢帕，忙弯腰拣起。借灯光一看，绢帕上面金丝绣了一个"沈"字。

"那王么哥的妻子必有奸佰！宝生去米铺后，王么哥发现了这方绢帕。那'沈'字必是奸夫的姓，宝生头里不是说什么质铺的沈掌柜么？王么哥见妻子不曾准备夜饭正在火气头上，又见了这方绢帕，如何消得这口气？抡起那柄菜刀便将他妻子杀了。--这正是顺理成章之事，并不稀罕。此刻，那王么哥必是掩藏尸身去了。"

衙役道："老爷判断得是。小人见到过那王么哥：体躯魁伟，像一头牛。整天挑着一副馄饨担三街六市上串行。"

狄公想起厨房一角果有一副馄饨担。

另一名衙役拽着个干瘦老头走进屋来。那老头显然已经醉意朦胧，走路飘飘然，脚跟难着地。斜着一对发红的小眼睛瞅着狄公傻笑，又喷出一口浓烈的酒气。--狄公心想此人必是刘裁缝了。

"刘裁缝，这幢房子里发生了人命案，你适才听见了什么或看见了什么异常没有？"

刘裁缝眯起小眼睛一笑，打了一个饱嗝，说道："那个女人终日东游西荡，能有什么好事？眼里只认得银子，王么哥与我一样都是穷汉，嘿嘿……她已看上那开质铺的沈掌柜了。钱能通神，果然不假呀。下午还来过哩。"

狄公又问："你楼上与这楼下一板之隔，他们夫妇间吵架时，你听到了些什么？"

"回老爷话，小人虽与王么哥隔了一层楼板，但今夜家里摆宴辞岁，宾客不少。多喝了几盅，一个个又喝又闹，加之贱妻手脚粗笨，颠翻了一只大木盆，又擦地，又收拾，折腾了半日。故尔不曾听见楼下王么哥夫妻如何争吵。"

"刘裁缝，酒宴上可有人中途退席？"

"谁也不曾退席！李屠夫为我们宰杀了一口肥猪，那些宾客一个个都等着烤肉吃，哪肯轻易退席？我又顾厨下，又顾席上，忙得不亦乐乎。偏偏那火盆又熄灭了。我从厨下挑了几块炭来，满屋子弄得都是烟，我去开窗放散烟气时，正见楼下张氏奔出门去。"

"她独个奔出门去？"狄公紧问

刘裁缝冷笑了一声："还不是去找那沈掌柜了"

狄公俯首细看了地下模糊的血迹，又问："张氏她朝哪个方向去的？"

"小人见她朝西门方向匆匆奔去。"

狄公双眉紧蹙，脸色严峻："委屈刘裁缝去楼上吩咐众宾客暂勿离开这里。"

刘裁缝点头答应，一名衙役又监护着他回上楼去。

楼上仍是嬉闹一片，众宾客酒兴正酣。

狄公对另一名衙役道："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倘若王么哥回来立即逮捕他。--沈掌柜必是不凑巧赶来时被王么哥一刀砍杀的，遗落下那方绢

帕，张氏则惊吓得奔逃出门。"

狄公出了王家，踏着冰雪急匆匆赶到了孔庙门口，解了缰绳，牵过坐骑，翻身上马飞速向西门驰驱。这时，他心急如山：杀死一个已经够不幸的，不能再出第二条人命了！

到了西门，狄公下马，匆匆升上高高的城楼，向西门内外张望。却见一个女子远远站在转角的雉堞边，正打算向城楼下跳。

狄公急奔到那女子跟前，顾不得许多避嫌，一手拽住她的臂膊，一手摇道："王张氏，切勿寻此短见。你丈夫面前还可从容计议，万万不可轻易造次。"

张氏吃狄公这一喝，清醒了许多，张大着一对眼睛，惊惶地瞅着狄公。狄公见她虽面色憔悴，尚有几分姿色。

"先生……你想来是衙门里做公的了。我丈夫真的将他杀了？这都怪我啊！"说着伤心地呜呜哭泣起来。

"被杀死的是质铺的沈掌柜吗？"狄公问。

张氏悲哀地点了点头，抽抽噎噎地诉道："我的天啊！我太蠢了！我与沈掌柜从不曾有过不轨之举，我只不过想开个玩笑逗我丈夫。沈掌柜向我预订了一套绣花绢帕，准备新年送给他的侍妾。这事我不曾告诉丈夫，只想等年底结账后拿到工钱，出乎意外让丈夫高兴高兴。--今天傍晚，我在赶绣最后一方绢帕时，我丈夫回家来正巧碰上。他见绢帕上绣着一个'沈'字，心中大疑，问我何故。我笑答是送给沈掌柜的，叵耐他信以为真，气咻咻去厨房抽了一柄菜刀便叫嚷道要将我和沈掌柜一并杀了。我吓得逃出门去，想在西门里我姐姐家暂避一宵，不料姐姐出门了，没奈何只得又转回家中。谁知我丈夫已不知去向，屋里满地是血……想必是沈掌柜按约来我家取货时，被我丈夫不分青红皂白一刀杀了，都怪我没早一步说明真情，戏言成祸。如今做出了人命，我丈夫再有个山高水低，叫我娘儿俩如何活？"说着止不住泪如雨下。

狄公好言安慰了一番，说："王张氏，我们先回家去吧。此事既然已闹大，悔恨莫及，只得从容留之，由官府依律处断。"

狄公、张氏，慢慢走下西门城楼。

回到王家。狄公命衙役将张氏引到楼上刘裁缝家暂歇，他便与两衙役躲过一边，耐心等候王么哥回来。楼上仍是猜拳行令，哄闹一片。

突然门开了，一个宽肩阔背的汉子闯进屋来。衙役左右一跃而上将他押了，套上锁链，按倒在狄公面前。一个纸包从他的衣袖里掉了下来，白面洒了一地。

一名衙役从地上捧起那推散包的白面。

"老爷，这白面泼洒了一地，污脏不堪，不能吃了。"

狄公发现那大汉的右手手指上果然有血迹。

"王么哥，你手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王么哥睁大了眼睛望着自己的右手手指，又看了看地上的血，不由大惊，嘴唇动了动，没吐出一个字来。半晌，他忽然仰起脸来焦急地问道："我的妻子在哪里？她……她莫非出了什么事？"

狄公冷冷道："此刻是本官问你！快与我从实招来！这屋里这么多血是怎么回事？"

"我的妻子在哪里？"王么哥大梦初醒，疯狂地跳了起来。衙役迎头给了他一棍。他摇了摇头，只觉眼冒金星，天旋地转，又扑通跪倒："我的妻--难道她？哦！我的宝生--我的儿子在哪里？"他一对眼睛闪出近乎恐怖的光芒。

狄公缓和了口气，问道："王么哥，今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夜？"王么哥犹豫起来。

衙役又是一棍，吼道：一老爷问话，快快回答！"

王么哥忍住疼痛，皱了皱眉头，低眼又看了看地上的血，嗫嚅道："今夜，小人回家来时路上遇见米铺的一个小伙计，他说他亲见沈掌柜下午来过我家。小人回得家来一看，锅灶是冷的，年夜饭都没有准备上，只见贱妻还坐在床头翻弄一方绢帕。我见那绢帕上绣着个'沈'字，心中明白七分。肚子本来饿得发慌，又撞上这心病，一时怒起便去厨下抽出一柄菜刀，心想先杀了这淫妇再去找那姓沈的算账。贱妻见我手拿菜刀，吓得拔腿逃出门去。我想先不忙收拾她，怕她插翅飞了不成？我抡

起菜刀便待赶去沈掌柜质铺，转念一想，又顺手从床上抓起那方绢帕，拿着了这证验，好教姓沈的死得明白。谁知那绢帕上一枚针扎得我指尖出血。--原来那方绢帕上的花边尚未绣完。

"这时我记忆起贱妻一向为富户人家做绣花针凿，借以添补家用。莫非这绢帕正是为沈掌柜接的生意。早几日见床头边一叠绢帕，也都像是别人订的货。小人这才略有所悟，怕是错疑了贱妻。我急忙赶到西门里她姐姐家，见反锁了门。又匆匆赶到沈掌柜质铺问究竟。沈掌柜一见我去，便堆起一脸笑，递过两贯铜钱与我，说是他向贱妻订的十方花绢帕，今天下午他去我家取了九方，尚有一方未绣完。他的侍妾见了绢帕十分高兴，说少一方也不性急着要，今夜又是除夕，故及早先奉上两贯铜钱的工酬。小人接过铜钱，乃知道冤屈了贱妻，便匆匆赶到米铺买了这一包白面，准备回家包饺子吃。又后悔适才鲁莽，使贱妻受了惊吓，心中很是不安，便又去买了一朵小簪花，回家向贱妻赔罪，与她戴了，也好高兴。小人这话句句是实，望老爷鉴察。眼下只不知贱妻在……"

衙役听得火起，口中大声骂道："俐牙伶齿的，说得倒是巧好。杀死了人，这满地是血，还想狡辩？眼见这沈掌柜的尸身都已掩埋，还来老爷面前花言巧语蒙混！"正待抡起棍棒狠狠打去。狄公摇头止住了衙役，又捋了捋颏下那又黑又长的大胡子，频频点头。"王么哥，你将那买的小簪花与我看看。"

王么哥从怀中将出一支紫红色的小簪花递上给狄公。狄公擎在手中看了半晌，又看了看桌上那堆散包的白面和桌下的血，沉凝不语。

突然楼上爆发出一阵狂笑，薄薄的一层天花顶板被踩得"登登"作响。

狄公命道："将张氏及那小孩带下楼！"

王么哥一见到他妻子和儿子，两眼顿时闪出喜悦的泪花，苍白的脸上泛出了红润。

"谢天谢地！你们母子原来无事。"

张氏跪倒在王么哥面前，呜咽道："么哥，都是贱人的不是，我原只想开个玩笑，谁想到会弄假成真。如今你已成了罪人，他们马上就要将你抓走，杀了人命，能不抵偿？往后我们母子俩如何活下去哦！"说着忍不住又噎哽堕泪。

狄公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大声道："你们都与我站立起来！"又转脸命衙役："将王么哥身上的锁链解了。"

两名衙役面面相觑，狐疑重重地望了狄公一眼。见狄公微微笑着，又不敢多问，只得上前将套在王么哥身上的锁链解了取下。

狄公扶起王么哥，和颜悦色说道："今夜你险些闯出大祸。你有如此贤慧的妻子，是一大福气，哦，你的儿子宝生也是一个十分聪明可爱的孩子，今夜要不是他，可真要家破人亡了。好了，此刻已近除夕午夜，你们灶头尚未起火哩。我走了，你们包饺子，准备辞旧岁迎新年吧！"

狄公示意两名衙役，正待走出门去。

张氏颤抖着声音说道："老爷，那沈掌柜被杀的案子如何处置？真的宽豁了么哥？"

狄公笑道："哪有什么案子？沈掌柜好端端的正在他家中与侍妾欣赏着你的绣花绢帕哩。--王么哥并没有杀沈掌柜。"

"那么--那么，屋里这许多血--血流成河了，是如何一回事？"

狄公仰头望了望天花顶板，笑道："今夜楼上刘裁缝家排宴请客，请李屠夫来宰杀了一口猪。刘太太笨手笨脚，不慎将装猪血的大木盆泼翻了，猪血从天花顶板上流下来，流了你们家一桌一地，--如今乃明白了吧？一场虚惊啊！"

王么哥夫妇惊喜交集，仰头看污黑的天花顶板上果然还粘着有鲜红的血迹，禁不住相对大笑："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两名衙役乃大梦初醒，忍不住也高声大笑起来。

"哈哈。"楼上也传来了那些吃撑了烤肉、灌醉了白酒的宾客们的笑声。

王么哥将那朵紫红色的小簪花小心插戴在张氏的鬓发间。他们三人笑吟吟望着狄公，眼中流荡着由衷的感激之情。

午夜的钟声撞起，大街小巷顿时响起鞭炮声，此起彼落，连成一片。

狄公乃想到已是新年元旦的清晨了，忙拱手向王么哥一家拜年："恭贺新禧。"（完）

第一章

断狱寸心间，千古费详猜。生死决于我，能不谨慎哉！

这开篇四句诗，乃是大唐盛世名臣狄仁杰居官断狱、问理刑名自诫之诗。狄公为官清正，无私不阿，执法如山，断狱如神。凡狄公所任职州县，风清政肃，地方靖安，百姓安居乐业。故胥吏敬服，士民感仰，郡人多有勒碑颂德者。狄公所到任所，地方凡有疑难之案，累年不决者，经他剖断，无不洞然。

话说高宗皇帝仪凤年间，狄公调任河北道北州刺史。这北州户不过三千，口不满二万，只因地处北方朔漠之境，民风悍直骠勇。又有驻戍边庭的军士畏苦逃亡，落荒为盗打劫为生的，加之前任刺史在治理上未知审势而行，宽严失调，故杀人奸淫、偷盗凶斗之事屡有发生。

狄公到任之后，励精图治，革除弊端，一张一弛，恩威并用，又大兴儒学，流播诗书，宣布德化，劝农课业。甫及三月，地方靖安，滞狱尽断，无冤诉者，故囹圄常空，狱吏无事。

一日狄公正坐衙舍与洪参军围炉闲聊，忽忆及某商会行董廖文甫曾来衙门报事，说他的女儿廖莲芳不慎失踪，使人各处寻觅不见。衙里闻报即画影图形，各处张挂，又派缉捕、差官四处寻索，但三天来并无影踪。狄公为之感到不安，尽管这不是什么刑事案子，但一个年轻的女子失踪，其内情往往多有不妙之处。

狄公叹了一口气问洪参军："洪亮，那廖莲芳失踪之事可曾打听得下落？"

洪亮原是狄公的老家臣，狄公还是卯角孩童时，洪亮便悉心服待照料他。狄公三榜高中，又外放为官，便带了他一同在宦途里奔波。如今他的正式官衔是州衙门的录事参军事。这洪亮敦厚正直，忠心耿耿，深得狄公信赖，正是狄公的左右臂。狄公所遇里外疑难之事，无不虚怀垂询。因此，比起狄公的三名亲随干办陶甘、乔泰、马荣来，他则更亲近一层。

洪参军见狄公又问及廖莲芳之事，把手伸在火盆上慢慢搓了搓，答道："衙里早已将廖小姐的年甲、形貌写画了到处张挂，又命城门、水关的守卒留意盘查。巡官，缉捕目下还在市廛酒肆茶楼等热闹处暗中寻

访，只是至今尚未有一点音讯。老爷，这廖莲芳会不会与她的情侣一同远走高飞了？比如说，她的父亲不同意她同她心爱的人结婚，她就偷偷卷了金银细软，与情人约定了时间--"

狄公捋了捋他那乌黑齐整的长胡须，皱了皱眉头说道："从迹象来看，廖小姐很像是私奔情人而去。听说她是与她的养娘在市廛上看江湖艺人耍猴戏时突然失踪的。当时人群拥挤，都伸长着个脖子看猴子作戏，那养娘一转眼便走失了廖小姐。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有谁敢用强力劫持她？--我思想来她不是被人诱骗便是自行溜走了。"

洪参军道："老爷可别忘了廖小姐早已许下了人家。"

突然，前衙正厅一声铜锣响，三通鼓毕，八名衙卒应声鱼贯而出，唱喝罢，各持漆棍两列站定。

狄公换上了海日祥云五龙深绯色官袍，玉带皂靴乌纱帽穿戴齐整。他正待要掀起帘幕步入公堂，忽听得巡官奔来禀报："老爷，不好了！今天早上南城杀死了一个女子，沸沸扬扬已闹动了整个州府。"

狄公一怔。后面跟随的洪参军慌忙道："杀死的莫不就是廖莲芳小姐？"

狄公并不答话，转身问巡官："乔泰、马荣如今回衙没有？"

"禀老爷，适才巡丁来报，一家酒肆发生酗酒斗殴之久，两位大哥狩猎归来匆匆便赶去排解了，想来少刻便可返回。"

狄公点点头，看了看神色忧虑的洪参军，掀起绣绒帘幕迈步走进公堂，升上高座。

第二章

狄公俯视了一眼堂下，见两边廊庑处人头攒簇，黑压压一片看审的人。南城的杀人案早传遍了全城，好事的百姓都特地赶来早衙看狄老爷开审。

洪参军照例站在狄公身后。陶甘和书记共坐一桌，一个相机助审，一个记录供词。此时书记正捋着颌下几根银须在磨墨润笔。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宣道："早衙升堂，凡本州军民官司讼诉，本堂均予受理。有状递状，无状口述。"

狄公话未落音，堂下便有人喊"冤枉"。

狄公抬眼一看，人群里早已闪出两人，抢步爬上公堂，跪定在光光的水青石板地上。一个年长的身子又高又瘦，面颜憔悴，形容枯槁；一个年轻的则身材魁梧，一脸横肉。

廊庑下一阵喧哗，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肃静！"狄公将惊堂木狠狠地拍了两下，又将身子向前稍稍挪动，问道："你两人有何事冤枉，快快说来！"

那个年长的原告略微抬起头来，恭敬地开言道："小人名唤叶彬，开着一爿小小的笔墨庄。这位是小人的胞弟，名唤叶泰。小人兄弟来公堂告发妹婿骨董商潘丰，这潘丰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将我们的妹子杀死，伏请老爷缉拿凶身，替小人兄弟报仇雪冤。"

"潘丰？这潘丰现在何处？莫非已经潜逃？"

叶泰道："老爷猜的正是。潘丰这厮昨日已潜逃出城。"

狄公道："叶彬，你是何时又是如何发现你妹子被潘丰所杀？从容说来，休要漏了细节。"

叶彬在地上叩了一个头，慢慢禀道："是，老爷。今天一早叶泰去潘家，见潘家门户紧闭，他敲了半天门，并不见有人答应。平昔这个时候我妹子、妹婿一向在家，可今天却有些异常。叶泰见此情状，心生狐疑，担心有什么不祥，赶紧奔回家中唤我同去察看--"

"且住！"狄公打断叶彬的话。"叶泰他为何不先打问一下街坊邻里？或许潘丰夫妇一早出门有什么事去了。"

叶彬赶忙道："老爷有所不知，我妹子家在南城根一条僻静的街上，两边都是破败荒废的空宅，并无人家居住，故一向无街坊邻里。"

"往下说。"狄公点头吩咐道。

"我们俩一同又去了那里。到了门首一面高声发喊，一面用力敲门，

仍不见有人答应。乃感到事有蹊跷，心中便觉发毛。我们赶紧又绕到后院，从院墙上爬进了宅子。我见那卧房的两扇窗敞开着，便命叶泰伏下，我踩上他的肩头，挨近窗户向里一张望。--啊！天哪！"

叶彬声音大变，尽管严冬腊月，他额上的汗却不停地往下流。

"老爷，我见我妹子躺在炕上，浑身是血，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脚力一软，顿时跌倒在地上。叶泰扶起我来，我们就一口气奔去找本坊里甲，要他作个证，来衙门报信。"

狄公道："叶彬，我问你，你在窗外见你妹子浑身是血，又怎可断定她已被杀死？"

叶彬老泪横流，浑身颤栗，答道："老爷，她……她的头没有了！光着个身子--"

公堂上鸦雀无声，廊庑下看审的人惊愕得面面相觑。

狄公沉吟片刻，瞅着叶彬痛苦的脸，淡淡地说："往下说--你适才说到去见里甲。"

"我们见到了里甲，将我妹子被杀之事告诉了他。我还对他说我们准备撬门进去。那里甲姓高，他说昨天中午他亲眼见潘车手上提着个圆鼓鼓的大皮囊匆匆出城而去，说是有急事要离家几天。我们听了这话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一把将潘丰揪回来，当场打他半死，才可解恨。老爷，你说他那大皮囊里不是俺妹子的头又是什么？"

叶泰忍不住也说："老爷，潘丰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已潜逃在外，万望老爷替小民作主，将他捉拿归案！"

狄公问："那姓高的里甲现在何处？"

叶彬道："他此刻正守着出事的现场，不能脱身来公堂见老爷作证。他说那宅子倘不严加看守，案情会节外生枝。"

狄公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少顷我便与衙里差官、仵作人等，随你兄弟赶去现场勘查。此刻你先将潘丰形貌特征详细报来，以便衙里图写备案。我立即下令关防、驿埠严加缉查，行文本州所属各县协力捉拿。你们弟兄尽管放心，想来这潘丰不消两日便可拿获。"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退堂。

洪参军低声道："死者没有了头，真是咄咄怪事。不知老爷作何看法？"

狄公道："或许卧房内大暗，叶彬眼光闪失，没看仔细。想来是炕上衾被遮去了死者的头。少顷到了那里便见分晓。"

狄公的八人大轿早在前厅外庭院里备下。狄公同洪亮揭开轿帘上了轿。四名军健骑高头大马轿前喝道，陶甘、巡官及另四名军健轿后跟随，一路往城南迤逦行来。路上行人见是官府仪仗，都纷纷躲避。街市两边店铺毗连，熙熙攘攘，虽是河朔边庭之地，也居然如中原之兴盛气象。

过了将军庙，几处转弯抹角，市景渐渐荒凉，道路两旁白杨萧萧，近南城城根一带人烟稀少，房屋大多是空宅。这里曾是北镇军驻戍时的军械库，于今早空废了。军械库对面一排宅院原来是军需官的住宅，于今也已搬进了好些平民住户--潘丰夫妇便是其中之一。

大轿在潘丰的宅院前停下。狄公、洪亮下轿。高里甲上前恭迎。狄公赞许嘉勉了他几句。

陶甘心中狐疑，不禁问道："一个骨董商因何选择如此荒僻的地方开店？我看这里就是开豆腐店都不会有什么生意，哪个有钱人会跑来这里买骨董。"

狄公点点头，眼望着里甲，等待他的回答。

里甲答言："这地方固然偏僻荒凉，但潘掌柜的生意大都是上门兜售，无需主顾屈尊来此选购。商谈妥了，他便上门送货。"

狄公点头，使命里甲引路走进宅院。

穿过前院便见一个小小院落，门口有一眼井，井旁一株年岁久远的歪脖子树。

里甲指着那小小院落说道："老爷，你看，这中间一间便是潘掌柜夫妇的卧房、左边是他的店铺，店铺后是厨房，右边这一间是仓库，储放些杂物，潘掌柜平昔也堆囤些不值钱的骨董。叶彬兄弟去报案后，我便

亲自守住这院落的门户，不许闲人进去。"

狄公一干人等进了潘丰夫妇的卧房。卧房不大，临窗一个大炕，炕上凌乱摊着条厚棉被，棉被上仰面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赤裸女尸。她的双手被捆缚在一起，两腿僵直伸着。尸体果然没有头。--脖颈被砍剁得参差不齐，血肉模糊。棉被和炕上也都是干凝了的斑斑血迹。

狄公把眼光从尸体上移开，打量起这卧房的布置。他见靠后墙有一张梳妆台，梳妆台边堆栈着四只衣箱，分别写着春、夏、秋、冬的字样，看来是按此盛放四季衣服的。衣箱边的墙角有一张小小的方漆几，漆几旁放着两只木凳。狄公发现那漆几上的漆未干时被人碰过了。

狄公的视线不觉又回到了那具尸体上。突然，他问道："我没见到死者留下的任何衣服--衣裙鞋袜一件都没有。陶甘，你去打开那些衣箱看看。"

陶甘用一只木凳垫脚，打开最上面的那只衣箱，翻了几翻，说："这里面除了叠得齐齐整整的春季服装之外，并不见有死人身上剥下的衣服。"

狄公道："将四只衣箱全打开看看。洪亮，你去帮陶甘一下。"

洪亮上前帮陶甘将衣箱全数搬下，-一打开搜寻，仍不见有刚才脱下的衣衫裙袄。正狐疑不解时，陶甘突然叫了一声，说道："老爷你看！我在这第二只衣箱的夹层里找到了这些首饰：一副镶红宝石的金手镯、六枚金发夹。"

狄公道："潘丰是个骨董商，自然也做些珠宝首饰的生意，有这些东西本属寻常。你且将它们放回原处，我们将查封这幢宅子。陶甘，我此刻最感兴趣的是尸体身上原来穿著的衣服，而不是这些首饰。你和洪亮将衣箱按原样叠放后随我去仓库看看。"

狄公、洪亮、陶甘三人走进仓库，见仓库地上堆着大大小小许多木箱和纸盒。

狄公道："陶甘，你就在这里将所有这些箱盒细细检查一遍。不要忘了，除了找那些衣服之外，还有那颗人头！我与洪亮去间壁店铺里看看。"

一道简陋的柜台将店铺分成两半，柜台后架着三层搁板。搁板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瓷器、玉器，最高一层搁着一函函的书帙，都厚厚地盖着一层尘土。店铺角落里堆着许多泥塑木雕的菩萨和石鼓铁鼎等粗笨什物。

狄公拉开柜台的抽屉，却见几本旧账册边有一大堆碎银和铜钱。

"洪亮，潘丰是在十分惊慌的情况下仓皇离家的，你看他既没拿走首饰也不及携带走这些碎银。"

洪参军若有所悟，频频点头。

他俩又细细搜索了厨房，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刚待要转出去仓库，正撞见陶甘从仓库出来。

陶甘说："老爷，我将仓库里每一个箱盒都-一翻看了，尽是些铜炉铁瓦之类的东西，墓葬里的古砖还藏着不少哩。仓库里阴霉潮湿且积满了尘土，看来多时间没人进去过了。"

狄公默默捋着他那大胡子，暗暗纳罕。

巡官、里甲及叶氏兄弟都在前院门外等候。

狄公走出前院命巡官道："你派两名番役用挠钩在这井里好好打捞一番，再随里甲去借一副担架来，将这女尸抬回衙里。最后封了此宅院，留下两名番役看守，没有命令不得撤离。如有可疑人物在左右逡巡徘徊，不拘是谁，一律拿获了押来衙门。"狄公转眼对叶氏兄弟说："你们的胞妹确实被人残忍地杀害了，可惜尚未搜寻到她的头颅。"叶彬嘶哑着声音叫道："必是潘丰这恶魔携去无疑，他生怕官府认出俺妹子面目。高先生亲见他提着个大皮囊匆匆出城。大皮囊里圆鼓鼓的不是人头是什么？"狄公命里甲："你如实将昨日见到潘丰的情景细述一遍。"里甲干咳了一声，答道："昨日中午我在街上碰见潘掌柜，便上前招呼。叵耐他有心无魂，脚步都不曾停一停，只向西门急走。嘴里好象咕哝说是要离城去几天。我见他并不曾穿皮袍，脸上冻得红通通的。他右手上提着一个大皮囊，里面凸鼓鼓像是个圆圆的东西。"

狄公问叶彬："你胞妹曾诉说过潘丰虐待她吗？"

叶彬答道："小人实说，俺妹子妹婿一向相处十分和睦，并不曾有过

争吵口角之事。潘丰中年丧妻，两年前才娶了俺妹子续弦，故年纪比俺妹子大了不少。他早先有一个儿子，已长大成人，目下在京师谋生。人究竟是到了迟暮之年，早露出了龙钟衰老之态，身子也常闹病痛。我过去一直认他是志诚老实，谁知竟是一条杀人害命的恶棍，瞒了我这许多时间。"

"我可早就看出他的狼子野心了！妹子常与我说潘丰这厮老是折磨她，殴打她！"叶泰禁不住插上话来。

叶彬吃惊，问叶泰："因何一向不曾听你说起？我还以为他们夫妇间很是恩爱哩。"

"我不想令贤兄忧伤，故此一直瞒着。"叶泰道。"今番倘是拿住了他，定不轻饶。"

狄公问叶泰："今天早上你又为何去你妹子家？"

叶泰犹豫了一下，答道："我闲常无事便转去看望他们，并无什么紧要之事。"

狄公道："好吧！此刻我们便一并回衙门去，听了件作验尸结果，再上公堂细细审议。"

狄公的大轿抬到"济生堂"生药铺前停下，狄公吩咐扈从在外等候，他亲自进去见郭掌柜。郭掌柜是州城里第一等的大夫，医道高明，自已开着这丬生药铺。衙里但有验伤、验尸之事，他便兼作件作。故狄公特意亲自来请。

狄公推门进了"济生堂"，便闻到一股生药特有的香味。郭掌柜正挽起双袖用铡刀切削着一支人参。他约莫四十上下年纪，但背已驼，两鬓已花白。身高虽不满四尺，肩膀却十分宽阔，浓眉下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

郭掌柜一见狄公走进店堂，赶忙撇下铡刀，掸了掸身上的药末细屑，搓了搓手，鞠躬施礼道："狄老爷大驾降临寒舍，小民失于拜迎，怠慢疏忽，幸乞恕察。"

狄公道："下官特来府上央烦郭掌柜屈尊去衙门相助验尸。掌柜或许已经听说，南城有个女子被歹人杀害，且携去了人头，案情有些蹊跷。"

郭掌柜答允，将手中人参小心收藏进药橱，上了锁。

狄公好奇地问道："掌柜适间手上拿着的莫非是人参？"

郭掌柜笑道："老爷猜的正是。这人参俗名曰别直，只生在城外药师山的悬崖峭壁下，受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长成，故能治愈百病，延年益寿，最能卖得高价。这一支是贱妻昨日亲自上山挖得，足足有二两重，端的名贵。因此不忍割爱，想自己受用了。时值腊冬，正是进补的时令，故切削了准备与贱妻煎汤喝。"

狄公频频点头，对他们夫妇间的恩爱十分赞赏。

郭掌柜解了围兜，正待随狄公出店铺，忽见一只小白猫一瘸一拐爬来郭掌柜脚下，缠绵厮恋，低声呜咽。郭掌柜弯腰将它小心抱起。

"老爷，这小白猫折了腿，是我从街上抱回来的。哪日得空闲想去请蓝大魁师父帮忙将它腿骨接合了。"

狄公道："我常听衙里的亲随说，这蓝大魁是北州最孚众望的角抵大师，河北道几次角力擂台，都是他夺的魁，最是一方英雄人物。"

郭掌柜道："蓝大魁师父不仅体魄雄伟，相貌轩昂，人品也极是清正端直。他不近女色，守身如玉，故四方仰慕，深受人敬爱。"

他说着将小白猫放下地。这时帷帘一掀动，走进一个身材颀长的艳丽女子，风姿翩翩，手上端着个茶盘，脚后跟着四只大白猫。她向狄公道了个万福，敬上一盅香茶。狄公认得是郭夫人。郭夫人是州衙女牢的典狱，闲常对狄公也甚是敬畏。狄公平昔很少留意她，今日乍见之下乃发现她眉如春山，目如秋水，肌肤如雪，体段袅娜，别有一种迷人的格调。

狄公长揖施礼，说道："下官不止一次听衙吏说起郭夫人将女牢管理得井井有序，不意家中还是郭掌柜的贤内助。"

郭夫人答道："狄老爷过奖了。事实上州衙女牢平昔就很少有犯人关押，北镇军遣散的那批营妓被老爷妥善安置之后，女牢几乎是常常空着。说来也是狄老爷治理有方，故地方靖安，奸宄敛迹，百姓安居乐业。虽是塞北朔方之地也不亚中原礼乐风化、繁荣富庶。"

狄公听言。心中更生一层敬意。郭夫人不仅端庄矜持且吐言不俗。郭夫人回房中取出一件貂皮大氅与郭掌柜披了，又细细吩咐了几句。狄公一面呷着幽香精郁的茉莉花茶，心中不禁想起自己的妻妾，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意。

郭掌柜又戴上了一顶大皮帽，便随狄公出了"济生堂"。--官轿正在大门口等候。

第三章

狄公回到州衙立即吩咐当值文书传命，少顷便在衙堂后厅验尸，非本案有关人等一律回避。验尸时允许尸亲叶氏兄弟在旁监伺。

洪参军、陶甘跟随狄公回到衙舍。洪参军递上狄公一盅新沏的香茶。

狄公呷了一口，叹息道："这茶与我在郭掌柜家喝的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我见郭掌柜夫妇不甚相配，但他们之间倒相敬如宾，很是和睦。"

陶甘道："郭夫人名志英，她的前夫原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屠夫，好像是姓王，五年前在一次狂饮烂醉后死去。他伸脚去时还背着一屁股的债，欠债最多的是妓馆。妓馆老鸨胁逼志英卖身典押，志英抵死不从。正没奈何时，老郭慷慨解囊，替志英偿还了所有债务并娶下了她。志英从此便顺顺调调地当她的郭夫人了，对她丈夫自然十分敬爱，日子也愈过愈有味。当了女牢典狱后，她更显出胸中不平凡的识见，故衙里上下对她无不敬重称许。"

狄公道："郭夫人看来颇有涵养，想必也是知书识礼的。"

陶甘答："只是嫁了老郭之后才读了些书，赖了根性颖慧，故能过目不忘。她从老郭那里也学得不少医道，对药草有非凡的鉴别能力。古时传说神农尝百草，郭夫人却真的亲自尝过所有药草，故对各味药草的品性甚是精熟。她经常独个上药师山去采药，目下州城里已有不少大户人家找她看病，尤其妇道人家有难言之病痛，都来找她。她手到病除，妙手回春，故益发受人敬重。"

狄公道："由她这样出类拔萃的女子来管理州衙的女牢，我当然十分放心。"

正说话间，乔泰、马荣回到街舍。自将一身雪花拂了，叩见狄公，禀报了市廛酒肆里酗酒斗殴之事。他们已将酒后肇事之人带来衙里拘押，只等狄公亲自审讯裁处。狄公点头称是，又问道："你们可捉到了农夫们恨之入骨的那条野狼？它咬死了这里农夫们的许多牲畜，也是地方一害。"

"捉到了，老爷。"马荣答道。"这次狩猎相当成功，朱员外也帮助我们一起去围剿那条野狼。老爷知道朱员外是北州最出色的射手，百步穿杨，从来箭无虚发。今天正是他第一个发现那条野狼，但他射了三箭却都落了空，令我迷惑不解。倒是乔泰哥一箭就射穿了那野狼的喉咙。"

乔泰道："朱员外必是故意谦让，作成我立功。从不见朱员外射箭有过闪失，比起他来我与马荣都自叹不如。"

马荣道："朱员外他每天在后院习射，以一个大雪人为靶垛。他骑马疾驰，跑过半圈连发三箭，每箭必中那雪人的头。骑马射箭最是朱员外的嗜尚。"

马荣停顿了一下，忽然改了话题："呵，老爷，听说城南发生了杀人案，一路上人人都在议论。"

狄公脸色阴郁："嗯，我们此刻便去后厅看郭掌柜验尸吧。"

乔泰、马荣随狄公进了行堂后厅。后厅里方桌上已铺下了一张雪白的床单，上面躺着一具无头女尸。桌一边站定洪参军。陶甘，另一边站着叶彬、叶泰兄弟。桌前早备下铜盆、沸水、手巾及各色器具。

郭掌柜去那铜盆沸水里拧干了毛巾，将僵硬的尸身擦了一遍。干凝的污血拭净了，皮肉也渐呈松弛，胳膊稍可挪动。他解下了捆住死者双手的绳索，从死者手指上摘下一枚银指环，放在桌边的一个瓷盆里，于是开始细细验查尸身各部位。

洪参军压低嗓子将发现这女尸前后之事告诉了马荣、乔泰。两人听了不由面面相觑，都紧皱起眉头。

郭掌柜在尸身血肉模糊的脖颈口细看了好久，乃填写了尸格，递上给狄公，说道："死者已婚，尚未生育。并无先天胎记和形体缺陷，双肩及背部有鞭痕，系被人砍去头颅而死，凶器是厨刀或利斧。"

狄公在尸格上画了押，盖了大红印，纳入袖中。随之从瓷盆中拿起那枚银指环交给叶彬。

叶彬接过一看，惊奇地叫道："老爷，作怪！指环上怎的不见了红宝石？前天我见她时还亲眼看到这枚指环上缀着颗红宝石。"

狄公听得明白，便问："叶彬，你妹子生前还佩戴过其它的指环吗？"

叶彬摇了摇头。

狄公道："你于今回去先用一具棺木将令妹这尸身收厝了，等此案勘破，找到令妹的头，再择吉日盛殓安葬。衙里将尽力找寻到那颗人头，并拿获真凶为令妹雪冤报仇。"

狄公回到衙舍，马荣见火盆将熄，赶忙向里边加添了些炭块。火星"噼啪"几声，火苗又袅袅升起。衙舍里很快又暖和起来。狄公坐在靠椅上默默无语，慢慢地捋着他的胡子。洪亮、陶甘、乔泰、马荣围着火盆议论开了。

陶甘道："这起杀人案端的新奇，凶手杀了人还特意携去人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莫非是怕人认出死者真面目？"

马荣道："潘丰这恶魔提着个圆鼓鼓的大皮囊究竟要去哪里？人头不在家中，不在井里，难道插翅飞了不成？老爷，不管怎样先得将潘丰这个最大嫌疑拿获了才可问出真情。"

狄公从沉思中醒来，突然大声说道："不可能！这决不可能！潘丰不可能是杀人犯。这个女子的所有衣衫裙袄都被拿走，连鞋袜都不见踪影。试想潘丰杀了妻子匆匆离去时，将妻子的衣裙鞋袜包裹了装入皮囊，又将人头装入皮囊，却为何不将箱子里贵重的金首饰和店铺里的一大堆碎银携带在身？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洪参军道："老爷的意思是这起杀人案有第三者的介入，而潘丰是无罪的。但他又为何要潜逃呢？"

狄公答道："究竟潘丰何由外出，而今虽尚未弄明，但要用厨刀或利斧砍下一颗人头决非易事。身强力壮者尚且要费些大力，这潘丰已是上了年纪之人，一个衰弱多病的身子能胜任吗？何况他妻子又如此年轻，她能不反抗？马荣说得对，我们必须尽快将潘丰找到！拿住了潘丰，不

愁这无头疑案不解，也不愁那颗人头找不到。"

这时老管家匆匆进衙舍来禀报说，狄夫人得了太原驿使飞报，狄公的岳母大人病重危急，夫人问老爷能否抽出时间陪同她回太原看望。

狄公叹了一口气，说道："潘叶氏的无头案没有勘破，我如何能离开北州？噢，今夜我已答应朱员外的邀请去他府上作客。你们四位天黑之前都来衙舍等候，我们一同去拜访这位北州的首富，尝尝他府上的烤羊肉和陈年佳酿。"

狄公转脸吩咐管家先行回府邸，他从朱员外家赴宴回来即与夫人整治行装。

第四章

北国的冬天薄暮时分早已浑黑一片。狄公的官轿出了州府衙门向朱达元宅邸缓缓而去。同时，乔泰、马荣两骑则分道去邀角抵大师蓝大魁一同赴宴。他俩最近已拜蓝大魁为师，认真学着角力、拳术。蓝大魁对他俩也甚是看重，故彼此已成了密友。

狄公坐在轿里对洪参军道："太原来了令人烦恼的消息，岳母大人患了急病。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夫人为之放心不下。她明天便启程回太原，我让二夫人、三夫人也乘便一同回太原省亲，我也可吃住在衙舍，专一对付眼下这案子。今夜正不巧凑上这宴会，朱达元盛情邀请，我早已答允，岂可因内眷之事，不守信约，贻笑州民。"

洪参军道："平昔我见乔泰、马荣与朱达元过往甚密，衙里无事时经常相邀一起去村间山里打猎，或是上他宅邸聚饮。朱达元为人豪爽慷慨，不拘小节，与他两人最是投契。我听说他虽有八房夫人，但尚未生下一个儿女，这委实也是朱员外的一块心病。"

狄公听罢，半晌无言。他掀开轿帘向外一张望，见远远鼓楼上白皑皑一片积雪，彤云密布下显出黑黝黝巍峨的轮廓。

"朱达元的宅邸马上就要到了。"狄公道。

官轿在一幢重歇山檐的雕砖门楼前停下，门楼下四盏大红灯笼显赫明亮，一排侍役角巾皂服门边站定。衙役掀开轿帘让狄公、洪亮下轿。

陶甘骑马也随后跟到。朱达元早在门楼前盛装恭候。狄公见朱达元身穿狼皮大氅，头戴紫貂皮帽，伟干丰躯，体魄雄壮。

朱达元鞠躬恭请狄公大安，狄公欠身长揖以示还礼。朱达元亲自掌灯为狄公一行引路，朱达元的朋友廖文甫和朱府管事于康则在影壁后二门肃立恭迎。

狄公见此两人不由微微一怔。他早已听说于康就是廖莲芳的未婚夫。莫非这岳婿两人乘今夜酒宴之际催衙里尽快寻人，想到此心里不免有些扫兴。

朱达元将他们引到一个露天的青石平台。平台四周用毡幕围了一圈，点起了几十支火把，照得如白昼一般。平台上早摆下四张桌子。四张桌子隔开相同的距离，正组成一个正方形，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火盆。火盆里炭火熊熊，上面支着的铁架上垂下一个一个的铁钩，正熏烤着野猪、獐子、野兔和山羊，油脂淌下到火盆里，不时发出"嘶嘶"的声音。铁架下放着铁叉、铁签和牛耳尖刀。

四张桌上早坐下了许多来宾，只是还未动杯箸。狄公一登上平台，四张桌上的宾客慌忙站立，纷纷向狄公表示敬意。热气腾腾的菜肴，开始一道一道从后院的厨房里端上桌面。

朱达元笑吟吟说道："狄老爷见笑了，北鄙乡野之民无什么款待老爷，今夜备下这精肴薄酒聊表小民敬仰之意，伏望老爷及街里诸位相公赏光则个。"

朱达元让狄公坐了首席，他本人与廖文甫分坐狄公左右。其他人等也纷纷就座。大家一番寒喧，相互斟了酒正待动杯箸，乔泰、马荣拥着蓝大魁到席。酒席上一阵喝彩鼓掌，马荣、乔泰在狄公后首一桌坐下，蓝大魁坐了狄公左首一桌，与洪亮、陶甘为邻。

狄公第一眼见蓝大魁，不禁一声喝彩，心里先信了乔泰。马荣眼力。蓝大魁人材雄伟，风神俊爽，果然丰采非凡。一张光光的脑袋不蓄一点头发，手臂和腿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凸出着，配上浓眉下一对大眼，正如一尊威武的天神。听乔泰、马荣说，他尚未娶妻，但不近女色，过着十分节制的生活，倾全力在拳术、角抵上。教授徒弟也以正心诚意为则，但谋自卫和健身，不许恃力作恶，更不可为豪门鹰犬凌虐弱小。狄公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为乔泰、马荣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能交

上像朱达元、蓝大魁这样的朋友而感到高兴。事实上，这对于他治理一州政事至为重要。

朱达元先敬了狄公一杯酒。狄公一尝，辣得眼泪顿时滚了出来；一面强忍了，又笑脸向东道主回敬了一杯。朱达元仰脖一饮而尽，面不改色。狄公见他手上戴着一副白手套。

朱达元道："狄老爷，听说南城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杀了一个女子。为此我的朋友廖文甫先生深感不安，担心他的女儿也会撞上歹徒生出不测。老爷无论如何得赶快想法子找到廖小姐。这不仅是为了我的朋友廖先生，而且是为了我忠心耿耿的管事于康。老爷，你知道廖小姐早已许配给了于康，而今她突然失了行踪，弄得这后生整日神思颠倒、有心没魂的。"

狄公料到东道主有这番话要说，也早腹中打了草稿，应景说了些衙里正作努力的话。

尽管天气异常寒冷，酒席上却热气盎然，笑语欢声一片。狄公觉得周围浓烈的土酒味和大蒜味呛得他恶心阵阵，腹中翻腾，肠子"咕咕"直叫。又怕廖文甫和于康亲自再来苦苦纠缠，便告个方便说要去茅厕。

一个侍仆擎着一盏灯笼，引狄公穿过曲曲弯弯的走廊，来到一个小院，后边正是茅厕。狄公进入茅厕，吩咐侍仆自去，说他完了想在院子里散散气，慢慢自回酒席。

狄公完事出了茅厕，乘着月色摸索着转过小院，沿来时那条走廊往回走。突然他看见前面有一扇圆洞门。信步出了这圆洞门，却见是一个花园，四周竖起着一排木栅；木栅前高大的树木被沉重的积雪压得弯下了枝条。--来时他并未经过这个花园，他明白自己走错了路。月色皎洁，他索性独个慢慢走走，乘便也可舒散舒散喉咙间的腥膻。

这时一阵冷风吹来，花园里的树木飒飒乱响，狄公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他听到风声里似有"呜呜"的鬼哭声，鼻子也似乎闻到有血腥之味。他猛见花园墙角堆起一个大雪人，活像是一个和尚盘着腿在那里坐禅。那雪人的一对眼睛没有插上木炭，两个空窟窿瞅着狄公正咧着嘴傻笑。

狄公心中好一阵不安，只觉昏沉沉神情恍惚，他疑心自己得了病，或是烈性土酒吃坏了肚子。他蹒珊着循原路摸索着回酒席，刚拐到走廊尽头，见一个侍仆正打着灯笼向走廊寻来。

侍仆搀扶着狄公重新走上平台，朱达元见状忙问："老爷为何脸色难看？"

"大概是感了点风寒，无甚大事。噢，朱员外你后花园里那个雪人吓出了我一身冷汗。"

朱达元哈哈大笑，说道："那雪人是我习射的靶垛，一天不知要吃我多少支箭，老爷倒被它吓了？来，我再敬你一杯酒暖暖身子，驱了寒气，再发一身热汗便好了。"

正说话间，一个侍仆引着衙里巡官来酒席上见狄公。巡官见了狄公忙叩头禀道："巡骑在州城去山羊镇的路上抓到了潘丰，此刻已押回衙里大牢监禁。"

狄公大喜，回头对朱达元道："下官失陪了，我得赶紧回衙问理此事，诸位先生务必尽兴。"说着，示意洪亮随他回衙。--陶

甘、乔泰、马荣正酒酣耳热，姑且让他们酒足饭饱尽兴再归。

狄公回到州衙便问典狱："从潘丰身上搜得何物？"

典狱道："他两手空空，只有几两散银。"

"有没有见到一个皮囊？"

"没有。"

狄公点头，命典狱引他去大牢。

典狱打开牢门，狄公见潘丰已用大枷枷了，老态龙钟，两鬓斑白，低垂着头好像在自怨自艾，他的左颊上新落了一道鞭伤。

潘丰看了狄公一眼，叹息了一声，又低下了头，只是沉默不语。

狄公问道："潘丰，你知罪吗？"

潘丰抬眼看着狄公，嗫嚅道："我早猜出是什么事了，必是叶泰他上衙里诬告了我。他老是缠住我要借钱，我拒绝了他，他怀恨在心。只不知他在公堂上诬告了我什么？"

狄公道："讼诉鞫审要待明日公堂上进行，此刻我只想问你一句话，近来你与你妻子发生过争吵没有？或是闹了别扭？有什么不快？"

潘丰口中叫苦，说道："看来她也参与一起诬告我了，难怪她近来神色慌张，鬼鬼祟祟，却原来日日与叶泰一起商议着法子算计找--"狄公觉得潘丰果然不像是杀人犯，便挥手止住潘丰的话，命典狱锁了牢门。

第五章

第二天早晨，狄公直到升堂前一刻才匆匆赶来衙舍。他的四名亲随早在那里等候。

狄公精神困倦，脸色苍白。昨夜他为三位夫人整理了一夜行装，今天一早拨出四名军健，骑马荷戈护送她们出了州城。如果一路不遇下雪，三天便可到达太原。

狄公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说道："昨夜我回衙舍便去看了潘丰，果然与我头里的猜度不悖。他看上去不像是杀人犯，似乎对家中发生之事一无所知。"

陶甘问道："那么，前天潘丰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狄公道："刑部律例规定，我不能一人在大牢里私自鞫审，待会儿上了公堂再问他便可知道。噢，昨夜我没要你们三人一同回衙，此刻我只想问问你们在酒宴上见到有什么异常之处吗？我自己也许是有点头晕恶心，总感到朱员外的宅院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还有，我在他的后花园里还闻到一股血腥之味。"乔泰、马荣互相看了看，不由都耸了耸肩。陶甘捻了捻颊上三根长毛，慢慢开口道："昨夜碰巧我与蓝大魁坐了邻座，彼此又都不好喝酒，故闲聊了不少话。蓝大魁听说潘丰被缉拿很不以为然，他虽未正面评说潘丰，但却说叶泰不是一个行正路的人，不过，叶彬人倒不坏。"

狄公问："蓝大魁熟悉叶泰？"

"嗯，叶泰曾拜蓝大魁为师学拳术，但只学了一个月蓝大魁斥退了他，不认他作徒弟了。他说叶泰心术不正，只想学几路伤害人的绝招。"

狄公又问："他还说了叶泰什么没有？"

"没有。后来他便与我玩七巧板。我几乎被他迷住了。"

"七巧板？"狄公惊讶地说，"莫不就是孩童玩的那种七巧板？用七块硬纸板可拼出各种各样的图形。"

马荣道："正是。这是蓝大哥的癖好，他能在一闪念间将见到的东西拼出来。"

陶甘点点头："马荣弟说得对，蓝大魁往往拿这一绝招与人赛赌，没有不赢的。他拼出的图形维妙维肖，极有生趣。"

狄公不由好奇："陶甘，你不妨拼几个图形与我看看。"

陶甘从衣袖中取出七块硬纸板，合成一个正方形，说道："这副七巧板正是昨夜蓝大魁送我的。"

他将七块纸板搅乱，说道："我先让他拼出一座鼓楼。他三下两下就拼了出来。我又让他拼一匹奔驰的马，他也一拼而就。我又叫他拼一个在公堂上跪着告状的人和一个喝醉了酒的衙役和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他也拼了出来。这时，我不得不认输。"

狄公不禁大笑。又说道："既然昨夜你们都不曾感觉有什么不安，想来是我自己过敏了。不过，朱达元的宅邸大得确非寻常，生人进去恐怕都会迷路。"

乔泰道："朱家在那里不知住了多少代了。宅子愈古老，稀奇古怪的幻觉愈多，神秘的气氛愈浓，也最易给人有不安的感觉。"

陶甘道："适才我倒忘了说了，昨夜我见于康那小子神情很有些异常，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肯定认为他的未婚妻随人私奔了，故心中很是痛楚。"

狄公点头说道："我们得赶紧问问他，多从他口里打听些廖小姐近来的情况。廖文甫来衙里总是为他女儿吹嘘，适足反证廖小姐的品行还需好好访查。此外，你们可向街坊邻里打听一下叶氏兄弟的情况，尤其是那叶泰的行径，看看蓝大魁对他的评议是否正确。不过，千万不要鲁莽造次，惊动了他反而误事。"

早衙升堂，廊庑下早挤得水泄不通。潘丰杀妻携去夫人头的消息不

径而走，早传遍了整个州城，故早衙看审的人十分拥挤。朱达元和蓝大魁也在看审人群之中。

狄公发下令签，不一刻被告潘丰便被带上公堂。衙卒替他去了枷具，喝令跪下。叶氏兄弟俩原告则在公堂另一边跪定。看审的人群发出一声声"嘘嘘"的叫喊。狄公将惊堂木一拍，喝令"肃静"，堂下当即鸦雀无声。

狄公喝道："潘丰，本堂问你，前天你因何离家外出？"

潘丰小声答道："回老爷问话，小人本是老实的生意人，靠买卖骨董为生，从不敢做出犯法的事。只因山羊镇的一个农夫在他马圈后挖出一尊青铜炉，约我去看货议价。我知道那里原有一个汉朝王侯的墓葬，偏巧那天天气又好，故我匆匆吃了午饭便出州城向山羊镇赶去，打算第二天再回家。"

狄公又问："你离家前的上午都干了些什么？你妻子又在干什么？"

潘丰迟疑了一下答道："上午我将卧房中的一张骨董漆几添刷了两道新漆，贱妻则去市廛上买些果蔬，然后回家来为我准备午饭。"

狄公点点头："那么，吃了午饭又怎样？"

"吃了午饭我将我的皮袍卷起塞入一个大皮囊，因为山羊镇的旅邸一向不生火，我最怕冷，故预先备下这皮袍好防寒冻。出门刚上了街正好遇见一个马店的伙计，他说马店里出租的马匹不多了，我听了便匆匆往西门赶。运气还不错，租到了最后一匹骟马，接着我便……"

"你在街上还遇见过什么人没有？"狄公打断他的话。

潘丰想了想，答道："噢，我还在街上遇见过本坊的里甲高二郎。我恐误了租马，只与他寒喧了两句便向马店走去。"

狄公点头，示意他往下讲。

"黄昏时分我赶到了山羊镇，找到了那农夫，看了货。我见那铜炉是汉朝开国时铸造的，心中大喜，叵耐那农夫见我性急便漫天索价。我一气之下便割了爱。这时天色已晚，我便去山羊镇旅邸歇宿。

"第二天一早，我忍不住又转到那农夫的家，一番讨价还价，蘑菇了

半日总算拍板成交。我签押了银号的批子，将那铜炉小心放入大皮囊中便匆匆往回赶。

"约走了八、九里地光景，山道上突然闪出两个剪径的强人。我心中发慌，赶紧夺路而逃。在荒野的雪地里发狂般跑了半日，人和坐骑一身是汗，等逃脱了性命才发现迷失了方向。更糟的是我那装了铜炉的皮囊也不知何时丢掉了。我回头寻了一阵，没有找到，只得在雪地里转来转去。风沙刮来，鬼哭神嚎一般，我感到阵阵恐惧，生怕天黑还找不到有人烟之处。正没理会处，猛见远远五骑官兵在巡逻。我欣喜若狂，大声呼救。叵耐那队骑巡不分青红皂白，将我从马上拖翻，捆缚了手脚。我忙问端底，那为首的巡官一鞭打来，正着我的脸面，只感到火辣辣的疼。他们用帕巾塞了我的嘴，将我缚在马背上押回了州衙大牢。--老爷，我并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王法？"

狄公问："你说说那两个剪径的强人生得何等模样。"

潘丰犹豫了半晌，答道："当时惊恐万分，并没看真切，只记得其中一个像是独眼。"

狄公点点头，乃说："潘丰，你的妻子被人杀了，是你干的吗？你的两位舅兄来本堂告你犯了杀妻潜逃之罪。"

潘丰的脸顿时变得灰白。"老爷，小民冤枉！小民前日离家时贱妻还好端端的，怎的忽然被人杀害？小民岂会杀死自己妻子，望老爷据实明断。"狄公见状，示意衙卒将潘丰带下。

潘丰一面挣扎，一面声嘶力竭高喊冤枉。两位衙卒上前，像捉拿小鸡似地将他拖下了公堂。

狄公回头对叶彬、叶泰说："你们两位也先回家暂歇，本堂将细细核实潘丰的供词，到二堂开审，再传两位到衙听讯。"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退堂。

狄公回到衙舍，洪参军忙问："老爷对潘丰的供词作如何观？"

狄公沉吟半晌，捋了捋他的长胡子，说道："我认为潘丰之言尽皆属实。--他离家之后有人闯入他家杀死了他的妻子。"

陶甘道："闯入的凶手未必知道衣箱里的金首饰和店铺抽屉里的那堆散银。但是，老爷，那凶手又为何非要将潘夫人的全部衣裙藏过呢？连一双鞋袜都没留下。这一点最令我迷惑不解。"

马荣道："我迷惑不解的则是从州城到山羊镇一路常有骑兵执巡，专一对付北镇军的逃兵。照例强人是不敢白日剪径行劫的。"

乔泰点头赞同，他补充道："不过，潘丰说那强人是一个独眼，倒值得我们留意。"

狄公道："我委派巡官带两名巡丁去一次山羊镇，一找那售鬻铜炉的农夫，二找旅邸的掌柜，核合一下潘丰的供词。这里再派人去细访两名强人的行踪。对廖小姐的事，你们还需努力缉查。下午陶甘去廖文甫家和叶彬的笔墨庄，马荣、乔泰去市廛廖小姐当日失踪的地点去细细打听，记得是耍猴戏的那个丁字街口。马荣道："老爷，我们能邀蓝大哥一起去吗？他对那一带坊区十分熟悉。"

狄公点头答允。

第六章

下午，陶甘出了街舍，踏着闪闪发光的积雪，折过旧校场，迎着刺骨的朔风，一路向将军庙走去。

到了将军庙前，陶甘见前面转弯处果然有一爿小小的笔墨庄，门首挂着"叶记"的招牌，柜台里陈放着文房四宝，墙上挂着几幅名人字画，甚是清雅。

陶甘慢慢踅到叶记笔墨庄对面的一爿肉铺柜台前，伸手递上一点散银。那肉铺掌柜忙堆起一脸笑，问："客官要买猪肉还是羊肉？"

陶甘笑了笑，轻轻说道："在下只想打问掌柜的一个信，并不买肉，这银子权且收下。"

掌柜大喜，搓了搓满是油腻的双手，接过了银子，称谢不迭。问道："不知客官动问什么？但说无妨。"

陶甘道："无甚大事。对面那笔墨庄的叶掌柜经常来这里买肉吗？"

掌柜闻言笑道："客官早是问到我，别看他叶掌柜生意不错，却早已内囊空了，欠了外面不少债哩，哪有钱买肉吃？--一个人好赌能有好日子过？"

陶甘惊问："叶彬他好赌？"

"啊！不，不，我说的是他兄弟叶泰。叶泰是个不务正业的浮浪子弟，无人拘管，恣意逛荡，呼幺喝六，饮酒宿娼，无所不至。他吃喝嫖赌四件中最是好赌，手气又差，赌了就输，输了便来铺子要钱。唉，叶掌柜不知被他兄弟坑去了多少冤枉钱。于今叶掌柜自己也泥菩萨过江，保不住了。叶泰无法，转而又厚着脸皮去问他妹子要钱。好了，如今他妹子也被人杀了，那叶泰看来从此没本钱去赌了。"

陶甘点头频频，又问："掌柜的可知叶泰常去哪个赌场勾当？"

肉铺掌柜顺手一指："那丝绸庄楼上最是他爱去的处所。"

陶甘听得明白，口上称谢，拱手辞别肉铺掌柜，径向那爿丝绸庄摇摆而去。

陶甘上了丝绸庄楼梯一看，见虽是一个赌窟，却布置得十分雅洁。条屏、字画衬着洁白的墙壁。房间中一桌一桌排开了赌局，赌徒们一面摇宝一面大声吆喝。

一个胖乎乎的黑脸大汉端着个水烟瓶，眼睃着陶甘，慢慢走上前来，堆起笑脸开言道："贵相公什么风吹来，一向不曾仰识。请进，请进，凑一局吧！"

陶甘知道赌场规矩，忙从衣袖中抓出一把散钱递过。那胖掌柜笑眯了眼，正待让坐，陶甘拱手道："今日来此，有句话说。掌柜的可认识叶泰那泼皮？"

"认识，认识。贵相公问他却是为何？"

"只因叶泰欠我银子多时，待要追逼，他抵死说前几日在这里输得精光，没法偿还。我不敢信，便来这里想向掌柜的问个就里，再作计议。"

"贵相公休听叶泰这厮扯谎，他输却是输过，但昨夜来这里押赌时，我见他拿的都是白花花的足色纹银。"

陶甘大叫道："这狗杂种原来遮瞒得严实！他对我说他兄弟是守财奴，铜钱看得眼大。平昔倒是他妹子资助他些银子，于今他妹子也被人杀了……"

胖掌柜点头道："这也是实话，只是贵相公尚有一层不知，他新近又从一个冤大头那里榨取了不少油水。"

陶甘忙问："掌柜的可知那冤大头是谁？"

胖掌柜摇了摇头。

陶计道："掌柜的有兴趣与我赌这玩意吗？--他从衣袖中拿出那副七巧板。

胖掌柜一愣："七巧板？"

"对，七巧板，五十个铜钱输赢。你说出一件东西，我用它将那东西拼出来。"

"一言为定。"胖掌柜将那七巧板好奇地看了一遍，说道："你就给我拼出一文圆形的铜钱，我平生最喜爱的便是铜钱。"

陶甘拼了半天却拼不出来，只得认输。心想倘是蓝大魁便一定能很快地拼出一文铜钱来。

陶甘告辞赌场掌柜，下得楼来，便向廖文甫家行去。廖文甫家离孔庙不远，陶甘到时见黑漆大门关得紧严。他举手正待敲门，却见廖文甫宅子对面有一家小酒楼，略一转念便撩起长袍踱上那酒楼来。他拣了一个临窗的空座头坐下，叫了两味菜、一角酒，自顾独斟，一面仔细俯看着对面廖文甫宅子前后动静。

不一晌，陶甘见廖文甫宅子紧邻的米铺里走出一个掌柜模样的人，径上这酒楼而来。此人进得酒楼，偏巧与陶甘坐了同桌。他叫了几味上好的菜肴，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陶甘乘机凑过身去与他攀谈。几口酒下肚，两人脸上都泛起红晕，话也多了。谈着谈着从米市行情谈到对面宅子的廖文甫。原来这廖文甫也是经营米麦五谷生意的，是州城里米行的一个大行董，故与这掌柜很是稔熟。

陶片问："掌柜的，廖文甫女儿之事想来也端的蹊跷，怎么一闪间便不见了？"

米铺掌柜"咯咯"笑道："相公有所不知，这廖小姐早有个人儿在心上了，行动故意躲着人，这会子正不知远走高飞到什么地方逍遥快活去了。"

"掌柜的莫非知道他们行踪？"陶甘忙问。

"我怎么知道他们的行踪？只是有一次我见他俩从春风酒家勾着胳膊摇摆出来，那后生个子瘦瘦的。春风酒家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同私窑子没有两样。"

陶甘频频点头，恍有所悟。

第七章

乔泰、马荣到蓝大魁家时，蓝大魁正在院子里练功，他光着上身，耍弄着一颗人头那么大的实心铁球。只见那铁球在他身上、颈上、背上及两条手臂上滚来滚去，像被一种什么力量吸引住似的，只是不掉下地。尽管北风凛冽，蓝大魁那光光的头上却热气蒸腾。

乔泰、马荣看得惊异，不禁连连喝彩。蓝大魁见乔泰、马荣来访，将大铁球夹在腋下，拱手施礼道："两位贤弟稍等片刻，待我去穿衣服来。"

马荣好奇地从蓝大魁手中接过那大铁球，只觉沉重异常，刚想转动，"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凹陷进泥土里一半。

马荣叫道："我的天，这般沉重！蓝大哥好大气力。不知大哥能否教小弟拨弄拨弄这铁球。"

蓝大魁笑道："这玩意要紧在养气，养气之道在清心寡欲，两位贤弟不是个中人，恐怕玩不得。"

马荣道："蓝大哥莫小觑了我们。论力气固然大哥大，但我们一般也能勤学苦练，哪有不成的？"

蓝大魁正色道："我问你，有三条禁忌你能做到否？"

"不知大哥说的是哪三条禁忌？"

"一不饮酒，二不吃荤腥，三不近女色。"

马荣咋舌，只得摇头苦笑。

蓝大魁道："其实，贤弟又何须练这铁球？你的拳术、棍棒很是精熟，世间恐怕已很少有对手。"

马荣道："哪里，哪里，在蓝大哥面前寒伧得很哩。"

乔泰道："狄老爷派我们来邀蓝大哥一并去市廛上打听廖莲芳小姐失踪之事。大哥这一带人事很熟，望勿推辞。快去换过衣服，一起出门。"

蓝大魁换过衣袍随马荣、乔泰逛向市廛。市廛上熙熙攘攘，人马拥挤。路上行人十之八九都认得蓝大魁，不免指指点点，啧啧称道，多有恭敬让道的。

蓝大魁道："这市廛的历史很悠久了，关内外的行商坐贾都喜来这里赶生意，故商肆店铺都有各自的特色。不仅中原川陕的货物，便是淮扬江南的货物都有出售，买卖端的繁盛兴旺。噢，听说廖小姐正是在市廛那边的丁字街口看江湖艺人耍猴戏时走失的，我们不妨先去那丁字街口看看。我记得了字街口东边便有一个烟花窑子，会不会是被那窑子里的人诱骗去了？"

马荣摇手道："不会，我们已对那窑子查询过几回。陶甘也暗中去私访过，看来廖小姐失踪与那窑子没有关系。"

突然，他听得身背后有奇怪的叫声，猛转过身来，见一个又瘦又矮衣衫褴楼的男孩，正伸开着双手哀哀向他乞讨。马荣从衣袖里取出几文铜钱给了他。那男孩接过钱很快跑到蓝大魁身后，使劲拽着蓝大魁的袖子。蓝大魁微笑着抚摩那男孩的头。

乔泰惊讶地问："蓝大哥认识这男孩？"

蓝大魁点了点头，答道："他是一个孤儿。一天我见他在路上被一醉鬼踢断了肋骨，便将他抱回家，给他医治，又照料了他半个月，他便痊愈了。他是一个哑巴，口里'咿咿呀呀'也能发出一些不为人懂的声音，但我略微能听懂一点，他很聪明，凡是他见过的人和事，都不会忘记，回

得出来。"

乔泰道："蓝大哥何不就问问他廖小姐的事？"

蓝大魁点点头，将那男孩带到了丁字街口，又用手比划着问那男孩是否见过两个女子--一个上了年纪的养娘和一个年轻的女郎。

那男孩听得明白，伸手去蓝大魁的衣袖里取出了七巧板，低头认真拼排起来。

蓝大魁微笑着说："我教过他几次拼七巧板，究竟生性聪明，很快就学会了。他常用七巧板与我诉说心中想说的话。"

那男孩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壮硕高大的人形。

蓝大魁摇了摇头，不懂这图形的含意。那男孩急了，"咿呀"了几声，拽着蓝大魁的衣袖向街角转去。丁子街口转角的地上坐着个乞丐婆子。男孩指着那老婆子又"咿里呀哇"地叫了几句。蓝大魁忙上前在那老婆子的破碗里施了几文铜钱，便打问当日廖小姐失踪之事。乔泰、马荣则在一爿刀剑铺门首等候。

约一盅茶时，蓝大魁喜孜孜独个走了回来。见了乔泰、马荣道："两位贤弟借一步说话，我已打听实了廖小姐失踪那日的情形。"

他们三人走到一条小巷的角落时，蓝大魁乃小声说道："街口一个老婆子乞丐告诉我说，那天她与那男孩碰巧见到看猴戏的人群中有一个奴仆打扮的老年妇人和一个衣着艳丽的年轻女郎。那男孩刚待要挤上前去向那年轻女郎乞讨，却见一个太太在那女郎的耳边低语了几声，那女郎偷眼看了看几步远的老年妇人，随那太太迅速溜出了人群。男孩也跟着那女郎挤出了人群，追上去向那女郎伸手，却被一个高大凶狠的男子揪住衣领用力推到一边，又狠狠地叱骂了几句。那男子也急急尾随那太太和女郎向前走了。男孩哪里还敢再追上去乞讨？适才男孩拼出的图象正便是那个叱骂他的男子。看来，那年轻女郎正是廖小姐，但不知那太太和男子却是何等之人。"

马荣道："老婆子说得出那太太和男子的形貌吗？"

"可惜都不曾看仔细。老婆子说那太太用头巾遮了大半个脸，那男子的皮帽也戴得很低，两边的护耳全遮了脸面。"

乔泰道："我们需速将此可疑情况禀报老爷。这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一条有关廖小姐的线索。我们得努力寻访到那个太太和男子。"

他们三人急匆匆向州街走去，刚到春风酒家门口，忽见两个士兵带着两个珠光宝气的女子出来。乔泰见其中一个士兵是个独眼，心中警觉，便上前拦阻，要验查身份。

独眼士兵答道："我们是北镇军三营的士兵。"

乔泰道："你们到过山羊镇没有？"

"山羊镇？长官，我们休假回营的路上正经过山羊镇。"

"你们在路上企图抢劫过过路客商吗？有人告发你们在山道上剪径。"

"剪径？长官莫开玩笑，我们一路上只见着一个客商模样的人。他一见我们便惊惶地奔逃，我还以为是个窃贼呢。"

马荣问道："那客商马背上挂着个大皮囊吗？"

独眼士兵搔了搔头皮，说道："早是长官提醒，他的那匹小骟马的鞍背上正是挂着个鼓鼓的大皮囊。"

马荣、乔泰交换了一下眼色。

乔泰道："好，请两位随我们去州衙走一遭，狄老爷要向你们打问一事。休得惊慌，误不了你们归期。"说着回头对蓝大魁道："咱们走吧！"

蓝大魁拱手笑道："两位贤弟稳便，我失陪了。回家料理点小事还要去浴堂洗澡。"

第八章

马荣、乔泰走进衙舍，见狄公正与洪亮、陶甘在认真议论。马荣向狄公细细禀报了适才的所见所闻。狄公听罢持须微笑，频频点头。乔泰道："那两位北镇军的士兵此刻正在衙舍外等候老爷传见。"

狄公道："你们发现的线索与陶甘打听来的内情一碰，廖小姐失踪之事便有了个大概的轮廓。乔泰，你传那两名士兵进来。"

两名士兵叩见狄公，又将山羊镇路上如何见一客商的详情细说了一遍。

狄公道："你们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我写一公函给你们三营的校尉，为你们讨几天假期。等我这里案子了结了，再问营去不迟。"

两名士兵听了大喜，又多了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公堂上做个证并不费去他们多少时间。

狄公示意洪亮带他们去大牢辨认潘丰。又将陶甘打听的详情与乔泰、马荣细说了一遍。

不一刻，洪参军就兴冲冲回到衙舍禀报狄公说，那两名士兵去大牢一眼就认出潘丰正是他们在山羊镇路上遇见的那个惊慌失措的客商。

狄公点点头，说道："如今我们可将手中的线索清理一下了。我们先来看潘丰夫人被杀一案。那两名士兵的话正可证实潘丰确是去了山羊镇，那大皮囊内装的是买来的那只铜炉，出城时则装的是皮袍。少刻巡官从山羊镇回来，我猜想他们查访的结果也必是如此。眼下，我们的目光要搜索前天中午到昨天凌晨之间闯入潘宅杀死潘丰夫人的那个凶手。"

陶甘道："凶手事先知道潘丰前天要去山羊镇，想来他必然十分熟悉潘丰夫妇。我思量来叶泰倒很是个可疑人物，他常去潘宅向他妹子借钱，潘丰夫妇勤俭，难免手紧，拒绝叶泰，于是叶泰便起了歹念，放大了胆，做出了人命。"

狄公道："陶甘所言极是，我们必须尽快对叶泰做一番细致的调查，先将他严密监视了。此刻，我们再来看看廖莲芳小姐失踪之事。陶甘从那米铺掌柜口中得知，廖小姐曾与一个年轻后生从春风酒家出来，春风酒家楼上是个暗窑，适才那两名士兵不也正从春风酒家狎妓出来吗？那天在市廛上的丁字街口看江湖艺人耍猴戏时，一位太太上前与廖小姐一阵耳语，廖小姐便欣然随她而去。我猜想来那太太必是同廖小姐说她的情人即那年轻后生在某处等着她，约她过去相会。廖小姐迟疑地看了她的养娘一眼，偷偷溜去，并未有人强劫。至于那后面尾随的那凶狠大汉的身分一时尚难以推测。"

洪参军道："米铺掌柜说廖小姐的情人是个瘦瘦的青年后生，而那男孩拼出来的却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狄公道："至于廖小姐的情人是谁，我们正可问问于康本人。他近来很是痛苦，也许他早知道廖小姐另有所爱，故心中一直郁郁不乐。如今那一对情侣又远走高飞，他当然更是心如死灰了。我猜想他必然知道那青年后生的一些情况，只是羞于启齿，心中有难言之苦衷罢了。洪亮，你此刻立即去朱达元家将于康传来衙舍见我。"

洪参军答应便去前院备马。半个时辰后，洪参军将于康带进了衙舍。狄公见于康面容憔悴，精神萎顿，两片苍白的嘴唇不住地抽搐，手足也茫然无措。狄公温和地说："于康，你坐下。本官希望你详细说说你未婚妻廖莲芳的情况。告诉我，你们订婚有多久了？"

于康颤抖着声音答道："已订了三年了，只是……只是莲芳的父亲意图赖婚，连连推延婚期。他嫌我穷，父母没给我留下财产，我担心莲芳她父母会替她另择高门。"

狄公道："你认为莲芳小姐可能出什么事了？"

于康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我一直担心……我……怕她……"话未说完，竟自堕泪不止。

狄公突然问："你是不是担心她与她的情人远走高飞了？。"

于康惊愕道："不，不，这绝对不可能！莲芳是个有志向的女子，她痛恨她父母嫌贫爱富，她信誓旦旦一再表示对我矢忠不渝，我可以断定她不会另有情人。就是她父母为她另攀高门，她也会抵死不从。"

狄公道："然而有人看见她失踪的前几天与一个年轻后生从春风酒家出来。你可知道春风酒家是一家暗窑。"

于康听罢，失声叫道："完了，我们的事老爷全知道了。"他的脸顿时变得如张白纸一般。

他抽搐了半晌，断断续续地说道："老爷，莲芳她寻了短见。我……我不能阻止住她，我是一个可怜的懦夫，是个窝囊废，我害了她。"说罢，不禁又泪如雨下。

狄公暗吃一惊，忙问："于康，你将此事细细说来，休得过于悲伤。"

于康拭了拭眼泪，稍稍平复了一下情绪，说道："我与莲芳私下来往

已有半年多了。只因为她父母有意赖婚，而且我的主人朱员外也不同意我们的婚事。老爷，你知道朱员外不拿出钱来，我的婚事就无法凑办。就是那天莲芳约我去春风酒家，她告诉我说她已怀孕，我们的事包藏不住了。我吓得惊恐万状。万一莲芳父母知道此事，必将她逐出家门，而朱员外也必定将我辞退。我们在世上有何脸做人。我又一次哀求朱员外宽恩，成全我们的好事，早早完了大礼。朱员外一听火冒三丈，骂我是无耻之徒。我偷偷写信给莲芳，催她努力说服她父母。然而莲芳的父母比朱员外更固执，更绝情，他们干脆就不承认我这个女婿。--莲芳必是感到绝望才自寻了短见，只剩下我这个可怜虫还在人世间苟且偷生，老爷，我……我……"

于康一阵悲恸，泣不成声。

"这两天来我日夜胆战心惊，生怕事发，生怕哪里发现了莲芳的死尸。偏偏叶泰这个无赖又来讹诈于我，说他知道我与莲芳幽会之事。我忍气吞声给他银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欲壑难填。今天他又来了，伸手要钱，竟然说我将莲芳藏过了狄公道："叶泰如何知道你与莲芳幽会之事？

于康答："想来是我们去春风酒家时被他暗中瞧见。不过，如今我也不怕他了，左右是个死，出乖露丑也好，坐牢杀头也好，都无甚牵挂了。"

狄公道："本堂现已查明，莲芳小姐并不曾自杀，而是被歹徒诱骗而去，至今尚无下落。"

于康大惊，忙问："谁？谁诱骗了她？莲芳她如今在哪里？"

狄公和颜悦色地说道："于康，你休要惊怕，也休要绝望。你须咬住牙口，不将莲芳之事向外张扬，千万不要惊动了那诱骗莲芳去的歹徒。叶泰来讹诈你，你只须拖延时日，虚与委蛇。衙里尽快将莲芳小姐寻回，并拿获那奸恶的歹徒，自然也要叫叶泰吐出讹吞了你的钱银。不过，于康，我这里还须教训你几句，你与莲芳小姐尚未完婚，竟先干出这等败坏礼数的丑事，不仅辱没了自己的祖宗，也毁损了莲芳小姐一世的名节。她失踪之后，你又迟迟不来公堂申明其中情由委曲，拖延了官府的追缉，加重了莲芳小姐所受的苦痛。回去与我好好自省。--莲芳小姐果真有个山高水低，你的罪孽也不小。此刻你可以回去，衙里有传即来听命承讯，不得有误！"

于康叩头及地，惶惶然称谢而出。

狄公道："廖小姐失踪之谜庶几可解。叶泰撞见过于康和廖小姐的秘事，故他正是诱骗廖小姐的最大嫌疑。且他的形貌也与那哑巴男孩所指出的甚相符合。如今，廖小姐必被叶泰关押在一个绝密的所在，他满足了淫欲之后，可能将她转手卖掉。这无赖狗胆包天，竟还敢去讹诈于康。"

马荣愤愤地叫道，"老爷下命将叶泰拘捕归案吧！"

狄公点头答允："你与乔泰先去叶家，此刻他们兄弟或许正在吃晚饭，你们不要贸然闯入，只须在门外静候。待叶泰出来，你们便悄悄尾随着他，他必将去那个藏着廖小姐的地方，于是你们可以一跃而入。但须小心保护廖小姐莫受伤害，叶泰若敢反抗，也不妨适当地教训他一顿。"

第九章

马荣、乔泰领命去后，洪亮、陶甘也去膳房进晚餐，狄公乃细细阅读书案上的一厚叠公文。

有人轻轻叩门，狄公以为是衙役送酒饭来了，忙传命进来。门推开了，进来的竟是郭夫人。

狄公微微一惊，忙道："郭夫人请坐，什么风将郭夫人吹送到此。"

郭夫人向狄公请了安，便将女牢发送北镇军营妓之事向狄公作了详细禀报。--这最后一批女犯遣放完，女牢几乎全空了。

狄公深深感佩郭夫人的精明干练，也微微被她那意态风神撩起一点迷惘。

郭夫人禀报完毕，道了个万福，恭敬退出衙舍。

狄公忽想到他的三位夫人此刻也许已到了黄河边，正在第一个大驿站歇宿。

衙役送来了晚饭，狄公匆匆吃了，漱了口，用热水拭了脸。刚沏了盅酽茶呷了一口，马荣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

"禀告老爷，叶泰这厮中午出去后一直不曾回家来，只叶彬一人在家吃晚饭。听他家仆人说，他常与一些赌徒在酒楼饭馆里狂饮烂醉，到深夜才回家。此刻乔泰在那里监视着他的门

狄公道："看来今夜监视他家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可叫乔泰回衙。反正明天早衙他要上公堂听审，届时再当堂拿获他也不迟。"

马荣走后，狄公心里很是不安。他隐隐感到叶泰的事还有许多枝节，保不定他酒楼饭馆狂饮烂醉后再去那绝密所在虐害廖小姐。此刻或许正在去那里的路上呢！他那顶黑皮帽在人群中最易被认出的。突然狄公想到上回在城隍庙附近见到他，好像正戴的那顶黑皮帽。

狄公站起来去衣橱里拣了一领旧皮袍，又换了一顶帽子，背上了衙舍里那个旧药箱，装扮成一个江湖郎中的模样，悄悄从后院花园的角门溜出了街府。

天漆黑一片，北风渐紧，彤云低沉，雪片像鹅毛一般纷纷扬扬，远近人家都关闭了门户，连狗吠的声音都很少听到。狄公匆匆向城隍庙赶去，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城隍庙四周寂静一片，庙里的香火都熄灭了，哪里去找那顶黑皮帽？狄公不禁苦笑了起来，感到了一种莫名的烦恼。他穿入一条小巷，认得从小巷穿出头，转个弯，过孔庙便可回到州衙正门了。

突然，前面暗黑的屋檐下传来低微的哭泣声。狄公停住了脚步仔细寻觅，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坐在冰冷的石阶上抽泣，小小的脸蛋冻得通红，头上身上都落满了雪花。

狄公赶紧上前将那小女孩抱起在怀中，用皮袍一角将她裹紧。不一会，小女孩感到了温暖不哭了。

"小姑娘，你爹爹、妈妈管你叫什么？"

"梅兰。"小女孩答道。

"对，你是不是叫王梅兰？"

"不，我叫陆梅兰。"小女孩撅起了小嘴。

"对，你爹爹对你很好，常买糕给你吃。"

"不！你瞎说。我爹爹死了，我妈妈在店铺里卖布。"小女孩很是失望。

狄公笑道："我知道了，你妈妈开着爿棉布店。那么，陆梅兰，你家就在城隍庙旁边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在一只石头狮子对面。"

狄公记起城隍庙正门对面是有一爿棉布店，于是抱起小女孩便向城隍店走去。

"我要妈妈给我看看那只猫。"陆梅兰又打开了话匣。

"什么猫？"

"那个大叔来我家时，嘴上总是说猫啊猫啊，你这只猫啊。--你不认识那大叔吗？"

狄公纳罕，问："那大叔常去你家吗？"

"不常来。来的时候总是夜里，我都睡了。我问妈妈猫在哪里，我要猫玩，我最喜欢猫了。妈妈听了十分生气，又骂我又打我，说我是做恶梦，家里哪来什么猫。真的，我听见那大叔与猫说话哩。"

狄公叹了一口气，他猜出那寡妇必是搭上了汉子。

狄公又问："你家里除了妈妈还有什么人？"

"没有人了！我夜里睡觉总做恶梦，很害怕。"

狄公寻到了"陆记棉布庄"，轻轻敲了一下门。

门很快开了，闪出一个妖艳的妇人。她打量了一下狄公，恶狠狠地问："你这个野郎中将我女儿拐骗到哪里去了？"

狄公一愣，平静地答道："你女儿迷了路，在一条小巷里哭泣，我将她领了回来。她穿得太单薄，恐怕受冻了。"

那妇人咧了咧两片尖而薄的嘴唇，讥讽道："卖你的假药去吧！还来管人家的闲事！"说着将小女孩一把拉进屋去，"砰"一声关上了门。

"好一个厉害的女人！"狄公耸了耸肩。

他折回大街，慢慢向衙门走回去。猛听得后面一阵穿着马靴的急步声，回首却见马荣、乔泰正急急忙忙向衙门跑去。

乔泰先认出狄公，慌忙叩见。狄公见他满头大汗，惊问："出了什么事？"

马荣抢着答道："老爷，蓝大哥被人毒死了！"

第十章

"甘泉池"浴堂的汤池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蒸气嗞嗞地作响，热雾弥漫了整个汤池。这"甘泉池"浴堂建在一个天然的温泉口，掌柜的多年苦心经营，居然也很有些规模，生意一向不错。

狄公到"甘泉池"时，才发现浴堂除了中央大汤池之外，还有许多单间小池。单间小池设备尤为完善，热汤清澈流动，不见一点污浊，因专供一人所用，故收费较大汤池昂贵。

浴堂掌柜将狄公一行引进靠近花厅最末一间单间。--蓝大魁照例两天来"甘泉池"洗澡一次，每次都用这个僻静的单间。

狄公拉开单间的厚木门，见蓝大魁蜷曲着赤裸的身子，躺倒在小池边的瓷砖地上。脸被临死前的痛苦扭曲了，呈可怕的青绿色。肿大的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满脸汗珠。

狄公见池子边的石桌上有一柄大茶壶和几块七巧板。

马荣突然说："老爷，你看，茶盅打碎在地上了。

狄公俯下身来看着地上茶盅的碎片，忽见破裂的茶盅底部留有一点褐色的茶末。他小心将它拣起放在石桌上，转身问掌柜道："你们是如何发现他死的？"

掌柜恭敬地答道："蓝师父来洗澡时总先在池子里浸泡半个时辰，然后起来喝一盅新茶，练一会儿气功。我们都不去打扰他，直到他练完气功喊伙计冲茶。今天晚上，不见他练气功，好久也不听他呼人冲茶，便感到奇怪。我们进来一看，见他已翻滚在地，眼睛也倒了光……"

水池的热汤还在咝咝冒气，大家好一阵咨嗟。

洪参军道："掌柜来衙门报信，我们找不到老爷，不敢擅自作主，便匆忙先赶到这里护住现场。马荣、乔泰已将所有浴客都登记了姓氏、身分、宅址。初步勘问，并不见有人进入过蓝大魁洗澡的这个单间。"

狄公问："那么，蓝大魁又是如何被毒死的呢？"

洪参军答道："必是有人进来这单间投放了毒药。我见隔壁花厅正中有一个大茶缸，浴堂饮用的茶水都是那茶缸里预先冲泡好，再-一灌入到每个茶壶的。若是毒药投入了大茶缸里，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毒死。蓝大魁大意，他洗澡时从不锁门，故歹徒得以潜入，将毒药酒入他的茶盅，然后悄悄离去。"

狄公低头见那块茶盅底部碎片上粘着一片茉莉花瓣，问掌柜道："你们这里招待浴客用的是茉莉花茶？"

掌柜摇头答言："不，我们从不用这种名贵的茶，我们用的都是茶叶末子。"

狄公点点头，说道："小心别将碎片上的茶末和那茉莉花瓣碰了。陶甘，你将那块碎片用油纸包了收起，并那茶壶一起带回衙里检验。"

陶甘将那块碎片用油纸包了纳入袖中，一对眼睛不由自主地端详起茶壶边上的几块七巧板。

"老爷，你瞧，蓝大魁临死前还玩过七巧板，你看那图形！"

狄公惊道："七巧板少了一块！"他用眼睛迅速地四下一扫,"蓝大魁的右手紧握着拳头，莫非少了的那块三角形在他手中！"

洪参军小心地掰开蓝大魁的右手，果见一块小小的三角形粘在他的汗湿的手心上。

狄公道："显然这图形是蓝大魁发现自己中毒后仓促拼成的。---他会不会用七巧板拼出凶手的线索？"

陶甘道："这图形一时看不出像什么。想来是蓝大魁倒翻在地时，胳膊碰散了拼出的图形，那茶盅不也是摔碎在地上了吗？"

"陶甘，你将这图形描画下来，"狄公道，"回衙后，我们一起再细细推敲。洪亮，你去唤几名番役来将蓝大魁尸身运回衙门去。--我这里再去问问账房。"

狄公出了那单间，绕过花厅，到了账房门口，掌柜惶恐地后面跟定。

狄公问正在拨着算盘的老账房道："请你讲讲蓝大魁进来浴堂前后的情况，看来你是这里不受怀疑的唯一的人。"

"老爷，我记得十分清楚。"账房胆怯地答道，"蓝师父如往常的时间来这里买了五个铜线的红筹码，就摇晃着进了浴池。"

"他是独自一个来的吗？"狄公问道。

"是的，老爷。他总是独自一个来的。"

"你可记得蓝师进父浴池后，紧挨着来的是些什么人。如果是熟识的客人，你当然能说出他们的姓氏。"

账房皱了皱眉头，思忖了一下，答道："记得蓝师父进去后，第一个来的是杀猪的刘屠夫，他买的是两个铜钱的黑筹码，是洗大汤池的。之后是米铺的廖掌柜，他买的也是五个铜线的红筹码，洗单间小池。再后，再后好像便是四个后生。三个有点面熟，都不是正道上的人，干的是偷鸡摸狗的营生，一个还是掏摸的高手。只有一个不曾见过，穿的黑衣黑裤，头上一顶黑皮帽，压到了眼睛下，看得不甚真切。"

"他们四个买的是什么筹码？"

"都是黑筹码。老爷。我们这里红、黑筹码不仅区分大汤池和单间小池，而且凭筹码由伙计收管衣服。这样一来可防止不付钱的人偷偷溜来洗澡，二来也防止洗完澡穿错别人衣服。收管衣服的橱柜也漆成红、黑两色以示区分。"

狄公又问："米铺的廖掌柜买的单间小池紧挨着蓝大魁的单间吗？"

"不，廖掌柜的单间在西厅，蓝师父的在东厅，中间隔了大花厅。大花厅里放着许多床榻，烧着炭盆，供客人休憩躺卧。"

狄公点点头，又问道："你可亲眼看见那四个后生走出浴堂？"

账房踌躇了一下，摇了摇头。

"老爷，我未亲见那四个后生离去。发现蓝师父出事时，汤池里外的人都惊呆了，很快衙里便来了人，锁了大门-一查问姓氏、身分……"

狄公回头问乔泰、马荣："你们查问客人姓氏、身分时可曾见一个黑衣黑裤黑皮帽的年轻后生？"

马荣答道："没有。如果有一个如此打扮的客人，我是不会不留意的。"

账房道："看来这四个后生尚未出浴堂，老爷你看，那个在大镜前梳头发的便是其中一个。"

马荣赶忙上前一把将那后生揪到狄公面前。

狄公温和地问道："你们一伙中有个身穿黑衣黑裤，头戴黑皮帽的吗？"

那后生惊恐地望了望狄公，答道："其实我们三个并不认识那黑衣黑裤的人。前天我们来这里洗澡时便见他在浴堂门首转来转去，像是在等候着什么人。今天我们来时，他便尾随着我们一同进了浴堂。"

"你能说出他的相貌吗？"

"他个子矮小纤弱，一顶黑皮帽戴得很低，我只隐约见他前额露出一绺卷发。他并不与我们答话。对，老爷，他的一对眼睛凶光毕露。"

"进了汤池之后你还未看清他的面目？"

"老爷，他大概是买的红筹码去单间小池了。我们三人在大汤池里都不曾见到他。"

狄公挥手叫马荣将那后生放了，转身命账房："你快将黑筹码理一理，有没有缺了的。"

账房很快将一叠黑筹码查验了，不觉失声叫道："老爷，果然三十六号黑筹码不见了！"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衙升堂，狄公命"济生堂"郭掌柜当几千看审的百姓之面将蓝大魁尸首作了全面验检。

郭掌柜验尸毕递上尸格，说道："老爷，茶盅底的茶末和那片茉莉花瓣都有剧毒。我曾剔出一丁点茶末喂食一条凶狗，那凶狗当即死去。不过，茶壶里的茶却是无毒的。"

狄公问："你思量来那毒药是如何投入茶盅的？"

郭掌柜答言："我猜想，投毒的人必是先将毒药洒在几片茉莉花瓣上，然后将茉莉花瓣偷偷投入茶盅之中。谁还疑心那几片芳香扑鼻的茉莉花瓣会是致人死命的毒药？"

狄公点了点头，说道："蓝大魁先生是北州的荣誉和骄傲。他不仅拳术、角抵天下无敌，尤为令人敬重的是他的人品操行。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竟被人用卑鄙残忍的手段毒害致死。本衙将尽快讨拿到真凶，替他报仇，让蓝先生瞑目九泉，灵魂超升。"

狄公俯身朝堂下看了一眼，用惊堂木在案桌上拍了两下，突然喝道："带潘丰上堂！"

两名衙卒将潘丰押上堂来。狄公令开了枷具，高声宣道："本衙经多方调查核合，被告潘丰于本月十五日、十六日确系去山羊镇做生意，并不知杀人情由，故叶彬、叶泰告他谋杀妻子之罪难以成立，本衙现判潘丰无罪开释。--叶彬、叶泰到堂了没有？"

叶彬应声走上公堂跪下，口称："老爷明断，小人撤了原诉。"

狄公问："怎的不见叶泰上堂？"

叶彬面露忧色，战战兢兢答道："小人也实不知叶泰去向，他昨日中午离家出门后至今不见归来。"

"叶泰常在外面宿夜吗？"狄公问。

"不，他虽然有时很晚回家，但从不在外宿夜。故我为之一直放心不下，怕他遇了意外。"

狄公皱眉道："叶泰回家来，你即告诉他来衙门一遭，就说是我有话问他。"说着又用力拍了一下惊堂木，宣布退堂。

潘丰叩头称谢，不觉热泪盈眶。叶彬忙走上前搀起潘丰，说道："妹婿冤屈了，是愚兄一时糊涂，听信谗言，诬告了你。"说着又躬身施礼，两人挽袖一并退下堂来，出衙门回家不提。

狄公回到衙舍，洪亮早已遵狄公之命将朱达元请到衙舍等候多时。

朱达元一见狄公忙欠身拜揖，狄公拱手还礼。宾主坐定，衙役献茶。

狄公开门见山："朱员外想必已听到了蓝大魁被人毒害之事，未知朱员外对这案子有何看法？"

朱达元神色惨然，沉吟半晌道："蓝师父为人品性不须我赘述了，未知此刻狄老爷有无凶手的线索？"

狄公道："凶手是一个身子纤弱矮小的后生，这一点可以深信不疑。"

洪亮飞快看了陶甘一眼，问道："老爷如何断定凶手必是那个身子纤弱矮小的后生呢？当时浴堂里人进人出闹哄哄，乔泰登记下姓名的就有六十来人。"

狄公道："这六十来人不可能进出蓝大魁那单间而不被人察觉。你道那凶手因何要穿黑衣黑裤，只因是"甘泉池"的伙计都穿一抹色的黑衣裤。故那凶手进去蓝大魁单间时未被人注意，以为是伙计进去服侍茶水。凶手买了黑筹码，却未去洗澡，他乘汤池里外热气蒸腾之际，溜入蓝大魁的单间，偷偷将那几片洒了剧毒药粉的茉莉花瓣投入蓝大魁的茶盅里，便迅速离开了'甘泉池'浴堂。"

朱达元大吃一惊，瞪大了眼睛。

狄公继续说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线索，蓝大魁临死前挣扎着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图形。可惜那图形未拼全，或是碰乱了，尚未能看出是什么含义。但无疑那图形必是与凶手的身分有直接关系。目下我们对那后生的形貌也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朱员外也许能告诉我蓝大魁有无一个身子矮小纤弱的徒弟，对，他的头发好像是卷曲的。"

朱达元答道："没有。蓝师父的子弟辈我全认识，一个个都是熊腰虎背的彪形大汉，金刚一般的身子，哪来矮小纤弱的？再说，蓝师父要子弟全剃光头，不许留长发，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留卷发的了。唉，一个顶天立地、名播遐尔的盖世英雄，竟吃一个小人的卑鄙诡计害了性命，听来真令人切齿扼腕，怒火中烧。"

"小人的诡计？--会不会是一个女子的诡计？"陶甘忽来了灵感。

朱达元摇了摇头："蓝师父从不近女色。"

陶甘道："不近女色有时恰巧是与女子结下深仇的原因。蓝大魁可能拒绝了一个女子的追求，那女子恼羞成怒，定了这毒计，置他于死地。--这下毒的一招多是女子的手段。"

马荣道："陶甘说得也甚有道理，你愈拒绝女子，女人反愈死死地缠上你。其中的缘故只有天知道。"

"胡扯！"朱达元叫道。狄公听了忽若有悟，说道："会不会是一个身子纤弱细巧的女子装扮成一个后生，偷偷溜进了浴堂？倘是这样，那女子必与蓝大魁有些瓜葛，说不定就是情人，只是不为外人所知罢了。"乔泰道："昨日蓝大哥与我们讲起练铁球时还切切叮咛说不近女色，他怎会自己偷偷藏过一个情人？"

陶甘道："或许是他原先便有个情人，后来怕伤了元气，心生悔意，又推辞了那女子。那女子才横下心做出了人命。"

狄公一面点头，一面将手中的那七巧板颠来倒去拼了又拼，然而总拼不出一个理想的图形来。--一来蓝大魁只拼了六块，二来，他翻倒在地时又碰乱了那图形。为此狄公很感纳闷。

最后狄公说："你们三人此刻分头去找'甘泉池'洗澡的那三个后生聊聊，将他们引去酒肆醉饱一顿，说不定他们会说出那凶手更多的情况；他的形貌，他的言语，他的经历甚而他的姓名。--洪亮，你陪朱员外回府上，顺便去'济生堂'将仵作郭掌柜请来这里见我。"

狄公慢慢饮了一盅茶，又在案桌上重新翻来复去摆弄着七巧板。忽然，他拼出了一个图形，眼睛突然一亮："猫"！

这时郭掌柜走进衙舍，狄公将七巧板搁到一边，问道："郭掌柜以为

毒死蓝大魁的可是一种不常见的毒药？"

"不，这毒药最是常见的。老爷想从毒药上发现线索，看来难以见效。"

狄公失望地叹了一口气："看来用七巧板来发现凶手线索也同样难以见效了。"

他忽然想到什么，便又对郭掌柜说："郭掌柜，昨夜我遇上一件有趣之事。我在城隍庙附近将一个迷路的小女孩送回了家，谁知那女孩的母亲非但不致谢，反将我辱骂。我从那小女孩天真的言语中得知其母亲是一个寡妇，正与一个奸夫往来。"

"那寡妇姓什么？"郭掌柜好奇地问道。

"她夫家姓陆，现在城隍庙对面开着爿棉布庄。那女孩名唤陆梅兰。"

郭掌柜猛抬起头来，叫道："老爷，她叫陈宝珍，最是个凶狠刁泼的女子。仗着有三分姿色，读过几本书，能说会道，专干那惹蜂引蝶的勾当。她丈夫名叫陆明，死了还不到半年。老爷，陆明死的可有些蹊跷。"

狄公问道："陆明之死有何蹊跷？"

"老爷的前任处断这事太草率，没有验尸就匆匆备案埋葬了。不过，那时这里正在打仗，他确也一时顾不到细查一个小小的棉布庄掌柜的死因。"

狄公忙问："陆掌柜死因如何备案的？"

"陈宝珍找来了一个姓康的江湖郎中，匆匆验了陆明的死尸便签了个心病猝发的断诊，交送官府了。前刺史信而不疑，当即回复了官批，押了大印，草草备案便择日埋葬了。"

"你知道那陆掌柜是如何死的？"

"说是饮酒过量，心病猝发。陈宝珍说他空肚喝了一斤白酒，死于烂醉之中。我认识陆明的兄弟，听他那兄弟说陆明死时脸色未变，只是眼睛从眼窝里凸了出来。我当时疑心是被人猛击后脑所致。我向前刺史提出我的看法，谁知前刺史还怪我多事。他对康大夫的断诊深信不疑。"

"那康大夫如今何在？"

"几月前便移家去了南方，以后再也不曾见到过他的影踪。"

狄公道："原来如此。这番我倒要将此事细细勘查一遍。虽然目下已有两件疑难的案子弄得我焦头烂额，但谁叫我要做官的？做官便要对百姓负责，对律法负责，决不能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而善良的无辜却蒙受冤屈。陆明之死真有蹊跷，我定要查清此事，使他瞑目九泉。--少刻我便将陆陈氏传来公堂讯问。

第十二章

狄公送走郭掌柜，只觉头晕眼花，心神忡怔。自从那天在朱员外家的酒宴上受了点风寒，至今一直感到胸闷气塞，六情不舒。他决定独自出城外去遛遛马，借此散散郁闷，以便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清醒。适才郭掌柜谈起陆明之死，陆陈氏的凶恶形象又在他眼前浮现。他隐约感到陆陈氏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她寡居未及半载便偷汉子，莫非她的亲夫是她设计害死。想着想着，不觉过了旧校场，悠悠然出北门，在皎洁的白雪地里放辔驰驱。

远远望去，彤云里露出一座高耸的峰头，那便是著名的药师山了。据说古时张天师在这里种过神药，故名。山腰如今还有一座天师观，观后有一天师洞，风景幽美，古迹斑斓。山背后的悬崖峭壁上，经常还可采到珍贵的人参和灵芝，故更增添了三分仙气。

狄公将坐骑系在一株枯秃的松树干上，信步拾级上山。一面细细观赏山道两边赭色石壁上的摩崖刻石。忽然，他见石级上有清晰的脚印，那窄小的印迹，分明是一个女子的脚踩出的。狄公循着脚印上到半山，猛见天师观后的一方巨崖下一个娉婷女子正在用花锄挖药草。

那女子听见身背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忙转过身来，放下花锄，上前款款道个万福，说道："原来是狄老爷小游至此，吓了我一跳。"

狄公道："郭夫人，原是你在这里挖药草。听说你几天前在这里挖到一支人参。"

郭夫人笑道："那真是侥幸。老爷怎的有闲情逸致独个来这里逛？莫非眼红我挖到人参，也想来撞撞运气？"

狄公道："哪里，哪里，我只是被蓝大魁的案子弄得头昏脑胀，心神不舒，故独个来这里散散郁闷，清爽清爽脑子。"

"老爷，那案子至今仍无线索？"

"不！那犯案的凶手已露了些端倪，很可能还是一个女子。"

"啊！"郭夫人不觉惊叫出声。"一个女子？真会是一个女子。蓝师父与我丈夫是好朋友，我丈夫会几套拳都是蓝师父一手指授。平时我确也见蓝师父对女子冷若冰霜，态度很是倨傲。他--他似乎一点都不懂女子的心肠。"

狄公见她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眼睛里闪出一种迷惘羞涩的光芒，不觉微微吃惊，心中好生纳罕。忽然他问道："郭夫人，我上次到宅上见你家中养了许多猫。不知养猫是你的爱好，或是你丈夫的爱好？"

"我们都十分地喜爱猫，平时见着一些无家可归的小猫、病猫，总心中不忍，都抱回家来养着。--如今我家中共养着七只猫。"

狄公点点头，他恍忽见郭夫人一对深黑明亮的大眼睛正紧紧睃着自己，心中不由一慌，只感窘迫尴尬，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

他抬头见山崖上正挺立着一树高大的梅花，一阵寒风吹来，花瓣共雪片齐飞，纷纷扬扬，煞是美观，不由指着那树梅花说道"你瞧那株寒梅，正如一位亭亭玉立的姣姣的美人，风姿清爽，英气夺人。"

郭夫人道："你还可听见花瓣落在雪地上的声音哩。记得古人一首诗中就吟咏过这种梅花落地悠然有声的景象。"

狄公点头，他想背诵郭夫人说的那首古诗。但他此时头脑里一片混沌，哪里还能记起一句？他摇了摇头，尴尬地笑道："郭夫人请自稳便，下官告辞了。州衙里还有几件急事等着我回去裁处哩。"说着躬身施礼。

郭夫人默默地望着他，只抿嘴一笑，以示答礼。狄公转身慌忙下山。郭夫人拈起花锄自顾去挖药草。

狄公回到州府衙门，命巡官立即去城隍庙对面的棉布庄将掌柜陆陈氏请来衙里。巡官领命去马厩牵过坐骑，飞驰出了衙门。

狄公坐在书案前拿出一卷公文正待阅读，他的头脑却如天马行空，

纵横驰骋。忽然他记起了郭夫人说的那首吟咏梅花的古诗，诗的题目是《玉人咏梅》，出自二百年前南朝一个著名诗人之手。他不禁兴奋地一句一句地背诵了起来：

人境雪纷纷，

一枝弄清妍。

孤艳带野日，

远香绕天边。

玉色宁媚俗，

真骨独自寒。

飘落疑有声，

蛾眉古难全。

狄公忍不住责备自己为何适间在药师山上面对郭夫人却一句也背诵不上来。他长吁一声，深恨自己记性太糟，往往应记住的东西却忘却了，待不需要记时却又如泉水一样奔腾激涌而来。想到此，狄公不禁又喟叹频频，自怨自艾了一阵。

狄公正想入非非，神思惚恍，巡官进得衙舍禀报道："陈掌柜她拒绝来衙门，老爷，她说她并不犯法，为何要来衙门出乖露丑。"

狄公大怒："这女子果真是无理之极！国家法度何在？衙门要传见她，竟敢大胆抗命！"

巡官胆怯地又说："那女子还大声哭喊，惊动了街坊四邻都来为她说情。她见人多势众更来了劲，又叫又骂，说衙门怎可平白传唤她一个孤苦无告的寡妇。众目睽睽都护着她，我不好发作，只得空手回衙里复命。"

狄公厉声道："你拿这支令箭，带四名番役，当即去与我将这胆大包天的女子押来衙门。我要在公堂上当众审她，到时不怕她不苦苦求饶。这一类刁泼女子多半不是善类，很少有安分守己的。今番我不将陆明的死因查出，决不甘休！"

巡官应声退下，自去遣派衙卒。这回他有恃无恐，壮大了胆子，吩咐带了枷具，如饿虎逐羊一般向城隍庙方向而去。

狄公转念一想，陆陈氏押来衙门时不如先将她关押一时，折折她的威风。他自己此刻正可抽身去看看潘丰和叶彬，如果能见到叶泰则更好。狄公深信叶泰不仅将廖莲芳诱拐去藏过了，而且正在犯更大的罪恶。

第十三章

狄公在叶彬的笔墨庄前勒住了马，命店中伙计去喊叶掌柜出来。

叶彬正在店后作坊里看伙计为徽墨描金，闻报狄老爷到了店门口，忙不迭三步并作两步走出店堂，大开了店门，请狄公下马进店歇坐，又命伙计献茶。

狄公在马上摇手道："休要沏茶，我不进店里坐了，我只想打问一声，你兄弟叶泰他回家来了没有？"

叶彬神色不安地答道："回老爷，叶泰至今尚未回家，我已派人把城里的酒肆、茶楼、赌场、妓馆都寻遍了，只是不见他的影踪。--老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狄公道："倘使今夜还不见他回来，你便来衙里报告我，我当即签发海捕急递文书，图写他的年甲、贯址、形貌到处张挂，令各路查访追捉。"

叶彬只得点头答应，心中暗暗叫苦。狄公策马折向南门疾驰而去，不一晌便到了城根的潘丰宅院。这里仍旧荒凉清冷，街上很少有行人。狄公在潘丰宅院外的墙边一根石柱上系了马，便用马鞭柄在大门上敲了几下。潘丰应声出来开启了大门。潘丰见是狄公独身来访，心中发慌。

"狄老爷，请到店铺中坐吧，那里有火盆。不过，店铺中什物堆放得杂乱无章，老爷休要见笑。"

狄公随潘丰进了店铺，果然见店铺里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看来是潘丰故意不去收拾。

潘丰让狄公坐了，便站起沏茶，狄公见店铺当中摆着一个四方茶几

上盖着一块湿绒布。茶几边支着一柄寒刃闪闪的牛耳尖刀。狄公好奇地看了看那尖刀，又想动手去将那茶几上的湿绒布掀开。

"狄老爷，切莫用手碰那茶几。茶几刚上了一遍硝红漆。这硝红漆很有毒性，老爷的手若是碰了那湿漆便会肿胀疼痛好几日。"

狄公问："潘掌柜，你的这柄尖刀形制很古朴，莫不也是件骨董？"

"老爷端的有眼力，这宝刀正是五百年前东汉朝中一个大将军所佩。他死前献给了一个神庙，神庙用它来宰牛祭神。你看这刀刃寒光耀眼，如新发于硎，谁见了都羡爱不已。"

狄公突然说道："潘掌柜，本官有一句话问你，你切不可支吾遮瞒。我想杀害你妻子的人事先知道你要离家去山羊镇。这只能是你妻子亲口告诉他无疑。你平时察观形迹，知你妻子可有外遇？--若是有，也无须回避本官。这人乃是杀你妻子的真凶！"

潘丰的脸顿时变得苍白，他不安地瞅着狄公，眼睛里闪出痛苦的光芒。半晌，听他说道："老爷，一个多月来，我见贱妻神色态度有些异常，尤其她眼光的细微变化令我吃惊。这使我心中悬起了一块大石，为此我迷惘痛苦，但却又未拿住真凭实据。"

"那人是谁？"狄公赶紧问道。

"人是张是李，我不能凭空乱猜，但无论如何叶泰与这事大有关连。我见叶泰来我家常与贱妻窃窃私语，我出门时他来得更频繁，好像是在商计着什么大事。我心中明白，叶泰必是劝贱妻另攀高枝，与我离婚，跟随别人去过快活日子。贱妻贪慕富贵，最是眼红人家穿戴装饰，她常抱怨我从不给她买一二件昂贵的首饰……"

"她那一对金手镯就足足有四两重，还不昂贵？"

"金手镯？"潘丰惊异地叫了起来。"老爷想是弄错了，她从没有什么金手镯，她只有一枚银指环，那还是她出嫁时她婶婶送她的。"

狄公严厉地说："潘丰，休要在本官面前遮瞒了，你妻子除了那对镶红宝石的金手镯，还有六枚金发夹！"

"这不可能！老爷。"潘丰激动地说道。"我从不曾给过她这些东西，

她嫁过门来时只有手上佩戴的那一枚银指环，更无他物！"

狄公站了起来，说道："你跟我来！"说着牵了潘丰的衣袖走进卧房，指着那一堆衣箱道："你将那第二只衣箱打开！金手镯就藏在那夹层里！"

潘丰将信将疑，忙垫了张凳子爬上去移下最顶上一只衣箱，递给了狄公，于是打开第二只衣箱。

狄公见那衣箱里凌乱堆了许多女子的衣裙，他记忆起上次来时衣箱里的衣裙叠得齐齐整整，陶甘搜查那衣箱后按原样叠放了。

潘丰将箱内衣裙一件一件抖过扔在地上，箱子空了，潘丰吐了一口气，说道："老爷亲眼看见了！哪来什么金手镯、金发夹？"

狄公心中纳罕，说道："我来找！"他将潘丰推下那凳子自己站了上去，很快揭开箱子底部的夹层。--但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回头冷冷地说道："潘丰，你须讲出真情，因何将那些金首饰偷偷藏过了？"

潘丰发了急，发誓道："我潘丰倘然有半点欺瞒老爷，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堕入阿鼻地狱，永不超生！我从来就不知道这衣箱里还有夹层！"

狄公略有所悟，忙检查卧房的窗户，果然有几根木栅已断裂。

"必有贼盗来过这儿！他从窗户里爬进了卧房。"

"但是，老爷，我账柜里银子却一两不少！"潘丰不信。

"这些衣裙你都仔细看过了，想一想少了什么没有。我记得上次来时这衣箱里的衣裙叠得满满的，且十分齐整，如今却是凌乱不堪。更奇怪的是那些金首饰竟不见了。"

潘丰低头在地上一件一件地检看。

"老爷，你说对了！果然少了两件。一件大红遍地金对襟通袖罗衫和一条嵌金枝玉叶狐裘紧身袄--这两件是贱妻平昔最为珍爱的，价钱也最是昂贵。"

狄公慢慢点头，恍若有悟，忽而又说："潘丰，那墙角里一张绛红色四方小茶几怎的不见了？"

"噢，那小茶几--老爷不见我适才正在刷漆吗？"

狄公笑道："瞧我这记性！潘丰，如今我真信了你说的都是实话。我们还是回店铺里烤着火慢慢说吧。"

狄公此时心中乃有了草稿，他恨自己为何没有及早看出这一点--罪犯一开始便露出了破绽！

狄公慢慢呷着茶，见潘丰戴上了手套轻轻将那方小茶几上的湿绒布掀开。

"这就是老爷说的那张绛红色四方小茶几。其实，那天我去山羊镇之前已将红漆新刷了，正放在卧房墙角阴干，不料却被人碰了，恰恰在那面上留下了手摸过的痕迹。故我只能重新再刷一遍。--新漆过正经还能卖十两银子哩。这茶几原是南朝皇宫里的陈设，卖金的偏未撞上了买金的，倘是有那识货的见了，必肯出大价钱，故我赶紧先……"

"你妻子有可能碰着它吗？"狄公不禁问道。

"老爷，"潘丰冷冷地笑了一笑，"贱妻决不会碰它，她知道这新刷的漆有毒，沾上了皮肉，肿胀溃烂还是小事，弄得不好还会发高烧，上吐下泻，里急后重，全身抽搐，折腾个半死。对，上月棉布庄陈掌柜就不小心，将手沾了新漆，双手肿得像个大萝卜。我告诉了她解毒的药方……"

"你认识陆陈氏？"狄公诧异。

"陈掌柜她娘家原与我家是紧邻，故从小见她长大，我们都管她叫宝珍姑娘，为人极是尖厉泼辣，好胜心强。她出嫁后便不再见到过了。后来，我移居到了这里，她竟知道了我的宅址，也偶尔来玩过一两回。她父亲是个老实规矩的生意人，她母亲却原是个巫婆，专会弄那骗人的法术。陈掌柜还说起她丈夫陆明已死，他寡妇孤女日子很是艰难。"

狄公点头频频，站起告辞，又说道："潘掌柜，我可预先告诉你，杀死你妻子的罪犯已有了些眉目，他是个十分危险的亡命之徒，你须处处小心防范。今夜，你必须留在家里，紧闭门窗，吹熄灯火，将外面宅院

的大栅门也锁了，千万不可大意。倘然有事，明日一早即来衙门报信。"

第十四章

狄公回到衙舍，陶甘、乔泰、马荣已在那里等候着他。

马荣郁郁不乐地说道："朱达元同我们一起寻访了蓝大哥的所有徒弟，谁都说不出什么线索。平时他们都十分敬重蓝师父，蓝大哥当然也对他们十分宽和。蓝大哥的宅子也搜寻了，也并未发现有什么值得可疑的东西。不过，蓝大哥的一个名唤梅成的徒弟却说了一件值得引起注意的事。"

"他说了什么？"狄公忙问。

马荣道："一天夜里他去大哥家，意外发现蓝大哥正与一个女子在悄悄说话。"

狄公一惊："那女子是谁？"

"梅成没看清那女子的脸。他当时感到十分惊奇，因为蓝大哥从不与女子往来。他根本没听到蓝大哥与她说了什么，只感到好像那女子在发脾气。梅成这后生志诚老实，他不想偷听别人说话，故匆匆就离开了。"

陶甘道："蓝大魁与这女子必有来往。--不管是不是正当的，总之，外人都被瞒过了。"

狄公正待再问，衙厅响起了升堂的锣声。接着击鼓三通，鼓声传到后厅衙舍特别清晰。狄公皱了皱眉头，说道："晚衙公堂上我要问棉布庄陈寡妇几句话。她的丈夫死得很是可疑，她自己的行迹也有许多不检之处。退堂后，我还要将潘丰提供的一些新情况与你们讲讲。"狄公步入正衙大堂，升上高座，两眼四下一转，见廊庑下挤着不少的看审者。

他慢慢捋了捋胡须，首先宣布："毒死角抵大师蓝大魁一案，本衙已初步有了线索，凶手不日便可拿到。"

堂下看审的人听了顿时交头接耳，猜测纷纷。

狄公突然用惊堂木在案桌上狠狠一拍，喝道："将陆陈氏带上堂来！"

两名衙卒应声将陈宝珍押上厂公堂。陈宝珍身后紧紧跟定着女牢典狱郭夫人。

看审人群一片惊愕，禁不住面面相觑。

陈宝珍虽跪伏在堂下的水青石板上，身子却不住地扭动。她今天特别地浓妆涂抹了一番，放出一段妖艳的体态，口中大喊冤枉，两眼隐隐透出不可掩饰的凶光。

狄公慢慢说道："陆陈氏，你先不忙口喊冤枉，本堂只有几句话问你，回答清楚了便可回家。只因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请不动你，只得将你拘捕来衙门。--此刻你先将你丈夫陆明是如何死去的，简略地说明一番。"

陆陈氏咧嘴冷冷一笑，答道："我夫君死时老爷恐怕还未来这北州衙门上任哩！前任刺史老爷早已为夫君之死备案具结。小妇人不明白老爷怎的想起提及这事来，莫非对我夫君之死起了疑心？算来也是衙门公堂空闲得慌，胡乱寻点是非来消遣我寡妇孤女。"

狄公被她一顿抢白，好生恼怒。心想这妇人果然厉害十分，肚内不仅很有些心计，就是言语也尖辣刻毒。

"州衙的仵作曾要求检验你丈夫的尸体，被你伙同那姓康的江湖术士一时欺瞒，蒙混了过去。"

陈宝珍突然站了起来，大声指骂郭掌柜，口喊天大冤枉。

狄公狠狠地敲着惊堂木，喝道："不许你咆哮公堂，辱骂本衙职吏！"

"好一个公堂！好一座堂堂正正的州府衙门！我的刺史大人--我问你，你昨天深夜因何鬼鬼祟祟闯入我的家中？我的夫君死了，你难道不知？你竟要毁坏一个可怜的寡妇的名节，弄出话柄来，吃众人耻笑。"

狄公倒抽了一口冷气，顿时怒从心起，脸色铁青。

"大胆刁民泼妇人竟敢侮辱本官，来人！与我狠狠抽五十鞭子！"

两边衙卒一声吆喝，上前将陈宝珍按倒了，一个衙卒抡起鞭子，狠狠地朝她背脊抽去。

陈宝珍吃了几鞭，忍痛咬牙，破口失声大骂："杀千刀的狗官！只拿了俺寡妇人家逞你娘的威风。我陈宝珍到底犯了什么王法？你一条一条罗列出来！"说着又一声声"狗官"、"昏官"叫骂不绝。狄公怒气未消，心中益发感觉这女子决非寻常，不易对付。抽了二十五鞭，陈宝珍背脊被抽得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堂前，哀哀呻吟。

廊庑下看审的人一阵阵咨嗟，多有为陈宝珍抱不平的。

狄公示意衙卒住手，冷冷说道："陆陈氏，你大胆咆哮公堂，辱骂本官，理应活活打死在堂上。今日姑且将剩余二十五鞭寄上，明日再审，倘若不思反悔，一味冒犯顶撞，两罪俱发，定打得你皮开肉绽，魂飞魄散。"

两名衙卒拈来几炷香在陈宝珍鼻下挥动，见她缓缓醒来，忙将枷具、手枷套了，押下大牢监禁不提。

狄公长长吁了一口气，拭了拭额上的汗，宣布退堂。他站起身来，慢慢踱步回衙舍，陶甘、马荣、乔泰后面跟定。

狄公道："我与多少刁泼横蛮的女犯打过交道，却万万没想到今日倒被这陆陈氏羞辱一场。我好意将她迷了路的女儿送回了家，她竟借题发挥，反诬于我，恣意诽谤，百般毁骂，实在令人发指，怒火难消。"

马荣问道："老爷堂上又为何不作一句辩解？"

狄公叹了一口气，说道："昨夜我实是去了她家，瓜田李下，有口难辩，叵耐这妇人好眼力，当场便识破了我身分，又嘴上不说，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颠倒图赖，用心端的险恶。"

陶甘道："其实她并无多少心术，她这样叫嚣诬蔑，反倒越发令我们信了她丈夫死的可疑。"

狄公点头，说："她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但我见她非常害怕衙门对她丈夫之死重新调查，看来陆明之死必有蹊跷。有必要时，我想开棺验尸！"

突然，巡官气吁吁奔进衙舍。

"老爷，适才一个街头鞋匠送来洪参军的紧急口信。"

第十五章

黄云飞驰，暮色降临，洪参军垂头丧气往衙门走去。他今天出来缉访收效甚微，那几个后生都说不准黑衣黑裤人的脸面是何等模样，只说是脸色苍白，且前额有一绺卷发垂下。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他低头走着，不觉转入一条店肆林立的大街。突然，一个宽胸阔肩的大汉与他交臂而过。洪参军眼前一亮，只觉此人好生面善。远远望去见他头上正戴着一顶尖顶的黑皮帽，与那哑巴男孩描画的可疑人物十分相似。

洪参军心中警觉，赶紧排开众人，紧紧尾随而去。他见那大汉进了一家珠宝行。洪参军踅到珠宝行门首，偷眼向铺里细看。珠宝行的掌柜正从橱柜里取出一个紫檀木嵌缀珠王的首饰盒。那大汉黑皮帽戴得很低，两片毛茸茸的护耳耷拉着，遮去了大半个脸面。洪参军见他两手戴着白手套正打开了那首饰盒，在里面挑拣。忽而那大汉摘下了一只手套，从盒里拈出一颗红光闪闪的宝石放在手掌心细细观赏。接着便见他与掌柜的讨价还价。最后，那掌柜耸了耸肩，将两颗红宝石用绒纸小心包裹了递给那大汉。那大汉交了钱，接过绒纸包出了珠宝行，很快便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了。

洪参军一时不见了他的身影，正懊恼不迭，责怪自己大意，忽又见那大汉正摇晃着走进一家酒肆的大门。洪参军这番看得仔细，便急步跟上。这时他才见那酒肆的门首挂着块黑漆烫金招牌："春风酒家"。

他四下张望，想发现一个熟人或衙门里走动的人，但他失望了。正心中焦急，突然见春风酒家门口有一个摆着摊的鞋匠，此时并无生意。洪参军将那鞋匠拉到墙角，从袖中取出一两碎银并一张名刺交给他说："劳动师傅快去州府衙门走一遭，将这名刺交给狄老爷，叫他立即派人来春风酒家拿获逃犯。这一两银子你权且收了，路上跑快，千万不可耽搁，事后还有重赏。"

那鞋匠见有一两银子的赏酬，当即答允，赶快撇下那摊子，匆匆向州府衙门跑去。

鞋匠走后，洪参军乃推开大门走进了春风酒家的楼下店堂。店堂里两溜排开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坐满了客人。杯盘狼藉，觥筹交错，酒香弥漫，人声鼎沸。洪参军遍看了店堂，并不见那大汉，心中纳

军。忽见堂馆从珠帘后端一空盘出来。他眼角一闪，见珠帘后原是一间雅座。那大汉正背向着店堂在独斟独酌。

洪参军走上前去，掀开珠帘，用手在那大汉的肩上一拍。那大汉急忙回首，大吃一惊，手中那纸包坠落到了地上。

洪参军认出了那大汉，禁不住倒抽了口冷气，顿时脸色苍白，惊愕万分。"原来是你？你就是拐……""洪长官，你坐下，我全告诉你。"

洪参军从桌底拉出一把靠椅，坐到了那大汉的右首。大汉干笑了一声，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洪长官休嫌烦絮，容我慢慢叙来……"说着偷偷从皮靴里抽出一柄雪亮的匕首，乘洪参军不备，猛然刺进了他的胸膛。

洪参军双目圆睁，发须齐竖，嘴唇一翕动，鲜血顿时从嘴里喷涌了出来。双脚早软了，趔趄了几步，只觉眼前一黑，便扑倒在桌子上，一面咳嗽喘息，一面轻轻呻吟。他挣扎起身子用颤抖的手指蘸了自己的鲜血，在桌面上写了一个字，于是一阵猛烈抽搐，便不动弹了。

那大汉轻蔑地望了一眼伏倒在桌边上的洪参军，回头又看觑了一眼闹哄哄的店堂，冷笑了一声，轻轻地将洪参军用血写的那个字拭去。于是站起身来，穿过厨房，走出了酒店的后门。

大汉去了约一盅茶时，狄公率陶甘、马荣、乔泰赶到了春风酒家。

店堂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彼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马荣、乔泰穿过店堂，排开众人，掀起了珠帘，让狄公走进那雅座小间。

狄公默默地看看洪参军浸在血泊里的尸身，禁不住热泪盈眶。陶甘、乔泰、马荣失声抽泣，都伤心地转过了脸去。

陶甘道："老爷，你看这桌面上的血，像是谁写了个字，但又被涂抹了，莫非是洪叔叔他写的。"

马荣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一丝鲜红的血从他的嘴唇上渗出。

"我们要为洪叔叔报仇，待拿获了那凶手，剐他二百四十刀挖出他五脏来，血祭洪叔叔！"

陶甘跪下身来，细细搜索地面，见地上一个绒纸包。他打开纸包，

见是两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

"老爷，这两颗红宝石必是凶手仓皇逃去时遗落下的。"

狄公接过那绒纸包看了，点了点头。

"陶甘，我们晚了一步，让这闪手得逞了，丧了洪亮性命。--红宝石的事我心中多少也已明白。"

狄公叫来了酒店的掌柜，问道："衙里的洪参军是不是与一个头戴尖顶黑皮帽的人一起来的这里？"

酒店掌柜胆战心惊，结结巴巴地说："他们并不是一起来的。那头戴黑皮帽的客官先来这里，叫了一角白酒，两味冷盆。这死者却不知是何时进的这小间。当我们堂馆发现他满身是血时，那凶手早已溜去。我吓破了胆，这里正待派人去衙门报事，老爷及衙里诸相公倒是先行来了。"

马荣粗声粗气地问道："掌柜的，你见那凶手长得何等模样？"

"他--他黑皮帽压得很低，两翼护耳毛茸茸一直遮到了嘴角上。小人……没看清他的脸。"

狄公强抑住心中的怒火，命马荣、乔泰："明日一早你们就去山羊镇，并邀朱达元一起去，他熟悉那里的许多捷径，且人头也熟。你们找到那家旅邸，详细打听了潘丰那天来歇夜的情况，并去将那出卖铜炉的农夫找来问问。所有这些打问实了，再与朱达元一并回衙里。--听仔细了？"

马荣、乔泰点了点头。

狄公声音凄惨地说道："此刻你俩将洪亮的尸首移回衙门。"

第十六章

中午，马荣、乔泰和朱达元三骑从山羊镇回到州府衙门时，衙门口正挤满了看审的人。

马荣道："看来，马上就要升堂了。朱员外，随我们一并进去看看吧。"

陶甘已在衙门口等候，见他们三人归来，忙从仪门引入前衙正厅，择了个便利的角落站下。

陶甘说："老爷已初步查清了几起案子的根由本末，此刻正准备升堂开审。"

狄公高高坐在大堂正中的案桌后，深绯色的官袍像一团熊熊烈火。他两眼射出尖锐峻冷的光芒，苍白的两颊瘦削了下去，脸色显然比昨天憔悴了许多。

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说道："潘叶氏被杀一案经本衙勘查追索，现已有了眉目。"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堂下侍立的衙卒，喝道："将那物证取来当堂验过。"

衙卒会意，下去将一个大油纸包捧了出来，又用一张油纸铺平在案桌上，然后将大油纸包放在那铺平的油纸上。

狄公迅速将那包上的油纸褪下，露出了一个雪人的头。雪人的两只眼睛嵌着两颗闪闪发光的红宝石，正闪出一种不祥的幽光。

堂下一阵咨嗟，转而雅雀无声。

马荣、乔泰面面相觑，心中不禁狐疑重重。

狄公一言不发，两眼只盯住了朱达远。朱达元痴痴地望着那雪人的头慢慢走上公堂。突然他伸出手来大声叫道："将红宝石还给我！"

狄公用惊堂木在雪人的头上轻轻拍了几下，雪珠纷纷落下，露出一颗披头散发的女人的头颅！

堂下看审的人一片惊慌。

朱达元泥塑木雕般站在公堂上，惘然失措。他很快明白了这一切的含义，抬头看了看狄公冷峻的脸，又看了看那颗可怕的女子的头颅。慢慢搞下手套，俯下身来在雪块上拣起了那两颗红宝石，放在他那肿胀成紫红色的手掌上。一面轻轻剔去粘在红宝石上的雪珠，脸上露出平静的微笑。

"美丽的红宝石，像血一样鲜红……"他嗫嚅道。狄公厉声喝道："朱达元，你认识这颗人头吗？--快将你杀害廖莲芳小姐的详情从实招

来！"朱达元从梦魇中醒了过来，两眼嫌厌地看了看那人头，默不作声。"朱达元，本堂再问你，叶泰现在何处？""叶泰？"朱达元摇了摇头，接着他放声大笑。"叶泰，他……他也埋在雪里了。"狄公见状，示意衙卒上前将朱达元套了枷具，上了手枷脚镣押下公堂。堂下看审的人这才大梦初醒，哗然议论开了。狄公拍了一下惊堂木，说道："杀害廖莲芳小姐的正是这朱达元，我怀疑他也杀死了叶泰。--这人头是廖小姐的，而潘叶氏则藏身在朱达元的宅府里，她是朱达元杀人的同谋！"狄公挥了挥手，堂下激动的人群乃静了下来。他续续说道："今天早上本行搜查了罪犯朱达元的宅府，在他花园里的雪人头中找到了廖小姐的头颅，在一幢幽僻的房子里找到了潘叶氏。--现将潘叶氏带上堂来！"潘叶氏被押上了公堂，跪定在水青石板上。狄公道："潘叶氏，你将你是如何勾搭上朱达元，又是如何伙同朱达元拐骗廖小姐，并残酷地将她杀害的详情-一招来。"潘叶氏慢慢抬起头来，低声招供道："小妇人一个多月之前在市廛上一家首饰店里遇到朱员外，我见他买下了一对镶红宝石的金手镯，很是羡慕。我的丈夫太悭吝，从不与我打制金银首饰。谁知朱员外眼光竟看出了我的心事，出了首饰店的门，他走到我的身边与我攀谈了起来。他说他很有钱，家中金银无数，奴婢成群。他问我丈夫做何等营生，我回答说在南城根开一爿小小的骨董铺子。他呵呵笑道：'原来就是潘夫人，知道，知道'，他说他常到我丈夫的铺子里买骨董，我听了很是高兴。他又问我他能否来我家做客，顺便挑买几件骨董。我一口答应，说哪日等我丈夫外出时便可过来相会。他欣喜若狂，当即将一只金手镯戴到了我的手腕上，临分手时又嘱我莫相负了。

"过了几天，我丈夫出外办货，我便将朱员外邀来我家。我做下了几味菜肴请他尝尝，两个也真是情投意合，只恨相见太晚。他将另一只金手镯也给了我，又给了我一把金发夹。他当时便提出要将我娶去做长久夫妻。他说他虽有八房夫人，但上面并无人拘管，丰衣足食，自不须说，穿戴装束的更不须发愁。至于我丈夫，他说只须给一笔钱就可以了。我丈夫是个窝囊废，跟着他那号人，日日粗茶淡饭，住那阴冷潮湿的破房子，胭脂花粉都不舍得买，哪还会有金手镯与我佩戴？再说，我平时辛苦积蓄点钱下来，又被我那兄弟叶泰拿去押赌。我想过这等艰难的日子有何意思，不如跟随朱员外去，也可图个后半世逍遥快活。他是个慷慨大度的男子，且体魄雄壮更胜潘丰十倍。朱员外又要我助他办理一件小事，我当然一口答应，随他吩咐。

"朱员外说他要请一个女子到他家去，那女子也早已同意，只是有个老婆子总是死死跟定了那女子，故她迟迟脱不得身子来。--一天，朱员外

陪同我去市廛上，果然见到那女子。我几次努力去接近那女子，但碍于那老婆子跟随着形影不离，我们也只得作罢。"

狄公问："你可认识那女子？"

"回老爷，小妇人并不认识那女子，猜想来必是一个****。几天后我们又去市廛，记得那天很冷，朱员外穿着狐裘皮袍，头上戴一顶黑皮帽。

"市廛的丁字街，正围着一群人看江湖艺人耍猴戏，那女子和老婆子也在人群之中观看。我挤进去凑近那女子耳边，按朱员外吩咐说道：'姑娘--于相公要见你。'那女子一听，果然偷偷跟随我出了人群，那老婆子正看得入迷，并未觉察。于是我将那女子引到朱员外事先指定的一幢宅子，朱员外则跟随我们身后而来。进了那幢宅子，朱员外对我说三日后市廛上见，便将门关了，我只得独个回家。

"三天后，我在市廛上见到了朱员外，他说那女子愈来愈不像样，脾气很坏，故他想将那女子偷偷带到我家，教训她一顿。我说我丈夫午饭后即要去山羊镇买一件骨董，恐怕要两天才能赶回来，他说正好。

"当天晚上，朱员外将那女子装扮成一个尼姑模样带来我家。我正想上前同她说话，谁知朱员外将我推到一边，叫我去准备点酒菜。我只得独个去厨房。等我准备好了酒菜来卧房叫他们时，见那女子已被勒死在炕上。朱员外坐在一张凳子上，一不小心手粘着了那方茶几的新漆，正在使劲地擦拭。朱员外叹了一口气说道：'那贱货不听我的话，自找死路。好了，既然她已死，且死在你的卧房里，你如何脱得这人命干系？如今只有一条活路，你快穿上这女子的衣服，与我一起回家，从此就藏匿在我家，做我的第九房太太'。说着，他迅速将那女子的衣服全部扒下，扔给了我，叫我赶快换上。我只得从命。他又从我手指上摘下银指环戴在那女子的手指上，想了一想，又拿下了指环上的红宝石自己藏过了，叫我去门外等候。"我在门外等了好久，才见他提着两个大包袱出来，说道：'我怕人家认出那尸体不是你，故将她的头颅剁了下来，与你的衣裙鞋袜一并带去我家。从今后人人都道是你死了，而你正可与我做百年恩爱夫妻。'我叫道：'你这傻瓜，你不看她这身装束打扮，正经是个未出嫁的姑娘，一个处女，而我……'他笑道：'这贱货早已不是处女了，她与我家于康那小子早做下了手脚。你们两个身子都无瘢痕胎怀，肤色又相似，外人哪里分辨的出？'"于是我们两人再去厨房端来了酒食，天哪！我害怕极了，但朱员外他竟还有说有笑，很快便将那酒食全数吃

了。洗了盘碟杯箸，将一切收拾齐整，乃偷偷乘黑夜爬出后墙溜走了。

"到了朱员外家，他将那装有人头的包袱扔在花园一角，带着我转弯抹角，曲曲折折走了好一阵，到了一个十分幽僻的所在。他说：'从今后你就在这房子里住下，一日三餐自有人服侍，休得担扰。我明天再来看你'。我见那房间里屏帷床席，十分齐整。第二天一早，朱员外就来到我的房间里，问我他送我的金手镯收藏在家中什么地方了，说昨夜匆匆忙忙竟忘了一并取出带回。我告诉他那对金手镯放在衣箱的夹层里了。他说他将去我家将那对金手镯取回。我要他顺便将我最心爱的一件罗衫和一条狐袭皮袍也取回来，他答应了。但他深夜回家来时只带回了我的罗衫和皮袍，他说那对金手镯不知怎的竟不见了。我胆小害怕，要他陪陪我。他说他的手肿得厉害，要找大夫抓药，改日再来看我。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老爷，我说的句句是实，但求老爷宽恩，超豁了小妇人。"

狄公道："你与朱达元同谋拐骗杀人，手段残忍，依律当斩，快与我画押！"

潘叶氏画了押，泪如雨下。书记将录下的口供念读一遍。两名衙卒上前给她上了十斤重的大枷，押下死牢监候。

狄公又唤廖文甫上堂来，数斥道："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女儿廖莲芳既已许配下了于康，因何变卦赖婚，拖延时日，迟迟不将女儿嫁出，致使弄出这般意外奇祸，悔之不及，做父母的都要于中汲取教训。我命潘丰将装有廖小姐尸身的棺材交付与你，你如今将这颗人头配了尸身择吉日做些法事盛殓安葬了。我将从朱达元的家财中拨出一笔钱来作为你的补偿。本衙委托于康代理朱达元的家财折算，家中浮财除分与他八个妻妾使各自归宁之外，余宅邸、田产全数籍没缴公。"

第十七章

退堂后回到衙舍，狄公笑着对马荣、乔泰说："此事瞒过了两位半日，非为他故，只是不想惊动了朱达元、让你俩先将他引出去，然后我与陶甘带了番役到他宅邸作一次彻底搜查。朱达元不仅生性贪狠，而且狡诈十分，非如此计算不行。再则，倘若我昨夜便将此中真情吐露给你们，你两位必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露出形迹，反误大事。"

马荣咬牙叫道："倘若我早知朱达元是杀害洪叔叔的凶手，我当即就

亲手将他勒死！--但是，老爷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无头尸不是潘叶氏呢？"

狄公答言："朱达元自己留下了两个大破绽。首先一个就是他将死者的鞋袜也拿走了。"

"鞋袜拿走了？他不是将死者的所有衣裙鞋袜全拿走了吗，为何单说拿走了鞋袜便是大破绽呢？"马荣不解。

狄公道："你有所不知，凶手倘若单拿走那鞋袜而留下潘叶氏的衣裙，官府必然会怀疑起鞋袜失踪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女子的衣裙是否合身，是否系本人生前所穿很难判别，而鞋袜是否合脚则是判别尸首是不是潘叶氏的重要的一个证验。凶手单拿走了鞋袜遗下衣裙，我们无从验别，反容易疑心尸首不是潘叶氏。而凶手若是拿走衣裙单留下鞋袜则更糟--我们只须将鞋袜与尸首的脚一配，便知道这尸首不是潘叶氏。凶手狡猾，一并将衣裙鞋袜全数带去，我们无所适从。果然也一时骗过了我们的眼睛，都以为是潘叶氏的尸首。

"第二个破绽便是朱达元第二天又溜去潘宅，破窗而入，从衣箱的夹层里取走了那对金手镯，更愚蠢的是他竟将潘叶氏生平最珍爱的一件罗衫和一条皮袍也拿走了。这个事实很清楚告诉我们，潘叶氏并未死，只是被凶手藏匿过了。倘若凶手杀人时早知道金手镯所藏之处，必是当日就顺手取走。当日未取，隔日再来，这说明有人事后告诉凶手金手镯所藏之处，要他回来取走。而告诉凶手的只能是潘叶氏自己。"

乔泰问："那么，老爷又是何时怀疑起朱达元的呢？"

狄公微微一笑，答道："起初，我只是怀疑叶泰是凶手。我反复思索这案子的内情，被杀害的女子不是潘叶氏只能是廖莲芳--她失踪后一直不见形迹。件作说死者不是处女，我从于康的招供中得知廖莲芳与他早有奸情。后来叶泰拐骗了廖莲芳，叶泰身强力壮，足以将她的头颅砍下，而潘叶氏则伙同叶泰掩盖这杀人凶案，自己也乘机躲藏了起来，嫁祸于潘丰。但很快我改变了看法。"

陶甘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老爷很快又排除了叶泰作案的可能？"

狄公道："潘丰家卧房里的一张新刷了漆的方茶几，改变了我的全部看法。潘丰离家去山羊镇前将这方茶几放在卧房里阴干，但有人不慎碰了这茶几，茶几上的湿漆留下了手摸过的痕迹，故潘丰开释回家后只得

又再刷一层新漆。我断定摸过这茶几的必是凶手无疑，因为潘叶氏知道新漆有毒，她是决不会去碰它的，而凶手却不知这一层利害。--叶泰的手并未中毒肿胀，故他杀人的可能可以排除。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朱达元，原因只在两件不为人注意的小事上，朱达元的手因为碰上了湿漆，故肿胀疼痛，为了遮掩，他故意将他的家宴摆在后院的露天平台上，这样他戴上了白手套赴席就不为人留意。因为，你们知道，那天夜里天气确是很冷。其次，同样因为是手中毒，肿胀疼痛，他与你们打猎时三箭未中那条野狼，反使你乔泰射中了。朱达元娴熟骑射，必是手中毒肿痛，才有如此失误。那天他同样是戴着白手套。

"还有一层原因也不可忽视了：凶手的家或藏匿潘叶氏的地方决不会离潘宅很远。--凶手当天夜里背着两个大包袱牵着一个尼姑打扮的女子走出潘宅必是十分谨慎，要担不小的风险。南门一带因为地势偏僻，故巡逻十分紧严，稍不留神，撞上巡丁，必然盘诘，一经盘计诘，即败露无疑。人赃俱在，往何处逃？"

陶甘点头道："从潘宅到朱宅还要经过南门口，那里士兵最多，且有岗戍。"

狄公道："守城门的士卒只留意进出城门的可疑人物，仅仅打横穿过，并不十分留意。"

陶甘又问："那么，朱达元因何要杀廖莲芳呢？"

"我想来必是叶泰来朱宅讹诈于康时，被朱达元听到，尤其是朱达元听到于康和廖莲芳曾在朱宅里幽会一事，更为恼火，这就促使他要攫夺廖莲芳。廖莲芳被他拐骗后，必是奋力反抗，不肯顺从，故朱达元动了杀人之念。朱达元杀了廖莲芳后，担心叶泰多事，吐风露口，且又疑心潘叶氏已将廖莲芳之事告诉了叶泰。叶泰这个无赖保不定会在什么时候来讹诈他，于是他又想到将叶泰除了。"

"最后一点我还须说的是，我们去朱宅赴宴那夜，我独个迷路时走到了朱宅的后花园，那里堆起着一个大雪人。当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且闻到一股血腥的气味。如今才知道朱达元将廖莲芳人头埋在雪人的头里，天天用来练习射箭，正是发泄他的余恨。"

狄公的脸苍白憔悴，眼中隐隐闪出泪花。

"我原打算昨夜与你们一起去朱宅突然搜查，只因朱宅门户错杂，屋宇深播，且朱达元又十分狡桧，怕有闪失。故想捱到第二天引开朱达元再动手，倘若能找到潘叶氏，那么一切疑团都冰消雪释。可是……可是这残忍疯狂的凶手竟先一步对洪亮下了毒手。倘若是早一步知道……唉，虽说是死生由命，实也是我算计失误，丧了洪亮性命。洪亮在天之灵襄助我们勘破此案，拿获真凶，如今想来还隐痛阵阵。"

衙舍里一片哀穆、静寂。

狄公默默地将案桌下洪亮的衣袍捧起在手上，打开橱门，轻轻放入。

"我已写信去太原给洪亮的长子洪蛟，与他商议安葬洪亮事宜。等我了却此案，还要大请名僧，铺张法事，与他做九九八十一天水陆功德道场，超度他的灵魂，再择吉日将其尸骨捧回太原故乡落土安葬。"

狄公觉得神思散乱、身体困乏。他闭目凝思半晌，突然又说："我们再来商议一番蓝大魁的案子吧！我认为毒死他的必是一个女子，然而唯一可以追索下去的线索只是蓝大魁的徒弟梅成看到的情况。仅这一点似不足以推断出那女子的身分。噢，梅成那夜见蓝大魁与一女子谈话时可曾听得片言只语？"

马荣答道："梅成说；那女子当时很生气，似乎在责怪蓝大哥什么，而蓝大哥则是一味好言劝慰。--梅成并没有听清他们交谈的言语，不过，梅成又说他转身刚要回去时，好像听得他师父叫了一声'猫'。"

"猫？！"狄公暗吃一惊，几乎不信自己的耳朵。

他猛然想到陈宝珍的女儿陆梅兰说起的那只猫--陈宝珍与她的奸夫谈话时曾提起一只猫。难道那只奇怪的猫与蓝大魁之死有关联？莫非陈宝珍的那只猫、蓝大魁的那只猫是同一只猫？

他命令马荣："你立即骑马去潘丰家，问一问潘丰，陈宝珍曾否养过一只猎。要不然，猫仅仅是一个人的绰号。你再问潘丰，陈宝珍未出嫁时可曾与一个绰号叫'猫'的人有过来往。"

马荣惊异："潘丰又如何知道陈宝珍未出嫁时之事？"

"潘丰与陈宝珍娘家曾是紧邻，从小看着陈宝珍长大。"

马荣退出衙舍，去庭院后马厩牵过坐骑匆匆飞驰出了衙门。

马荣去了半个时辰就转回衙门，径进衙舍。只见他满头是汗，气喘吁吁。

"潘丰他……他独个在家垂头丧气，神色沮丧。他妻子行为苟旦之事早传遍了一个州城，人人骂作淫妇，潘丰受到的打击比他当初听到妻子被杀尤甚。我见他时，他泪流满脸，痛不欲生。我只得好言安慰他一番，又开导他说：'死了这等淫妇又何足惜？日后见着有门户相当的可再续弦。'--最后我才问他陈宝珍那只猫的事。他回答说，陈宝珍在家作姑娘时绰号就叫'猫'。"

狄公恍然憬悟，用拳头在案桌上猛然一击。

"果然如此！"

第十八章

狄公的三名亲随退下后，典狱郭夫人进衙舍来参见狄公。

"老爷，潘叶氏不思饮食，一味痛哭。她问我能否允她回家一次与她丈夫诀别。"

"我看这无必要，且有违衙狱条例。"

"不，潘叶氏自分必死，她也无意苟且偷生。她如今感到悲痛的是对不住丈夫，问心有愧。她要跪在她丈夫的面前请求宽恕，这样她在黄泉之下乃可瞑目。"

狄公抬头看了看郭夫人，说道："官府的职司在惩恶劝善，移风易俗；律法的本意原是挽救人心，拯拔沉溺。如今潘叶氏幡然思悔，有赎罪从善之心。本衙念她只是利欲动心，才犯下了这同谋杀人之罪，姑且破例一次，准她回家去与潘丰话别一宵。"

郭夫人急忙代潘叶氏致谢，又说："陆陈氏身子十分虚弱，再经不起动刑，望老爷革鞫审时高抬贵手，免了刑罚相逼。"

狄公叹了一口气，答道："我记住你的忠告。"

郭夫人又慌忙称谢。她犹豫了半晌，又开口道："我见陆陈氏寡母孤女，委实可怜，故斗胆问一声老爷，陆陈氏关押期间能否让我将她女儿陆梅兰领到我家抚养。看来抚养时间不会很长。陆陈氏说她纯属冤枉，最后终将要无罪开释，届时再让她自己领回不迟。"

"好个主意！郭夫人，你这就去棉布庄陆陈氏家中将陆梅兰领去你家抚养。我派两名番役跟随你去，顺便搜查一下她家中的衣箱，看是否有一套男子穿的黑衣黑裤。"

郭夫人点头，徐步退出。

十九日晚衙二堂开审，陈宝珍被押上大堂时仍是那么神态自若，气度倨傲。她回头望了一眼堂下廊庑处，不禁有点失望--廊庑下看审的人不很多。

狄公平静地说道："陆陈氏，昨日你虽然藐视公堂，辱骂本官，本官大度不计，仍以国家法度为念。故此二堂重审，你必须据实回答我的问话。倘若仍一味胡搅蛮缠，故意顽抗，不以衙门律条为忌畏，侥幸以身试法，本堂刑罚无情，看你皮肉能耐得几何鞭子。"

"老爷实问，小妇人实答。老爷若是以鞭子胁逼，小妇人抵死不服！"

"如此乃好。我先问你，你可曾有一个绰号唤作'猫'？"

陈宝珍一愣，不解狄公问此话何意，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答道："是的。小妇人在家作姑娘时，只因一对眼睛厉害，邻里街坊多有唤我作'猫'的。"

"你的亡夫陆明也如此呢称你吗？"

陈宝珍的两只眼睛露出了凶光。

"他从不如此唤我！"

狄公见她两只眼睛果然像一只凶猫。

"你曾经穿过男子的黑衣黑裤吗？"

"老爷怎可平白侮辱小妇人？小妇人正经女子，因何要穿那男子服装？"

狄公道："我们在你家中搜到一套男子的黑衣黑裤，刚穿过了换下的，尚未下水洗涤。"

陈宝珍脸上露出微微不安的神色，她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套黑衣黑裤是亡夫的一个远房堂兄来我家拜访时遗忘下的，当时就一旁搁下了，专等那远房堂兄来取去。小妇人还嫌它脏哩，哪里会去穿？"

狄公道："陆陈氏，你此刻跪过一边。"又大声喝道，"传证人上堂来！"

衙卒将三个后生带上了公堂，他们心寒胆虚，神色慌张，不等衙卒发喊，便插烛似地向堂上狄公磕了几个响头，跪伏在水青石板地上。

狄公大声问道："你们认识左边跪的这个人吗？"

三个后生抬头向陈宝珍看去。

陈宝珍冷笑了几声，用葱管般的手指搔了搔凌乱卷曲的一头乌云，娇喘频频，挤眉弄眼，放出万种妖冶，两颊升起一层浅浅的绯红，顾盼流眄，光采照人。

三人疑惑地看了半晌，只是摇头。

狄公耐着性子问道："这不就是前天夜里与你们一起进'甘泉池'浴堂的那个人吗？"

"不，不，那日与我们一起的是一个小官人，并不是这个女子。"

狄公叹了一口气，挥手示意衙卒将那三个后生带下去。

陈宝珍脸色刷地变得冷若冰霜，反唇相讥道："老爷要我穿了男子衣服去'甘泉池'干何勾当？众所周知，那是男子洗澡的浴堂。老爷又为何不干脆直说我陈宝珍是个男子？"

堂下看审的人爆发出一阵哄然大笑。

第十九章

狄公脸上一阵热辣，气得连连吹着胡子。但他强抑住心中的怒火，

又问："陆陈氏，本堂再问你，你与蓝大魁究竟是何关系？"

狄公此刻更坚信了陆陈氏必是毒死蓝大魁的真凶。

陈宝珍平静地答言："老爷必是技穷智竭，怎的凭空又搬出了蓝大魁这个英雄人物与小妇人瓜葛。蓝师父英名震动华夏，四海之内，谁人不知敬仰？老爷玷污小妇人名节则可，玷污蓝师父英名恐怕天下不服。小妇人一个寡妇，被老爷侮辱了，折磨了，只得含忍。眼泪往肚内吞下。蓝师父可是盖世英雄，即使如今死了，他的灵魂也不会容忍老爷信口雌黄，毁他名声。"堂下看审的人群一阵高声喝彩，啧啧赞叹声响成一片。狄公吃她一顿抢白，不觉恼羞成怒，竟忘了郭夫人的忠告，喝道："来人！这刁泼妇人怙恶不悛，嘴舌尖利，与我抽二十五鞭，先偿了昨日欠下本堂的债。"

两边衙卒一声吆喝，上前动手，一把将陈宝珍长发掀起，拖翻在地，用鞭子连连抽打。

堂下群情激奋，嘘声一片。

"光折磨一个无辜的寡妇顶鸟用？"

"昏官！不许你玷污蓝师父名声！"

"衙门有本事，去将杀害蓝师父的凶手抓来抽鞭子！"

狄公连连拍打着惊堂木，喝道："肃静！肃静！本堂马上就会拿出蓝大魁本人控告陆陈氏的证据来！"

陈宝珍一声声惨叫。

狄公见已抽了十鞭，示意衙卒住手。俯身又问陈宝珍："你招不招？"

陈宝珍汗血如雨，两眼放出凶光，咬紧牙关道："不招！不招！"

"将剩余的十五鞭，一并偿了！"

衙卒又抡起皮鞭，一鞭一鞭打在陈宝珍血肉模糊的背脊上和屁股上。十五下抽过，陈宝珍痛得死去活来，嗓子已叫不出声来了。

狄公喝道："传第二个证人！"

一个身子强壮的后生被带上公堂，他的头皮精光，穿着一件素朴的褐袍，看上去十分忠厚老实。

狄公道："你叫什么名字？上公堂作证人不许一字虚假，可听见了？"

"小人名唤梅成，是蓝师父的徒弟。小人说话不敢一字有虚。"

狄公点点头，说道："梅成，你将半个月之前的一天晚上你去蓝大魁家看见的情景细说一遍。"

"那天晚上我练完了拳回家后，突然想到第二天一早要练铁球，于是我匆匆赶去蓝师父家向他借用。正当我走进师父家的前院，突然发现师父让一个客人进层后即将门关上了。我模糊地看见那客人穿的是黑衣黑裤，心中便有几分纳罕，因为师父所有的朋友和徒弟我都认识，并不曾见过如此一个穿黑衣黑裤的人。我不便敲师父屋子的门，正待口头，却听见屋里有女子说话的声音。"

"那女子说了什么？"狄公忙问。

"老爷，我当时并未听清她的言语，我只觉得那女子很生气，像是在指责蓝师父，蓝师父则好言劝慰。我清楚地听到蓝师父说'猫啊'、'猫啊'。--我不愿偷听别人说话，转身便匆匆走了。"

狄公挥手示意梅成退下，狠狠一拍惊堂木，说道："本衙认为，那天晚上去蓝大魁家的女子正是陆陈氏。--蓝大魁原来与陆陈氏有过来往，但他很快拒绝了陆陈氏进一步的要求。陆陈氏失望之余便思报复。前天晚上，她穿起了那套黑衣黑裤，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年轻后生，跟随适才上堂作证的三个后生一起进了'甘泉池'浴堂。她偷偷溜进了蓝大魁正在洗澡的那个单间，将一朵喷洒了毒粉的茉莉花投入到蓝大魁的茶盅里，从而使蓝大魁中毒身亡。适才那三个后生没能认出她来，也不奇怪。她当时是男装，如今呈了本相，男女之别，一时不易辨识。且陆陈氏又故意搔首弄姿，咳唾频频，将个身子摇摆不停，做出种种媚态。那三个后生哪里还能认出她来？--我此刻再让你们看一看蓝大魁本人又是如何控告这个堕落的妇人的！"

堂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舆论似乎又转向于狄公有利。大家都踮足延颈，等待着狄公呈示最有力的证据。

狄公示意陶甘。陶甘一挥手，两名衙卒将一块涂抹成黑色的木板抬

上了公堂。木板上早已用钉子钉着七巧板的六块。七巧板用硬纸板做成，涂抹成乳白色，每块有二尺长短。即使站在衙门口栅栏处都能清楚看见。狄公道："你们看！这样一幅七巧板中的六块拼成的图形，我们在蓝大魁洗澡的单间小池边的方桌上发现了这个图形。"他手中高举一块三角形，又说道："这块三角形是蓝大魁临死前紧捏在手掌心的。他中毒后，口已不能叫唤，只得用七巧板来拼出凶手的形迹。不幸的是他没有将图形最后拼成便全身抽搐了，在垂死挣扎或最后翻倒在地时，不慎又将那图形碰了，致使其中三块变动了位置。现只需将这三块稍稍变动一下，并加上他手上捏着的那块三角形，便能拼出一只猫的图形，你们看。"

堂下看审的人点头频频，一阵阵喝彩。--狄公从被动转到了主动。

狄公捋着胡须道："蓝大魁师父正是要拼出这只猫来提示杀害他的凶手是陆陈氏。"

"一派胡言！休听这狗官的一派胡言！"陈宝珍挣扎着抬起头来，咬牙切齿地骂道。

她挣脱出衙卒的手，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忍着疼痛，慢慢走近到那黑木板前，一面痛苦呻吟，一面紧紧抓住那黑木板的边缘，拼出全身力气，抖索着将那猫的图形两三下一动，竟弄成了另一个图形。

"瞧！这不又是一只鸟嘛！因何硬说是一只猫呢？"

狄公呆呆地愣住了，半晌发不出一声。

陈宝珍的脸色变得苍白，一阵晕眩袭来，卧倒在大堂上了。

堂下不禁又一阵咨嗟，言论哗然。

狄公只得宣布退堂。

回到衙舍，狄公叹息频频。他万万没想到这陈宝珍竟是如此强硬横蛮。更令狄公惊异的是他花了许多时间反复琢磨才想出那猫的图形，而这妇人随意动了两三块木板竟将一只猫变作了一只鸟，从而使狄公最认为是无可辩驳的证验化为灰烬。

乔泰道："这女子决非寻常等闲之辈，难怪乎能迷惑了蓝大哥这样的

男子汉。"

狄公忧虑重重地说："看来在蓝大魁之死上我们还不能将她制胜，我们的证据太薄弱了，不堪她轻轻一击。如今唯一的法子是从他亡夫之死的谜上打开一条新路。我可以断定，陆明之死必有隐情。陶甘，你立即去'济生堂'将郭掌柜与我请来。"

不多时，陶甘便将郭掌柜请来衙舍。

狄公问郭掌柜道："上次你曾说起陆明死后两眼向外凸出，当时你感到疑惑。又说一个人当他的后脑勺受到猛击时可能会出现这种征象。后来陆明的兄弟装殓前与死尸穿衣时竟也没有发现后脑勺的伤口吗？"

郭掌柜苦笑地摇了摇头。

"老爷，如果用一块厚布包裹了铁锤猛击人的后脑的话，那就不会留下伤口，更不会流血。"

狄公点头，又说："如果我们验尸，我想那被击碎的后脑壳必定会显露出形迹来。但如果陆明死于中毒呢？如蓝大魁那样，那么，验尸还能看出这一点吗？要知道死尸已经下葬五个月了。"

郭掌柜答道："如系中毒而死，即便尸体已经腐烂，从皮肤和骨殖的颜色仍能发现其中毒的痕迹，这并不比后脑壳寻到伤口更难。"

狄公沉吟半晌，反剪了双手，在衙舍里踱了十几来回。突然他停住了脚步，说道："我要开棺验尸！"

陶甘惊道："老爷要开棺验尸？老爷可知道开棺验尸的结果？倘若开棺后找不到陆明被害致死的无可辩驳的证验，那就得引咎辞职。因为这亵渎了圣洁的坟墓和死人的尊严，罪孽最大，律法裁处最重。如果那时再有人上本告你有意诬陷陈宝珍，恐怕老爷丢了乌纱帽还是小事，保不定连性命也会赔上。这又何苦来？"

狄公决心已定，言辞坚决："我愿冒这个风险！你们不必再行劝说。明日未牌时分，去北门外陆明坟墓开棺验尸。"

第二十章

二十日午后，州城荒僻的北门外突然车水马龙，一片熙熙攘攘。听说刺史老爷要在北门外的坟场上开棺验尸，看热闹的百姓吃了午饭都拥出了北门，挤在一座已经掘开的墓穴旁，有秩序地围成了一个大圈子。

墓穴旁搭着一个简陋的席棚，棚里临时搬来了案桌、凳子。棚外两条长凳上搁着一口黑漆完好的棺木，外面粘着许多泥土。棺木前的雪地上铺了厚厚的芦席，郭掌柜正蹲在一个火炉旁使劲地扇火。

狄公坐在棚里案桌后的一张靠椅上，乔泰、马荣侍立两边。陶甘正围着那口棺木细细地察看着。

轿夫将陈宝珍抬到那座被掘开的坟墓前停下，抽了轿杠、掀开轿帘，让陈宝珍下来。陈宝珍拄着竹杖步履艰难地走向席棚。当她看到被掘开的墓穴，不由踉跄了几步，慌忙用衣袖遮住了自己的脸面。

狄公用惊堂木在那张破旧的案桌上狠狠一拍，那声音在这寒冷的荒野里，听起来尤其清脆响亮。

"少间本衙就要对陆明的尸身开棺验检，此刻尸亲陆陈氏已到案。本堂开棺验尸倘若一无所获，甘受律法制裁。"

陈宝珍突然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哀求道："老爷是一州之主，百姓父母。恕我愚顽无知，屡次冒犯冲撞。可怜我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孀妇，我不得不要保护自己的名节，也要保护蓝师父的声誉。正由于如此，我已受到了老爷五十鞭的惩罚，想来这也可抵了小妇人之罪了。事到如今，正可完了，我恳求老爷千万不要开棺，让我那可怜的亡夫的灵魂得以超升。不然，我更死无葬身之地了，他日黄泉之下我有何面目再见夫君。"说着双膝一屈，跪倒在狄公面前，又连连磕了三个响头。

她给了狄公抽身退步的最后机会。

狄公心中微微一惊，冷冷说道："本衙决意开棺验尸，倘若无获，尸亲可以据实告我。此刻莫要花言巧语，罗唣不休。本衙没有十二分把握是决不会贸然下令开棺验尸的。"

狄公大声对衙役命道："开棺！"

两名衙役用凿子撬进棺盖，用铁锤猛敲了几下，棺盖轧轧作响，很快启起了所有长钉。另两名衙役上前帮助将棺盖放在长凳边。四人用手

巾将嘴鼻遮得严实，一面伸手进棺去将陆明的死尸搬了出来，放在地上的芦席上。--四周看热闹的人群有的捂住了嘴鼻退后，有的则延颈向前张望。

郭掌柜在尸体旁安放了两个白瓷香炉，里面点燃了香。他用白纱巾将自己的嘴脸裹严实，换过一副白纱手套。衙役递上热水手巾，郭掌柜用手巾将尸体轻轻拭了，然后开始细细检验。周围所有的人--当事的狄公和陈宝珍，不当事的看热闹百姓--都全神贯注看着郭掌柜熟练的动作。

郭掌柜在尸体的后脑勺细细看了半日，摇了摇头，又用银棒撬开尸体的嘴，并仔细观看了腐烂的皮肉下露出的白骨。

狄公的脸变得灰白，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最后，郭掌柜站了起来，在热水里洗净了双手，说道："禀报老爷，陆明尸身并无一点施暴的痕迹，也非中毒身死，因而完全可断定系死于疾病。"

陈宝珍冷笑了几声，正待嘲讽狄公，看热闹的人群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怒。

"杀了这个狗官！他玷污了圣洁的坟墓。"

"撕下这狗官的官袍，包裹无辜受辱的尸身！"

"将陆陈氏释放了！"

一片叫嚣声中，狄公稳步走出席棚外，脸色严峻。他说："我将信守自己的诺言。"

他命四名衙役将陆明尸身重新装入棺木，埋入坟墓，合了墓门。于是上轿回衙。陶甘留此料理一应善后事宜。

深夜，狄公及他的三名亲随都没有去睡，围坐在阴冷的衙舍里默默相对。火盆里的炭都烧成了白灰，谁都没有留意到。案桌上的烛火闪烁不定，宽敞的衙舍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

狄公终于开了口："倘要从目下的绝境中救出我们自己，只除是意外发现新的证据，并且就在这一两天之内。"

突然一阵敲门声，衙役进来禀报说叶彬、叶泰兄弟叩见老爷。狄公十分惊讶，忙传命叶氏兄弟进衙舍说话。

叶彬扶着叶泰慢慢走进衙舍，狄公忙让坐。叶泰的头和双手都缠着绷带，他脸色发青，身子极是虚弱。

叶彬道："老爷，今天下午，四个农夫将叶泰从东门外抬回了家，三天前，一个农夫看见他躺倒在雪地里，失去了知觉，后脑勺严重击伤，便将他背回了家，悉心照料。今天早上他才恢复了知觉，于是下午被抬回了我的铺子里。总算没折了一条性命。"

狄公迫不及待地问叶泰："到底出了什么事？"

叶泰哭丧着脸，声音微弱地说道："三天前的下午，我急匆匆正往家赶，不料半路被人用棍棒猛击了一下后脑勺，只觉天旋地转，眼冒金星，跌倒在地，便不省人事了。"

"叶泰，暗中害你的不是别人，正是朱达元！是你将于康和廖小姐幽会之事吐露给他的吧？"

"老爷此话说到哪里去了？这于康、廖小姐暖昧之事，并非我透露于朱员外，恰恰是朱员外自己最先知道--他亲眼见着他们两人干的好事。但他却从未告诉过别人。一日，我去朱员外家，在房门口忽听见朱员外在房里大骂于康，说他狗胆包天竟敢白日里在他房中与廖小姐幽会。管家通报了我来拜访，我走进房里时，他却十分平静，于康也不知溜到哪里去了。他照样有说有笑，似乎并没有不快之事。"

狄公抚掌笑道："原来如此。但你却利用偷听来的秘密去讹于康的钱财。好在老天已惩处了你，以后切不可再走邪道，自甘堕落，更不许去那赌窟、妓馆了！"

叶泰沮丧地点了点头，叶彬站起向狄公拜谢告辞。狄公送叶氏兄弟到衙舍门口。

第廿一章

第二天整个州城沸腾了，愤怒的百姓成群结队拥向衙门吆喝、叫嚣，辱骂州衙官吏，士卒也不敢上前劝阻。

早晨狄公骑马去旧校场遛了几圈，旧校场上的人群高声辱骂"狗官"、"昏官"，有的竟用石子向狄公投掷。狄公只得灰溜溜返回衙院，紧闭了州街大门，整日不出。

陶甘、马荣、乔泰三人则陪侍着狄公，寸步不离。只是彼此都心情阴郁，缄默不语。

狄公开始料理辞职的一应善后事宜。乔泰、马荣虽不甘心狄公就此丢了前程，整日外出寻访陆陈氏的线索，奈何一州的百姓都在怒骂狄公，哪里还能顺利勘查，故也只是空手而回。唯一使狄公开颜欣慰的是狄夫人从太原来了家书，报道老岳母的病已痊愈。目下三位夫人正打点行装准备启程来北州任所。信中还问狄公需要她们从太原带些何物来北州。狄公看罢，不觉心酸。他明白倘若陆陈氏之案日内没有意外的突破，而陆陈氏又递状告到河北道黜陟大使署上，恐怕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了。

第三天一早，北镇军诸路兵马都统来了一封紧急公函，公函说连日来北州暴徒千人骚乱边庭，地方治安太坏，都统为之深表忧虑。他警告狄公，倘若几天之内不将民风整肃、法纪严饬，边庭万一出现不测，圣上震怒，狄公可要人头落地，殃及九族。狄公看罢公函，汗如雨下，忧心如焚。

他心里明白，此际他倘若再不站出来向北州百姓宣布自己的辞呈，交出印玺，摘下乌纱，北州的百姓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命陶甘撰写一纸告示，拟定明日早衙当堂宣布辞去刺史官职，上表吏部，戴罪待命。

他又对马荣、乔泰说："此刻你们不要来打搅我的平静，中午可来衙舍将我签押的辞呈复写了到州城各个角落张贴。百姓一旦知道我狄某辞官，秩序必会安定下来，愤怒的群情也会顿时平息。"

陶甘、马荣、乔泰三个忠心耿耿的亲随不禁抱头痛哭。狄公一旦辞官，卷席担囊回乡，他们三人也只得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又想到洪亮的惨死，不由更添了三分悲伤。

狄公转出街舍，回到府邸。--自从三位夫人启程去了太原，狄公还是第一次回到府邸。狄公唤管家备下高烛纸马、礼盒信香及三牲福物、酒馔果品，随他去家庙祭祖。

狄公祭毕列祖列宗，从庄严肃穆的家庙回到衙舍，心情反觉舒坦，

平静。"祸福无门，惟人自招"，既然是自己招来这件无端的大祸，他当然只得束手待命，寄望于皇天后土和祖宗荫德了。此刻他只求丢官莫丢命。他想起圣上颁赐给他的一封帛书，那是圣上御笔撰写的一首赞词，赞美狄公在蓬莱县的出色成绩。他盼望凭这御笔帛书的护佑，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一份可以苟且到晚年的家产。

第廿二章

狄公用钢火签将火盆里的炭块挑了挑，让火苗升上，又拉过一张靠椅坐下，将手伸向火盆上不住地搓动。

突然衙舍的门被推开了，狄公抬头见进来的是郭夫人。他礼貌地说道："郭夫人见谅了，你大概也已听说下官已经提出了辞呈，乌纱帽已摘下，保不定哪天被戴上大枷押去京师刑部受审。此刻你有什么事禀告，可径直去找陶甘，或值房书记。"

郭夫人低眉垂手，沉吟不语。半晌她轻启樱唇，说道："听说了狄老爷要辞官，我们心中很是不舍，我丈夫要我来向老爷表示谢意。"

"谢意？倒是我应向郭先生表示谢意，下官在北州任职时间不长，却承蒙你丈夫不少帮助。"

"那么，我呢？老爷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了？"

"你的帮助？--你将女牢管理得井井有条，我深深感佩，但是如今我自己已是一个罪人--"

狄公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闪过心田，忙问："你一个女子又能帮助我什么？"

郭夫人抿嘴一笑，说道："你们男子大多粗心，哪里知道女子的心机？难怪乎狄老爷识不破陈宝珍的机关了！"

狄公惊问："郭夫人，难道你识破了陆陈氏的机关？"

"不。"郭夫人道。"但我觉得有个线头不妨与老爷拈出看看。"

狄公大喜，苍白的双颊顿时泛起红晕。叫道："快说！快说！"

郭夫人将身上的猩红色大斗篷裹了裹，慢慢说道："我们妇道人家除

了在家料理酒食侍候丈夫外，还要缝补浆洗钉皮靴。老爷可知道钉皮靴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吗？有时手上拿着一颗铁钉，恨不得……"

"恨不得钉入仇人的脑袋！"狄公惊叫道。

"我正是这个意思，老爷。那铁钉又细又长，从一个人的鼻孔钉进脑子里去，不须化费气力，且丝毫不留痕迹。谁也不会知道是为何死的。"

狄公的两眼闪出希望的火花。

"郭夫人！你拯救了我。对，我非神仙，安能识破这层机关！难怪乎陆陈氏为此害怕开棺验尸，这也正说明了你丈夫验尸因何一无所获。他见尸体双眼凸出，却只从后脑勺去找伤痕。这女子的心肠不仅歹毒十分，且精细十分。"

郭夫人脸色惨白，向狄公淡淡一笑，说道："老爷恁的喜悦，我可以告辞了。"

狄公激动地说："承郭夫人指教．如拨云见日，等陆陈氏之案具结，改日再上门拜谢大恩。"

郭夫人走后．狄公立即将陶甘、乌荣__乔泰召进了衙舍。三人神色沮丧，没精打采．却见狄公喜气洋洋，脸上红光闪耀。

狄公道："我已识破陆陈氏罪恶机关．立即进行第二次开棺验尸！你们这就去北门外将陆明尸体搬运来衙门。目下百姓还未知底里，不便在坟场上再行验尸。尸体搬运进衙门后，可出告示向全城宣布第二次验尸，欢迎百姓来大堂观看。我猜来起初百姓必有不满之意，但好奇心将抑止他们愚昧的盲动。待验尸有得，内情勘破，我们便站稳了脚跟，不仅百姓不会反对我们，就是那刁泼的陆陈氏也只得认罪伏法。"

三位亲随半信半疑，退出衙舍，立即去准备运尸之事。

狄公扪心自问："倘若第二次验尸再失败，我狄仁杰还有葬身之地吗？"

第廿三章

午膳狄公未吃一口饭，未饮一滴酒。他只匆匆喝了一盅茶，正待凝思猜度将会出现的最坏情况，马荣、乔泰和郭掌柜走进衙舍。

郭掌柜禀报说："陆明的棺木已搬运来衙门，一路因为防范谨严，并未出现乱子。"

马荣则面露忧色，说道："城里的百姓听说老爷要再一次开棺验尸，便如同沸水翻腾。此刻，成百上千的人正拥挤在州衙门口，闹哄哄一片，有的公然指骂老爷名讳，有的还向衙门里投掷石头土块。"

"别理会他们！等验尸有了结果，那沸水也便会如釜底抽薪一般，很快冷了下来。"

狄公命衙役持着面大铜锣敲击着，向衙门里外所有的人通报验尸马上开始，要看审的人都保持安静。倘若有人胆敢大声吆喝、兴衅寻事，押去衙门口旗杆下先抽一百鞭子，以儆效尤，再满城号令。

狄公官袍、玉带、乌纱帽上下齐整，慢慢步出前衙正厅。乔泰、马荣左右侍立，十二名怒目金刚般的衙卒唱喝参拜，手执火棍、鞭子，护定了验尸的场地。

正厅里早按下两条长凳，陆明的棺木端正搁在长凳上。执事的衙役跟定在郭掌柜背后。一角炉火金焰熊熊，大锅沸水正在咝咝冒气。

陆陈氏被带到，拄着根竹杖，依凭着棺木站定。

狄公喝道："今日本堂第二次开棺验尸。不消片刻，大家便可亲眼目睹棉布庄掌柜陆明是如何被其发妻陆陈氏用残忍手段谋害致死。--番役侍候，开棺！"

陈宝珍猛然紧抓住棺盖，声嘶力竭地叫道："狗官竟敢再次亵渎我亡夫的遗体，令人实难容忍！我问你，倘若开棺仍是验不出名堂，你该当何罪？"

狄公平静地答道："甘受律法制裁，一无怨言。"

"狗官居心叵测，有意折磨我年轻寡妇，再次翻腾亡夫阴穴，暴凌亡夫寒骨，今日小妇人做这条性命来结识你。我恨不得手中有钢刀，劈了你这狗官的头！"

狄公更不理会。衙役开始用凿子铁锤撬着棺盖。

廊庑下到衙门口人头攒动，喊声震耳。

"劈了这昏官的狗头！"

"不许昏官欺凌我北州父老兄弟姊妹！"

陈宝珍两眼射出惨绿的凶光，她嘶叫怒吼，呼天抢地，发疯般用身子压住棺盖，企图阻止衙役将棺盖抬下。狄公冷冷地说："陆陈氏，小心棺上铁钉钉了你的皮肉！"陈宝珍顿时发了愣，头垂了下来，止住了叫喊，放松了紧紧攥住棺盖的手指。--狄公第一次见她的眼中闪出恐惧的神色。许多人未听见狄公刚才说了一句什么话，致使陈宝珍当即慑伏，出现了这令人不解的奇妙变化。"那狗官说什么？"后面的人迫不及待地问前面的人。

"好像说什么铁钉--"前面的人也未听真。

一时间整个衙厅全静寂了下来，廊庑下也变得鸦雀无声。

"砰"的一声，棺盖放下了地，陆明的尸身被搬出了棺木。

千百双眼睛盯住了那具略有点腐烂的尸身，白瓷香炉熏香的浓烈气味早压过了尸臭。

狄公高声喝令仵作："细细检查死者的头颅，他的鼻孔和脑门。"

郭掌柜蹲伏下身来，重新细细看过了死尸的脑勺和脑门，又用银镊小心掰开死尸的大鼻孔，探入到里面轻轻碰了两下，突然惊叫："老爷，死者的鼻孔里钉入了一枚长长的铁钉！"

"铁钉？！"狄公心中大亮。

"铁钉！铁钉！"--堂下到衙门口几乎所有看审的人都呆呆地念着"铁钉"、"铁钉"。

郭掌柜迅速站起，手中的银镊正夹着一枚紫褐色的长约三寸的铁钉。

狄公用手接过那银镊，高声叫道："这便是陆陈氏谋杀亲夫的证据！"

陈宝珍瘫软在地上，不吭一声。

突然堂下有人高喊："将这谋害亲夫的淫妇号令示众！""狄老爷是清

官！"又有人高喊了。狄公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从黑压压人群的脸色上看出了百姓的通情达理，也看出了他们的淳朴正直。他强抑住心中的激动，平静地问道："陆陈氏，你如今还有什么话讲？你快说，招不招！"

陈宝珍慢慢抬起头来，脸上出人意料的沉毅、平静。她理了理一头凌乱不堪的乌云，将垂到前额的一绺卷发向上一撩，轻轻答道："我招。"

大堂下顿时哗声四起，转而又很快静了下来。

陈宝珍轻轻叹息一声乃开了言，这番声音却如春莺一般娇柔。"小妇人自小爱强，不甘人后，偏偏命苦，错报了八字，嫁了陆明这个窝囊废，夫妻间并无恩爱可言。生了女儿还定要我再生儿子，他天天守着算盘、账册、银子，全不顾我母女生趣。一天他回家来皮靴脱了后掌，逼我马上修补，又催我好酒好菜服侍让他吃了出外收账。我心中正一肚子气，便在酒食里伴了蒙汗药与他吃了。我趁他熟睡之际，用一枚铁钉钉入了他的鼻孔里，擦干了血迹，又胡乱请了个康大夫作证人，说是心病猝发而亡。前任刺史粗心，被小妇人一时瞒过。"看审人群开始咒骂陈宝珍，也有为她惋惜的，闹哄哄嚷成一片。

狄公大叫："肃静！"

堂下顿时静寂无声，衙门的威严终于重新恢复。"一个月之前，我外出乡间，不慎跌了一跤，骨头脱了臼，撕裂般疼痛。冰天雪地里我爬不起来了，雪几乎将我掩埋，我冻得四肢麻木，口唇青紫。正在这时一个男子汉走来将我扶起。我疼痛不能行走。他将我背到了他的家里。他几下推拉，就使我骨头复了臼，又替我按摩、抹药。我感动极了。我见他体格健壮，相貌轩昂，雄武有力，这正是我最企慕的男子。我爱上了他。他像一团烈火，也爱我。但我见他心情矛盾，有时很痛苦。他果然很快后悔了，要摆脱我。--我心里明白，但我不甘心，我心性就爱强。我威胁说，他如果要甩掉我，我决不善罢甘休。他并不在意。我又明确警告过他，再不回头，我便要杀死他。他哪里肯信：我一个弱女子能杀死他一个盖世英雄、角抵大师？"陈宝珍的声音又变得尖锐起来，与适才的温柔恬静判若两人。

"我一向说得出做得到。见他不以我的警告为意，我就动手了！正如老爷猜测的那样，我装扮成一个年轻后生溜进了'甘泉池'浴堂，在他包下的单间里将一朵喷洒了剧毒药粉的茉莉花投入了他刚倒上茶水的茶盅里。--等他喝完那盅茶，我才离开。他临死前才知道了我的手段，明白了

一个发狂地爱他的女人会发狂地致他于死地。他不屑我的爱，我就不屑他的性命。于今我独个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左右是一个死，是杀是剐一任你们的便了。我想我的供词总会令老爷满意吧？"

狄公点点头，叫她在供词上画了押。书记将所录供词读了一遍，陈宝珍无一异词。狄公宣布退堂。

第廿四章

衙舍里充满了喜悦的笑声，陶甘、马荣、乔泰又互相拥抱作一团，欢欣雀跃。

狄公捋着胡须望着他们狂喜之态，心里也乐滋滋的。突然他想到一事，脸上顿时似蒙上厂一层冰霜。他淡淡地说："马荣，你快去换过狩猎的装束，去马厩后牵过两匹坐骑，陪我上药师山打野獐子去。乔泰、陶甘你们去城里张贴官府的告示，要求百姓各安其业，休要滋乱生事。"

衙厅前院，鹅毛般大雪正飞飞扬扬，地上洁白晶莹的雪已积了厚厚一层。

"快！马荣！"狄公催道。"天很快就要黑下来了！"

马荣将皮帽的护耳向下拉了拉，翻身上马。两骑放辔跃出州衙大门，绕过旧校场，向北门疾驰而去。

夜幕冉冉降临，雪渐渐小了，风却一阵紧一阵。

出北门时，马荣向守城士卒要了一个灯笼。狄公扬了几鞭驱马向西往坟场而去。

"老爷不是说去药师山打獐子吗，如何又去那荒凉的坟场？"马荣不禁问道。

狄公不答，自顾纵马驰入了坟场。

坟场上白杨萧萧，北风飒飒，鬼火闪烁，鸱鸮凄号，好生令人心寒胆怯。

狄公在一株秃树干上系了缰绳，步入乱坟堆中。他细细查看每一块墓碑上的文字。马荣心中一团疑云，又不好再问，也只得在那秃树上系

了缰绳，跟随狄公进入坟场。

突然，狄公停了下来，用衣袖拂去了一块墓碑上的积雪，细读了一遍碑面上的黑字，不觉脱口叫道："正是这座，正是这座。"一面回头招呼马荣："来，帮我掘开此坟！--我的马鞍袋里有一柄镐和一柄锹，快去与我取来。"

天已经全黑了下来，寒风刺骨，泼墨般的乌云将月亮整个遮蔽。

狄公、马荣用力将墓碑推倒，一个执镐，一个执锹，开始掘墓。

墓门终于掘开了，狄公拭了拭额上的汗，丢了镐，擎起灯笼，猫着腰钻进了墓穴，马荣后面紧紧跟上。

墓穴正中并排放着三具棺木。狄公用灯笼照着，审看着棺木头上的描金文字。他走到右首那具棺木的旁边，点了点头，说道："马荣，你拿住这灯笼！"马荣接过了灯笼，狄公迅速从衣袖里取出一柄凿子撬进棺盖的缝中，再用锹当作锤子狠命地锤了起来。棺盖轧轧响了几下，离开了棺材。

"你撬你那头！"狄公命道。

马荣将灯笼放在地上，将锹用力塞进棺盖下的缝隙撬了几下，果然撬了进去。再用一下大力，棺盖这一头也开了。马荣虽力大，究竟心虚怯，他知道如果北州百姓一旦发现他与狄公两个在此偷偷发墓开棺，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想到此，忍不住全身哆嗦，又不敢启齿问狄公端底。

两人于是将薄薄的棺盖抬起放倒在棺材一旁。狄公一面将手巾捂住嘴鼻，一面将灯笼高擎照着棺材上方。棺材里平躺着一具整齐的骨骸，骨骸之上这儿那儿还盖着一片片腐朽的衣服碎片。

狄公将灯笼交给马荣，嘱他高擎莫移动了，自己则俯下身子仔细抚摸起那颗骷髅。马荣见那骷髅的一对空空的眼窝正紧瞅着狄公。狄公稍一用力，骷髅"卡"的一声便与颈椎断裂了。狄公将骷髅捧出了棺材，只听得"当嘟"一声，一枚铁钉从骷髅里掉到了棺材里，正落在一根肋骨上。狄公忙将骷髅放回，拣起那枚铁钉拿在手上看了半晌，吩咐道："我们回衙吧。"

马荣恍然有悟，他见狄公脸色苍白，目光惟悴，好像勘破了陆陈氏铁钉奇案，反增添了他一层更深重的烦恼和隐痛。

他们爬出墓门时，天上正一轮明月飞光千里，明月照积雪，空明澄彻，一个坟场竟恍然同琼宫广寒一般。

狄公吹熄了灯笼，两个又用力合了墓门，将墓碑立起在原处，收拾起锹、镐纳入马鞍袋，飞身上马，疾驰出了那荒凉的坟场。

马荣终于忍不住了，问道："老爷，这是谁的坟墓？"

"明日早衙升堂便可知道。"

马荣不好再问。

狄公道："马荣，你先行回衙，我还想乘此大好月色独个遛遛马。"

马荣答应，讪讪地按辔自回北门，狄公则加了一鞭放辔信马向东而去。

狄公策马到了药师山脚才停了下来，将坐骑系在一株老松树下，便步行登山，未上十来级，他猛然发现山道上有脚印，不由心中大疑。再俯首细看那脚印，不禁微微感到晕眩。

天师观前的悬崖石栏边娉娉袅袅站立着一个披猩红斗篷的女子。她正默默地瞻瞩着脚底茫茫平川，像一尊玉琢的雕像。

她听见沉重的马靴声，回首淡淡一笑，平静地说道："狄老爷，我猜到你会上这里来的。"

狄公点点头，回头望了望悬崖边上那株展苞包盛开的红梅，不觉呆呆出神。

"狄老爷，你的皮袍上满是法尘土，靴子上溅着这许多污泥，这是到哪儿去来？"

"郭夫人，只为了证实五年前一桩旧案……"

"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郭夫人将斗篷裹了裹，很快恢复了平静。

"狄老爷，我知道会有如此的结局，我更知道狄老爷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里，走到我的面前。但我仍然要说出那个秘密。--这并不只是为了救你狄老爷，还为了救我自己，救出我自己的灵魂。"她低下了头，轻轻抽泣。

狄公只觉恍恍惚惚，魂不守舍，好像有什么正在咬噬着他的心，使他隐痛阵阵。

"郭夫人，律法是最神圣的，我们无论如何要维护律法的尊严，即使毁了我们自身。我知道在我最危难的时刻是你拯拔我出了水火，你是我的大恩人。衔环结草正愁报恩无门，转眼我却反脸要逮捕你。这无疑是痛苦的，但我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徇私枉法。--老天捉弄了我们，使我狄仁杰做了个负恩背义之人。我不奢望你的宽恕，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我只想为你祈祷……求得我良心的安宁。"

郭夫人平静地说："何必这么说？狄老爷，我告诉了你那个秘密，便算定了自己的归期。我决不要求你为我而忘了国家法度，我倘若有意苟且偷生，今天早上也就不会去告诉你了！"说着禁不住泪如雨下。

狄公一阵心酸，言语哽噎，不觉热泪盈眶。

郭夫人突然扬起头来，微微一笑："你听！你还记得那首《五人咏梅》诗吗？'飘落疑有声，蛾眉古难全'。你听那一片片雪花和梅花在夜空中飞舞而下，衬着这蝉娟月色是何等的皎洁明丽。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

狄公回头又望着那株云蒸霞蔚般的红梅，不胜咨嗟，那深红浅红的一朵朵花瓣像一颗颗红宝石衬映着琼枝玉叶在闪闪发光，这景色正仿佛是蓬莱仙山一般。一阵轻风拂来，吹送着纷纷花瓣、霏霏雪片，慢慢向悬崖下的深渊飘飘而去。

突然一声树枝折断的声音，狄公惊回首，忙冲上石栏边。惜已迟了一步，猩红色斗篷在银白的月色下，正飘飘然与梅花、飞雪一起坠入那不见底的深渊。

第廿五章

狄公一夜未曾合眼，惊心动魄的七天过去了，他感到自己老了十年，不仅是神衰力疲，身体困倦，而且是对事物的敏感反应都失去了。

他觉得自己变得呆痴迟钝，浑浑噩噩。

衙役送来早茶，低声向狄公禀告道："听说昨夜郭夫人上药师山采药时不慎坠下了悬崖。今天一早，一个猎手在药师山的山谷间发现了她的尸身。"

狄公点点头，他命衙役去传马荣进来。

衙役去了一盅茶时，马荣走进衙舍。狄公说道："马荣，昨夜我做了一件大错事，如今想来十分后悔。你决不许将昨夜之事告诉任何人，你须将那件事彻底忘去！"

"是，老爷放心。我最怕老爷要我记住什么事，老爷要我忘记什么事，我正求之不得。"

狄公深情地望了望这个憨实的亲随，忍俊不禁笑了一声。

马荣刚退下，郭掌柜进来衙舍。他向狄公深深鞠躬，将郭夫人死讯禀告了狄公。

狄公点点头，向郭掌柜表示了哀悼之意。

郭掌柜说道："狄老爷，贱妻并不是不慎坠下悬崖，她是自己翻过石栏跳下去的！"

狄公紧皱眉头，沉吟不语。"狄老爷，我……我也犯下了一桩严重的罪行。当初要与贱妻结婚时，她就坦率地告诉了我，她曾亲自杀了她的前夫。她的前夫是一个人所不齿的赌徒、淫棍、醉鬼。我当时很同情她，我并不认为她是犯了罪。如今想来……如今想来，我也犯了知情不举之罪，我早应该劝她向官府投案自首。我胆小自私……"狄公冷冷地说："因何你此刻想到提及这事？这能安慰你夫人在天之灵吗？"

"我思想来向狄老爷讲出此中真情--当然这是五年前的事了--能够使贱妻在天之灵得到欣慰。她是一个诚挚的女子，从不自欺，更不欺人。一定是昨天陆陈氏的鞫审触起了她的旧创，她良心痛苦，觉得唯有自杀才能赎罪。也免得有朝一日被官府问破，公堂上出乖露丑。"

狄公捋了捋颔下一把美髯，说道："郭掌柜，我无权对你的亡妻再提出讼诉，也不忍在她死后再去折腾她不安的灵魂，且她似乎从未告诉过

你，她是如何杀死前夫的，我更不敢再冒风险去开棺验尸。我想这事就到此算了，你须得备办上好的衣衾棺椁将她盛殓，广延高僧为她建九九八十一天水陆道场，超度她有罪的灵魂。届时切莫忘了告我一声，我要亲自来参加她的闭殓安葬仪典。因为……因为她作为一个典狱，将州衙女牢管理得井井有序。"

"狄老爷，贱妻这一死，我活在世上已毫无意味了。你知道我们并无儿女。"

狄公道："陆陈氏的女儿陆梅兰不是还在你家吗？现在就由本官做主，将她判与你抚养，称你作爹爹。我见她是一个令人疼爱的姑娘，聪明灵秀，将来再招赘一个女婿。"

"感谢狄老爷做主，使我晚岁有靠，贱妻在日也是十分的欢喜她。"郭掌柜显然很是激动。"老爷，我在北州住了四十年，并不曾见过如你这样恢宏大度、体贴人心的刺史。你抚化一方，问理刑名。朱达元也好，陆陈氏也好，任何罪犯也休想逃出你的巨眼。三大奇案的勘破将使你狄老爷的令名政绩永载史册。"

狄公只觉芒刺在背，脸上热辣辣，心中酸楚。他想，不正他自己的巨眼才逼得郭夫人含恨跳崖吗？

郭掌柜长揖施礼，又跪下磕了一个头，乃徐徐退出。

狄公坐在靠椅上陷入了沉思，不知怎么他又想起了那两句诗："飘落疑有声，蛾眉古难全。"

突然衙舍的门被推开，陶甘、马荣、乔泰三人一齐闯了进来。

"老爷！大喜，大喜，京师来了钦差，他们日夜兼程赶来这里，说是有圣旨传老爷回京师加官晋爵哩。"

狄公将信将疑，忙换过公服，步出衙厅参拜。两个钦差，黄袍玉带，见狄公出来，喝道："狄仁杰请旨！"

狄公从容跪下，钦差宣读圣旨："狄卿仁杰忠亮存心，贞坚表志。勤劳王事，守宰宣化。德行大彰，治绩丕显。宜进为大理寺卿，正三品，赐紫服。钦此。仪凤丁丑冬十二月。"

狄公恭敬地接过圣旨，站起又细读一遍，乃信不是梦境，心中不觉大喜。

钦差又道："圣上御意要狄老爷早日进京赴任，金殿谢恩。接旨之日，即行动身。期限五日，不得有误。新任北州刺史今夜便可达到这里。"

另一钦差又道："皇恩浩荡，吉星高照，狄老爷的三名亲随，圣上也御笔准了新职，特敕：陶甘为尚书省刑部员外郎；乔泰为京师十六卫衙府左果毅都尉；马荣为京师十六卫衙府右果毅都尉。"陶甘、乔泰、马荣听罢不禁狂喜，忙拈香跪拜，仰谢圣恩。狄公陪同钦差去贵宾楼小憩，传命膳房，中午于前衙正厅摆下丰盛酒宴，一来为钦差洗尘，二来庆贺自己升迁，三来祈祝北州长治久安，百姓丰衣足食。--酒宴罢，即治点行装，鸣锣启程。

马荣叫道："陶大哥、乔泰哥，赶快将这好消息向全州宣布，多多复写了到处张贴。"

他们三人走出州衙大门时，州城的三街六市早已披红垂绿，张灯结彩了。远远锣鼓声、喇叭声、欢呼声、爆竹声响成一片。整个州城沉浸在欢腾的节日气氛之中。（完）

黄昏，狄仁杰策马行走在一条满目荒凉的官道上。白日凝寒，朔风凛冽，他哆嗦着将身上的狐裘长袍往紧的裹了裹。官道的两侧是滔滔奔腾着的洪水，铅灰的天犹如一面失去了光泽的镜子。混浊的洪水一直绵延到天边，大块大块的乌云被朔风驱赶着涌向远外重阴森严的山峰。

狄公独个信马疾驰，把他的扈从人员远远甩在半里之外。三天前他还是在荒漠边缘的北州当刺史，两天后便要返回京师长安去担任大理寺正卿了。此时此刻狄公的心情是复杂的，官职的突然陟升使他有点晕眩，在北州的那段传奇般的经历又使他恋恋难忘。

三天来狄公和他的扈从人员一直由北向南前进，眼看已临近了黄河。但黄河意外的泛滥造成了方圆一千多里的洪水区，不久之前还是人口稠密、物产丰饶的中原，如今成了一片汪洋。一路上他们看见一队队难民，扶老携幼，步履艰难地在寻路觅食。狄公他们在一个小小的官驿吃午饭时，扈从的校尉来报告说他们已进入了洪水区的中心地带--北堤，他建议狄公在此歇宿，等候北堤方面来的水情报告。但狄公命令继续前进，说今天天黑之前要渡过黄河。因为他必须在两天内赶到京师谢恩就职。

狄公紧抓着缰绳正得意地驰驱，官道前出现了一个十来丈的大缺口，混浊的黄泥水哗哗奔流而过。缺口的那头，官道通向一个树林茂密的山岗。缺口上架着一条狭窄的、用麻绳和圆木草率扎就的浮桥。浮桥半浮在水面上，随着翻腾的波浪时升时落。

狄公策马刚待上桥，驻守民团的头目大声叫道："老爷，这座桥马上就要断了，水流太急，大人还是权且留步。"

狄公勒定缰绳，迎着刺骨的北风焦急地回头望了望遥遥落在他身后的扈从，随后又低头看了看脚下这座在波涛中摇晃不定的浮桥，他决定碰碰运气，冒险过桥。

他知道翻过对面那座山岗，没三五里路便是黄河北岸了，那里有渡船会将他渡过黄河。

狄公小心翼翼地上了桥。浮桥的圆木浸在泥浆水里很滑，水浪打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刚走到浮桥当中时，一株被急流卷来的大树撞在浮桥的侧面，随之而起的巨浪滚过浮桥浸到了狄公坐骑的肚子，鞍鞯、马靴全部湿透。浮桥一阵激烈晃荡，险些儿将狄公掀翻下马。狄

公拍了拍马的脖子，壮着胆镇定地一步一步走着。当他走完浮桥刚跃上了对岸，只听得身后一声巨响。原来一株连根拔起的大树把浮桥的中间部分顶撞得拱了起来，如一条龙弓起背脊一般，顿时桥身断裂，圆木四散。十来丈的大缺口波涛翻滚，一段一段的圆木很快被急流卷走了。

狄公长长吁了一口气，望着身后的滚滚浊浪，远远向对岸那民团头目扬了扬马鞭，便策马上路了。

突然，前面树林里一声"沙沙"响，窜出一骑拦路的强盗，高声喊道："留下买路钱！"

狄公见那强盗头上裹着一幅红布，宽大的肩膀上围着一块虎皮，背上一柄五环金刀，手中一杆长枪拨弄得"呼呼"旋转，枪尖几乎碰到狄公坐骑的耳朵。

狄公勒住了马，不由火冒三丈。他朝那强盗嗤了一声，"唰"地抽出腰间的宝剑便向那强盗砍去。强盗慌忙用长枪来招架，转身又抖起枪尖向狄公猛刺过来。狄公举剑一劈，正中那枪杆，顿时断作两截。强盗大惊，丢了枪杆，夹着马肚便跑进树林里去了。狄公"呵呵"大笑，将宝剑插入鞘内，一面还抱怨自己不应对一个剪径的毛贼如此动怒。

狄公一直上到树林后的山顶，一路并不曾遇到人。岗头上狂风怒吼，树林里山涛响彻，翻过这山岗迂回下去便是黄河北堤了。翻腾的波浪冲击着一直向西延伸的岩石堤岸，黄河对岸隐在一片铅灰色的浓雾里。北堤一带并不见有渡船，古渡头只剩下断桩残阶，白色的泡沫哗哗地卷上来又退下去。黄河由西向东呼啸澎湃，发出低沉的隆隆声。

狄公看着这一派萧条凄凉的景色，忍不住叹息频频，双眉紧锁。这时他看见不远的山岗上有一幢旧式的庄园，庄园四周围着高墙，东西两边耸立着高高的戍楼，整个庄园正如一座壁垒森严的城堡。墙里一排高檐鳞比栉次，慢慢升起的炊烟被强劲的北风很快吹散了。狄公无计奈何，只得投奔去这庄园借求一宿。这时他才发现不仅无法传信给黄河两岸的军营官驿，就是与黄河北岸的扈从亲随也失去了联络。

狄公策马向那庄园走去，忽然他发现路旁的大木桩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人头上的长发披覆在已经变了形的脸上，人头下面还钉着一双被剁下来的手。狄公茫然若有所失，慢慢策马向前。

狄公来到庄园的门楼前，见那两扇大门都包着厚厚的一层铁皮，显

得十分坚固。他正想敲门，门却是先开了。一个老庄客探出头来，见狄公官员装束，忙将他引进一个宽敞、幽暗的庭院。狄公刚翻身下马，便听到沉重的大门被关上时发出的"嘎嘎"的声音。

一个瘦瘦的管家模样的人迎上前来，气吁吁地说："我在戍楼上早看见了你，我马上叫庄客来开门。贵相公显然是长途跋涉贲临敝庄的吧？"

狄公见那人四十上下年纪，容貌不老，言语文雅，知道是个受过教育的人。

"我姓狄，名仁杰，是北州的刺史。此刻正想赶路去京师公干，受阻于洪水，欲行不得，故想在贵庄暂宿一夜，随即拜纳房金。央烦先生向庄主禀报一声，万望周全方便。"

"原来是刺史大人，原谅小人无礼了。小人名叫廖隆，是这里的管事，我这就去向闵员外禀报。老爷厅下稍候片刻。"

廖隆转身径向内厅而去。这时狄公才发现庭院的两侧外屋挤满了大群的难民。庭院后有一个马厩，狄公忙把他的坐骑牵进了那马厩。马厩外有五六个少年正忙着放风筝，狄公见那风筝大都造型新巧，颜色鲜艳。几个已经放上天的由于风力太大，绳线绷得很紧，下面的少年使劲扯着，生怕绳线断了。狄公好奇地看了一会，请一个少年为他的坐骑洗刷喂料。那少年接过狄公给他的铜线，高兴地答应了。狄公然后又赶快回到外厅的台阶下等候。

一个头戴紫貂厚皮帽，身穿灰羊毛长袍的矮胖先生从内厅急步出来，下得台阶，双手拉定狄公激动地问道："刺史大人，你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狄公皱了一下眉头，答道："我骑马来的。"

"你碰上了飞虎团吗？"

"什么飞虎团？"狄公疑惑不解。

那矮胖先生正待张口解释，一个高大健壮的先生来到了他们面前。他很有礼貌地问道：

"刺史大人，你是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吗？"

"不，我有六十多名士卒随从，他们……"

"啊，苍天有眼！"矮胖子不禁叫了起来，"我们有救了！"

"他们此刻在哪里？"高个儿紧问道。

"在山岗北边的官道上。洪水在那里冲断了一个大缺口，我刚过了那缺口上的浮桥，浮桥便断了。浮桥一修好，他们马上便会来到这里。"

矮胖子听罢，耸了耸肩，失望地摊开了双手。

"请问你们谁是这庄园的庄主，我想今夜在这里借住一宿，依例拜纳房金。"

"到这里投宿？"矮胖子尴尬地一笑。

高个儿恭敬地答道："庄主卧病在床，有失远迎。我名叫颜源，是这庄园的总管。这位是庄主闵员外的胞弟闵国泰先生，他是昨天才赶来这里料理他哥哥的病情的。"

颜源一面说着一面引着狄公向内厅走去。狄公见那内厅两旁各有一间厢房，两边厢房与内厅之间用九折屏风隔开。颜源说道："且请刺史大人房中用茶。"说毕三人进了东厢房。颜源点亮了桌上的蜡烛，三人逊让坐定，颜源又忙捧壶献茶。秋公摘下他的宝剑放在桌上，又解开了狐裘长袍的钮儿，背靠椅子，暗中观察眼前这两个人。

颜总管白净面皮，容貌端正。眉须间却露出不安本份的神色，言语上又不免矫揉造作的腔调。年纪在二十五上下，但厚厚的眼睑下已隐隐有黑斑生出，松弛的嘴唇角散开几丝深深的皱纹。狄公一眼便知道他属于那一类城里游手好闲、轻浮好色的浪荡公子。但他竟在这么一个荒僻的乡村庄园里当了总管。

颜源献茶时，狄公便问道："颜先生和闵员外想来是亲戚了！"

"我同闵老夫人沾上点亲。我父母都在州府。去年我得了一场大病，险些儿坏了性命，病愈后父母便送我来这里调养调养，换个环境。"

"今夜飞虎团会彻底根除你的病！"闵国泰忍不住插话了。

闵国泰说活带有浓重的乡音。圆盘似的脸上一圈浓黑的络腮胡子，

下颚宽厚，脑满腮肥。一副盛气凌人的傲慢相，看上去便知是城里商贾掌柜一流人物。

"令兄患的是什么病症？闵先生。"狄公问道。

"哮喘，加之心脏有病，喘得就更厉害。"闵国泰草率地答道，"早些时候能留心颐养，他还不至于病成这么个模样。大夫说，如果不躺平在床上，不须-年半载这性命便要赔了。害得我只得把城里的茶叶行托给了那些信不过的人，一个人跑到这个鬼地方来。飞虎团今夜就要把这庄园杀得鸡犬不留，我算是晦气极了……"

狄公道："你们说的飞虎团莫不就是一伙剪径的草寇？我来时就碰上过一个，他们的肩上都披着一块虎皮吧？不消我两剑就将他吓跑了。你们休生恐惧，浮桥修好找的扈从士卒便能赶来这里救援。"

"你说得倒轻巧，刺史老爷，修浮桥的木头从哪里来？"闵国泰又急了。

"我来时便看见一处橡树林，不能派人去砍伐些吗？"

颜源苦笑一声答道："那橡树固然不错，但那伙强盗正潜伏在那里。你来时没见一株木桩上挂着一颗人头吗？那个可怜的人正是我们的庄客呵！飞虎团怕我们派人去缺口那边向官军求救，在村子前后都设了埋伏。"

总管说着又从茶盘里拿出一根筷子，在筷子的两侧各倒放一只茶盅；"这根筷子便是黄河，这边的茶盅是南岸官军的苗寨，那边的茶盅就是敝庄。"他又用食指蘸了点茶水围着庄园画了一个圆圈："敝庄所处的山岗是北岸唯一的高地，它的四周全被洪水淹没了。所以我们此刻正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岛上，往南岸去的渡船由于河水暴涨全卷走了。渡口也淹没了。闵先生恰好是昨天早上最后一班渡船从南边过来的。现在天知道渡口几时才能修复，还有山岗那边缺口上的浮轿。飞虎团扬言今夜就要动手了，他们正在赶制一辆云车，又准备将攻大门用的巨木搬运过来。"

狄公听罢，不由义愤填膺，问道："他们共有多少人？"

"大约一百来人，"总管答道："他们虽是一群乌合之众，但都是亡命之徒，有许多便是久经沙场的兵痞。原先他们有三百多人，遭到官军的

夹攻追击，剩下的这一些便逃到了我们这里。由于洪水淹没了周围的地方，官军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在这山岗后的洞穴里安顿了下来，潜伏了好些日子。他们得知昨天渡口被淹，渡船卷走，更壮大了胆，无需担忧南岸的官军前来剿捕他们了，便派了几个人来我们庄园，开口就要索取二百两金子，若是不给，他们就要洗劫这座庄园，杀个鸡犬不留。闵员外无奈，为了我们庄园里的人和那些难民免遭荼毒，决定给他们金子。他把开银柜的钥匙给了我们，我们把那银柜一打开，柜里却是空空如也。就在同一天，闵员外的侍婢潜逃出了庄园，我们断定那二百两金子就是她偷走的，还疑心她早与强盗有联系，不然飞虎团怎的知道我家银柜里正好藏有二百两金子？我们把金子失窃的事告诉了强盗头目，那头目勃然大怒，说我们消遣他，有意设圈套拖延时间。他们限定了最后时间--今天夜里。如果还不捧去二百两金子，他们便正式发动进攻。此刻他们正忙着准备进攻器具哩。我们偷偷地派人去缺口那边找官军，结果都被他们捉住，割了头颅和双手挂了起来。"

狄公说："黄河南岸便有官军营寨，那里有一千多士兵驻戍，如果我们点起火，他们不是会来救援吗？"

闵国泰愤愤地说道："即使这里成了一片火海，他们也只是隔岸观火！"

"是的，刺史大人有所不知，"颜总管接着说："现在河水猛涨，河道水情复杂，他们不敢冒翻船的风险。且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飞虎团此刻正在这里猖撅横行。因为狡猾的飞虎团在渡口被冲毁之前从不干扰来回两岸的商旅行客。"

狄公"嗯"了一声，微微点头，说道："形势诚然紧迫，却也不是不可挽救。我们可以加强防护，坚壁死守。比如发些兵器给庄客，动员难民们一齐动手，昼夜巡逻，遇事报警，恐怕也不至于束手待毙吧！

闵国泰冷笑了一声，说道："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器吗？两杆生了锈的长樱枪，四五张弓，几十支箭，宝剑原有三柄，算上你搁在桌上的这柄，共四柄。"

总管点头道："原先这个庄园听说保持有二十名骁勇善战的团丁，并常备有一个小兵器库。天下太平了这么久，这些武备渐渐都荒废了。"

这时管事廖隆进来禀告为难民准备的米粥已经熬好。

闵国泰噘起嘴说道："你看，又添了四五十张光会吃饭的嘴！"

总管淡淡一笑："我们还是先为狄使君安排下一个歇宿的房间吧。"

闵国泰道："这事得由我哥哥安排。刺史大人，原谅我们无法予你刺史的礼遇，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我们三人此刻便要去为难民开饭，你大人委屈在此守候片刻。"

狄公慌忙说："休要为我操什么心了，我在那靠墙的长椅上胡乱睡一宿便行。"

"待会儿让我哥哥来安排吧。"闵国泰又重复了一遍，说着便与颜源、廖隆出了厢房。

狄公自己倒了一盅茶，慢慢呷着。又站起来反剪了双手，抬头欣赏那墙上挂着的一幅大山水画。画轴两边是笔势拘谨的大字对联，云是：

九五勤政聿承天运

亿兆乐业维是国本

狄公赞许地点了点头，眼睛又落在书案的砚墨纸笔上。他忽然计上心来，飞快将茶水倾倒了些在那石砚上，从漆盒里挑选了一柱盘龙描金松烟墨，一面慢慢研磨，一面琢磨着拟撰。他抽出一叠信笺，笔酣墨饱地在一页上写了几行字。写完之后，吟读一遍，又如蒙童习字一样将那一页内容誊抄了十来张纸。然后小心翼翼在每张纸上盖上他的印章，便把这叠信笺卷了起来，放入他的衣袖。--他的印章总是用一根青丝线吊在腰间随身携带着。

他背靠着长椅，猜测着成功的可能。他有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他必须救出这庄园里无辜的人和那些哀哀待哺的难民。他甚至想去强盗面前暴露自己的姓氏，以朝廷里最高司法官员大理寺正卿的身份与强盗对话，做一番劝谕宣导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他将作为一个人质去冒一场不可预测的风险，很可能他会被那群暴徒割掉耳朵或手指，甚至头颅。但是他有自信，他知道如何对付那些强盗草寇。然而此刻他心里酝酿成熟的这个计划恐怕是最能取得成功的捷径。

他站了起来，抖了抖皮袍，走出大厅来到庭院里。庭院内一大群难民正在狼吞虎咽地喝着薄粥。他转到庭院后的马厩里找到了那个为他喂

马的少年，和他细细谈了半晌。只见那少年不住地点头，于是狄公从衣袖取出那卷信纸交给了他，一面拍了拍少年的肩，嘱咐道："莫要耽误了！"少年仔细藏过那卷信纸便出了马厩。狄公也很快回到了大厅。

闵国泰正在大厅里等候他，见他从庭院回来，马上说道："休与那帮难民乞丐混在一起！我哥哥让你现在就去见他。"

闵国泰将狄公带到了楼上闵员外的房间。房间里又闷又热，弥漫着浓烈的药味。房子中间放着一个铜火盆，火盆里满是烧红的炭块，搁在火盆上的药罐正在"嘟嘟"冒汽。靠墙边一张古式的雕案，案上一对高大的银烛台，两支"哔剥"地响着的大蜡烛把不大的房间照得通亮。狄公见后墙角安着一张雕花鸟檀木大床，两幅锦缎床帐拉开着，高高的枕头上躺着一个眉须皤白的老人。他的眼圈微微发红，两只凹陷的大眼睛毫无神采，花白胡子零乱散披，粘在满是汗水的头上、颊上和鬓边。

闵国泰上前彬彬有礼地向他哥哥介绍狄公："这位就是北州来的狄使君。他南下京师办公事，遇到了洪水，所以……"

"我早知道要出大事，皇历上明白地写着寅月冲撞着寅年，白虎星临位，白虎精便要出世。"闵员外颤抖着声音，激动地说道，"暴乱、暴死、杀人、破财、强盗抢，一样都逃脱不了--"他闭上了双眼，喘着粗气。"记得上次出白虎星时，我刚十二岁，也是黄河发大水，一直涨上到我家大门楼。我亲眼看到……"

一阵剧烈的咳嗽中断了他的话，他不停地哆嗦，整个身子因为咳嗽都颤栗了起来。在一旁服侍的闵老夫人忙端上一碗茶送到他嘴边。闵员外"咕咕"灌了两口，咳嗽稍稍平息下来。

"狄使君要在我们家借宿一夜，我想楼下西厢房还空着，是否就让他在那里暂时歇宿？"闵国泰开口问道。

老员外突然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了狄公一眼，嘴里又嘟囔起来："应了，分毫不差，完全应了。寅年寅月飞虎团来了，又发了大水，梅玉死了，我眼看也要一命归阴。我那可怜的女儿，我一时又不能给她闭殓落土，飞虎团会抢去她的死尸的，那帮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什么事都会干出来。你们得赶快想法子--"

他咳嗽着努力想坐起来，一双像鸡爪一样的、苍白的手死死捏住了被子不放。他哽噎住了，眼睛又闭上，挤出了几滴老泪。

"梅玉是我哥哥的独生女。"闵国泰低声对狄公说，"她只有十九岁，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不仅能读书写字，就是那琴棋书画，描鸾刺凤也样样精通。只是常犯心脏病，身子十分虚弱，不可担惊受怕。昨夜听得飞虎团要来攻打庄园，便猝发了心脏病，竟是死了。我哥哥疼她如掌上明珠，她这一死，我哥哥便倒在床上，旧病复发了。"

狄公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眼光却落在房间角落里端正放着的银柜上。银柜旁高高堆起四个朱漆衣箱。

闵老员外又睁开了眼睛，顺着狄公眼光，指着那银柜声音嘶哑地说道："刺史大人，那是放金子的地方，整整二百两……"

"都被翠菊这小淫妇偷走了，那个不要脸面的贱货、九尾狐狸精。"闵夫人粗哑的嗓音忙插上嘴来。

闵国泰尴尬地对狄公说："翠菊是这里的一个侍婢，她昨天竟卷了细软跑到飞虎团入伙去了。那二百两金子也被她偷走了。"

狄公站起来好奇地查看了那银柜。

"好像没有撬锁。"狄公说。

"她有钥匙！"老夫人愤愤地说。

老员外一只骨瘦如柴的手使劲摇了摇，用一种几近哀求的眼光望着老夫人。见他嘴唇鼓嘬了一阵，却只是发出一些意思不相关的断语只字，两行眼泪沿着他那干瘪的双颊慢慢流下。

狄公移开他的视线，弯着腰又细细地将那银柜看了半晌。银柜严严实实，四面铁板和紧固的挂锁上没有一点破损的痕迹。

闵员外渐渐恢复了平静，啜了啜嘴，说道："只有我，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梅玉知道放钥匙的地方。"

他那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上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他突然伸出手，用那细长的指爪摸到了乌檀木床雕花的床头。只见他轻轻地按了一下一朵荷花的花蕊，听得"咔嗒"一声，床头弹开一块小板，里面却是一个浅凹的小盒，盒中平放着一枚铜钥匙。老员外的脸上顿时露出天真的笑容，他好玩似的又连续开关了好几次。

"翠菊平日一直服伺你，你不知哪天发烧糊涂时告诉了她藏钥匙的地方。"老夫人狠狠地说，"你告诉了她，自己还不知道哩。"

"不，"老员外严肃地说，"翠菊是个知礼本份、手脚干净的姑娘，她家世世辈辈都是忠厚朴实的农民。"

老夫人动了气："她老实本份谁见着来？她哪一点比得上梅玉？"

"啊！梅玉！我那苦命的梅玉！梅玉是一个多么聪明漂亮的姑娘啊！我为她选定女婿，那人家姓梁，是个殷实的大户，我已为她安排妥了出嫁的一切妆奁。她竟……"老员外又伤心地呜咽起来。忽然他又想到了什么，于是用一种恍惚迷离的眼神瞅了一下狄公，说道："狄刺史今夜就住在我女儿梅玉的房间里，那里比较清净。"说罢，挥了挥手，深深叹了一口气，又闭上了眼睛。

闵国泰陪同狄公出了老员外的房间。

下楼来时，狄公说道："看来老员外病得不轻。"

"嗯，确是这样。但我们所有的人今夜都得被飞虎团杀死。还是梅玉有福分、没死于刀箭之下。"

"闵小姐恰恰死在结婚之前？"狄公问道。

"嗯，梁家的庄园远比这里大，奴仆成群，牛马无数，金银堆得如山一样。梁公子又是风流潇洒一流人物。我哥哥很费了番周折才攀上了这门亲。上个月订的婚，梁家原打算下月迎娶，却碰上了这些倒霉的事，洪水、飞虎团，竟是将小姐吓死了。此刻还不曾去梁家报信哩。"

"老员外说她尚未闭殓安葬，不知她的尸身如今暂厝何处？"

"棺材就搁在大厅后的佛堂里。"

狄公和闵国泰回到大厅时，颜源、廖隆已在饭桌上等候他们了。桌上早摆开四大碗饭，四碟子腌渍菜果，一盘咸鱼和四个酒盅。

"刺史大人委屈了，家里存粮存菜已不多。"颜总管说着一面苦笑地摇了摇头，一面站起为大家斟酒。

狄公饿了，他觉得这份简单的粗菜淡饭很合他的胃口，酒的质量也

很高，甚是解乏。他抬头忽见廖隆神情阴郁，像有一腔心事，满满的酒盅未尝沾唇一滴。

廖隆放下手中的筷子，胆怯地望了一眼狄公，开口说道："狄老爷，你作为一个刺史总收捕过匪徒、强盗吧。你可知道那飞虎团肯不肯接受飞票。闽员外与州府里的两家金银号有些钱财往来，或许可以预支一些金子，先救了眼前的燃眉之急。"

狄公冷冷地说道："据我所知，强盗只肯收现银。你们胆小，强盗胆更小哩。"

狄公一杯酒下肚，顿觉全身暖和起来，他的马靴也早干了。他站了起来将皮袍脱下放在靠椅上，一面又接着说："你们千万不要惊恐，强盗非常害怕官军。我们感到时间紧迫，他们更感到时间紧迫，他们必须在洪水退去前逃离这里。不可期待强盗侥幸宽谅你们，要树立信心，靠自己的力量积极组织防御，有武备才能免患祸。这里滨临黄河，一定有不少渔民、今晚你们选上几名会打鱼的庄客或从难民里请几个渔民来。准备一张大渔网，让他们守着鱼网先埋伏在大门上的暗楼里。千万不可走漏消息，然后我们通知强盗头目前来领取二百两金子--就是金子找到了。强盗头目骄妄轻心，容易上当。他当然会带上一些保镖来，趁他们进出门楼时不备，便撒下鱼网，将他们同住，纵使他们有天下的武艺，我们只须几根棍棒就可以将他们打得脑浆迸裂。但不要打死他们，而是收缴他们的兵器，将他们先用绳索捆绑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提出谈判，有俘虏在手里，我们便有了点主动，不怕他们不退兵。"

"这倒是条妙计。"闵国泰慢慢点着头。

"不行，这太担风险，"颜源说，"万一出半点差池，他们真的会将一个庄园里的人全部杀死！"

狄公严峻着脸厉声说道："万一有差失，你们将我一个关在门楼外，我自有妙策叫他们退兵。你们或许不知，我正是寅年寅月降生的，正经是飞虎团的克星。"

颜源、廖隆虽还有悸心，但也拿定了主意。

闵国泰道："我来管设鱼网，廖隆去找几名渔民来，就这样试试。或许狄大人真是飞虎团的克星哩。颜源你陪同狄大人去梅玉房里休歇，我此刻要上戍楼去换番。"

他转回头对狄公说："庄园里已开始宵禁，戍楼上每两个时辰轮番当值，监视飞虎团的动静。"

"我理应也充一个数，我替换你的当番如何，闵先生。"狄公说道。

闵国泰迟疑了一下，只得答应了狄公严正的请求。

"好，你的当番时间从前夜亥时到后夜丑时，颜源从丑时到天亮卯时。"

闵国泰说着便与廖隆去库房整理鱼网。颜源将狄公领到了三楼上梅王小姐的房间。

颜源在门口停下了脚步，苦笑着说："老员外安排你大人住这房间，实在令人不解。这房间里刚死了人。狄大人如果嫌不方便，可以换到下面大厅的西厢房去，那里现在空着。"

"不，这房间环境甚是清静，我就在这里住吧。"狄公坚持道。

颜源无奈，拿出钥匙将房门打开。房间里阴冷黑暗。颜源熟练地将桌上的蜡烛点亮，一面指着房间里整齐的陈设说道："梅玉小姐是个淡雅素洁的人，你看这些摆设便可明白，那扇折门外是一露台，梅玉小姐最喜欢在夏天的夜晚独个坐在那里弹琴赏月。"

"闵小姐可是独自一个住在这层楼上？"

"是的。这三层楼上没有其他的房间了。小姐也喜爱这里清静。好了，我让仆人替你送茶来，你好好休歇一下，半夜我再来唤你去戍楼值番。"

颜总管走后，狄公将皮袍穿上。这房间相当阴冷，且折门关闭不严，一丝丝北风透了进来。他将宝剑放在桌上，打量起这房间，房间的地上铺着一条很厚的草绿地毯，靠门右手安着一张狭小的床，床四面悬挂着一幅绿色纱罗账，床边也照例堆起四个朱漆衣箱。折门边是一张梳妆台，台上一面银境闪闪发光，境下是铅粉盒、胭脂膏。靠门左首一座古色古香的几上安放着一架古琴。临窗是一张雕镂得精致细巧的书案，书案旁立着湘妃竹书架，书架里整齐堆着一函一函的书，书册间往往插着象牙标签。靠书案的墙上挂着一幅春冰寒梅图，看其款识系出于齐梁时代一个名画家之手。书案上砚墨纸笔无不精美。狄公微微点头，他这

才知道梅玉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兴趣多面又典雅娴静的姑娘。

狄公在书案前的一只乌檀木凳子上坐了下来，一面捋着颌下一把又浓又黑的美髯，一面陷入了沉思。

他想，他对武备的意见，即用鱼网捕人的想法虽无很大把握，但显然已起到了为这个庄园里的人壮胆的作用。看来最可靠的还是由他亲自出面与那帮飞虎团谈判，倘使强盗扣留了他作为人质，朝廷闻讯便会出来干涉，因为他此刻已是朝廷里的重要官员。强盗一旦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毕竟胆怯，那敢轻率杀害？他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将这帮强盗一网打尽。

不知怎的，他想着想着又想到了闵员外的那二百两金子。侍婢翠菊固然可能知道放钥匙的地方，但狄公隐隐察觉到某种事实被人故意掩盖了，可他一时又说不明白究竟这个事实是什么。闵老员外很疼爱他的女儿，但他也相信翠菊不会偷钱。老员外又为什么偏偏要我这个过路的官员住在他刚死了的女儿的房间里呢？

几下敲门，一个驼背的老仆走进房里将茶盘棒上。刚待要走，狄公叫住了他。问道："梅玉小姐犯心脏病时，是不是她独个在这房里？"

"嗯，她就躺在那张床上，穿着一件白绸长裙。那正是吃晚饭之前，颜先生上楼来敲门，她不回答，颜先生下楼去叫来了闵先生和我。我们进房来时。她就直挺挺地躺着。闵先生叫了她几声，她也不回答。闵先生上前推了她一下，竟不动弹，便觉不妙，又慌忙替她切脉。我见闵先生脸色顿时吓得发白，口里说了句：'唉，竟是这样快就死了'。颜先生闻言也惊了手脚，命我下楼去叫我老伴给两人抬一张竹榻来；文吩咐不要马上去禀告老员外，怕他有病受惊不起。我同老伴抬来竹榻时，颜先生便叫我们将小姐尸身先抬到楼下大厅后的佛堂里。我当时记得小姐的尸身还怪沉的。他又叫来廖先生帮我们将小姐尸身放人棺材。廖先生当时就发了呆，最后还是我同老伴将小姐匆匆放进了棺材的。"

狄公说："明白了，你可以下去了。"

老仆走后，狄公想找柄梳子梳一下胡子，他拉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发现抽屉里有一个锦缎卷轴。他解开了卷轴的丝带，慢慢展开，原来是一幅娉婷女子的画像。边款题着："梅玉二八芳龄写影"八字，显然是梅玉小组三年前的画像。狄公将画像展开在书案上细细端详。

画像上的梅玉，侧面半身，乌黑发亮的长发在脑后梳扎了一条蓬松的大辫，双肩水蛇般瘦削，纤细的右手拿着一枝梅花，紫绡轻衫上也绣着梅花的图案。她的险隐隐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女性的魅力，细眉略有点高，双颊略有点凹，鼻尖微钩，嘴唇微紫，只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灵光闪烁，射出一种令人不安的贪婪神色。

画家不愧是个高手，神明写照全在那转盼若生的眼睛上，狄公看着那眼睛，心里不禁略略一怔，仿佛这位死去的小姐正走进了她的房间。狄公感到阵阵寒噤。

窗外大雨滂沱，漆黑一片。他放下了画像，听了一会雨声。他不明白画像上那眼睛为什么竟使他感到格外不安。他踱步到书架前，将那《列女传》、《女儿箴》、《金闺宝训》一类的书搁到一边，一函四位南朝诗人的合集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诗集的许多页码上都夹了绢箔或插有牙签，这说明梅玉小姐非常喜欢读这些诗。狄公马上发觉这四位诗人都是郁郁厌世而自杀的，他抚摸着胡子，思索着这个发现可能的含义。当他再翻阅其他的书籍时，更感到迷惑不解了。因为许多竟是道家养生炼气、转丹合汞、人卦阴阳，鬼仙符录之类的著作。狄公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又回到书案前，挪近蜡烛，慢慢揣摩起那轴画像来。

狄公终于明白了，这位可怜的姑娘患了心脏病，日夜为生命不久担忧。她害怕她婚前就会死去，病态的心理驱使她从幻想破灭而悲观厌世的诗人作品中寻求安慰，她的这对贪婪的大眼睛正是她对美好生活渴望和追求的写照。他也明白了，梅玉之所以把这轴画像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只是为了每天梳妆时可以对着镜子比较，寻找那怕一点点病情恶化的迹象。她对梅花的偏爱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梅花是严冬过去、新春到来的象征。这个可怜的姑娘幻想自己的生命如同梅花一样坚强、一样姣美、一样雅洁。她的名字又正占着一个"梅"字。

狄公在床上躺下，听着屋外单调的雨声。闭上眼睛努力想睡一会，然而梅玉的画像却像幽灵一样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有时他甚至感到梅玉就在他面前正娇啼凄凄地向他泣诉自己的不幸和冤屈。大概还是太疲乏了，他终于睡着了。

颜总管摇了摇狄公的肩膀，狄公惊觉地醒来。他发现此时窗外的雨已经停了。

颜源说："我下戍楼时看见那强盗的山洞里火光很亮，不知他们正在

干什么？"

他提着一盏长明灯在前面为狄公引路。

潮湿、漆黑的庭院里靠墙有三个人挤作一堆打鼾。颜源用长明灯照了一下他们三人，说道："这就是请来的三个渔民，他们已在门楼上安放了一张大鱼网，一有情况马上可以将大网撒下，网住从门楼下进出的人。"

狄公满意地点了点头，随着颜总管上到了东戍楼。

戍楼四面有栏杆护定，尖顶很低，不仅可以防风雨，而且可以避乱箭。居高临下，戍楼外平川岗峦历历在目。

颜总管安排了狄公的值番，仍没有走开的意思，他将长明灯放在地上，凑到了狄公身旁。

"狄大人，你看飞虎团在山洞里点起了大火，他们想干什么？"

狄公凝视了一晌："天晓得，可能是为了取暖吧。"

他向后看了看，只见漆黑一片，哗哗的河水夜来流声更急。风虽停了，但戍楼上甚是寒冷，狄公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说道："我见闵员外说话瞻前顾后，吞吞吐吐，好像有什么心事。但我可以断定他是个相当精明的人。"

"当然。"颜源答道，"他既精明，为人也正直厚道，又肯周济贫寒，闲常处理事务也公心大度，故在庄园颇得人心。老员外很有钱，闵家在这里经营了好几辈，他在州府的几家金银号里还存有大量的金银哩。"

"闵员外死后，谁继承他的家产？"

"当然是梅玉，然而她死了。看来闵员外的全部钱财产业只能由他的胞弟闵国泰承继了。那家伙已经有使不完的钱，但他正觊觎着老员外这一笔飞来横财哩。"

狄公点点头。又问："发现梅玉死了时，你可在场？"

"嗯--不，我当时不在场。但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由于飞虎团索逼金子，梅玉昨天和我们大家一样相当沮丧。老夫人说她上楼比往常

早。吃晚饭时我上楼去敲她的房门，里面却没人答应。我忙下楼去报告闵国泰，闵国泰喊了老仆人一起上了楼来，开门进去，见梅玉已死在床上，穿得齐齐正正，一动都不动。

"会不会是自杀？"狄公说。

"自杀？不，闵国泰懂得脉理，他切过小姐的脉，断定是心脏病猝发死了的。我们不敢马上禀报老员外，怕他积年哮喘又要复发。记得是廖隆和老仆人抬着放到佛堂里的一口棺材里的，事后才告诉了老员外。"

"原来如此。"狄公说道，"闵老夫人说起一个名叫翠菊的侍婢如何偷去了二百两金子，这又究竟是什么回事？"

"嗯，那二百两金子很可能就是翠菊偷的，银柜的钥匙只有闵员外和闵夫人两人知道。翠菊虽是个农村姑娘，但很机灵，长得又有三分姿色。平时只一味巴结、讨好老员外，盼望有朝一日被老员外收了房，做小老婆。老员外在喝醉了酒或发高烧时，或被小淫妇迷住了灵魂时讲出了放钥匙的地方。当飞虎团扬言要二百两金子时，翠菊想不如自己趁早一步动手。她偷偷拿了钥匙开了银柜，取走了那笔金子，逃到山岗乱树林子里做个窖埋了起来，然后投奔那强盗去了。将来强盗剿灭了，她瞅个空儿再来挖出金子，到州府或京师嫁个富户，岂不是坐稳了百年富贵。"

颜源突然觉得说滑了口，尴尬地站了起来，对狄公说："噢，我该走了，丑时再来替换你。你见那椽上挂着面大铜锣，强盗如果攻来，便赶快鸣锣报警。"

颜源告辞走后，狄公仔细地观察了山洞里强盗的动静。他发现强盗正在扎云车，他估计强盗在拂晓前不会轻易进攻。狄公此时的兴趣正在梅玉小姐之死这个谜上。他觉得闵老员外要他在梅玉的房间里过夜必有一层深意，看来梅玉之死系着一个复杂的案子。闵老员外刚才提到的白虎星临位、白虎精出世不正意味着飞虎团的暴乱和梅玉小姐的暴死吗？他老人家自己打着闷葫芦，一吞半吐，更说明这内情的蹊跷。狄公决定亲自侦查一下，首先把梅玉之死弄个水落石出。

颜总管来到戍楼上替换狄公时已是半夜了，风雨刚过，戍楼外出现一二疏星。狄公寒暄了一句，便提了那盏长明灯下了戍楼。

狄公悄悄回到了三楼房间，他轻轻将那折门拉开，一片银白色的月

光倾泻进了房间。狄公走到露台上欣赏了一会月色。他发现露台一角有一座竹制的三层花架，架上放着几个空花盆，最上一层几乎挨着了宽大的屋檐。折门横楣一直到屋檐用一式三尺见方的天花板铺设。每块天花板上雕着双龙腾云的图案。这些精细的雕饰说明这幢宅子至少有二百年的历史，因为后来的建筑师们不再有这样的技艺，也不肯下这样的功夫了。

黑云如墨，寒风如刀。狄公敞着房门，万一有报警的锣声他可以很清楚地听到。他正待上床，眼光却瞥见了房间一角的那张古琴。他这时一点睡意也没有，心想不如乘机拨弹凡下，正可调颐精神。且窗外如此好的月色，古人不是常说弹琴须得在明月之夜吗？狄公年轻时很爱弹古琴，听说这种乐器还是圣人孔子深所喜爱的哩，"乐教"是孔子政治思想和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狄公多年没有抚摸过琴弦了，他好奇地想看看是否仍旧记得那些复杂的指法。

狄公摩擦了一下他那冰冷的手指，用拇指先拨了一下那七根琴弦。琴声特别幽沉，在寂静的房间里袅袅回响。宫商五音大致正确，这说明梅玉死前不久还弹这张琴。狄公尽力回忆他所喜爱的曲谱，但是没有一支曲谱能完整地背出来。他摇了摇头，拉开了几下的一个抽屉，见里面放有几册古曲琴谱，但指法太难．抚公不敢拨弄。琴港中有一册题曰《梅花三弄》，狄公不由深深点了点头。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梅玉对梅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狄公在抽屉底里发现了一册题名为《心上秋》的琴谱。狄公从未听过这个乐曲的名字，但这琴谱简单易弹，且琴谱旁边又用蝇头小楷配着歌词，歌词有许多处改动，显然这是梅玉自谱曲自填词的一部乐曲。其歌词云：

飘摇兮

黄叶，

寂寥兮

深秋。

逝者如斯兮

哀哀何求？

一点相思兮

眉间心头。

鸿雁兮

喁喁，

浮去兮

悠悠。

川山邈绵兮

战国小楼，

越鸟南翔兮

狐死首丘。

狄公按谱慢慢弹了一遍，口中也随着轻声吟唱。这曲子节奏明快，声调宛转，容易记住，其词意哀怨、如泣如诉，又感人深。狄公重复弹了两遍便全部背出来了。他高兴地两手向上抖了抖，使皮袍的宽袖往肘部退缩一截，抬头凝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准备认真地再弹一遍。

突然，他的眼角瞥见一个窈窕女子的身影站在折门边的角落里，心里蓦地一惊，不由毛骨惊然。那影子徘徊了一会，轻微叹息了一声，很快消失在黑暗里了。

狄公呆呆坐在那里，手抚摸着那张古琴，一种莫名的紧张情绪使他口燥心乱。他慢慢站起身来，向那折门走去，房间里根本没有人。折门外露台上一片惨淡的月光，周围是死一样的静寂。

狄公用手揉了挨眼睛，心想莫不是死去的梅玉在显灵了。他镇定了下来，踱步到露台上，深深呼吸了几口新鲜潮润的空气。在他漫长的生涯里，他碰到过不少次鬼怪显灵的事，但后来都证明是自然现象或主人行为的错觉。这些经验使他不肯轻易相信真有什么鬼魂、神灵的出现。但眼前这已死的姑娘的幽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又是错觉？此刻他的神志却是很清醒的啊！

狄公苦苦思索着又走回进了房间，随手关上了那扇折门。他点亮了长明灯，心中盘算起来，他突然又相信梅玉幽灵的出现可能是冥中来向他诉冤，她的幽灵试图冲破阴阳间的大限，顽强地显露自己的存在，好让她的死因大白于人间。他下定了决心提起长明灯便下楼去，在底楼大厅的后面寻到了那间佛堂。

佛堂的门没有上锁，狄公推门一进去便闻到浓烈的檀香气味。他随手轻轻地关上了门，将长明灯高高擎起。佛堂后墙一张朱漆的高高供案，供案前是一个干净的蒲团。供案后端正一个精致小巧的神龛，神龛里供着大慈大悲观世音镀金塑像。供案上安放一尊白银打制的香炉，香炉里有半炉香灰，四支点燃的香的青烟袅袅飘升。

狄公看了看那四支点燃的香，突然从香炉旁搁着的一大把未用过的香里抽出一根来与香炉里点燃看的香比了一下长短。他发现点燃的香才烧掉短短一截，这说明刚才还有人来佛堂上过香。

佛堂正中厝着一口尚未油漆的棺材，棺材搁在两条长凳上。这无疑便是梅玉小姐的棺材了。佛堂的这边悬挂着一幅古色古香的锦缎帷幕，帷幕上绣着释速升天前的情景；释迹侧身躺在卧榻上，他的弟子们和三千世界的菩萨都围在卧榻旁默默含悲。

狄公将长明灯搁在供案上，正待细看那棺材，忽然觉得身后闪过一个人影。狄公警觉地掀开那帷幕看了一看，帷幕后只是严实的墙壁，并不见有什么人躲藏。他回转身来，借着长明灯的光亮细细观察起那口棺材。棺材约六尺长、两尺高，看来尸身无需搬出来就可检验。他满意地发现棺材盖没有钉死，而只是用一长条宽油纸围着棺材盖下密匝匝糊了一周。他用力推了一推，发觉那棺材盖相当沉重，一个人不易打开。

狄公脱掉了皮袍，迭好后放在蒲团上，开始用手指甲轻轻掀剥那油纸。'"淅淅"的撕纸声里突然夹着一声人的叹息，狄公猛的吓了一跳。他愣住了，屏住呼吸侧起耳朵再听了听，只有自己心脏跳动的"怦怦"声，再不就是风吹动那帷幕的声音。他弯下腰来又开始撕剥棺材盖下的油纸，这时棺材盖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黑影。狄公慌忙回头，见廖隆正立在他的背后。

"老爷，让小姐的灵魂得个安宁吧！"廖隆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平静地说道。

狄公惊魂未定，不由恼了火："这是一个腌脏的骗局！我要检验梅玉小姐的尸体，你又为什么来这里，廖管事？"

"老爷，我……我来这里是为了给小姐烧香的，望她的灵魂早日超升。"

"那你为什么要躲藏起来？你刚才究竟躲藏在哪里？"

廖隆将那锦缎帷幕拉开，指着墙角一扇小门说道："我就躲藏在那里，那里原是一扇小门，现在堵死了。老爷说的对，我没有必要躲藏起来。不瞒老爷，我心里很是爱小姐。"

"小姐也爱你吗？"

"我从不敢在小姐面前露出这个意思，我们家族早败落了，我寄人篱下，半个奴才的身份，怎敢奢望小姐喜欢我。再说小组已有了人家，正准备着办婚事哩。"

"你认为小姐的死有什么蹊跷没有？"

"她常犯心脏病，情绪不可激动。飞虎团来庄园勒索金子可能使她受了惊吓。"

"廖管事亲眼见了小姐的尸体没有？"狄公又问道。

"我很悲伤，不忍心看。老爷，你知道听见小姐死了，我自己都吓昏了。是那对老仆夫妇将小姐尸体收拾了。"

"好吧，你现在来帮我移开这块棺材盖！"

狄公掀开油纸的最末一段，用力一扯，那油纸便全被撕剥了下来。

"你托住那头，我们把它放在地上！"

他们抬起了棺材盖。

"啊！"廖隆惊叫一声，"这--这是翠菊！"

"住嘴！"抚公命令道。他俯身细看棺材里躺着的女子。那女子的脸长得很是俊俏，只是皮肤粗黑了点。两条长眉下紧闭着浅蓝的眼皮，一张

小口旁两点甜甜的酒靥，与那画像上的梅玉毫不相似。

"我们将这盖轻轻放在地上！"狄公对木然发呆的廖隆说道。

两人放倒了棺材盖。狄公将长明灯放进棺材的一角，他注意到翠菊身上穿的那件白绸长裙上也绣有好几朵淡红的梅花。长裙的腰带在她那丰满的胸脯下系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子。

"这长裙是梅玉的！"狄公说。

"老爷判断的是，但这死人分明是翠菊。"廖隆应道。

"我现在就检验翠菊的尸体，你去佛堂门口替我守着，见有人来送个信息与我。千万别点蜡烛，此事看来暂时不能让这里的任何人知道。"

廖隆听命出了佛堂，哆嗦着身子站在佛堂门口。

狄公化了好大工夫才解开长裙腰带的那个蝴蝶结子。他抽出腰带挂在棺材沿上，又将尸体抬高一点，尸体果然很沉。尸体双臂已经僵直，长裙内没穿内衣，皮肤上不见有施行暴力的痕迹。狄公发现她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他将尸体翻过身来，只见左肩下贴着一块铜钱般大小的黑膏药。他小心地揭开那膏药，见一圈变了色、发着腐臭的肉中露出一个小小的伤口。狄公用银发针探了探伤口的深浅，马上明白这小小的伤口正是死者致命之处，凶器是一柄又尖又长的匕首，匕首的尖端正刺着了死者的心脏。

狄公将尸体重新仰面放下，再将长裙系上。他想将那腰带打成原来那样的蝴蝶结子，但无论如何却是打不成了。他只得草草将长长的腰带两头一系，打了个简单的结子。然后狄公叫廖隆进来，廖隆又惊又怕，且在门口受了冷，脸像死人一样苍白。两人再将棺材盖盖上。

"你回房间睡觉去吧，我设法找到梅玉。"狄公吩咐道。

狄公又迅速回到三楼梅玉的房间。他将长明灯搁在桌上，很快拉了折门，走到了露台上。现在他完全相信在他弹琴时曾露过一面的并不是梅玉的灵魂而是梅玉的真身。他发现从二楼

爬上露台或从屋檐爬下露台都不可能。梅玉曾在折门边上看他弹琴，而他追出来时却不见人影。看来问题还是出在露台上。

他细细观察了露台的每个角落，看了看从折门门楣一直延伸到屋檐边缘的那一排天花板，又走进房间见那天花板竟与房间里的天花板一般高低。他断定这天花板与屋顶之间必有一个

阁楼。阁楼在折门门楣处只有二三尺高，但愈近屋背便愈升高。他琢磨会不会露台上有一个通向阁楼的入口，他又到露台上看了看那座三层花架，一个人很容易将那三层花架作为阶梯从而够到天花板的高度。

狄公用脚试了试那花架的第一层，花架摇摇晃晃，似乎受不住他身体的重量，但看来承担一个年轻女子还是绰有宽裕的。狄公回到房间搬来了那张乌檀木凳子放到花架旁，他踩了上去，一双手便毫不费力地碰到了那天花板。

他轻轻顶了顶那天花板，发现可以移动，便用力向上一推，一块天花板打开了--惨淡的月光正照着一张灰白的脸！

"啊"的一声，一个女子缩在黑暗里正瞪大了一双眼睛惊惶地望着爬上来的狄公。

"闵小姐，下来吧！"狄公冷冷地说，"你毋需害怕，我是你父亲闵老员外的客人，今天夜里在房间歇宿。来，我扶你一下。"

那女子不用狄公帮助，一脚踩着那花架的最上一层，轻松利索地爬下了阁楼，她将沾满了灰土的蓝绉夹裙拍了拍，向露台外山坡上迅速溜了一眼，那里飞虎团正在烧着篝火。她一声不响地走进了房间。

狄公示意那女子坐在琴几边的一把靠椅上，他自己从露台上端回了那乌檀木凳子，拂了拂便坐下。他轻轻捋着胡子，一面注视着那女子一张葱白的长脸。看来三年里梅玉的模样没有多少变化，狄公不由对那画家的高超笔法深感钦佩。梅玉腰以上的部位原有点弓，额头原很大，但都被画家巧妙地掩盖了。

狄公微微笑道："闵小姐，我听说你犯心脏病死去了，这一个庄园里的人都在为你致哀，要不是飞虎团的麻烦，都要为你闭殓落葬了！然而事实上棺材里躺着的死人却是翠菊，她这个可怜的侍婢无疑是被人谋害死的！"

狄公停了停，看了看梅玉。梅玉沉默不语。便继续又说道："我姓狄，是外州来的一个刺史。路过此地，这里既然出了人命，身为朝廷命

官，我有责任查讯一下出人命的原委。"

梅玉抬起头来，一双大眼睛露出忧郁的神色。她开了口："刺史大人没见天空已经出现了鲜红的晨曦，天一亮我们全部都要被飞虎团杀掉。"

狄公淡淡地说："尽管如此，我还是等着你的说明。"

梅玉神秘地笑了笑，耸了耸那尖削的双肩，以一种故意拖长而显得有教养的声调说道："昨天晚饭之前，我上楼来梳洗完毕，站在露台上看了好一会黄昏美丽的山色，又想到飞虎团杀进庄园的可怕情景。天渐渐黑了下来，我想翠菊该来服侍我换衣服了，我回到了房间猛发现翠菊竟侧着身子躺在我的床上，登时冒了火，想上去骂她。待走近一看，才发现她已经死了，是被人用匕首刺死的。我刚要大声喊人，忽然想到此事来的蹊跷。翠菊平时从不睡在我的床上，凶手企图杀的是我而错杀了翠菊。如果凶手已明白错杀了人，此刻不会躲得很远。想到此我突然一阵颤栗，冷汗直冒，心悸怦怦。正在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一会儿脚步声停了，凶手开始敲我的房门，我吓得魂不附体，慌忙跑进露台，从那花架上爬到了那个秘密阁楼躲藏了起来。"

梅玉停顿了一下，溜眼打量了一阵狄公，矜持地用她那细洁柔滑的手指撩了一撩一绺垂到鬓边的长发，又平静地说下去："就在最初听到飞虎团的消息时我就偷偷在这阁楼里铺了床单，储放了许多食物和一坛水。我想一旦强盗杀进庄园，我就把年老的双亲藏进这阁楼，等强盗离去后再下来，那里储藏的食物至少可以维持三五天。我爬上了阁楼后，好长一段时间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我刚要下阁楼来，又听得"砰砰"的敲门声，接着门打开了，我听到我叔叔哭着说我死了，他肯定把翠菊当成了我，他这次回来还未见过我哩。他当然也不会认识翠菊，我们年纪又差不多。我想跑下阁楼去告诉我叔叔怎么一回事，但我怕凶手也在下面窥伺着，我索性在阁楼里先藏几日，他们说我死了也好，我躲在这里正可细细观察他们的动静和凶手的企图。

"今天一早我偷偷下楼来想弄点糕点上去，忽然听见走廊上颜源和廖隆正谈论我，说我是猝发心脏病而死的。我听了心里便感到恐惧，凶手已经脱掉了杀人的干系，这定是个非常残忍而严密的阴谋。傍晚我听见房间里颜源与一个陌生人在说话，夜里又听到有人在我房间里弹我最喜爱的一部乐曲。我惊奇万分，忍不住偷偷溜下来一看，原是一个大胡子。我吓了一跳，又逃进了阁楼。头里我还疑心那大胡子便是要杀害我的凶手，想不到原来是你--我父亲的朋友狄刺史。"

狄公慢慢点头，他发现梅玉是一个头脑非常灵活的女子。他倒了一盅茶递给他，梅玉接过一口气便灌下了肚，狄公问道："闵小姐，你猜来可能是谁要杀害你？"

梅玉摇了摇头，然后说道："刺史大人，我实在想不出来谁与我有冤仇，正因为如此，我更感到害怕，我觉得随时我都会被那凶手杀掉。凶手好像就躲在这房间里。我久居深闺，很少与生人见面，又不问理财务，也不苛待奴婢。自从那梁家聘定了后，更不敢抛头露面了。独个在房间里做点针线，闲时也弹弹琴，弄点笔墨字句。"

狄公说："我听说你是这个庄园唯一的继承人，你父亲在州府各处还存有大量钱银。你可知道万一你死了，谁会继承你父亲留下的这一大笔财产？"

"我的叔叔。"

"这便是了。我听说你那叔叔虽然很富绰，但性很贪婪。"

"啊！不，我叔叔决不会觊觎我的财产，他更不会想到要害我。他与我父亲毕竟是手足之情、骨肉之爱。"梅玉眨了眨眼睛，想了一会，犹豫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会不会是廖隆？他是我家的管事，我知道他很爱我，尽管他从不敢嘴上吐露。他明白他的

低贱的身份根本不敢奢望与我攀亲。我受聘梁家后，他一直闷闷不乐，转而切切有怨声，我已留意到这一点了。他看上去虽很谦和，却是一套假斯文。"

狄公微微一惊，低头呷了一口茶，说道："闵小姐，我看翠菊不像是被错杀的，我检验过她的尸体，她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你知道这可能是谁干的？"

梅玉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轻蔑地说道："翠菊是一个****的女子，一向不安本份，她与这里的许多男人都有勾搭，那股妖劲真令人作呕。我父亲二百两金子很可能便是她伙同她的奸夫偷的。狄大人所言不差，她不是被错杀的，正是她的奸夫为了独吞那金子杀人灭口，干的这事。"

狄公漫不经心地说道："我又听别人说翠菊很单纯、很稳重，而且她对你父亲的服伺是无微不至的。"

梅玉的脸气得通红，尖着嗓音说："那淫妇最惯使手段，在我父亲面上娇模娇样，百般献媚。我父亲迷了心窍就把藏钱的钥匙给了她。我母亲几次将她从我父亲的房间里赶出来……"

狄公微微点头："小姐说的不差，我也相信翠菊是被她的奸夫杀害的。但那奸夫看来不会是长工和奴仆，可能是这庄园进进出出而不受盘问的人。那凶手杀了翠菊，又将你的白绸长裙给她穿上，想来是警告你，你如果知情乱说也便杀了你。闵小姐，此刻还有谁知道你躲藏在这阁楼里？"

"谁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阁楼，整个庄园里的人都认为我死了。"

狄公正色说道："我认为嫌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说的廖隆，另一个便是颜源。他俩都是这庄园里进进出出不受盘问的人，且与小姐你和翠菊都十分稔熟……"

梅玉急忙说："颜总管是个温文尔雅有教养的君子，与我家又是亲戚。他决不会与翠菊那淫妇鬼混。"

"我听说他在城里犯了几件风流案子，他父亲才决定送他到乡下来。"

"你毁谤好人！"梅玉气愤地大声嚷道，"颜总管生了一场重病，他父母送他来乡下是为了让他调养调养，吃些时新的果蔬。"

"好罢，在你去见你父亲之前我们先去戍楼，我要让颜源先生当你面证明他是无罪的。然后我们再找回那二百两金子！"

狄公拽着梅玉的手便出房门下了戍楼来。正在这时，戍楼上的警锣敲响了，庭院里的难民吓得到处乱跑。狄公搀着梅玉爬上了戍楼。狄公朝下一看，几十个飞虎团正明火执仗，横马提刀从山岗那边杀来，他们左边轰隆轰隆推来一辆高高的云车，右

边十来个飞虎团正抬着一根巨木--那是用来撞开庄园的大门的。狄公也看到那三个年轻的渔民正敏捷地爬上戍楼，那里安好了一张很大的鱼网。

颜总管刚要下戍楼去禀告闵员外，迎面正与梅玉打了个照面。他大吃一惊："你……小姐是你……"

梅玉冷冷地说："是我，颜总管，我还活着。是这位狄刺史把我带来这里见你的。你没有见着我的尸体，这不奇怪。棺材里躺着的是翠菊。"

戍楼下，满山遍谷响着喊杀声，一队一队骑马的飞虎团纵横驰骋，手上的刀枪在晨曦里闪闪发光，肩上的虎皮在微风中上下

飘动。狄公焦急地回首望了望远处浊流滚滚的黄河，河水似乎涨得更高了。烟雾渐散，阳光透来，狄公隐约看见黄河上有一个黑点正慢慢变大。

狄公转过脸来，严厉地对颜源说："颜总管，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是你同梅玉两个人一起杀害了翠菊。你使他怀了孕，但你梦寐以求的是与梅玉小姐结婚，小姐也钟情于你，你们两个早有来往。你知道老员外决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因为他老人家对你在城里干的风流勾当一清二楚，所以他早早同梁家缔了婚约。飞虎团的到来为你们施展阴谋提供了机会，梅玉小姐先将二百两金子偷出来藏好，然后你们两人一同杀了翠菊，让她穿上小姐你的长裙。梅玉你就躲进了阁楼，颜源你则先瞒住老员外，让闵国泰看了死尸便与那两个老仆人将翠菊放进了棺材。庄园里人人都认为梅玉死了，你们用一块黑膏药将翠菊背上的伤口贴上。闵国泰许久没有见过小姐的面，故很容易瞒过他，因为翠菊穿着小姐的昂贵的长裙，而事实上他做梦也想不到这背后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等老员外知道消息时，假的小姐已放进棺材了！他有什么法子呢？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有心脏病，而且闵国泰已切过脉下了诊断。"

梅玉轻蔑地一声冷笑："编造得干净如同传奇一般，刺史大人，不知按你这本传奇故事，这之后，我们又会干些什么？"

"这不难猜测。当飞虎团来攻打这个庄园时，颜源就乘混乱爬上那个阁楼和你藏在一起，等强盗们将这里的人斩尽杀绝、洗劫一空离去后，你们俩从阁楼里爬下来，悄悄等洪水退去。强盗不敢放火烧这房子。然后你们携带那二百两金于逃到州府里先住下，一边去告状，编出一套横遭不幸的谎言来。你们会说飞虎团绑架了你们，你们经受了种种磨难，吃尽了苦，最后从魔掌里逃脱了出来。官府当然信了你们的话，小姐你便合法继承了……"

老员外的全部财产，你们便结婚，从此过起富绰淫佚的生活。这场劫难虽然使你梅玉失掉了双亲，但你是不会感到不安的，事实上你也根本不会想到让你年迈的双亲躲进那个阁楼。

"你父亲说白虎星临位，昨天夜里我这个真正的白虎精下世了。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到你们庄园来借宿，你们俩命数里便倒了霉。我发现了棺材里不是小姐，发现了小姐原来藏在阁楼里。我戳穿了你们玩耍的花招，我破获了真正杀人谋财的凶手。"

戍楼下的呐喊更响了，云车的轧轧声已很清晰。十几个飞

虎团扛着巨木眼看就要撞上庄园的大门。

梅玉一对惨绿的大眼睛燃烧着怒火，一张长脸气得如死人一样苍白。她口唇发紫，瘦削的双肩哆嗦不停。突然她叫了起来："飞虎团来了，翠菊的鬼魂来复仇了，谁也不会知道金子藏在哪里，苍天有眼，不消一刻我们大家都得毁灭！"

颜源如大梦始醒，痛苦地忏悔道："翠菊，是我负了你，我是个没脸面的禽兽。"说着又转脸对梅玉，"就是你，梅玉，你这个卑鄙的女人！你要我杀死翠菊，而我竟听了你的撺掇，做出了那等伤天害理的事来！翠菊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又美丽又善良，她

把什么都给了我，他那样爱我，她要与我结婚。我竟鬼迷心窍，糊涂油蒙了心，被你这个蛇蝎一样的女人骗了！甘愿与你这个丑恶的、于瘪的、驼背的女人鬼混，……我现在恨透了你，梅玉，我要把腌脏的一切都告发出来--"

突然一声惨叫，梅玉已经越过戍楼的栏杆，坠下了十几丈的高墙。

颜源忙扒在栏杆向戍楼下面看，他的眼睛里闪出恐惧、绝望的神色。只见戍楼下一个飞虎团强盗从马上跳了下来，走到摔得血肉模糊的梅玉尸身旁，从她的耳朵上拉下耳环，又在她的手腕上摸了摸，愤愤地站了起来，拔出利剑残忍地朝她的肚子砍去，肚子裂了膛，五脏六腑都流淌了出来。

颜源大惊失色，发疯似地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叫道："完了，飞虎团杀来了！梅玉一死，我们谁也不能得到那笔金子了！"

狄公厉声喝道："颜源！你快从实招来!你是如何将翠菊杀死的。"

颜源从恐怖中清醒过来，大汗淋漓。他气喘咻咻地说道："我没有杀翠菊，她不是我杀的。昨天梅玉跑来告诉我说，她从银柜里拿金子时正

被翠菊看见，她说必须封住翠菊的口，最好是将她杀了。她交给我一柄又尖又长的匕首，我犹豫不决。她把翠菊叫到她的房间里盘问，翠菊矢口否认监视过小姐。她恼羞成怒，劈手从我手里夺过那匕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命翠菊转过脸去。她格格冷笑了一声，突然用力将匕首刺进了翠菊的背脊。我双手捂住脸踉跄地倒退了几步，我见她脱下翠菊的衣服，拭去了背上的血迹，用一张黑膏药贴住了那个伤口。又从衣箱里拿出她自己的那条白绸长裙给翠菊穿上。接着她叫我把翠菊的尸体扶倒躺在床上，她迅速地将长裙的腰带打了一个蝴蝶结子。"

狄公笑道："对！正是这个蝴蝶结子暴露了她杀人的真相。这种复杂的蝴蝶结子只有平时习惯系的女人才会系，而这件长裙，这条腰带又正是梅玉自己的。不过最初使我怀疑到她的死还是闵老员外微妙的态度，他坚持要我住在梅玉的房间我就明白这里面必有深意，果然我在阁楼里找到了她，解开了她'死'的谜。至于你，颜总管，你对飞虎团的到来无所谓的态度则说明你早有了退步。这儿每个人都为死到临头而恐惧，而你却有点超然，但事实上你又不像是个有胆魄、有见识、有勇谋的男子。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话，梅玉确实是主犯，是她预谋杀人，又亲自执刃。但你是个可恶的帮凶，一个阴险的骗局中的同谋，按律法，你也要被处斩首。"

颜源忽然放声大笑起来："我的狄大人，你没见飞虎团已经撞破了庄园的大门。到时候，你同我--一个侦破了案子的大官和一个犯了案子的罪人--将一并去西天，一路上也做个伴儿。翠菊的鬼魂不放过梅玉，梅玉的鬼魂也不肯饶了你。"

狄公平静地望了望戍楼下，突然巨木撞门的声音停下，飞虎团开始调转方向向山岗子里蜂涌而逃，叫骂声、马蹄声响作一片。

远处黄河上一条大战船正飞速驰近，船头两边溅起几尺高的浪花。两舷是列队齐整的兵士，矛戈森严，铠甲闪光，船尾金鞍铁辔的战马如白云一堆在那里蠕动。

颜源感到纳罕，问道："狄大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狄公淡淡地答道："昨夜我给黄河南岸官军营寨的折冲都尉送了一封信，请他派一营骑兵和一队工兵来。骑兵剿捕飞虎团，工兵则越过山岗子橡树林去那边大缺口上架浮桥，让我的扈从人员来这里与我会齐。我已经破获了一起杀人谋财案，我还得继续赶路去京师赴职，只能将你送

到本州官府治罪。你无需上京师喊冤，我正是朝廷的新任大理寺正卿。"

颜源哭丧着脸，声音嘶哑地问道："狄大人是如何将信送到南岸营寨的？"

"我早说过我正是飞虎团的克星，我有我自己的飞虎团。"狄公笑着答道，"我写了十二封内容相同的信，将它们交给了一个放风筝的少年。我叫他在每只风筝上系上一封信，然后将风筝一个接一个放上天。当风筝升到高空时就将绳线剪断。当时正北风劲吹，我想至少有一、两只色彩鲜艳的风筝会落到南岸。倘有人发现风筝上系着有信，定会及时将信送到营寨的折冲都尉手中，都尉见是我的信，便会马上发兵前来救应。好了，现在飞虎团的末日到了，颜源先生，你也打点行装跟我去官府投案吧！"（完）

第一章

死尸抬到了花厅楼梯下。楼梯由青花细纹石砌成，又高又陡。两边扶手每隔四五阶便竖起一支雕琢得尖利挺直的菡萏花蕾。

"这架老骨头兀的沉重，来，再向扶手边上挪近些。"

她望着头颅被砸得血肉模糊的死尸，气喘微微地说道："这样一来分明便象是从楼梯上摔下的。偌大一把年纪，闲常又是头晕眼花的，多喝了酒便容易失足，或许是突然惊风一左右是自己不慎跌下了楼梯，头撞破在尖利的荷花扶手上。那里清楚粘着有一块血迹。嗯，此刻你再上楼去书斋取一支蜡烛，将它摔倒在楼梯口端。"

说话的女子穿着杏红色蝉翼轻绢内衫，闪动间透露出白玉凝脂一般的丰润身子。她拭着鬓边的汗仰头焦急地望着楼上。楼上一片漆黑，半响才摇闪出一缕烛火，见那人将烛火横倒在楼梯口的地上，袅袅几下闪烁便熄灭了火焰。楼上依旧一片漆黑。

"快下来！"她轻轻叫喊了一声，忽又转念，说道，"且慢！"

她飞快上前从死尸脚上摘下一只毡鞋，向上扔给那人，"接住，将这鞋放在楼梯中间一阶上。画龙再点睛一下，这真乃天衣无缝了。"

第二章

狄仁杰忧郁地凝视着漆黑的天空，重云叠叠，星月匿采。刚入夜府院外就阒寂旷寥，不闻人声。殿堂内只亮着一盏角灯，重楼叠檐的黑影沉沉地压在头顶，令人气憋得慌。

两个月来，由于疠疫凶急，京师士民十停死了三停，人心惶恐，百业萧条。圣上移驾凤翔，朝廷暂时迁出长安。狄公受命任京都留守领大理寺正卿，总摄京畿政务，频诛杀黜陟，巡理京营，放赈抚化，以待时疫缓息。署衙便设在京兆尹府第。

狄公紫蟒袍、金玉带、蝶钩皂靴，头上端正一顶盘龙含珠金线嵌绣太师冠。他身旁站着跟随了他多年的亲随干办乔泰，如今已当了京师十六卫衙府的左果毅都尉。乔泰头顶兜鍪，甲胄戎装，腰下接着一柄宝刀，铠甲正中佩戴着一枚双龙金徽。

狄公喟叹一声，自言道："圣上和朝廷已迁出长安半个月了，好一个人烟辐辏、百业著盛的繁华京都如今竟成了鬼魂游尸的世界。白日只见那些身穿黑袍头戴黑帽兜的收尸队拉着尸牟东奔西走，通衢大街寡见人影，十里城市不闻歌声。人夜则几乎是一座死城，周围二万四千步的长安城如同包裹了一层尸布一般。早两日还有抬着龙主的牌位鸣锣放炮求雨的人群，今天竟连一个小贩的人影都不见了。"狄公摇了摇头又继续说："凶恶的疠疫如何发生、蔓延我所知甚少。临危授命半个月来，疠疫未能抑制，死人有增无减。眼见着尸骸遍地，人怨鬼哭，我于心何忍？中午闻报广成仓放赈又出了乱子，梅亮的意外身亡断了官府的一条胳膊。一时哪有合适的官员能独个营运放赈事宜？"

乔泰闻言道："老爷，梅长官在官仓放赈这一宗事上费尽了心机，安定了京师士民的浮动人心，真难为他了。他不顾年事已高。忠心赤胆周旋公务，他还从关中、渭南等地调拨许多猪羊果蔬来京师。他这一死丢下许多事旁人一时无法措手，听说梅长官是从自己家里的楼梯上摔下来死的。究竟年龄太大，自日辛苦了，夜间竟出了意外，添了我们许多不便。"

狄公说："我思量来多分是他刚要下楼时心病猝发，不然便是劳累败耗了心血，头晕目眩摔下了楼梯。这不幸的意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偏又是在如此要紧的时刻。听说事故发生时有个姓卢的大夫正在场，他经常去梅府为梅亮夫妇看病。打听到他的宅址请他来衙署里一次，我有话问他。"

"梅亮的去世意味着长安三大世家之一绝了后嗣。"这时陶甘走进了内衙，便插上了话。

陶甘也是狄公的心腹亲随，现为京都留守衙署长史、专掌刑律讼诉、文书案犊。

他说道："梅亮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早夭，梅夫人没有生育，这梅家嫡宗便断绝了。

其家产将由关外的一房族兄承继。"

狄公惊问："陶甘，你已读完了梅亮的全部案卷，他的死讯是今天中午才知道的啊！"

"老爷，一个月之前我便读完了梅氏一族的全部宗卷材料。这两三个

月来我陆续在念关中最著名望的几个世族大家的宗卷，我对他们的世系渊源、食邑隶籍、爵秩予夺、婚媾状况、人丁宗脉一应资料甚感兴趣，每一宗族都有厚厚十几札，秉烛一夜也未必能读完一札。我读它们正可作为消磨长夜的最佳乐事。"

狄公以赞赏的目光看着陶甘，叹息一声说道："梅家这一消亡，京师阀阅世族便只剩下叶和何两家了。"

陶甘点了点头："一百年前梅、叶、何三家统治着这关中京畿一带，三家势力消长，轩轾低昂，互为牵制。及至国朝承运立祚，这三家虽都削了爵位，夺了食邑却依旧钟鸣鼎食，保留着古旧的传统和家法，仿佛仍是缙绅簪缨一般。"

狄公点头，慢慢捋着颔下一把美髯。说："他们生活在回忆里，处处以自己的姓氏世家为荣耀，傲视庶族新贵。他们甚至将我们的圣上都视为寒族客家，唯有他们有数几宗巨族乃所谓是天帝贵胄。他们彼此间还顽固地使用已被褫夺的官秩爵衔，他们编纂世族谱碟，严格限制族外婚媾，俨然自以为高人一等罕笆油蛭铩！？

陶甘说："他们有意无视目前，妄自尊大，把自己隔绝在一个陈腐的小天地里。他们的宅第又多在长安旧城。不过梅长官却是个例外。他脱颖出拔，与旧世家的人物多有龃龉不合，且急公好义，慎言敏行，端的是个大学之道的新民。只是叶、何两家依旧故我，与当今时尚判若水火。"

乔泰道："旧城里的人将梅亮之死看作不祥之兆，一首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童谣预示了梅、叶、何三家的气运已到尽头，仿佛是天意如此。"

狄公说："从古时候起，一些童谣便含有神秘的力量。人们说是天上荧惑星化为小儿口预言祸福，而到头来又往往应验，真是谶纬扶鸾一般。来无影踪，势如野火，不可止遏。乔泰，那童谣是如何说的？"

乔泰答言："我听得是如此几句：梅、叶、何，关中侯。

失其床，失其目，失其头，白日悠悠不得寿。

--梅长官从楼上摔下楼梯，头破身亡，正应在'失其头'上。"

狄公道："目下时疫流行，圣驾西幸，人心惶恐，国步维艰。歹徒贼盗必然蠢蠢欲动，好恶之徒又乘火打劫。他们也会编造些流言、童谣之类的来蛊惑视听，挑动衅端。

你们须得十分小心，处处留意，昼夜巡值，不可怠忽，以防意外。"

"老爷，我与马荣已作了万无一失的准备，即使发生意外事端，亦可及时消饵于初发之际。尽管我们不得已分找出许多兵士用于火化尸体和守卫京师各衙门、王府、官商人家的空宅。我们还……"

狄公打断了乔泰的话头："听！外面还有街头卖唱的？"

一个女子颤抖的、凄凉的歌音从街头飘来，还伴有乐器的弹奏，隐约听得唱词是：月儿弯弯挂天上，姐儿不眠倚绣幌，手把帘钩心不忍，如何拂了一地霜？

做个梦儿到远方。

心儿缠绵意谤徨。

秋凤忽起动房栊，突然一声恐怖的尖叫，歌声停止了。

狄公一挥手，乔泰急忙奔出内衙。

第三章

两个穿黑袍褂戴黑帽兜的收尸人正截住那卖唱的年轻女子胡缠。幽暗的街上突然出现一个身穿天蓝长褂的体面大官人，两个歹徒赶紧拔腿便跑。

卖唱的女子走到那大官人前深深道个万福，说道："多谢贵相公措救，小女子施礼了。"

那大官人身子瘦小，干瘪的脸上浮起浅浅的笑容，下颚一撮山羊胡子乌黑发亮。

"小娘子，莫惊惶。我姓卢，是一个大夫。那两个歹徒都已逃走。我见到其中一个已经染上时疫，一张可怕的脸上尽是泡疹，"

女子穿一件宽领敞口的绯红色绣花绸衫，下著玄色百裥长裙，手上擎一柄月琴。

"卢大夫，这里是官府衙门的墙外，竟还有如此大胆的好邪之徒！"

"不敢动问小娘子青春多少，猜来正是二八妙龄吧？长得恁的标致。"卢大夫将身子挨近了那女子，嬉笑着说道："让我陪送你回去吧！宅上在城里哪厢？小娘子不嫌弃莫若去舍下稍事休歇。"说着去那衣袖里取出一块银子，又用胳膊过来搂定了那女子的纤腰。

女子急忙用力将卢大夫推开："别碰我！我不是****！"

卢大夫正待大胆轻薄，街上传来马靴的嘎嘎声。这里一松手，那女子便挣脱了身子，她面对乔泰瞥了一眼，整理了一下衣裙，提着月琴不吭一声走了。

卢大夫尴尬地望了乔泰一眼，骂了一声："该死的娼妓！"

乔泰打量了卢大夫一眼，问道："相公尊姓？"

"在下姓卢，是个大夫。"

"噢，原来是卢大夫。狄老爷正要见你，此刻便跟随我去京兆尹衙署走一遭。"

"在下还要去一个大官人家看病，他已染上了时疫。"

"休得罗唣！跟随我来！"乔泰不耐烦地命令道。

第四章

狄公坐在大书案前披阅一卷公文、陶甘站在他身后，两人正在商议着什么。

乔泰禀报道："老爷，适才叫喊的是街上一个卖唱的女子。这位正是老爷吩咐要请来的卢大夫。卢大夫说那卖唱女子是个****，我赶到时那女子正纠缠卢大夫兜揽着生意。"

狄公朝跪在地上的卢大夫看了一眼，问乔泰道："那女子此刻在哪

里？"

乔泰答道："回老爷，那女子逃去了。

狄公叫卢大夫站起，问道："适间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回狄老爷问话，小民正去东城一个大官人府上看病，那大官人见是染了时疫，命在垂危。刚行到衙门墙外拐角处，见两个收尸人正纠缠着那女子。我喝退了那两个歹徒，那女子便来勾搭我，我方明白原是一个烟花****。她抓住我的衣袖，死乞白赖要勒索我几个钱，幸亏这位军爷赶到，她见势不妙便抽身逃去了。"

狄公注视了乔泰一眼，又回过头来看着卢大夫，温和他说道："卢大夫，本衙想问问你昨夜梅先生死时的情景，当时你正好在场。"

"不，狄老爷，昨夜我虽在梅府，但并未目睹那不幸意外。我当时在西院厢房，而梅先生是从花厅的楼梯上摔下来的。"

狄公道："就说说你去梅府前后之事，见闻多少叙来便是。"

"是。狄老爷。昨天傍晚，梅先生派人来请我去为他的老管家看病，并留了我共进夜膳，由于家仆大多遣放。由梅夫人亲自备炊。老管家发高烧，我息了脉，开了几昧药。

夜膳约吃了一个时辰。饭后，梅先生说他去花厅楼上的书斋读书，然后便在那里歇夜，吩咐梅夫人早回卧房休息，因为老管家一病倒，她也累了一天了。我便转去西院看老管家病情。记得当时偌大一个梅府幽寂虚旷，不见一个人影，连声大吠都没听见。我心中自是寒噤阵阵。突然我听见东边花厅传来一声尖叫，我忙拔步赶去，只见梅夫人正奔来西院唤我。她惊恐万状，形容可怖，她……"

"可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了？"狄公打断了他的话。

"回老爷，那约是深夜亥牌时分。梅夫人满脸是泪，抽泣地告诉我说梅先生不慎从楼梯上滚下到花厅，撞破了头，血肉模糊，脉息都没有了。"

"你检查了尸体没有？"狄公问。

"我只是粗略地检查了一下，梅先生头颅破裂，脑浆外溢。扶手的荷

花尖蕾上都溅着血迹，我思量他是正待下楼梯时突然惊风才摔了下来，一支熄灭的蜡烛倒在楼梯口。

我还见到一只软底毡鞋掉落在楼梯中间。梅先生近来一直闹头疼风痹，毕竟年近七旬，哪有那么硬朗？还天天支撑着个病躯在广成仓核算盘点，负责放赈。从早到夜难得一刻休息。这样一个好人竟不得善终。"

"梅先生确是个长者君子，有古贤人之遗凤。那么卢大夫，后来你又做了什么呢？"

"我给梅夫人服了点药，让她稍稍平静下来，吩咐她不要去搬动梅先生的尸身，等我京兆衙门报信叫来仵作验尸。不料仵作这一阵天天在火化厂监督，难得回衙门。我今天一早来衙门偏巧碰上了仵作，便一把将他拉到了梅府，并向衙门值房报了梅先生死讯。

好在老管家服了药后己退了烧，能够走动了，在家侍候。仵作验罢尸身、也认为系不慎摔跌下楼致死，致命在颅脑迸裂，"

"仵作的验尸格目我已看了。卢大夫，你可以走了，我将委派番役去梅府帮助料理梅先生后事。"

卢大夫长揖施礼，唯唯退出。

"这个假惺惺温文尔雅的伪君子！"乔泰骂道。"老爷，我起先赶去时看清楚是他正在调戏那女子。那女子惊惶挣扎，他倒花言巧语来图赖别人！适才我也不想一时将他点破。"

狄公道："这卢大夫目光浮露，言词闪烁，很令人不快。陶甘，你将梅先生的验尸格目拿来再与我看一遍。"

陶甘从一堆案卷中抽出一张纸呈上狄公。

狄公轻轻念道："死者梅亮。男。年六十丸。商贾，长安米市行会行首。其致命伤为颅脑崩破，头骨碎裂，其两腿。背脊、双肩及胸廓两侧均有严重擦痕。左颊有黑色污斑，当系烟灰或墨漆之类沾粘，暂拟断为坠跌致亡。"

他将验尸格目放在桌上，说道："甚是简明扼要，梅先生从楼梯坠跌下来，身上自然会有许多处擦伤，我最感到疑惑不解的便是那左颊上的

黑色污斑。"

"梅先生不是说在书斋读书吗？"乔泰说。"显然他在书斋里写些什么、脸上溅上了一些墨点。"

陶甘补充说："倘是砚石不洁，或磨研得太快也会溅出墨汁来。"

"这固然是一种解释。"狄公抬头凝望着高高悬挂着的横匾"明察秋毫"，呆呆出神。

第五章

右果毅都尉马荣嘟囔道："乔泰哥竟选上这么一家又臭又脏的五福酒家来消遣我。"

马荣是乔泰的八拜金兰之交，也是狄公最信任的亲随。他生得虎颔豹眼，相貌凶悍，体躯魁伟又胜乔泰三分。

他呷了一口酒，闷闷地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候乔泰。五福酒家又小又窄的店堂弥漫着刺鼻的酒酸和腐霉的气息。掌柜的是一个驼背。那驼背掌柜将一壶酒送上马荣的座头后，再也不见露面了。只让马荣一个独斟独啜。

除了马荣，店堂里还有一位客人。那人五十开外年纪，穿着一件褪了颜色的蓝布长袍，显得很寒伧。他低头正看着手中的几个木偶傀儡出神，靠墙放着他的一架嵌镜大箱，大箱外罩着蓝布遮帘。他的左肩上蹲着一只栗色的小弥猴，尾巴盘在主人的颈项上，正龇牙咧嘴望着马荣，发出一声声尖厉的嘶叫。那人半晌才抬起头来向马荣溜了一瞥，开言道："自个慢慢喝吧，掌柜的心境不佳，不能来应酬。这里左邻右舍都染上了时疫，一个时辰里就抬走了三个死人！"

马荣忿忿地说："这酒店又臭又脏，不犯时疫都要憋死人，还居然挂什么'五福'的招牌！"

那人笑道："五福，这是人人都向往的。高官、厚禄、长寿、健康、多子，为何不能用来取这酒店的牌号呢？这也是贫苦人的良好祈愿啊！尽管他们往往只得其中一福--多子。但他们不怨天、不尤人，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端的也不差于富贵人家的五福。"

马荣端起酒杯坐到那人座头旁，问道："先生是走江湖演木偶傀儡戏的吧！敢问先生尊姓，贵宅何处？"

"在下姓袁，双名玉堂。现住在旧城的一条又暗又脏又窄的小巷里。长官可熟悉长安旧城？"

"略知些大端。今夜我便要去那里巡查。"马荣答道。

袁玉堂说："旧城里贫富悬殊，贵贱有霄壤之隔。穷苦人为填饱肚子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终年奔波劳碌却饱暖难酬。而高宅大院的公子王孙们则日日斗鸡走狗，呼卢押妓，一掷千金。倚仗祖上的封荫权势胡作非为，践踏王法，虐人害命而无人拘管！"

马荣道："休得狂言！当今清平世界，君明臣贤，人人乐业。就是这疠疫猖獗之非常之际，也决不容歹徒恶魔悖逆无理，残害百姓。"

袁玉堂轻蔑地看了马荣一眼，道："长官不妨自己掀开那遮帘向里张望。"

马荣好奇，便掀开那嵌镜大箱外的布帘向里张望。只见一条彩绘雕饰的长廊，长廊外遮着湘妃竹帘。一个身穿玄缎长褂袍的男子正抡起鞭子抽打着****俯卧在绣榻上的女子。那可怜的女子泪痕满面，鲜血淋漓，乌黑的长发垂下到地上。突然那男子的动作停止了，握着鞭子的手悬在半空，一动不动。

马荣转过脸来怒叱："袁先生，跟随我去捉拿那个魔君！我看清楚了，他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玄缎褂袍。我是京营十六卫的果毅都尉，专一捉拿此等虐人害物的恶魔歹人。"

"长官且莫躁急。这只是一套连环图片，与木偶傀儡一般，不是真人物。"袁玉堂笑了一笑说道。"我这方盒里有三十多套这样的连环图片，描绘的都是旧时的人物传奇，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有真实的闺阁遗恨，人间悲剧。长官不妨再看这一套。"

马荣掀开遮帘又向里望去，只见杨柳荫里一幢幽雅的楼阁，垂柳在微风中袅娜飘拂，下面是一条小河，水亭边维系着一叶小舟。一个人打起桨，小舟便沿杨柳岸缓缓而行，船尾坐着一位娉婷的女子。骤然间，那楼阁的门开了，奔出一个白胡子老人，气急败坏，手中拿着一根棍子，迫到一座小桥上。接着又一动不动了，然后是一片漆黑。

马荣正看得入神，心里不免懊丧。且又不解图片意义，好生纳罕。

袁玉堂说道："箱里的蜡烛熄了，长官姑且就看到这里吧！"

马荣问道："袁先生如何使得这图片恁的活动可爱。与生人举止相仿佛？"

袁玉堂答道："此是我袁家一点传世绝艺，外人且是不晓。这傀儡戏，画图有阴暗，人物有动静，全在于手指的灵巧和幻光的配合，才使风景画图栩栩如生，人物举措尽合规度……"

突然，一个身材颀长，纤腰袅娜的女子走进店堂，袁玉堂蓦地一愣。

第六章

"那女子婷婷玉立，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傲慢地将店堂遍看了一遭。她身上穿一件蓝底白花薄绸衫，下系一条玄色百裥长裙。脸似堆花，体如琢玉，朱唇皓齿，光艳照人。见她拖起长裙，悉卒有声；走到柜台前，将手指在那柜台上敲了两下，里屋立即走出那驼背掌柜。驼背一见女子，忙堆起一脸笑，亲执酒壶与女子斟了满满一盅酒。女子仰脖一饮而尽，驼背掌柜又满满地替她斟了一盅。

马荣看得愣了，肚里好一阵喝彩。他生乎不曾见着过这般天姿绝色的贫家女子，又如此豪饮，韵格非凡，气度慑人。

他推了推椎袁玉堂的肘膊，小声问道："袁先生可认识这女子？"

袁玉堂捻了捻额下一绺参差不齐的灰白胡须，答道："从不曾见过她。"

突然一声吆喝暄嚣，四个无赖闯进了五福酒家。

"来四大碗白酒！"为首的那一个彪形大汉见柜台前立着一个俊俏娉婷的女子，一对贼眼骨溜溜紧盯住似要放出火来。叫道："今夜造化接着个花枝一般的粉头！弟兄们，快上前来拿酒。"

四个无赖一拥而上，团团围定了那女子，全不把马荣、袁玉堂放在眼里。

女子将酒盅放下，看了看那彪形大汉搁在她左臂上的一只手，厉声喝道："将这只脏爪子缩回去！"

四个无赖一阵狂笑，一齐上来拉扯厮缠。

马荣大怒，站起身来拨腿待要上前助那女子，却被袁玉堂一只脚一绊，合扑一跤脸往那地上啃了一个狗吃屎。等他爬起身来，头昏眼花间只听得柜台边杀猪一样嘶喊："我的胳膊……小娘子饶命则个。"

一阵混乱伴着污秽的咒骂声、呻吟声，"呼"的一声门响，四个无赖一窝风全溜出了五福酒店。店堂里恢复了平静。

马荣目瞪口呆地望着柜台前那女子，驼背掌柜正在为她斟酒。见她平静地拨弄着酒盅，艳丽的脸腮如两朵桃花绽开一般。马荣发现女子的右袖口沾着一片血迹。

"她受伤了！"马荣狼狠地对袁玉堂咆哮道："要不是你故意绊我一跤……"

"长官息怒。"袁玉堂平静地说："厮打的双方怀藏有暗器时，你上前岂不是徒然受伤！眼下那女子用铁弹已将那领头的大汉手臂击伤，其余的无赖便作脑筋兽之散，都吓得逃之夭夭了。"

马荣抚摸着自己额上的青紫肿块，心里不由暗吃一惊。江湖上的女侠和爱习武艺的豪杰女子常有在衣袖里暗藏一枚如鸡子般大小的铁弹丸以作防身之用。律法严禁百姓随身携带利剑和匕首，为之女子这一绝技便风行一时。经过长时间的苦练，往往能百发百中，随心所欲。平昔两袖各藏一枚铁弹丸，行动自便，必要时便是有力武器。倘要置对方于死地，她们能击中敌手的太阳穴或人中，一弹便可毙命。

马荣抱怨道："袁先生，你完全可以告诉我这个关节，不必故意使我绊子，跌得我鼻青眼肿。倘若你年纪稍轻些，我可真要揍你一顿老拳。"

马荣见那女子果然从衣袖中取出一枚铁弹丸放在柜台上，用水洗涤衣袖上的血迹。

他赶忙上前殷勤说道："小姐，我来帮你。"

那女子也无羞缩之态，便伸手给马荣，两眼温柔地望着眼前这位孔

硕英武的军官。

马荣替她拧干半幅衣袖后，不禁动问："小姐只用一枚铁弹就驱赶了那帮无赖，焉得不见左边衣袖也藏有铁弹？"

女子不无责怪的目光瞥了马荣一下，淡淡答道："一枚就绰绰有余了，何必两枚！"

马荣心底油然升起一层敬慕之意。那女子英姿飒爽，丰韵动人，竟还有如此一段绝艺身手。马荣只恨相见之晚，又不敢贸然动问姓氏。

乔泰进了五福酒店，一眼认出那女子，大声嚷道："小姐，当时何必匆匆走了，卢大夫那衣冠禽兽，你可以据实告他！"

那女子偶然望着乔泰，没发一言。

马荣这时才觉悟到乔泰的到来。

那女子整齐了衣裙，向马荣、乔泰点头示礼，便飘然出了酒店。

"长官，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卢大夫是谁？"袁玉堂急忙问乔泰。

乔泰答言："就在京兆府署衙门外。她唱着曲子，弹着月琴。卢大夫那畜生意图调戏她，适巧我巡值赶到，她反害臊先走避了。"

袁王堂沉吟半晌，点头频频。忙道："两位长官请自稳便，袁某权且告辞了。"说着抬起他那嵌镜大箱，提了装木偶傀儡大竹篮，便摇晃出了店门。那只猴子自去大箱顶上坐了。

驼背掌柜出来应酬马荣、乔泰。

马荣急忙问道："那女子究竟是谁？常走这酒店来往？"

驼背诡谲地笑道："长官大眼无光，那女子正是这袁相公的闺女哩，小名叫蓝白。"

马荣楞了，心中好生狐疑。说道："那么他们父女何故却如路人一般，互不相认？"

驼背耸了耸肩说，"蓝白是个极有胆识的女侠，袁相公也是闯江湖的

义士。父女间并不拘形迹。蓝白小姐还有一个孪生的妹子，小名绯红--真乃是一个温顺可爱的姑娘。

能歌善舞，弹琴吹萧，无所不会，且又容貌妍丽，最是令人生怜的。"

马荣对乔泰说："大哥遇见的莫不就是绯红小姐--却将蓝白错认了。要是卢大夫撞上这蓝白，保不定一弹丸飞去，印堂便开了彩。"说着回头问驼背：""掌柜的可知这袁玉堂父女如今都在哪里居住？"

驼背略一皱眉，笑道："这走江湖的卖艺人并无固定住处。今日城东，明日城西，但凡寺观驿亭、旅邸客栈都有他们的行迹。"

马荣见他说话不着边际，不好细问。惠了酒钱，便偕乔泰出了五福酒家。

上了大街没走十来步、便见六个黑袍黑帽兜的收尸队拉着一辆尸车轧轧而来。他俩赶忙用手捂住鼻嘴匆匆而过。

乔泰道："我真担心老爷也会染上这可怕的时疫，朝廷文武官员都躲避到凤翔府去了，就是长安的一般殷实人家也暂时移居他乡，单留下我们在这里与鬼魂尸骸打交道。"

马荣道："大哥所言甚是。我们也得设法劝动老爷离开长安。老爷这半个月来真忙得席不暇暖，一张面容也日见瘦削。"

两人来到旧城中心的运河边。运河缓缓由东向西流穿过城市，雄伟的新月桥如虹霓一般横架在运河上，三个巨形的桥孔吞吐着深碧透凉的河水。这座桥经历了三百年的风雨剥蚀，显得苍老幽暗。今天又增添了一层荒芜寒凉，与昔时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时乔泰忽见一个女仆打扮的年轻人从桥上飞奔而来，一把扯住乔泰的铠甲，气喘咻咻地说道："侯爷......侯爷被人杀了！军爷快快领我去京兆府署衙报案。"

"侯爷是谁？"马荣忙问。"你是什么人？"

"小人是叶府差唤的，叶奎林侯爵爷被人谋杀了！我娘在枕流阁的长廊里亲自看见了侯爷的尸首，我娘同小人一样都是叶府的奴仆。"

乔泰又问："就是这新月桥对面那幢古老的侯府么？当真是侯爷叶奎林被人杀了？"

"莫不是小人哄骗长官不成？此刻叶府里只有叶太大和我娘两个人了！"

乔泰对马荣道："你快回衙去见老爷，禀报此事。我与这侍仆先去叶府护住现场。"

忽而他想到了什么口头又说："马荣，如此说来，天意昭彰，好怕人也。那首童谣不是说'梅、叶、何，关中侯，"白日悠悠不得寿'么？这两日里便亡去了梅、叶两家。

长安旧世族正如强弩之末，已经到了崩败隳灭的田地，不可救药了。"

第七章

狄公正襟危坐在太师椅上，细细端详着他面前站着的一位修长的女子。那女子年龄三十上下，浑身缟素，不施粉黛。头上梳着高高的发髻，一张艳丽的脸容显得苍白、憔悴，她耳垂上戴着一副镶嵌蓝宝石的金耳环。

"多谢狄老爷委派四个差役前来帮小妇人料理丧事。我丈夫的通家友好叶奎林、何朋照例要来吊丧并助理一应后事。只因时疫猖撅，人心惶惶，且又庶事冗繁，谁也脱不了身子来了。"

狄公道："梅夫人休提了，倒是下官应多谢梅先生，想梅先生在日，急公好义，日夜周旋公务，为京帅百姓办了若许多好事，如今不幸身故，人人感伤，夭地含悲。衙门正在为梅先生草拟讣告，择吉日隆重闭殓安葬，未知梅夫人还有什么金玉之言吩咐？"

"狄老爷，梅先生在日志诚信佛，笃好内典。一生也广积阴功，大力布施。到时只望请到普恩寺高僧为他做功德道场，度他超生。卢大夫去那普恩寺问了吉时，道是明夜酉牌正是大吉。"

狄公道："下官将代表京师臣民参加梅先生丧礼，我深深敬佩你丈夫的高行大义。

梅夫人请用茶点。"

梅夫人点头称谢，两手捧起茶盅，狄公注意到她的小指上戴着一枚嵌蓝宝石的金戒指，与她那副耳环正相调谐。

"梅夫人，"狄公又说。"梅先生后事料理完毕，我将委派人将你护送去凤翔府。

此地的病疫极是可怕--夫人，请用果品。"说着将一碟糕点捧上。

梅夫人拿起糕点正待要尝，眼光落到那个瓷碟上，忽然惊惶不安起来，呆呆怔了半晌才慢慢说道："当初我便要去凤翔，只是梅先生要留在京师，我怕他一人孤单，又公务操劳，放心不下，便陪同他一并留下了；只遣放了一应奴仆。谁想如今他撇下了我，竟自去了，叫我好生悲凄。眼下梅家远房的族兄要来承继财产，人去楼空，好不催人下泪。"说着止不住呜咽抽泣起来。

狄公道："梅夫人，你先回府上休息，轿子已备下，明日我准时来府上吊唁。"、梅夫人道了万福退下。上轿回梅府不题。

狄公送走梅夫人，急忙将适才盛放果品糕点的盘碟器皿一一拈来细看。

陶甘问："老爷为何细看起这些盘碟来？"

狄公道："适间我见梅夫人只望着这盘碟呆呆发愣，脸有惶恐之色，心中不由狐疑。"

陶甘道，"会不会是这盘碟的图案令梅夫人惊惶不安？这是一种通常可见的蓝、白两色图案，俗名唤作'柳园图'的，各地窑坊最是常用。"

狄公拿起一个盘碟细看，见图案上画着垂柳荫里一幢楼阁，垂柳荫外一条小河，小河上架着一座石桥，石桥下是一翼水亭。桥上一对男女相倚而行，后面追赶着一个拿着棍子的老翁。天上还飞翔着两羽小鸟，河水细浪清晰可辨。

他问陶甘："这柳园图可有什么传说？"

"至少有十来种不同的传说。老爷。不过最为流行的一种便是说，古时这个遍栽柳树的花园楼阁里住着一个富翁，这富翁只有一个独生女

儿。他要将女儿嫁给另一个富翁，然而女儿已经爱上了他家的一个书憧，他们相约双双逃走。富翁闻汛拿着棍子追赶上桥来。有的说后来这一对年轻人在绝望中投河自尽，他们的魂灵变成了天上一对燕子或河里的鸳鸯。有的则说他们预先在水亭下偷偷藏下了一条船，终于成功地逃跑了，在遥远的地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狄公耸了耸肩说道："好一个美妙的传说。但这柳园图又怎么会令梅夫人惶恐不安呢？"

马荣匆匆跑人内衙禀告道："老爷，叶奎林侯爵在他府邸被人杀了，乔泰此刻已先去了叶府。"

"叶奎林？不是那个早被削夺了爵位的康平侯之后么？"狄公道。

"正是。叶府的家仆正奔来衙门报案，撞上了我与乔泰哥。"

"备轿--去叶府。"狄公命令道。

第八章

四人官轿抬到叶府门楼下。叶府巍峨高耸，俨然一座城楼--二百年前这里正是北魏朝时的一座堡坞，运河从堡坞下流过，当时镇守这里的大都督康平侯叶文绍在新月桥上设了卡，征收桥上行人，桥下行船的税金。至今这门楼上还布满了鱼鳞片的圆钉，当年赫赫威势的遗迹乃可寻觅。

叶府的耳门开了，那年轻的侍仆见是官府来了老爷，忙恭敬将狄公、陶甘迎人府里。

乔泰禀告道："老爷，我在此已恭候多时，叶奎林之死确属谋杀，现场在枕流阁长廊里。

那里可俯瞰府外运河和舟楫。这侍仆的母亲专是服侍叶夫人的。叶奎林被杀就是她母亲首先发现。我搜查了枕流阁那一条长廊及府院里各门户走廊，并不见有凶手留下的痕迹。

进出叶府只有这一扇耳门，那正大门已有二百年没有开启过了，这座城堡般的府第三面是雉堞状的城墙围绕，一面临河，再也没有第二个门户。凶手只能是由这耳门进去，又从这耳门溜出。耳门背后装有一道

三簧活键锁。从外面开启必须要有一柄特殊的钥匙，从里面开启只须用手指一拨便行。由府里出来，只需随手将门关合，锁使上死了。"

狄公点头道："这便意味着凶手是由府里的人放进来的，凶手要出去府里，便无拘束。"

他问那年轻侍仆："今晚你放进来府里什么客人没有？"

"老爷，小人并未放进来一个人，只不知侯爷自己可曾放人进来？小人整日都在厨下干活，不曾留意这门户。"

"这耳门有几柄钥匙？"狄公又问。

"只有一柄，一直由侯爷自己掌管。"那年轻侍仆有些忐忑不安。

狄公道："乔泰，领我去枕流阁现场！"

乔泰迟疑了一下，说："老爷最好去见一见叶夫人，叶夫人悲恸欲绝，象有许多话儿要与老爷诉说。"

狄公一想，忙答允："就由这侍仆引我去见叶夫人。乔泰，你此刻便回衙署，马荣正等着你一起去巡值哩。"

年轻侍仆擎起一盏油灯，、领着狄公、陶甘穿过一个青石墁地的大院落和陈列着矛戈弓箭的演武厅，绕过许多处楼台亭馆，回廊曲槛，来到一个花木扶疏的小花园。--一路行来并不见有人影。夜气寒冽，阴风森然。

侍仆轻轻地敲了敲花园粉墙下的一扇琵琶形描金雕花门大的铜环。一个年纪五十开外的妇人开了门。

"娘，官府狄老爷来府上查问侯爷被害之事了。"

狄公见那妇人面容憔悴，蓬头垢面。便开口问道："老妇人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主人被害的？"

"约莫半个时辰前，我正捧着茶盘上楼去长廊，只见侯爷血肉模糊躺在地上，早已断了气。"

"娘，先领狄老爷去见叶太太吧！"那年轻侍仆说。

老妇人将他们引进一个殿堂。殿堂里幽暗闷热，一支银烛台哗喇地闪着烛火，地上正中大铜火盆上搁着一个白瓷药罐正在嘟嘟冒气。

狄公惊讶地发现殿堂中央的高台上端正安着一张金漆盘龙大御座。御座上直挺挺坐着一个金钗凤袍的妇人。御座的绸缎软垫四边镶着金箔；垂下金黄色整齐流苏。御座两恻各垂下一幅黄绫幔幛。高台两侧各竖着一柄龙凤五明扇。狄公见了这些僭越的装饰，心中不免厌恶。

狄公见那妇人的眼睛闪烁着冷淡的光芒，疾病和悲痛已经损毁了她昔日的端庄仪容，狄公这时才发现御座上的金漆已经斑驳脱落，妇人的凤袍满是污垢，黄绫幔幛多有霉斑。

整个殿堂灰上层积，狄公感到仿佛进了一座香火衰谢的古庙，那位古董一般的老妇人同神龛里的娘娘相去无几了。

叶夫人动了动嘴唇，开言道："狄老爷枉驾亲自来敝府查讯侯爷被害之事，老妇人见礼。"

"叶夫人，这是本官应尽的职责。夫人猜来是谁杀害了叶先生？"

"侯爷久不在朝中做官了，昔时的仇家仍不肯放过于他。那康靖侯尤虎便是一个。

八十年来一直是仇家。其实，男人们的事我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多少？只望狄老爷明察秋水，访拿到凶身，替我亡夫报仇。"说着两眼一闭，淌下几滴泪来。

狄公见叶夫人满脸愁容，吩咐陶甘留下陪伺叶夫人，一面可顺便打听叶奎林的日常起居情况。

他回头对待仆说："你带我去枕流阁长廊。"

狄公告辞这位生活在历史阴影里的侯爵夫人，走出那座鬼火闪烁的古老殿堂，穿过前厅外的超手游廊，便见到一座狭窄的楼梯。

侍仆道："狄老爷，这里便是枕流阁了。侯爷就是在这楼阁的长廊中被人杀害的。"

狄公跟随侍仆上了楼梯，恃仆从腰间取出钥匙开了门。

狄公进来枕流阁一看，只见朱柱碧栏一排长廊，长廊临窗整齐垂下湘妃竹帘，窗外水云寒星、渔火樯帆隐约可见。梁柱间匾额无数，积满了灰土。正中一方巨匾上书斗大"枕流漱石"四个金字。巨匾下靠壁一张紫檀木八仙桌，桌两边各是云山石嵌乌木靠椅；桌上一支高烛。摇曳闪烁，正照着斜倚着靠椅的死者可怕的脸面。桌子对面安放着一张绣榻，绣杨上整齐铺着凉罩。

狄公走近八仙桌俯身一看死者的脸，不由吓得后退几步。他见过形形色色的死尸，但眼下这叶奎林的死状不得不令他感到惊恐。死者的半边脸全部砸烂，眼棱豁裂，乌珠迸出。红的血水、白的脑水、黑的乌珠。流浆混作一团粘腥。碎裂的乌珠垂下到嘴角边，赖了一条红血丝牵挂在眼窝内。另一只眼睛惊恐发呆，嘴张得很大似要叫唤。几只绿头苍蝇正围着那团粘腥嗡嗡乱飞。

从死者斜倚在靠椅里，双腿八字分开的姿态判断来，凶手袭击他时他正站在八仙桌边。狄公摸了摸死者的四肢，并未僵硬，他卷起死者的衣袖袍襟，并不见身上有暴力损伤的痕迹。

地上，死者的黑弁帽滚在靠椅下，帽子一边扔着一根牛皮鞭子，鞭子的短柄下散开七八条细长的辫束。一只青瓷花瓶打碎在地上，蓝、白两色的瓷片间散着几片枯萎的花瓣。桌上两只茶盅。一只有剩茶，另一只干干净净。一盘糖汁生姜上围满了苍蝇。另一把靠椅依着八仙桌尚未拉出。

狄公叹了一口气，慢慢捋着胡须。叶奎林的脸部表情已经很难看出，只见他半张灰黄的脸，下颚有一撮山羊胡子。身子高瘦。狄公以前从未见过叶奎林，看来叶奎林同叶夫人一样也生活在历史的阴影里，依赖着世族余荫苟延着生命。

世族姓氏的自傲感使叶奎林只同梅亮、何朋等少数阀阅苗裔来往。狄公也不认识何朋，--看来要解开叶奎林遇害之谜首先必须查清他的生活习常和品性嗜尚。

第九章

陶甘走进了枕流阁。那服侍叶夫人的女仆站在门口等侯传话。

陶甘道："老爷，这案子可有了眉目？这女仆对叶奎林满腹仇恨，老

爷可亲自问问她。"

狄公道："凶手当是叶奎林的熟友或地位卑贱的人。叶奎林让他进来这枕流阁，不让座又不敬茶，自顾吃他的糖汁生姜。后来两人动了武，是夙嫌、是新仇，还是言语一时不合暂且不知。地上扔着皮鞭和摔破的花瓶便是动武的明证。凶器并不锋利，只是靠巨大的力气才砸破叶奎林的半边脸面。凶手当是体格丰伟，膂力过人。"

狄公示意陶甘叫那女仆进来。

女仆看了看叶奎林的尸体，恶心地皱了皱眉头，上前来向狄公道个万福。

狄公和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名桂花。"

"你来叶府多久了？"

"我家世世辈辈是叶府的奴仆，我就生在这叶府里。"

"你主人被人杀了，你有什么想法？"

"老爷，他是一个放荡的老色鬼，一生干尽了坏事，死了倒也干净。老爷不知，这老色鬼每天都要拉些****到这长廊里来寻欢作乐，追逐淫戏，丑态百出。他对奴仆凶狠残忍，恣意虐待。稍不顺意，便鞭子抽打。六年前主人就在那张绣榻上将一个奴婢活活用鞭子抽死！老爷不信可去后院竹林里发掘，那尸骸还在哩。"

"桂花，我问你，可有个何朋的常来府上？"

"呵！老爷问的是桥对面的何将爷？往昔时倒常来府上，奈何侯爷一心只在女色上，故长久不来走动了。何将爷乃真是一个贤良君子，何家祖上三代都是将军，可现在朝廷竟不许他身佩腰刀，一身武艺只能用来打野獐子、射老雕。"

狄公又问："桂花，你猜来是谁杀的你家侯爷？"

"必是那等为****拉皮条的无疑。可是近来时疫凶急，****都逃出长安去了，侯爷整日纳闷得慌。"

狄公又问："桂花，谁替叶夫人看病来？"

"卢大夫。侯爷说他是个正经大夫，我不知他的医道如何，我看他正是同侯爷一样的荒淫好色之徒。--侯爷与****鬼混时，他都在场！"

狄公点点头。

陶甘说："叶奎林的私生活外面知晓的甚少，就是梅长官也不曾同我们说起过。看来叶奎林行事还是小心谨慎，并不听闻他有这等丑事外扬。"

狄公低头突然发现绣榻的脚边有一闪闪发光的东西，忙俯身拾起，见是一枚嵌着红玉石的耳环。细看那玉石上还有一丝未干的血迹。

"今晚必有女子来过这长廊！陶甘。"

一阵风吹来，八仙桌的蜡烛熄了，年轻的侍仆赶紧取了撇火石重新将蜡烛点亮。一面小心避免去看那死人。

狄公叫住了她，问道："今晚来这长廊的女于是谁？"

年轻侍仆的脸顿时转苍白，支吾答道："那女子……她，她决不会杀了侯爷！"

狄公道："她可以是一个证人。--杀侯爷岂是一个女子能干得出的？"

侍仆乃说道："十天前我见她第一次来府上，以后便时常来了。今晚却未知来过没有，每回来都是两个人。"

"两个人？！"狄公惊问。

"老爷，真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一天小人听得长廊里传出美妙动听的歌声，忍不住上楼来偷看了。那女于很是年轻、容貌真如天仙一般艳丽。那夜还听见有鼓声伴唱，那男的因是背着小人，没看仔细，想来便是击鼓的。后来那女子又在绣榻上跳起了舞，看得小人几乎着迷了。"

狄公道："你们此刻可以走了。倘有客人来府上拜访，务必问了姓名回报于我。"

侍仆答应，退下了枕流阁。那女仆也跟随而下。

狄公对陶甘说："那两人今夜确实来过，有这枚耳环为证，桂花说凶手可能是一个拉皮条的人，这猜测或许是对的。叶奎林虐人成性，那女子的歌舞不称于心，便抡起鞭子要抽那女子，那男的出来阻拦。阻拦不了，一时怒起便与叶奎林抢夺鞭子、并用身藏的铁棒将叶奎林打死。--这种拉皮条的都有一两手防身的招式，术业虽卑贱，却往往有血气之勇，事急便会杀人。"

陶甘点头道："既是卖唱的男女；叶奎林自然不会让座敬茶。他们杀了人便很快溜走。偌大二个叶府，并无有一两男仆，谁人阻拦？我思量来这卖唱的女子多半是旧城某家烟花行院的****，并不难寻觅。"

狄公道："我们不妨再在这里细细找找，或许还能发现些凶手遗落的东西。"

狄公走到窗轩前，卷起湘妃竹帘。见楼阁外正面临运河，黑呼呼的新月桥宛在眼底。

运河流到这里刚好一个转弯，故河面甚是宽阔。狄公再低头一望，猛发现这枕流阁名副其实枕在水流之上，长廊之下支立着一排石柱，石柱的底础全在濒临河岸三四尺的水里。

石柱周围的水面长满了碧绿的浮萍水草。枕流阁两边则全是垂直百刃的高墙。靠新月桥北堍耸立着尖塔般的戍楼。新月桥南堍沿岸一排袅娜的烟柳，柳荫间露出一幢精致楼阁的飞檐翘角。楼阁下有一弯石桥，桥下是一翼玲珑别致的水亭。

狄公看着猛然想起对面这花园楼阁正是何朋的府邸。又见这一线风景好生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他放下竹帘回过头来，见陶甘正在桌上将青瓷花瓶的碎片一一拼凑。陶甘抬起头见狄公望着他，便说道："老爷，这里有几片碎瓷上也粘着有糖汁，与死者嘴边，手指上，袖口上一样。我想来叶奎林在临死前曾抓起这花瓶企图自卫。他手中的鞭子被凶手夺去之后，便顺手抡起这个花瓶。可惜已被凶手铁棒击中，身子倒下了，花瓶也从手中掉到了地上打碎了。这里有两块较大的瓷片恰恰落在皮鞭之上。老爷，你看这块粘有糖汁的瓷片正是花瓶细长的颈脖。"

陶甘几乎将青瓷花瓶全部拼凑齐了。

狄公的眼睛突然亮光一闪："柳园图！"

青瓷花瓷上正画着柳园图。

狄公恍然憬悟，跑到窗轩前拉起湘妃竹帘，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何朋家的花园楼阁正同这柳园图一模一样：陶甘，你不觉得这柳园图、这青瓷花瓶与叶奎林之死有什么关连吗？"

狄公话未落音，忽见竹帘下一团揉皱的白纸，急忙秉烛弯身捡起。他轻轻将那纸团展开，却原是一幅白绸汗巾，汗巾正中一点鲜红的血斑。狄公用手摸了摸汗巾四角，却是湿的。

"这汗巾浸着了水，哦，上面还沾着一片水草哩！陶甘，将这白绸汗巾小心收藏了，这可能是凶手留下的最重要的证据。"

狄公忽然想到什么，忙又将竹帘拉起，用烛火照着细细看了一遍窗台，并不曾见有什么，他吩咐陶甘将左右的竹帘全数拉起。陶甘才拉起两个窗格，狄公便喊住手。

"奇怪！奇怪。这左右窗台全积了厚厚一层尘上，如何独独这一格窗台不见有尘上，甚是干净，必是有人擦拭了。"

狄公纵身一跃，站上窗台。吓得陶甘急忙扶住狄公腿胫。

狄公见窗台下正垂直支起一根石柱，石柱衔结处湿漉漉也沾有几片水草。

"陶甘！有人泅渡过河来，从这根石柱爬上了窗台。然后跳进了这长廊。"

第十章

狄公立在新月桥桥面上，无限感慨地俯瞰着桥下粼粼闪光的波浪，不禁喟叹频频。

"逝者如斯。每想到昔日京城的繁华景象我不觉要潸然堕泪。记得闲常时节里这桥面上旧货摊挨肩，行人摩踵。入夜灯光彩饰，五色璀璨。倚栏吹萧者有之，步月吟诗者有之，乘酒放歌者有之，男女约会者有

之，拄杖赏游者有之--一派盛世升平景象。更莫说那新春、上元、端午、中秋等佳节了。而如今阴风惨凄，满目萧索，路有白骨，鬼哭人怨。就是这河水也都发了臭，鱼虾儿都渐渐死绝了！"

陶甘道："老爷莫要忧虑过甚，反伤了金玉之体。城里情况已开始好转，乔泰、马荣已派人掘开新渠，引渭水进城，并封锁了所有的阴阱，隔绝了染上病疫的病人。死尸焚化也有条不紊。卢大夫说过只要城里饮水一洁，这疠疫的蔓延便受阻抑。大凡疠疫都因这饮水的不洁造成的。"

狄公道："天灾不单行，还惹出许多人祸。对那班乘危乱犯科作奸、杀人打劫的人，必须严惩不贷！"

陶甘的话头又转到了叶奎林一案。

"作案现场--枕流阁的长廊里跳进了第三者，这案子便又复杂了几分。"

狄公道："泅水并不很难，不过要从水里沿那根十来丈高的石柱爬上窗台则非常人所能办。我又想这第三者跳进长廊时，那一男一女是否已经离开，抑还是他们原来与第三者便是一党，早已勾结，专等着协合下手。再说叶奎林抡起花瓶究竟要砸向准？是那拉皮条的男人，还是突然闯入的第三者？陶甘，我有一个设想，这闯入者会不会是何朋？"

"什么？老爷你说闯入者是何朋？"陶甘大吃一惊。

"嗯，那个早被削了爵位而还自称将军的何朋。他是长安旧世族的嫡裔，'梅、叶、何'的'何'--叶夫人的女仆对他的敬意与她对叶奎林的仇恨很能见出些端倪。再说，叶奎林会不会故意打碎花瓶，让人对花瓶上的柳园图引起注意，提示后人勘破此案的线索。我发现花瓶上的柳园图与河对面何朋的府邸竟是十分相象。"

陶甘捻着左颊上的三根黑毛，慢慢点头，说道："这倒是很有可能的。那女仆不是说叶奎林是个残忍狡诈的人么？难说他不会想出这么一条为自己雪冤复仇的绝计。"

狄公沉吟半晌，突然说："陶甘，我俩既已到了何朋府邸的大门，何不索兴作一次不速之访。柳园图的设想固然迹近无稽，但何朋或许倒能向我们提供更多的叶奎林的近况。我也可暗中揣测桂花的话是否属实。"

他们走下了新月桥，迎面便见沿河的白沙堤一行翠柳袅袅摆舞，轻风徐来，凉意习习。一路绕进去，只见竹篁深处，耸立着二座松木、杞柳、竹子扎就的门楼。门楼外悬着块匾额，上书"柳园"两个碧绿隶书。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柳荫疏密间望见河水粼粼闪光，远远影绰绰一翼水亭。

过了一座小石桥，抬头便见一幢美轮美奂的楼阁，碧瓦黄甍月光下仍可依稀辨出。

朱漆大门上装饰有金色柳叶图案。

陶甘敲了敲门上的铜环，半晌不见动静。陶甘性起，如擂鼓般急敲了一通，这才听得门里有人走动，接着大门吱嘎一声打开，闪出一个虎背猿臂，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

他手中擎着一支蜡烛，宽大的衣袖撩得很高。他大声问道，"你们找谁？"

陶甘答道："京都留守代摄京兆尹事兼大理寺正卿狄仁杰老爷专来造访何朋相公。"

"天哪！原来是狄老爷大驾贲临，何某行动怠慢、言语冲撞。万望狄老爷宽恩恕罪，不念草野之人荒疏礼节。"说着偷偷向狄公看觑一眼，心中大生狐疑，不由躬身一旁站定。

狄公笑道："我正与衙署长史陶甘闲步到此，别无要事，只想讨一口茶吃。望何相公方便则个。"

"这个好说。狄老爷驾临敝舍，蓬荜生辉，何某当亲执壶盅，聊献敬意。--好在舍下清闲，只我一人守留。狄老爷，陶长官，不妨内院用茶，宽坐片刻。"

何朋引着狄公、陶甘穿廊轩，过厅堂，进得内院。拣了个临水亭榭刚待坐下，狄公道："何相公，我想还是回到适才那临河的楼阁上去吧，那里正可观赏这柳园内外的月光水色。再说，衙门里的轿夫过一会便来新月桥上接我们，俯瞰窗下，正不误事。"

"狄老爷主张的是。实不相瞒，我适才正在那楼阁上打盹哩。夜来月华照水，水波映月，别有一种怡人情性的风味。"

何朋说着又引着狄公，陶甘回出小院，沿曲折栏杆绕过一座花园假山，侧门进到一间厅堂。从厅堂后穿出迎面便是那幢临运河的楼阁了。

何朋引客人上到那楼阁，便推开了临运河的两格窗户。狄公望去正见到河对面叶府枕流阁长廊的那个支立石柱的窗台。何朋让客人靠桌竹椅坐定，点亮了供案上铜烛台的两支大蜡烛，自己也便拉一张竹椅坐下。

狄公环视了整个楼阁，见后墙上挂着许多戈矛弓箭，正中一幅帛画，画的是一位英武的将军戎装策马正阵上归来。墙角的大床上披着一张虎皮，整齐堆着两百年前的一副鍪盔金甲。

何朋笑道："家曾祖酷嗜打猎，当年这运河两岸还是一片林木葱蓊的野树林子，舍下只是一个狩猎的茅篷。往事如烟，不堪回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而今普天之下都是大唐的疆土，海内百姓都是大唐的臣民。祖上传下的爵位削了，食邑丢了。我三代将门之后连佩一柄腰刀都不容许。哈哈！这柳园成了我何家唯一的产业。不承权舆，何必哀伤？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饮酒、打猎成了我的嗜尚。天意高深、何必苦苦猜测。关东来的大大小小文武百官挤满了长安城，我只好天天龟缩在这柳园内品茶、打盹了。有时也去对面侯爷府上吃盅酒，叶侯爷虽也籍没了庄园、食邑，但比我有钱，天天却是搂着女人寻欢作乐。我则还是喜欢到乡间去打獐子、野兔。"

"那么梅亮呢？你闲常也与梅亮过往么？"狄公插了话。

"梅亮虽也是关内世家，晋绅抱笏的时代过去了，但他却恬不知耻，专一夤缘官府，阿谀逢迎。生财有道，成了巨富。究竟苍天有眼，跌死在楼梯下。天日昭昭，分毫不爽。"说罢偷眼又看了狄公一瞥。

狄公不悦。又问："何相公适才说叶奎林天天寻欢作乐，你可知道近十天来常去叶府的歌妓是什么名号？外面已经流言纷纷了。"

何朋脸色阴郁，答道："狄老爷指的莫非是珊瑚小姐、不知外面流言是如何说她的？

我见过她一两回，她的歌舞如瑶台广寒的天仙一般，人模样也俊俏风流。就是昔时圣上的教坊司里也挑不出相仿佛的来。"

"何相公可知道这珊瑚小姐是哪个行院的班头？"陶甘问道。

"叶奎林偏这一项不肯吐个口儿--他不许我单独同他们闲聊。"

"他们？你指的是还有个拉皮条的？"

"我只见过一面：那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两个肩膀有高低，背脊象是有点驼，但能打得一手好鼓。"

"何相公，今夜对岸叶府里出了点乱子，你站在这窗户前望去时，见到有什么异样么？叶府那沿河的一条枕流阁长廊，这里望去真是尽收眼底啊！"狄公开始旁敲侧击。

何朋摇了摇头，答道："我今夜喝了点闷酒，很早就关窗，不曾仔细看过对面动静。

记得对面长廊里只是一片漆黑。"

狄公道："珊瑚今夜去了叶府。那长廊里出了事！"

何朋一惊，忙问："出了事？出了什么事？"

"叶奎林被人杀了。"狄公平静地说，两眼紧盯着何朋。

何朋顿时跳了起来，惶惑地叫道："叶侯爷被人杀了？苍天在上！他也死了！"

突然他恐惧的目光盯着狄公，问道："他的眼睛怎么样？"

狄公微微一怔，转而平静地答道："他的左眼乌珠掉出了眼窝。"

何朋的脸变得灰白，牙齿格格作响，满头大汗淋漓。

狄公道："何相公敢情是信了那童谣？你思量来是谁杀了叶奎林？"

何朋摇摇头，神情木然、狄公从衣袖里取出那枚嵌红玉石的耳环给何朋看了，问道："你知道这首饰是谁的？"

"珊瑚小姐的。老爷，我一眼便认出这耳环是珊瑚的。珊瑚这小狐媚子每日见了我，歌舞便放出一层解数，象是专一为我何朋献的殷勤，百种妖娆，十分生怜。背里几回与我暗递秋波。有一日那打鼓的偷偷为她递了一张信纸与我，信上说，她恨透了叶侯爷，求我助她逃离虎口。我

想在这一等事上我须得见义勇为，决不可袖手旁观，遗笑于裙钗。

如今他既已死去，我说来便也无妨。叶侯爷最有虐待女子的恶癖，他那根鞭子曾抽死过侍婢和****。珊瑚这小狐媚子虽步步小心，时时设防，但叶侯爷看她跳舞时那垂涎三尺的馋相，那卑鄙的目光，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令人不由胆寒，要为珊瑚捏一把汗。"

"叶奎林知道你被珊瑚迷住了吗？"狄公问。

"哈哈！迷住了？不妨可以这么说。每回我见到她时真是如痴如醉，身子如走了魂魄一般。三日没见到她，便心神恍惚，偶然发呆，不思饮食。--不管老爷你信与不信，事实就是如此，叶奎林当然知道其中委曲，他早就看出珊瑚钟情于我。这厮先是将我吃几番闭门羹，不放纳我进去叶府。后来竟想出了个花招，人夜，他将那枕流阁长廊的竹帘全放下，又将长廊里灯烛点得暄赫通明。再令珊瑚立在那绣榻上跳舞--跳那些令人作呕的舞，故意让我见其影不见其形，消遣我、嘲弄我，这厮真的卑鄙邪恶，令人发指。

我好几回想一箭射去，射穿了那竹帘。奈何自己短了词理，也只认委屈了。"

何朋说着又长长吁了一口气，一面又用拳头捶着膝盖。

狄公又问："珊瑚每回来跳舞时，叶奎林都允许什么人进去那长廊？"

"只有卢大夫，他可以进出自便。卢大夫与他沆瀣一气。也是个龌龊腌脏的登徒子。

听说还为侯爷调合什么****。"何朋愠愠地说。

狄公沉吟不语，一面从袖中取出一柄折扇慢慢扇着，半晌忽然说道："何相公，贵宅柳园是依照了瓷器上的一种名唤柳园图的图案设计建造的吧？"

何朋的眼睛闪出了奇怪的神色。

"柳园图？"

"嗯！"狄公微笑着点点头。

"老爷猜错了。恰恰相反，正是敝园为瓷器绘匠提供了那图案的原型。"

狄公一怔，与陶甘很快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道："如此说来，何相公一定能讲述出这柳园图中人物故事的原委。我听说过种种传说，人们说这柳园里住着一个年老的富翁，他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

"老爷切莫信了这等市井闾巷的杜撰编造，我家从不谈论这柳园，更不会证实柳园图那无稽的故事。唉，事实的真相并不光彩，说来也是我们家的一桩家丑。老爷如果感兴趣，我不妨也扬露与老爷听听。只望今夜助个茶兴，破破岑寂。出了柳园门，千万别张扬则个。"

狄公拍手称好。他见何朋的眼中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芒，这光芒可析出他对昔日荣耀的沉缅、忏悔和无可奈何的伤感。

"柳园的故事要追溯到先曾祖。那时天下甫定，大唐初立国祚。十八路英雄纷纷消歇。关中长安的大族世家臣服于新朝，被褫夺了爵位、食邑、奴仆、良田，--先曾祖身为将帅，勇冠三军。挂甲辞官后便日日在家自娱，消磨晚景。那时他虽失了朝中权位，手中好在还不乏钱财挥霍。先曾狙化了六千两银子买下了一个叫'蓝宝石'的歌伎--老人的晚年全部精神情趣都倾注在这蓝宝石身上了。两个也是百般恩爱，日夜形影不离。

他为蓝宝石扩建了这幢别馆，蓝宝石原姓柳，且他见蓝宝石纤腰如柳条一般袅娜可爱，遂沿河遍植柳树，添筑了儿处楼台亭阁，并亲自题这园邸为'柳园'。如今大门那匾额上的'柳园'字样便是先曾诅的亲笔。

"老人对蓝宝石可算是捧出一片真心了，金银绸缎，山珍海味且不说了，但凡蓝宝石开口，有求必应。便是她要天上的月亮也恨不得搭梯上去摘来给她，只巴望蓝宝石笑颜常驻，心满意足。无奈蓝宝石终究是个烟花水性的女子，她渐渐厌倦了柳园里的生活。

先是长吁短叹，暗中流泪，继而做张做致，难人颜色。最后竟与梅家一个公子私恋上了。

绸缪缠绵了一阵，便打起逃奔的念头。柳园里那小石桥的东头有一座水亭。一天深夜，梅公子偷偷在水亭边停下一叶小舟。那天他打听实了先曾祖在康平侯家赴宴，便约定了蓝宝石在石桥上等候与他一共远走高飞。

"蓝宝石裹卷了金银细软刚下了楼阁，先曾祖正巧回府撞见，于是她就拼命向那石桥逃去。梅公子早在桥上等候，见蓝宝石慌张而来，知是有人追赶，遂拉着蓝宝石奔下水亭，跳上那小舟便匆匆解缆。先曾祖月光下见是梅公子勾引，一气之下昏厥在桥上。

那叶小舟载着梅公子和蓝宝石悠悠而去。-听说是在康靖侯府上躲避了一阵，以后便不知去向了。"

何朋一对忧郁的眼睛凝视着窗外的夜空，停顿了半晌，拭了拭额上微微沁出的汗珠，又继续说道，"老人从此瘫痪在床上，再也不曾爬起来过。每天只要人扶着他坐定在一张椅子上，他默默地望着柳树荫里那座石桥呆呆发愣。全身动弹不得，只有一对充满悔恨和幽愤的眼睛不时淌下几滴滚热的泪来。--这样的日子竟苟延了六年！六年里没有一日老人不幻想着蓝宝石的突然归来，"

何朋的脸上抽搐着，露出痛苦的神色。他的一对布满血丝的眼睛闪出了与他曾祖父一样的悔恨与幽愤的光芒。他紧握拳头，嘴唇发白，额上的皱纹凹陷得根深。沉吟了好一阵才缓缓理了理前额垂下来的一绺花发，苦笑着说："狄老爷兴许已经烦厌了，陈年的皇历翻来徒生烦恼。来，喝茶。茶都凉了。总之，先曾祖的晚景够凄惨的。"

他紧咬着嘴唇，竭力抑制住胸中动荡激酣的感情。

"何相公尚未有娶妻室？"狄公问道。

何朋尴尬地点了点头，苦笑了一声："是的。我还不曾结婚。说来也惭愧，人过四十万事休，我的黄金年华已如东流之水，早已消逝了。我想得很通透，也真所谓是看破红尘。再说，梅亮死了，叶奎林死了，我何朋的死期也不会远了。我们三家的荣枯盛衰是系缚在一起的，我们三人的年寿也息息相关。童谣不是说'自日悠悠不得寿'吗？"

陶甘递了个眼色给狄公。狄公见窗下的新月桥下已停着一顶官轿。

狄公忙欠身道，"何相公，过蒙盛情，杯茗款待，不觉留连，十分扰极。下官告辞了。"

何朋情犹有余，不免讪讪。见狄公站起也慌忙躬身施礼，秉烛送下楼阁。

出柳园大门时，狄公深有感慨的说："何相公，不意今夜我才听真了这柳园图的来历。--何相公请留步。"

第十一章

狄公、陶甘回到衙署，马荣、乔泰迎入内衙。

狄公问道："城里情况如何？"

马荣答言："平静无事。只是死人的数目仍在上升。新渠已挖通，渭水已经流入城里河道，阴阱全部管制。广成仓出过点小乱子，很快平息了。"

狄公点头微笑表示欣赏。

狄公将他同陶甘查访了叶奎林家和何朋家的全部情况向乔泰、马荣一一讲述了一遍。

乔泰、马荣禁不住对这案子的复杂情节感到极大兴趣，纷纷议论起来。

马荣道："我看来何朋必是杀人凶犯无疑。他血气刚强，焉肯平白受叶奎林侮辱？

他自己不是说几番气得要一箭射穷叶府枕流阁的竹帘。再说，珊瑚暗中求助于他，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竟不能拯拔一个弱女子出水火，还算什么将门之后、勋爵世胄？"

乔泰道："老爷所言极是。叶奎林正是故意摔破青瓷花瓶，留下一幅柳园图案，指示官府勘破线索。再者，何朋的体格和膂力也足以泅渡过运河，沿那石柱爬上到枕流阁长廊的窗台。或许他同珊瑚早已约定，里应外合，齐力杀死叶奎林。"

狄公微笑摇了摇头。说道："今夜我见何朋讲述柳园图时，情绪很是激动，象是被强烈的感情冲突苦恼着。他讲他曾祖父的故事恰仿佛在讲他自己的身世一般，几番见他强抑住胸中起伏的感情，露出痛苦又无可奈何的神色。如果真是他为了珊瑚杀的叶奎林，他又为何自己讲得如此坦露，切切之声不绝于口。试想他心中要杀叶奎林，又如何肯吐出一箭射穿枕流阁竹帘的愤激之词。他坦率地自认钟情于珊瑚，又痛恨叶奎林

的鲜廉寡耻，他岂不是将自己的脖子引向刽子手的刀刃么？故我思想来珊瑚并不是十分关键的人物。--柳园图的线索还是存疑待断，暂且不去惊动何朋，但留意他的举止行动。"

陶甘说："何朋貌似爽直诚悫，也须提防他肚内奸诈。摊出部分事实而隐匿最紧要的案情关节是狡诈的惯犯惯用之伎俩。令我不解的是他因何对叶奎林的眼睛感到如此恐惧。"

"童谣的一句不是说'失其目'吗？"乔泰道。"叶奎林的一只乌珠不正是被打出了眼窝？--童谣指的是'梅、叶、何'，'梅'摔破了头，'叶'掉出了乌珠，轮到他'何'便是'失其床'了--这'失其床'又是什么含义呢？可能何朋正在对'失其床'感到恐惧。--天知道这首童谣果真有谶纬一般的神秘魔力。何朋不是说他的死期不远了，他被这种预感死死缠住，摆布不开，故忧心忡忡--这正是杀人犯最惯常的心理。"

狄公道："最使我感到迷惑不解的倒是这珊瑚为何要在叶奎林和何朋两人之间故意播弄纠纷，挑起争斗。叶奎林比何朋有钱，且又包揽下了珊瑚。珊瑚又为何故意向何朋暗递秋波，求他救助。我疑心这一切都是故意的安排。珊瑚决非寻常的女子，她有预谋、有筹划，自然亦有目的。她的目的很可能便是叫叶奎林与何朋互相残杀。--她定是受人指派无疑，我们查清了她的背景，真正凶身也便水落石出了。还有，卢大夫也是一个不守本份的浮浪轻薄之徒，也须严加监伺。"

马荣忽然想到什么，又说："近几日巡俭来报告，大街小巷常有身穿黑袍褂、头戴黑帽兜的收尸队乘危打劫，勒索钱财之事，还有公开持刀抢劫的。他们的防疫装束反成了为非作歹的掩护。营里只因人手不足，收罗了一些闲汉无赖，谁知竟成了治安的一大隐患。"

狄公勃然大怒，用拳头猛击了一下书案，说："我摄领京衙原巴望奸宄敛迹，盗贼潜踪，人民悦服。谁知竟忽虐了如此一等邪行奸恶之斗筲之人。各营巡丁严加缉查，倘有拿得违法作乱的收尸队，当即拉到市廛热闹处鞭笞三百。犯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等重罪的，便验明正身缚去西市杀头，以儆效尤。--乱世须用酷法，只要不枉杀无辜，铸成错案便行。否则京师的靖安无法维持。陶甘，还有一事你须去办了。梅先生的葬礼一完便委派衙员将梅夫人移家凤翔。留意不要让卢大夫缠住她。她年轻漂亮，卢大夫图谋叵测，不可不防。"

陶甘答应了，说道："老爷，外人都说梅夫人出身予名门大族。我仔

细查阅过梅府的族谱、家谱，并不曾查考出梅夫人的党族世系。她的姓名也是十三年前与梅先生结婚时才首次填上。--除了知道她的姓名、年龄外，其余几乎一无所知。这名门大族的说法不知依凭了什么。故我颇疑心梅夫人的出身未必高贵，很可能倒是行院里巨价卖出来的行首班头。梅先生又一向讳言夫人的身世，且他家财万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未知老爷作如何观。"

狄公点头微笑，不置可否。沉吟了一会却转脸吩咐马荣道："你巡夜到新月桥时，留意看看何朋家那柳园，是否还亮着灯火，打听实了有没有客人拜访。我同陶甘适才去时，他似乎在等候一个客人。我不完全排除他同珊瑚共谋的可能，如果珊瑚果真去了柳园拜访何朋，你就传我命将他俩一并拘捕。我这里就委派人去查清那珊瑚的身世和背景。

马荣，你的前额如何起了疙瘩？"

马荣抚摩了一下前额，尴尬地笑道："说来倒也惭愧。我在五福酒家等候乔大哥时，酒店里四个无赖正要调戏一个年轻女子。我待要上前解救，不料被绊一胶，前额撞到在一个桌角。待我爬起时，那女子竟自打退了那四个无赖。我看清了，她用的是衣袖中藏着的一枚鸡子般大的铁弹丸。"

狄公感到有趣，说道："我听说那铁弹丸能置人于死地，最是巾帼女侠惯使的武器。"

"那女子一弹打折了为首的无赖的胳膊，剩余的晓得厉害便四下奔散，逃出了酒店。

不过，老爷，我总不明白她为何只携藏有一枚铁弹丸。按理是两边衣袖各藏一枚，如那袖中飞刀一样，左右开弓，使人躲闪不及。"

"你已认识了那女子？"狄公问道。

"她名唤蓝白。是一个名唤袁玉堂的走江湖演木偶傀儡戏的艺人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孪生妹子，名绯红。--绯红即是晚膳后在衙署外被卢大夫调戏的那个卖唱的女于。

孪生一对都生得标致俊俏，只是那绯红懦弱了点。"

狄公点头频频。吩咐大家就寝。

沙漏正指着后半夜子丑之交。

第十二章

马荣在衙舍胡乱睡了一个时辰便匆匆起身去巡查宵戌。因有狄公吩咐，他在各岗哨巡视了一圈便转到了新月桥上。仰头一看见柳园里那楼阁上果然有灯光。--果然何朋在会面珊瑚？

他心中警觉，便飞快下桥。正待潜入柳园看觑，猛见柳园的沙堤岸边水波溅起很大的声响，黑暗中他隐隐看见一条白闪闪的大鱼在跳跃。待细细一看，却是一条长长的胳膊在使劲乱划，搅得水波哗哗作响。原来是一个溺水者正在河里拼命挣扎。

马荣急忙脱了头盔铠甲、衣袍靴袜，跳下到长满了榛棘丛的河岸上。这时他看清了溺水者的腿胫似是被河里的水草藤蔓缠住了，虽双手拼命击水，终挣脱不出险境。

马荣纵身跳下河里，向那溺水者游去。这时他才发现河水寒凉异常。果然水草愈来愈茂密并渐渐也缠住了他的腿胫。

马荣出身在江淮水乡泽国，游泳的本领极是高明。他仰面躺平了身子，四肢缓缓屈伸拨动，很快便挣脱了缠住他腿胫的水草。河水又脏，河面又黑，二尺之外便污浊溷沌一片，他只能凭听觉慢慢向溺水者方向游去。

突然，他的胳膊碰到了一绺女人的长发，他警觉地顺手便一把抓住了溺水者的一条滑腻的胳膊。他一手托定那女子的身子，一手解去缠住她腿胫的水草蔓茎，便奋力向河岸游回。

马荣将那女子抱上岸来时，猛见那溺水者正是蓝白！--蓝白双唇紧闭，面孔苍白，呼吸微弱，两眼朦胧地张开着。

马荣找到了自己的衣袍靴袜，将身子拭干了。便倒提起蓝白，使她呕吐出肠胃喉间污浊的河水。呕吐了半晌，蓝白才回过气来，开始微微呻吟。马荣递上一条手中给她，她羞怯地浑身擦拭了，双眼警惕地望着这个救了她性命的军官。半晌听她开了口："你莫非便是五福酒店里替我擦洗衣袖的那个军官？"

马荣惊喜地点点头。他万没想到蓝白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记忆。

"我还认识你父亲哩！袁玉堂袁相公，他那木偶傀儡戏真使我入了迷。"

"哈哈！你当时摔了个狗吃屎！"蓝白笑了起来。

"可今夜你差点儿象死鱼一样仰天翻起了肚子！蓝白小姐，你告诉我，这么三更半夜你怎的会掉进这河里？"

"先告诉我，你又是如何会这三更半夜来到这里？"蓝白笑道。

"我是京兆衙署的军官，每夜巡查岗戍都要经过这条运河和新月桥。今夜偏巧救了你。--我名叫马荣，现在京营十六卫当个果毅都尉。"

"马长官，多谢你搭救了奴家性命，这山岳般大恩日后自当报答。奴家这就告辞了。"

马荣慌忙拦住道："蓝白小姐，容下官正经动问一句，你是不是被何朋从柳园里推下水的？"

"马长官这话好逗人笑也！实与你说了吧，我是从柳园里那楼阁上跳下河里的！，"打这么高的楼阁上跳下？"马荣几乎惊叫了起来。

蓝白陶点点头。轻轻叹了一声，打开了话匣，声调很低沉。

"马长官既然搭救了奴家的性命，今夜之事也毋需相瞒。何朋这禽兽邀我今夜去他家，说是要告诉我家父的身世。家父--就是马长官说的袁相公--早年曾在何府柳园里当过侍仆。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又离开了何府，四处流浪，卖艺为生。含辛茹苦，扶养吾姊妹长大成人。只是家父与何府的关系从不露个口儿。奴家好奇，适逢何朋之邀贸然便来柳园，却落下那厮的陷阱。这衣冠禽兽竟动起了我的邪念、死死缠住奴家定要轻薄。

奴家自小也学得了点薄薄的武艺，怎奈这厮力大如牛，好不容易才挣脱出身子，一脚踢开楼阁的窗格，纵身跳下，坠跌到了这河里。奴家虽也薄有水性，叵耐又被河里的水草缠住了双腿。正没奈何处，遇了长官。说来也是奴家好造化也……"

说到此不由紫红了脸面，知道说滑了口。

"天一亮小姐便上京兆衙门来告发这禽兽，我替你做个证人。公堂上定打得那畜生狗血淋漓，替小姐出口怨气。"

"不！马长官。他与家父有一段未了的公案，这事看来还须从容图之，不可草率。

倘然有个差池，害了我爹参也。"马荣点点头，说道："我先将此事回衙禀报了狄老爷，让狄老爷慢慢筹画。我马荣非要替小姐报了这仇不可！"

蓝白深情地望了马荣一眼，心里很是感激。但她心中有事，不敢久呆。便跪倒在马荣面前叩了一个头，说道："奴家再行礼了。马长官，衔环结草，后会有期。"说着起身便要告辞。

马荣猛想到什么，忙说道："蓝白小姐，慢一步走，告知下官一声贵宅何处。"

"旧城关帝庙后。离这里不远。我得赶快回家，我爹爹、妹妹要等急了。"

马荣道："三更半夜小姐独个回去，恐不方便。近来有些身穿黑袍、头戴黑帽兜的收尸队常在夜间为非作歹，还是让下官送小姐一程吧。"

蓝白不好推卸，便两个并肩而行。没走过几条街巷，便远远望见关帝庙黑黝黝的高甍飞檐，庙里隐隐还有烛火闪亮：皎洁的月光下马荣见蓝白俊俏的脸上泛漾着一层甜蜜的红晕，两颗水灵灵的乌珠闪烁着柔情脉脉的光辉。

马荣终于大胆开口："蓝白小姐，几时能约会你再细细聊聊。"

蓝白回眸嫣然一笑："明天中午，五福酒家。"

第十三章

东方微熹，天蒙蒙亮，狄公使起身盥梳。他走到庭院里望了望天，黄云低沉，大雾弥漫，一丝轻风都没有。看来这天仍不会下雨，疠疫流行的京师又开始了闷热干燥、令人窒息的一天。

待役捧上新沏的碧螺春茶，狄公呷了一口，清馨爽脾，心中大喜。

一盅下肚，顿觉净尽烦燥，精神一新。他正待斟第二盅，乔泰进内衙禀报。

"四个收尸队歹徒半夜闯入西城胜业坊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寡妇家中，污辱了寡妇和她的两个女儿，被巡丁拿获。我遵奉老爷之命，将四名罪犯押到火化厂，当了三百多名收尸队的面将他们斩了首，并宣示了老爷意旨：但凡有乘危行劫、污辱妇女的严惩不贷。"

狄公点点头。

马荣、陶甘进了内衙。

马荣兴致勃勃地向狄公细禀了昨夜的奇遇。狄公听罢，拍手称是。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何朋昨夜正是等候着珊瑚。马荣，你细想来，这蓝白小姐会不会故意耍弄花招，遮了实情？"

马荣正色道："老爷，这怎可能？再说，半夜三更难道蓝白小姐跳到河里去玩耍不成？早是遇见我搭救，不然这运河里便平自添了个浮尸。"

狄公点头说道："蓝白既然说袁玉堂与何朋有一段未了的公案，袁玉堂肯定能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何朋的事。她父女如今在哪里居住？"

"蓝白家在关帝庙后的小巷里--她亲口告诉我的。老爷，她还约定了中午在五福酒家见我。"

狄公说："你们会面后将她与她父亲袁玉堂一并带来衙署见我。你现在便可以带上几名番役去柳园将何朋拘捕。"

马荣退出内衙。

衙署录事进来禀报。

"遵老爷吩咐，卑职查阅了长安坊司及挂牌开业各家行院、勾栏，并不曾见到珊瑚这个名字，各院行首都不知晓珊瑚这么一个女子在烟花场中出没。同时据报告，叶奎林半个月来不曾去过任何一家行院预约舞女歌妓。--多年来他一直是京师烟花场中最阔绰的客户。故卑职认为老爷要找寻的这个珊瑚定是私娼无疑，她没有向官府注册，依例要收容关押，不许再继续招谣撞骗，腐败风俗。

"老爷，有关梅夫人的存档案卷，卑职也仔细查阅了。还特意讯问了

京师各行院故旧耆老，得知梅夫人原名蓝宝石，姓柳氏，正恰恰是长安海棠院里的挂牌名妓、领衔班头。这蓝宝石被人重价赎出后便埋名隐姓，抹去了全部身世履历。直到十三年前与梅先生结婚户籍登记时才自报了姓氏、年龄。梅先生名宦世家，门风谨严，从不让内眷抛头露面。以后便很少有人知道蓝宝石的踪迹，自然也没有人查考梅夫人的底蕴身世。故一般存档案卷都不见注录。不过卑职应当提醒老爷的一点是：最初将蓝宝石重价赎出的不是梅亮。"

狄公满意地频频点头。录事禀报完毕，狄公说道："你一旦发现有珊瑚的材料注册，立即使来禀报于我。"

录事答应，退出内衙。

狄公低头呷着那第二盅清香沁肺的碧螺春茶，半晌不语。--衙内好一阵寂静。

突然，当值文书进来禀告道："叶府来人急报老爷，叶夫人悬梁自尽了！"

第十四章

两顶官轿迤逦出了京兆衙署正门。第一顶轿中坐了狄公，第二顶轿坐陶甘与衙里的仵作，乔泰、马荣马骑扈从。经校场演武厅直向新月桥畔叶府而去。

街市上大雾开始散了，天稍稍升高了一点。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腐霉的怪味。

热风吹得行人头晕恶心，神悸仲怔。

官轿、马骑在叶府门楼前停下。耳门开了，出来迎接的是卢大夫。卢大夫见是狄公，慌忙躬身拜揖，口称怠慢，一面将狄公一行迎入叶府内厅。

狄公一行在内厅稍事休歇，便随卢大夫进入了叶夫人卧房。

卧房内一张精致的红漆大床，床上叶夫人尸身已用一块白布遮盖。狄公掀开白布一角看了看死者变了形的脸，示意仵作开始验查。女仆正蹲伏在床前呜咽，狄公看了她一眼，决定待一会再细细询问她。

他转身问卢大夫："你是何时发现叶夫人悬梁的？"

"仅仅半个时辰之前。夫人反锁了房门，半日不曾出来，女仆发了慌。正值我来叶府替叶夫人送药，女仆便拽着我拉开了卧房的门，见夫人已悬挂在梁上，兀自摇晃着。

我剪断了那幅布条，见夫人早已断了气，身子冰凉，四肢都已僵硬了。我便与女仆一起将夫人尸首放平在这床上，用一块白布遮盖了。"

狄公道："卢大夫，你协同仵作一齐再细细检验一下叶夫人的尸身，填个详尽的验尸格目。--你最初发现尸体，可多提供仵作些当时的情况。"

狄公于是领了陶甘、乔泰、马荣循昨夜原路直上枕流阁。

进了枕流阁长廊，狄会看了看临河那一排窗轩的竹帘，吩咐陶甘将竹帘全部卷起。

马荣突然惊叫道："老爷，这长廊同我昨日去袁玉堂那嵌镜大箱里看到的傀儡戏画片十分相象。不过画面上还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正在鞭笞一个可怜的女子。那女子就被按倒在这张绣榻之上，只是这绣榻稍微挪动了点位置，窗轩廊柱也没雕花。"

"你说什么？"狄公惊问。"袁玉堂？"

"老爷，这还须细细说来，莫非真有这等巧合不成！"马荣又惊奇又纳罕。

"马荣，你坐下慢慢说来，休要漏了情节。"狄公吩咐道。

陶甘与乔泰去窗轩都将一排竹帘全部卷起。

马荣坐在绣榻上将昨夜五福酒家遇蓝白前后如何与袁玉堂闲聊，看傀儡画片，袁玉堂父女如何故意不认等细节-一与秋公详说了。

马荣说完刚一站起，望了望长廊窗轩外，猛然又想到什么，忙大声说道："竟又是巧上加巧了！袁玉堂让我看的第二套画片正是柳树荫里一痤楼阁，楼阁下一座石桥，石桥下一座水亭--石桥上还有几个人哩。这又不是同窗外对面那何朋家柳园一模一样么？"

狄公探头细看了运河对面何府的柳园，心中暗暗诧异，不由大悟。说道："这意味着袁玉堂知道六年前叶奎林在长廊鞭笞侍婢至死的内情，那何朋或许也参与了这起罪行。

蓝白不是告诉你说他父亲在何朋府上当过侍仆。袁玉堂是这一酷虐罪行的亲眼目睹者！

马荣，你得尽快将袁玉堂找来见我，愈早愈好，切勿耽误了。此刻你同乔泰去窗台外看看，一个人从河对面泅渡过来，沿石柱爬上窗台，再跳入这长廊是否可能。--要做到这些需要何种体魄和身段，或什么非常的绝技。"

马荣和乔泰仔细看了那窗台和石柱，又爬出窗台外试着攀援下石柱，不禁咋了咋舌，口称艰难。

乔泰道："看来从石柱爬上这窗台来的凶手不仅体躯高大，且有灵巧的攀缘本领。

何朋经常打猎，爬树或许正有一套解数，可他体躯并不高大。"

狄公道："但我注意到他的两条胳膊很长，象猿猴一般灵活。"

这时叶府那年轻侍仆上长廊来献茶，狄公细细望着她的脸面，不觉暗吃一惊。

那侍仆退下后，狄公说："陶甘，你没意了那侍仆的脸面不曾？"

陶甘一愣，抢了捻左颊上三根照毛，转了几圈乌珠，猛的拍了一下大腿，答道："老爷，我知晓了。他那张脸不正同何朋十分相似么？她的母亲--叶夫人的女仆--很可能便是何朋的姘妇。她对叶奎林咬牙切齿，对何朋却曲意袒护。昨夜正是她擦拭去了这窗台上何朋留下的足印，为何朋作案灭迹，试图将真相遮蔽起来，迷惑我们的眼光。"

狄公忽然又问马荣："袁玉堂知道你的身份吗："

"他头里以为我只是一个兵士，我后来告诉他，我是京兆衙署的果毅都尉，负责京师的靖安刑事。"

"你必须马上就找到袁玉堂。今天中午你能见到蓝白，但未必能见到她的父亲。袁玉堂必有许多隐事瞒住了她的女儿。事不宜迟，立即行

动，快与乔泰去关帝庙后寻到他。

找到他时务必也将他的另一女儿绯红带来衙署见我。我们下楼阁去吧，算来仵作和卢大夫验尸也差不多完毕了。"

他们四人回到叶夫人卧房外的荷花小轩。

仵作上前递上详细的验尸格目。说道："老爷，叶夫人确系悬梁自杀无疑。死了约有一个时展了，叫衙役们将尸首收厝了吧。"

狄公点头，又吩咐仵作上枕流阁长廊验看叶奎林尸身，并令六名衙卒侍候仵作--一并收厝了叶奎林夫妇死尸，俟公堂上裁断后火化。

狄公转身对卢大夫说："卢大夫，我有话问你。"

狄公拉出桌几旁的两把椅子，示意卢大夫坐下。

"卢大夫，你认为叶夫人因何要自尽呢？"

卢大夫一听狄公问的是叶夫人之事，心里稍稍安稳。于是恭敬答道："回老爷，在下看来叶夫人是个积有贤德的妻子。她崇敬侯爷，爱戴侯爷，曲意周全侯爷。老爷或许也有所听闻，侯爷是个酒色之徒，狎妓宿娼，无所不至，生活极是荒淫放荡。叶夫人为之十分痛苦，她努力将丈夫想象得德行无暇，而事实上侯爷的放荡淫邪，自甘堕落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使她完全失去了希望。侯爷这一被杀，阀阅世家的小天地里必是议论蜂起。夫人认作是叶门的奇耻大辱。一气之下，遂轻身殉了节。"

狄公沉吟不语，心中思忖。这卢大夫端的深知女人心肠，且言词合度，不可小觑了他。

"卢大夫。我还想问问你，梅夫人的身世。外面有传说梅夫人并非出身于世族名门。"

卢大夫心中发慌，很快又镇定自若地笑了一笑，反问道："老爷听说梅夫人什么了？"

"听说海夫人原是海棠院的一个****班头，名号曰蓝宝石。"

卢大夫正色道："老爷。容在下讲句不知进退的话，老爷恐是耳食了外间的谣诼流言，不及细审了。外间对梅夫人的种种传闻都不足凭信，

有恶意谤毁者，也有无事生非的好事者，平白杜撰了个蓝宝石的名号，强按在梅夫人身上。据在下与梅府的来往深知梅夭人娴淑贤慧，正经是泾阳的名门贵族之女。"

狄公暗暗吃惊，又问："现么这传闻又何从兴起？"

"梅夫人娘家姓柳。起初柳大爷坚决不允女儿嫁给海亮，原因很简单，梅亮比梅夫人大了三十多岁，做父亲都绰绰有余。但梅夫人慧眼极是赏识梅先生高行纯德、学问操持，执意要嫁。父女间争执不下，一天黑夜，梅夫人私奔梅府。柳大爷气得三尸暴跳，羞对故里父老，移家湖广去了。"

狄公听罢，叹息一声，说道。"原来流言可畏，险些儿委屈了梅夫人。"

第十五章

马荣、乔泰走进香火蕃盛的关帝庙。由于长安的泾河娘娘庙离城太远，且不灵验，长安的求雨者反倒来烧这关帝庙的香。只盼望甘霖一场，救起万物生意，驱赶了疠疫凶煞，重返太平盛世。

马荣问那坐在殿堂上打吨的庙祝："动问长老，庙后可住有个姓袁的人家？"

庙祝睡眼惺松地答言道："贫道从未听说庙后有姓袁的人家居住。"

乔泰补充道："他是个走江湖，演木偶傀儡戏的，还有两个女儿。"

"贫道这庙里住了几十年、从未见过有什么演木偶傀儡戏的。长官还是到庙后街去打听吧！"

乔泰耸了耸肩，便与马荣出了关帝庙堂向庙后街转去。--他们进关帝庙之前已在庙后街挨门逐户打问遍了，谁都不曾见过有个姓袁的卖艺人。马荣心中好生烦闷，大声责骂蓝白故意哄骗他。

庙后街廖落几十户人家，苦于时疫都关闭了门户。街上连个玩耍的儿童都见不到。

否则倒还可问问儿童们哪里可看到演木偶傀儡戏的。

乔泰忽然想到什么，便问马荣："你不是说袁玉堂有一只猴子，我倒有一个想法。"

"袁玉堂的猴子？大哥问这猴子干什么？"

"你有所未知，袁玉堂既带有一只猴子，总得要喂食放养，这便离不开树木。我想袁玉堂和蓝白是有意避开官府，深藏居于某个偏僻院落。这院落必然有树，可以栖息那只猴子。我见这里周围并无一点绿荫，想来树木甚少。我们不妨上去那关帝庙前的宝塔了望，见有绿树成荫的地方，再去找寻。"

马荣大悟，于是两人飞步登上关帝庙宝塔最高一层。

从宝塔的窗洞望下去，只见连绵不断的黄云低沉沉罩盖了偌大一个长安城。远处与塔一般高的戍楼上缓缓飘动着一面军旗。

他们四面寻找，果然就在关帝庙后不远露出一撮绿荫。

他们兴匆匆下了宝塔，便从关帝庙后街穿入一条破烂腌脏的石板道路。两边的房屋东倒西歪，好些已经塌圮，只剩断垣残壁，不住人家了。

越向那绿荫走近，房宅却又渐渐高大深邃。只是破败不堪，墙角门壁都长满了野草艾藤。

突然马荣道："大哥，你看那不是卢大夫那畜生吗？"

卢大夫也瞧见了乔泰、马荣，忙上前施礼，惊异地问道："两位都尉爷怎的巡查到了这里？这一带并没有岗戍。"

乔泰道："卢大夫又为何走来这里？莫非这里亦有富贵人家染了时疫。"

"我刚从前面那幢古老的大宅出来，那里死了两位年轻女子--正是染了时疫而死亡的。"卢大夫慢慢答道。

马荣心中一急，脱口便问，"那是姓袁的两个女子吗？"

"姓袁？长官知道她们姓袁？"卢大夫惊问。

"你快快带我们去那大宅看看！"马荣道。

卢大夫引着他俩又回进那幢大宅，转过庭院，穿出月洞门，便看见一个大厅。马荣见大厅的地上正卧着两个年轻女子的尸身。马荣认出不是蓝白、绯红姊妹，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

他说道："卢大夫，你快唤人来将这两具女尸收厝了送去火化厂。一路监视着那些收尸队不许他们为非作歹。"

卢大夫领命，带领四个收尸队将那两具尸体收了，装上尸车，辚辚而去。

乔泰、马荣刚欲走出那古老大宅，乔泰猛见隔了一堵高墙邻院里正有一株绿叶茂密的枣树，一只栗色的猴子攀援在一枝树还上正剥着枣子吃。

乔泰大声叫道："正是这里了，马荣弟，你看那猴子！"

马荣抬头见那猴子正闪烁着一对灵敏的眼睛看着他们，长长的尾巴在一条树枝上绕了三四匝。

马荣见那高墙一角塌了一截，忙示意乔泰。他们敏捷地爬过那墙阙，跳进了邻院。

"你听！"马荣道。"后院有人在吹笛。"

乔泰侧耳细听，果然隐隐有音乐之声。

他们穿过大厅堂，便见一个花木杂生的小花园。假山嵬嵬，翠竹萧萧，很是清雅。

马荣刚要从圆洞门拐进，不由趔趄倒退了两步。

宽敞整齐的后院青石墁地，树荫斑驳。树上那只猴子惊惶地吱吱尖叫。树荫里袁玉堂正坐在圆凳上吹笛，绯红则合着她父亲笛声的节拍翩翩起舞。身姿轻盈，舞态婆娑。

绯红穿着香花红轻绡长裙，腰间一根碧绿飘带委蛇绕曳。

这景象在马荣眼里正仿佛仙家宫苑、瑶台舞榭一般。他不由轻轻款

移步子，踅进后院，抢上前来向袁玉堂躬身深深一揖，乔泰随后跟进。

"袁先生见礼了！"

袁玉堂放下笛，见是马荣，忙堆起笑脸道："袁某何幸得再见长官，望恕失迎之罪。"

马荣瞥了绯红一眼，见她舞罢细喘频频，两颊桃花样红。那容貌艳丽几乎同蓝白一般，只是眉间眼梢不见蓝白那一层英飒之气。

"袁先生，你女儿蓝白可在家？"马荣礼貌地问道。

袁玉堂若有所思地瞥了马荣一眼，答言。"不在。她出去约莫有半个时辰了。长官莫非要找她？"

"不！不！"马荣红了脸，忙摇手道："不，只是随便问问，我原不知蓝白便是先生亲闺女，先生昨天还瞒我哩。"

袁玉堂点头微笑，吩咐绯红去沏茶。

乔泰见马荣神态恍惚，手足无措，忙上前向袁玉堂施礼，开言道："请袁先生去一次京兆行署，狄老爷吩咐要亲自见你和你的女儿绯红。"

绯红捧着茶盘出来，在茶几上又放下两只杯盅。

袁玉堂看了绯红一眼，说道："绯红，京兆衙门狄老爷单请我与你去见他。"

绯红暗吃一惊，惶恐地用衣袖捂住了嘴。

马荣忙道："绯红小姐，休要惊惶。狄老爷一片好意，只是打问你们几句话儿，其实并无什么大事。"

袁玉堂点头答应，将笛子搁在茶几上，站起身来说道："烦两位长官引路则个。"

第十六章

狄公正在披阅陶甘呈上的几份案卷，抬头见乔泰、马荣进来内衙，

忙搁下朱笔，问道："那姓袁的卖艺人可找到了？告诉你们一声，何朋已经拘获，听候鞫审。"

"启禀老爷，"马荣道，"袁玉堂与他女儿绯红已带来衙署，此刻正在外厅等候。

蓝白小姐不在家中，老爷既然不想找她，我们也便没去找寻。"

"请他们进来内衙见我。"狄公令马荣。

乔泰忙去捡来两张椅子放在狄公书案边。

袁玉堂、绯红一进内衙忙双膝下跪。

狄公吩咐起来。袁玉堂表情淡漠，双手下垂，小心恭候狄公问话。绯红低下了头，用葱管般的小指卷绕着碧绿飘带的两端。

狄公注意到绯红的右耳贴着一方小小的膏药。

狄公望着绯红问道："你就是绯红小姐吗？"

绯红忙点了点头。

"你有个孪生姐姐名叫蓝白吗？"

绯红又点了点头。

"袁先生，这绯红、蓝白用来取名字是什么意思？"狄公转脸问袁玉堂。

袁玉堂答道："回老爷，这两名字并无什么高深的含义，只是两种玉石的颜色罢了。

她们姐妹俩一胞生下时，一个面色胭脂红，一个面色又青紫、又苍白。老爷倘嫌不雅，我再改取另外两个名字也不为迟。"

狄公点头道："原来如此。何必更换？这两个名字饶有意趣，且也不俗。"说着从抽屉里取出那枚嵌红玉石的耳环，问绯红："这枚耳环你是几时丢掉的？"

绯红慢慢抬起头，当她看见狄公手上那枚耳环时，脸面不由顿时变

得如白纸一般。

狄公见此景状，心中明白三分，便吩咐陶甘将她先带下到外厅。

他回头又问袁玉堂："袁先生与六年前被叶奎林鞭打至死的女仆有什么关系？"

袁玉堂微微一愣，乃从容答道："那女仆并非别人，正是贱妻。"

"是你将妻子卖与叶府的？"

"不，老爷，贱妻最初是典押给何将军的。"

狄公惊问："何朋？--你是说新月桥下那柳园的主人？"

"是的。家父原来欠下何将军一大笔钱，家境贫寒。利上滚利。家父忧急之下竟一命归了阴，债务便落到小人头上。小人便进何府为佣，做了奴仆。何朋见贱妻有些姿色，定要我将她典押债务。小人无奈，只得依允，留下贱妻在何府，抱了蓝白、绯红两女儿四出流浪，乞讨为生。

"叶奎林与何朋是世族通家，时常往来。后来何府衰败，何朋便将典押契约转给了叶奎林。从此贱妻便成了侯爷家的侍婢。六年前的一天夜晚，叶奎林喝得酩酊大醉，定要贱妻裸身跳舞，供他淫乐。贱妻抵死不允，便被那畜生用鞭子活活抽死在长廊那张绣榻上。"

说到这里，袁玉堂不觉声音转悲，两眼闪出晶莹的泪光，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狄公不觉动了愠怒，问道："袁先生当时因何不去官府告了他？京兆衙署大门不是有一面大鼓吗？你只需捶响那鼓，口中喊冤。官府自会替你作主的！"

袁玉堂的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

"官府，官府，道是官官相护。我一个奴仆的身子敢去鸣鼓喊冤？就是官府准了状纸，也无论如何告不倒侯爷的。--小人讲句不知高低的话，狄老爷新来京师，对官府与世家贵族的龌龊勾当又能知晓多少？"

袁玉堂惨凄地笑了一笑，又说道："小民百姓的命，不正如小人那木偶傀儡一样被人牵制、拨弄，要立便立，要倒便倒，要生便生，要杀便

杀么？"

狄公说："于是你就自己设计下一个圈套，让你的女儿绯红用歌舞声色去离间何朋与叶奎林的关系，周旋其中，播弄挑唆，挑起他们的纠纷，利用这两个色鬼的骄淫狠暴互相残杀，达到你为妻子报仇雪恨的目的。只要一人动了杀机，最后必然两败俱伤，因为杀了人的要伏法。袁玉堂先生，但你就不顾恤你自己的亲生女儿，让绯红小姐，这个可爱而柔弱的姑娘在两个色中饿虎间危险地挣扎闪避。万一有个山高水低，岂不误了绯红终身？"

袁玉堂听闻此言蓦地大惊。仰头见狄公脸色威毅中露出慈祥，便索性大胆亮了底。

"老爷料事如神，小人哪敢再瞒老爷？只是绯红这丫头愿意冒这风险，她深爱自己的母亲。只要叶、何之间动了刀兵，她就是死了也含笑九泉。"

"万一这两条恶虎要伤害绯红呢？她又如何抵挡得了？"狄公又问。

"五福酒店的施掌柜每回都陪她去。他有一招飞刀绝技，平时从不露眼，十分危急时便能招架一阵救出绯红。"

"噢，是不是那个驼背打鼓的！"

"正是他。他是一个江湖豪杰。--蓝白的武艺都是从他手上学的。"

狄公点头频频。

袁玉堂又道："叶奎林丝毫不知绯红身世，一直当她是某个坊司行院的歌舞妓。驼背施掌柜却与他虚与委蛇，假意拉皮条，在赎卖绯红的身价上讨价还价，拖延时日。一面暗中求助于何朋、激怒何朋，挑起他们争斗。果然何朋杀性起，动了手。叶奎林恶贯满盈故有这般下场，真是天理昭彰，丝毫不爽。"

狄公问："蓝白小姐可知晓其中委曲？"

袁玉堂正色道："老爷，我那蓝白却是个专弄刀枪棍棒的女子，生性暴急，嫉恶如仇。学了点薄薄的武艺便要劫富济贫，周人急难。遇事好打抱不平，最易惹弄是非。故我从不敢在她面前吐露半个信儿。倘是她

知道了她母亲的遭遇，不顾深浅高低便会闯入叶府做出人命来。到头来也不免被官府诛杀。因此上小人还是择了绯红暗行机宜，不肯让蓝白鲁莽造次，坏了大事。"

狄公点头道："袁先生暂且去外厅等候，我这里要单独问问绯红小姐。"

马荣陪同袁玉堂出去外厅。

陕甘奉命将绯红带进内衙。

狄公和颜悦色地对绯红说："绯红小姐，你父亲已将你们父女如何设计为你母亲复仇之事告诉了我，休要惊怕。我只想请你详细讲一遍昨夜叶府那长廊里发生之事，不许有半点遮瞒，细节也须讲清楚。"

绯红娇怯地望了一眼狄公，见狄公颜色温和，不觉稍稍壮大了胆。柔声细气地开言道："昨天侯爷要我一个人去叶府，我问为什么，他说他有话要和我一人讲。我问是不是有关我赎身金额之事，他笑着点头说道，正为此事。他想避开那五福酒家的施掌柜与我单独商约一个最高限额。我心想莫非他已认出我来，故意使手段赚我一个进府。他说他将付给我主人一大笔钱银，并私下还要给我打制许多首饰，要我今夜瞒过保人，单独去他那里。

"我答应了。夜里爹爹正好不在家，我提了月琴刚待出门，蓝白问我去哪里，我谎称去约施掌柜唱堂子。她不好再问，我出了门便径去叶府，"侯爷亲自为我开的门，他满脸笑容将我又带到枕流阁的长廊。我坐下绣榻正待弹琴唱一支曲儿，他说不需唱了，要我站上那绣榻跳个舞。--他又想气气河对面的何将军了。我见竹帘外对面柳园的楼阁上果然正有灯火。

"我刚要踏上那绣榻，侯爷笑着叫我过去尝尝那糖汁生姜。我不知是计，刚走近桌边，侯爷突然一把扯住我的头发，痛得我直叫唤，耳朵垂险些儿都被撕破。他瞪大了眼睛怒气冲冲地说道；'好一个歌舞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么？你娘就被我用鞭子抽死在这张绣榻上。你不叫珊瑚而叫绯红，你还有一个姐姐叫蓝白。你爹是个耍猴演木偶傀儡戏的。我问你，阄□渭复稳□□□牒闻笳簧纺镅□拿祭囱廴ィ磕阅晕□鞴□？

我，你这个贱货！我待你不薄，何朋这穷光蛋有何起解？引得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夜我倒要出出这口恶气。'说着抡起手上鞭子便没头

没脑向我抽来。

"我哀哀求饶，侯爷哪里肯听？一面猛抽，一面怒骂，我疼得在榻上乱滚。突然，飒飒竹帘一动，从窗外跳进一个人来。侯爷回头一望。手中的鞭子不觉落到地上。我急忙抽身逃出了长廊，奔下楼梯，几下一转，便逃出了叶府。"

说到这里，绯红不觉气喘微微。狄公示意陶甘递上一杯茶，绯红接过仰脖一口喝干。

狄公问："小姐看清了那跳进长廊的人是谁？"

绯红想了一想，答言："奴家想来定是何将军无疑了。奴家当时那敢仔细看觑？忙不迭逃脱了身子，便匆匆向家里回去。谁知刚走到衙门墙外小巷，偏又撞上两个收尸队的无赖，缠住我不放，后来又来了一个自称卢大夫的人更是阴奸狠毒，拽着奴家要去他家。倘不是正撞着个巡值的军官，这卢大夫必将奴家欺侮了。--昨夜也是合当多事，如今想来都还有许多后怕哩！"

她睁大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羞怯地望着狄公，眼睛里闪烁着晶亮的泪花，声音渐渐轻微。

"今天当我听说侯爷被人杀了，真是又惊又喜，果然何将军动了刀刃。爹爹说了，我们得立即离开长安。"

狄公招手示意，袁玉堂又被带进内衙。

狄公口气温和地问道："袁先生，你又为何将你妻子被鞭子抽死的情景演成木偶傀儡戏，让人观看？"

袁玉堂答道："为的是让复仇雪耻的火焰在我胸中永不熄灭。不杀叶奎林，小人死难瞑目，也无颜见绯红她母亲于黄泉之下。如今叶奎林果然被何朋杀了，又听说老爷已将何朋拿获归案。小人冤仇已报，心中大快。只恐怕狄老爷就叶奎林之死要奈何小人了。

小人设下圈套是实情，那敢抵赖？只望狄老爷知了原委，详情超豁。"

狄公道："袁先生，律法从不曾有禁止人设圈套的条例，杀人抵命，

那是凶手本人之事。再说何朋与叶奎林并不完全为绯红引起纠隙，他们这帮残渣余孽间的恩怨渊源都有几百年了。来，绯红小姐，将你的耳环拿去吧，你的名字正与耳环上的红玉石相符。

你冒名珊瑚，我想也正是同一层含义吧！噢，袁先生，我最后想告诉你们一声的是：我捉拿了何朋，为的是他企图污辱你的女儿蓝白小姐。"

"什么？"袁玉堂吃一大惊。"何朋要污辱蓝白？"

狄公道："你回去自问蓝白吧！好，你们可以走了。"

袁玉堂偕绯红又向狄公再跪谢恩，徐步退出。

马荣忙问狄公："老爷是如何看破袁先生父女与叶奎林之死之间的机关的？"

狄公捋了捋胡子，慢慢答道："首先，你告诉了我，袁玉堂将他妻子被叶奎林打死的情景制成了木偶傀儡戏。这固然是为了誓志不忘，但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引起衙门官员的兴趣。如果真有那样的机遇，他便会如实将冤情和盘托出，然后递上状纸，告叶奎林。

"后来我听说一个名叫珊瑚的歌妓拨弄挑唆于叶奎林与何朋之间，有意引起两家争风吃醋，互相残杀。枕流阁长廊上捡到的那枚红玉石耳环，使我想到这歌妓很可能便是袁玉堂的女儿绯红。因为她的名号珊瑚与绯红本很近似，而那枚耳环上的玉石又正是珊瑚色，或者说绯红色。于是我便想到刻找绯红小姐来衙署当面验证。绯红小姐耳垂上果然贴着块膏药，而且真是能歌善舞，容貌端丽。"

第十七章

黄昏渐渐降临，晚霞在西天叠成一道道由浅红到深红的光弧。

梅府正做着隆重的功德道场追奠梅先生。殿堂里烛火高烧，香烟缭绕，白幡低悬，孝幛排列，一派哀穆的气氛。普恩寺来的一班高僧正围着梅先生的棺柩摇响灵杵，打动鼓钹，宣扬讽诵，咒演法华经。一面捻动着脖子上挂下的佛珠儿，一面敲着木鱼。念经析祷毕，唱喝发牒，请降三宝，证盟功德，礼佛献供，召亡施食，不必细说。宾客吊唁者都立

在外厅，黑簇簇人头攒动。

狄公、陶甘赶来梅府时，仪从卤簿，旗幡鼓吹，一应免了，故没有惊动大家。

他们进梅府大门便转去大花园，沿假山曲沼，穿过粉墙隅角的花瓶形门阙趱进了庭院。--从庭院可看到殿堂里闭殓诵经等各项祭奠仪式。青石台阶上恭立着吊孝的宾客。

狄公、陶甘步入殿堂才看见梅夫人一身缟素，婷婷然站立在祭台边。端庄矜持，仪态万方。狄公、陶甘上前向梅夫人施礼致哀，表示慰悼，从侍者手中抬过一柱香，恭敬插进梅先生棺柩前的一个纹着狻猊图案的古铜香炉里。然后恂恂退出殿堂，走下外厅的台阶回到庭院。狄公顿觉空气一新，微微感到有一丝轻风拂过脸面。

"陶甘，你看天上的乌云开始移动了。我已经感到有凉风吹来。"狄公高兴地说。

陶甘眯起眼睛，仰望着天空。

狄公又道："天要变了。只需一场大雨，京师的疠疫便可望好转。倘能连续几天普降甘霖，疠疫很快便会削弱，京师就要恢复昔时的繁荣兴盛，圣上也要回驾了。"

陶甘频频点头，又看了看天，脸上不禁也漾开了喜色。

狄公道："梅先生丧葬落土完毕，你便立即将梅夫人移家去凤翔。目下，她孀居长安，很不适宜，且有危机。"

陶甘答应，说道："我已通报了梅先生的远房族侄，暂时由他来京师接管梅先生产业，具体家财承继事项须等梅夫人以后回长安定居时由他们自己商定。"

狄公点头称是。忽又喟叹一声说道："仅半个月之前，我还同梅先生在这个庭院里赏月品茶，商讨着安定局势的良策。谁知倏忽已作古人：真所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噢，我想起来了，陶甘，今夜我们既来了梅府，不妨去看看梅先生当日出事的地点。记得是东院花厅中央的青石楼梯下。"

这时，殿堂的祭奠仪式刚完毕，宾客们正慢慢出了外厅。

陶甘悄悄找来了老管家，说狄老爷想要看看当日梅先生摔下来的楼梯。管家领命不敢怠慢，便擎着一盏白纸灯笼引狄公、陶甘走去东院花厅。

他们来到东院花厅的楼梯下。狄公仰头见楼梯上两边各有一排朱漆栏杆的走廊，圆圆的穹顶藻井下十字交叉两根巨梁，巨梁下正中悬挂着一盏大红灯笼。--整个花厅上下充满着和谐的红光。青花细纹石楼梯果然很陡，两侧扶手约两尺高，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支尖锐的荷花苞蕾雕刻。

老管家指着楼梯下最后一阶说："老爷便摔死在这里。"

狄公问管家："梅先生的书斋是不是在楼上？"

"是的。就在楼梯口左面的月洞门里。"

狄公抬头细细观赏了一阵那盏大红灯笼。梅府由于早遣散了奴仆。今天梅先生闭殓也来不及用白纸将红灯笼糊了。大红灯笼外周贴着"荣华富贵"四个发光金字。

狄公又问老管家："每晚你是如何点亮这灯笼的？"

老管家答道："奴才自备下一根长竿，长竿顶端系着一个小小铁钩。每晚只需站在走廊上，用长竿将灯笼勾到身边，换下旧烛，替上新烛，点着便是。--一支蜡烛便可点到午夜。"

陶甘抚摸着扶手上最后一支菡萏石雕，说道："梅先生摔下这么陡的楼梯，即便头不碰在这尖利的苞蕾上，也会一命呜呼。"

狄公点点头。眼睛落在花厅正壁的眉额上。眉额上书"雅逸堂"三个碧绿色隶字。

"好个书法！"狄公不禁脱口赞赏道。

"这是我丈夫的亲笔。"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狄公惊忙回头，见梅夫人和卢大夫正站在自己背后。

卢大夫长揖拱手道："狄老爷在此，在下冒犯冲撞了。"

梅夫人抿嘴浅浅一笑，也跟着道了个万福。

狄公瞅了一眼陶甘，扬了扬浓黑的眉毛，说道："梅夫人来得正好。我们能否看看楼上梅先生的书斋？"

陶甘见狄公瞅了自己一眼，心中纳罕。再者，狄公又因何想起要看那书斋呢？梅先生摔死的楼梯下他还没蹲下来细细看过一遍哩。

"当然可以。"梅夫人道。一面示意老管家领他们上楼。

刚上到楼梯口，老管家道："老爷小心地上的蜡烛。"他胆怯地望了梅夫人一眼。

"我原本早应该拿起的，只因犯病，太太又忙，故一时都忘了。"

狄公见楼梯口果然横倒着一支早已熄灭的蜡烛。

老管家开了书斋的门，书斋内很是暗黑，走廊上射进来的一点淡淡的红光与红地毯的颜色正相和谐。狄公见书斋三面临墙都立着大书橱，只后墙下安着一张古色古香的楠木大床，床上茵席枕褥十分齐正。床外挂起一顶雪白的罗纱帐，床头悬一幅帛画，题曰《子云阁著书图》。床边是一张楠木大书案，书案上有一座金烛台。老管家将点着的一支蜡烛插入金烛台中，房里顿时明亮不少。

狄公见书案上翻开着一册书，不由拿起翻了几页，啧啧称道："梅夫人，梅先生死前一刻还在读着这《金匮医方》，研究治疗疠疫的方法。梅先生真乃是一位奉公克己，品格高尚的人啊！"

狄公随手观赏起书案上的纸笔砚墨来。笔架、洗子、墨钵、镇纸都-一拿起看过，爱不释手。最后笑着说："梅夫人，这些东西形制古雅，制作精美，都可当作古董收藏了。"

陶甘明白狄公试图寻找什么，但显然失败了。

老管家擎起白纸灯笼照着大家小心走下了那又高又陡的青花细纹石楼梯。

狄公指着花厅东厢问道："这房间平时作何用处？"

老管家恭敬答道："这东厢房平时很少住人，甚是清静。房里有一门通大花园东廊的一条幽僻的竹径，出竹径尽头的一扇角门便是府宅外的大街了。"

狄公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吩咐管家打开这东厢房的房门。

梅夫人一惊，忙说道："老爷，可别进去这厢房，里面又脏又暗，三个月都没住人了。"

狄公不答，示意老管家开锁。老管家不敢不遵依，取出管钥打开了胳膊般大的铁锁。

狄公用力推开了房门。

房里果然又脏又黑，狄公命管家点亮蜡烛。

狄公见房里左墙下有一张紫檀木大床，一幅暗蓝色床帘将大床罩得十分严实。床边果然有一扇小门，小门这边并排按着梳妆台和书桌。

狄公走近梳妆台，看了看台上一面古铜菱花镜，便十分兴趣地一件一件欣赏起台上摆列着的胭脂膏罐、铅粉盒。

看罢胭脂花粉，秋会又踱到书桌边观赏起桌上的文房四宝来。秋分惊奇发现一枚龟形端石大砚上还留有浅浅一层黑水。砚边搁着一段八棱描金龙香松烟墨和一支象管紫狼毫，笔端尖颖上还蘸着黑墨。

狄公忙转身走到紫檀木大床边，揭开长长的、拖到了地上的床帘，见床上凉簟、绸衾、枕套，茵垫甚是干净，隐隐还有脂粉香味。

狄公正待拉上床帘，不由一对眼睛紧盯着地面。他小心蹲下身子，掀起右边床帘一角，仔细察看老虎爪子形状的床脚和青石地面。

突然，他站立起来，对陶甘道："你看看地上那些黑色污斑！"

陶甘蹲了下来，用指尖蘸了点唾沫擦拭了一下青石地面的污斑，说道："这是墨点的痕迹，老爷。墨点虽被擦干净了，但已渗进了石板，留下了斑迹，不易擦掉了。除非用沙子慢慢细磨。"

狄公拽着柔滑细洁的床帘细细检查，猛见床帘背面有一块指尖般大的褐色血斑。

"陶甘，你看这个！"

陶甘俯身一看，略有所悟。

"梅夫人！"狄公脸色冷峻，严厉地说道。"梅先生是死在这个房间里的！"

梅夫人的脸色顿时变白，象泥塑木雕般愣着不动了。

"梅先生是被人谋杀的。凶器便是那方龟形端砚。他的脑壳被人用端砚击碎后，人便跌倒在这床脚边的地上。地上沾着了他头上的血迹和石砚里未干的墨汁。--血迹和墨汁都被擦去，但地上却留下了污斑。这床帘的线缝间也沾着了血，尤其是床帘背面那块指尖般大小的血迹更说明问题。"

狄公望了一眼卢大夫，冷冷地说："这就是死者面颊上留有墨污的原因，卢大夫竟没有看出来？"

卢大夫道："老爷单凭那么点墨斑便断定梅先生系被人谋杀，未免太轻率了吧！怕没有其他证验。"

狄公微微一笑："卢大夫，死者脸颊上的墨污以及这床帘、地上的墨血污斑还只是间接的证验，直接的证验则是梅先生死亡的时间上，你们俩都向我扯了谎。你说发现梅先生尸体约在亥时，那就意味着梅先生是在亥时之前摔下楼梯的。然而，他又为何手擎一支蜡烛呢？花厅横梁下那盏大红灯笼通常要点到午夜才熄灭。亥牌时分走廊和楼梯口照例都照得很亮。"

梅夫人和卢大夫惊惶万分，面面相觑。

狄公厉声道："梅夫人，卢大夫，你们还不知罪！梅先生正是被你们俩个谋害致死的。"

第十八章

京兆府署衙门晚衙就要升堂了。陶甘一面服侍狄公穿戴，一面问道："老爷，你当时到梅先生书斋是为了找寻凶器的吧？"

"不，我去书斋为的是想看看海先生临死之前正在写些什么东西。我

当时最疑惑不解的是他脸颊上的那几点墨污。正如你所说为，那墨污可能是他在磨墨时不慎沾到脸上的。然而我发现他书房里的墨砚齐齐整整，并没有用过。他在看他的《金匮医方》。我立即想到会不会是另一块石砚将他的头击碎的。那必定是一块较大的名贵石砚，并且不久前还用过。因为砚上墨汁未干，只有名贵的砚石剩余的墨汁才不会很快干凝。"

"那么老爷又是几时疑心到梅夫人谋害了她的亲夫呢？"

"梅府那老管家告诉我花厅横梁下那盏大红灯笼通常要亮到午夜，我便警觉到梅先生之死有蹊跷。再说，一起偶然的意外事故--梅先生从楼梯上摔下来--又怎么会安排得如此周密齐全，天衣无缝呢？你想想，那支跌落在楼梯口的蜡烛，梅夫人故意还让它一直横倒在那里，这便是很不近人情了。那一只搁在楼梯中间的软毡鞋，那荷花苞蕾尖端的鲜血，这一切大细致、太工巧了。反而使人想到是凶手深思熟虑后的故意安排。

另外，梅夭人过去原是海棠院的名妓，而梅先生是一个谨严正统的人物，他的年龄又比梅夫人大了二十多岁。这就自然而然使人想到这一类疑案中最通常习见的三部曲：年迈衰老的丈夫，年轻美貌的妻子，俊俏风流的情夫。我起初之所以不怀疑梅夫人的品性操行，只是深信梅先生自有理智的遴选妻子的眼力。--如今才知道我的想法错了。"

陶甘道："花厅东厢房正是梅夫人与卢大夫幽会最理想的地方。"

狄公道："我一听老管家说东厢房通花园竹径又通府外大街，便坚持要看一看这厢房。果然在那厢房里找到了最重要的线索。梅夫人说东厢房三个月没人住过了，但我见梳妆台上的胭脂铅粉最近还有人用过，床茵上也有人睡过，非但不见积了尘土，而且还有胭脂香味。当然揭示案情真相的主要线索还是地上和床帘背面的墨斑血污。

"显然，梅先生半夜或后半夜突然撞进东厢房。那一对情人慌作一团。所谓奸近杀，那男的便抡起书桌上一方端砚猛击梅先生头部。梅先生跌倒在床脚边的地上。然后那两个凶手便将梅先生尸体拖到了花厅的楼梯下。

"因为那时大红灯笼已熄，故他们玩出了梅先生手擎蜡烛的拙劣花招。--试图将罪行掩盖得天衣无缝，反致露出破绽，所谓画蛇添足。那横倒的蜡烛，软毡鞋，荷花苞蕾石雕的血迹都是不必要的蛇足。记得你说

过，从那又高又陡的楼梯摔下来，无论如何都要毙命的，何况又是一个年近七十的衰迈老人。不需任何布置，谁都会相信这个意外事故。然太实则虚，故反而露了马脚。"

"老爷，那卢大夫又是如何被你看破的？"陶甘又问。

"卢大夫除了在梅先生死的时间上自作聪明，意图瞒哄我们外，另一处又自作聪明说了谎话。叶夫人自尽时，他正在叶府，我当时已略知梅夫人身世，且刚对梅先生之死又起疑心。我问他梅夫人可曾是海棠院的行首，他如回答说。他不十分了解梅夫人的身世，我当然一无所获。但他却一口咬定梅夫人出身于泾阳世家巨族，并不曾当过****。

于是我便明白他对梅夫人的底细一清二楚，只是意图隐瞒我们罢了。目的很清楚：曲意回护梅夫人，使我们不疑心到梅大人犯有通奸之罪--"

内衙门突然被推开，马荣匆匆走了进来。

"蓝白小姐在衙门值房等候，她说她有要紧之事要详禀老爷。"

狄公道："我也很想见见这位蓝白小姐，可此刻没有时间了。马上就要击鼓升堂。"

"她说事关重大，须得在升堂之前叩见，怕耽误了，弄出大错。"马荣更急了。

"她说出了什么事没有？"

"没有。她只一味要见到老爷再肯细说。"

"那么，还是请她耐性等候，我晚衙理事完毕再进来细禀。"

衙堂上一声锣响，三通鼓毕。衙卒、牙将、吏员、书记分列两行。狄公紫袍玉带升上高座。乔泰、马荣侍立背后。陶甘坐在录事一旁，相机助问。

狄公将惊堂木一拍，喝道："本衙晚堂审理梅亮遇害一案。现将被告卢鸿基带上堂来！"

不一刻，衙卒将卢大夫带到堂上。卢大夫一见狄公，无限冤屈地跪

倒在丹墀下。

狄公道："卢鸿基，你身为医官，不思奉公积德，洽病救人，反而拨弄是非，专一搅混，伪证诬供，该当何罪？本堂先点破你两点：一是梅先生死亡时间，二是梅柳氏身世履历。允你如实重供，再敢有半点搪塞遮瞒，欺骗本堂，待我勘破，定不轻饶。"

卢大夫叩头及地，哭丧着脸说道："老爷明镜高悬，察观秋毫，小人焉敢有半点欺心瞒上。这伪证诬供之罪，小人不敢抵赖。只是小人确不曾谋害了梅先生。小人苟且之事诚有，只行凶害命一项小人委实不敢，还望老爷据实明断。"

狄公道："你须将梅先生遇害那夜之详情细细叙来。那夜梅先生夫妇邀你共进晚膳，--便从这里开始说起。"

卢大夫供道："晚膳后，我们聊了一回天。梅先生要去书斋看书，我便去老管家房中送药。梅夫人也说身体不适，我也抓了点药给她。--于是我便告辞回家了。"

"那么，"狄公道："后来你听见东院花厅梅夫人高声尖叫又急忙赶去之事纯属虚造了？"

"是的。老爷，小人知罪了。翌日一早我又赶去梅府，想看看老管家的病情有否好转。记得是梅夫人亲自开的门，她将我引到一间幽僻的耳房，轻轻对我说，'梅先生死了！'我当时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一回事。她说，昨晚梅先生上书斋去后，她便决定在楼梯下的东厢房睡觉。倘使半夜梅先生有什么事吩咐，她可以上楼去照应。午夜不久，她刚睡得正香，梅先生进厢房来了，一面气喘，一面说他头痛欲裂，胸闷窒息。她还未来得及替梅先生去取药，梅先生便跌倒了，头撞在床脚边的青石地板上。她上前俯身一看，头跌破了，已没了气。

"我当时竟信了她的话，我知道梅先生心脏本来有病，常犯哮喘。我说让我去看看尸体，她说她已将尸体搬到了楼梯下，她要我来衙里请仵作，并报案说梅先生犯了心脏病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跌破了头死了。

"我来衙门找到了仵作，向他通报了梅先生的死情，要他去梅府验尸。当我们走进东院花厅时，我不禁吓呆了。我见梅先生的脑壳被击碎了，脑浆迸溢，血肉模糊，明显不是头撞在床脚或地上所造成的。且现场布置得很巧妙，象真是从楼梯上摔跌下来一般。

我疑心梅夫人有一个同谋，也疑心这同谋便是她的情人。我当时害怕极了，我意识到我自己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我已经成了她谋杀亲夫的同谋犯，至少也犯了伪证罪。我--我恨自己当了傻瓜，陷入了她的圈套被她利用了。我当然就想到向官府出首，并告发梅夫人--"

狄公平和地问道："那么，你又因何迟迟不肯出首，并几次三番作假证，迷惑本官呢7"

卢大夫犹豫了一下，清了清嗓音，说道："仵作走后，梅夫人又将我叫去那耳房，闩上了门，双膝跪定我面前，求我救她一命。--梅先生果真当夜闯进了东厢房，撞破了她的奸情。那奸夫凶狠，抓起书桌上一方砚石便向梅先生头狠命砸去。只两下便击碎了梅先生的脑颅，当即毙了命。两人细细商量，便想出了个梅先生不慎坠下楼梯的骗局，并很快节置好了现场，意图蒙蔽官府，造遥法外。梅夫人她还说这一招天衣无缝，绝无破绽，反要我放心。"

"那奸夫是谁？"狄公忙问。

"她死不肯吐口。我当时便已感到恐怖，我担心她会咬定我是她的奸夫，将我拽入罗网，顶那奸夫的缸。--老爷千万别信了她的谎供，小人今日堂上说的句句是实，伏望老爷替小人作主，明断此案。"

他在供状上画了押，狄公示意衙卒将卢大夫押下监禁不提。

"这个人面禽兽！"乔泰轻轻骂道。"把罪行全推诿到那淫妇头上，自己倒一干二净。"

狄公敲了一下惊堂木，喝令将梅柳氏带上公堂。两个衙卒将浑身缟素的梅夫人押到堂下，后面跟着一个女狱禁。

女狱禁叩头启禀狄公："女犯梅柳氏恐是已染时疫。进来牢里便呕吐多次，浑身发烧。依例推迟审理，无奈梅柳氏自己执意不允，非要上堂候审，望大人处断。"

狄公捋了捋胡须，略一沉思，说道："本堂只需梅柳氏一个简扼的供述，退下后即命狱医诊明治疗。"

梅夫人柔软无力地跪倒在丹墀下，面色潮红，气喘频频。

狄公吩咐梅柳氏站起，一面焦虑地望着她纤弱的身子。

梅夫人高傲地仰起头来，脸上镇定自若，冷如冰霜。

她沉毅地望了一眼堂上狄公，开言道："老爷毋需勘问，正是奴家谋害死了亲夫。

我与梅亮名为夫妻，其实毫无感情可言。我忍受不了他的虚假的殷勤和体贴，我当年嫁给他仅仅是为了用他的钱还债。我十五岁便被卖到海棠院，在那里受尽屈辱和折磨。"

她的声音渐渐圆润，一对明丽的大眼睛与两边耳环上的蓝宝石一同闪烁出晶亮的光芒。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他用钱将我从海棠院里赎了出来，我脱了乐籍。我们过了近两年非常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很快破产了，除了一幢园邸外几乎没有一点钱财。

当时我还欠着一大笔债不曾偿还。于是我只能嫁给梅亮，他是长安领首的豪族巨富，钟鸣鼎食，金银无数。他替我偿还了所有的债务，我过着餍甘饫、奢华骄逸的生活。但我没有爱情，我象一朵鲜花插在粪土里。我认识过许多人，一个比一个愚蠢，一个比一个贪狠。他们用金银买我的身子，供他们淫乐，他们把我当作一个玩偶。渐渐梅亮发现了我有不轨，但他却一味宽恕我、体恤我。然而我把这认作是更大的嘲弄和侮辱。我将梅亮杀死后，又不得不乞求那个行为卑鄙的卢大夫，不得不答应他污秽的要求。--我每回总想得到一些，但结果总是失掉一些，想得的愈多，失掉的愈多。如今幡然彻悟，已经迟了。"

一阵剧烈的咳嗽使她虚弱的身子几乎摇晃起来。她气喘咻咻，挣扎了半日，又吐出一句话来："我对一切都厌倦了……厌倦了。但愿从此挣脱艰辛苦难的枷锁，……从此偿清。……"

她向狄公投去凄凉悲怆的一瞥，一口痰涌上，两眼一直便昏厥在地。

女狱禁赶忙上前解开梅失人的衣领，猛见蝴蝶形状的红斑已经全身布遍，有的已经溃烂。只见她身体蠕动了一阵，四肢剧烈地抽搐了几下，便挺直不动了。

狄公乃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觉叹息一声，怜悯地望了一眼梅夫人苍白的脸面，命狱医验过，便用一张芦席将那尸身遮盖了。

然后，狄公声音嘶哑地喝了一声："将何朋带上！"

第十九章

何朋被押上堂来，双膝跪定在丹墀上。他头戴狩猎的风巾，身著粗褐长袍，腰间系紧一根革带。显然拘捕前正拟外出打猎。

"何朋！"狄公厉声喝道："你将如何用砚石砸碎梅亮脑壳的本末与我从实招来！"

乔泰、马荣互相惊奇地看觑一眼，陶甘用迷惑不解的眼光瞅了瞅狄公。狄公严峻沉毅，威而不猛。

何朋惊惶地抬起了头，额上渗出了汗珠。

"莫非她已供出了我来？"他轻轻自语。

狄公道："她尚不及供出你来，倒是你自己暴露了自己。"

何朋狐疑地望着狄公，口中嗫嚅。

狄公道："让我先破题说个楔子吧！昨夜我来柳园看你时，你讲了一个凄恻哀婉的柳园图故事。我见你讲的时候感情起伏，隐痛阵阵，仿佛柳园图的故事不是你曾祖的悲剧而是你自己的真实过去。我当时便疑心你本人赎出过一个歌妓，你为她几乎耗尽了自己全部家财，然而这个寡义薄情地女子却跟随别人去了。--自然那人要比你有钱得多。"

何朋浓眉下一双大眼，阴郁地瞅着狄公。

狄公继续说道："其次，当我告诉你叶奎林死了时，你立即便问起他的眼睛。有关梅、叶、何三家气连的那首童谣言词晦涩，寓义含糊，只说'失其床，失其目，失其头'，并不曾说及横遭不测，或死于非命。我回答你说叶奎林果然被打出了一颗眼珠，你便惊恐地说你也许会失掉你的头。当时我颇纳闷，因为你已默认梅先生是'失其床'了。但事实上当时梅先生还被人认为是不慎坠下楼梯而死的。此后，我从可靠的材料获悉梅夫人曾是海棠院的歌妓，被一个不知名的富人赎了出去，但她耗尽了那

人的钱财后又改嫁了梅亮。--这些真实的事件与你讲的柳园图故事几乎一样，梅亮正是那个拐骗了蓝宝石的梅公子。一次我留意到梅夫人看见绘有柳园图的盘碟呆呆发愣，心中不安。

后来我听说蓝宝石原来就是梅夫人的名字，于是我马上明白了蓝宝石正是你何朋的爱宠，你讲的柳园图故事正是你自己真实历史的发挥。我亲眼看见梅夫人的两枚耳环上都嵌镶着亮光闪闪的蓝宝石，手上还戴着一颗蓝宝石戒指。--你将蓝宝石从海棠院里赎出，后来你穷了，她便又改嫁了梅亮。尽管如此，梅夫人仍是你的旧好，你的情妇，你们藕断丝连，幽会出约，梅亮并非死于不慎的意外，而是被你们俩合计谋害。凶手正是你何朋！

"你们的奸情被梅先生半夜撞破时，你动了杀性，用书桌上一方龟形端砚砸碎了梅先生的头颅。然后你们伪装现场，制造梅先生不慎坠下楼梯的假象。那童谣对你竟很有神秘的作用，你深信不疑梅先生'失其床'而死--梅夫人与你犯奸，正意味着他的'床'被你窃了。而你杀了梅先生之后，乃真正感到最后一个'失其头'的恐怖了。梅亮'失其床'，叶奎林'失其目'，如果童谣确是灵验的话，你这个'何'便要'失其头'了--郎被斩首砍头了。"

何朋轻轻叹息，不发一言，紧闭了双目，平静地聆听着狄公滔滔不绝的解析。

狄公问道："何朋，本堂说的这些可是事实？本堂可以明白告诉你，梅夫人并未供出一点内情，她咬定是她亲手杀的梅先生。--她说她对梅先生的虚假的殷勤和体贴感到厌倦，感到烦恼和痛苦。"

何朋猛地站立起来。喘着粗气问道："她在哪里？她此刻在哪里？"

狄公淡淡地说："她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后便死在公堂上了。那芦席遮盖着的便是。

--狱医已经验过，见是犯了时疫，早已不可救药。"

何朋转过身子，圆睁着环眼，嘴唇一翕一翕，但没说话。

这时列阙闪闪，远处传来隐隐的雷鸣之声。

何朋轻轻呻吟了一声，强抑住狂乱的心潮，跑过去将芦席一角掀

起，露出梅夫人一条细腻柔滑的手臂。何朋眼中噙着泪花，轻轻抚摸着那手臂，又将梅夫人手指上的蓝宝石戒指摘下吻了一吻，戴在自己的小指上。他站了起来，望了狄公一眼，脸上的肉抽搐着。魁伟的身躯蹒跚踉跄，象要倒下一样。

他终于开了口："狄老爷，这枚戒指是十五年前我送给她的，请求老爷允许我戴着它去西天。"

他低倒了头无限深情地看着这枚戒指，口中念念有词："蓝宝石，蓝宝石--这并非巧合，曾祖父的蓝宝石被人拐骗而逃出柳园，我的蓝宝石由于我的贫困潦倒而被迫辞别柳园。……"

"她嫁给梅亮后，梅亮的万贯家财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一天她苦苦哀求我，要我宽恕她当年鼠目寸光贪图富贵，她要与我重续旧好。她说即便是从此荆钗布裙，啜菽饮水也自心甘，强似在梅府受罪。并说她已遣放了家中所有奴仆，京城里又发生了疠疫，梅亮天天要去广成仓办粜粮放赈事宜，我俩正可以重温鸳梦，缱绻缠绵一阵。后来，她又说要与我带了金银细软一同逃走，到遥远的地方做长久夫妻永不分离。"，狄公打断了他的话："梅亮死的那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何朋仰起头来，痛苦的表情渐渐缓解，他的脸上泛漾着一层淡淡的红晕。

"事情很简单。半夜梅亮闯进了花厅东厢房。我们正没奈何处，梅亮先开了口。他说："你们悄悄一同离开长安吧！我决不干涉。你们在一起或许是对的，我可以资助你们盘缠'，蓝宝石对我叫道："杀死他！我不需要他的怜悯，只有你才有资格怜悯我、宽恕我。屈辱的日子我受够了，他不仅沾污了我的身子，而且沾污了我的灵魂。'"十多年的羞辱一齐涌上心头，人说恶向怒边生，我被她这一番话激起了杀性。当即我便上前一把揪住梅亮的衣领，抡起一方石砚向他头上砸去。砸碎了梅亮的头还不解恨，又朝他的背脊、胸前狠狠踢了几脚。

"接下来是如何处置这老鬼的尸体。她说，看他身上衣裤凌乱，头壳破裂，不如顺势将他拖到花厅的青石楼梯下，就说是他不慎失脚坠跌下楼梯而死。--当然，我们还布置了疑阵，假造现场，意图迷惑官府。--我想这些供述也差不多了吧，左右是'失其头'了，此乃天意，岂能躲避？"

四名黑袍黑帽兜的收尸队走上堂来，将芦席卷裹紧了梅夫人尸身，

抬下堂去。

何朋面色阴郁，神情恍惚。两眼射出一种忧郁痛苦的幽光。

通奸杀人，依律拟斩。何月在供状上画了押。狄公在陶甘递上的判状上朱笔签批，盖了大印，命乔泰、马荣将凶犯何朋验明正身，立即缚去西市斩来报讫。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大风乍起，乌云奔驰，豆大的雨点终于落到了地面。

惊堂木一响，狄公宣布退堂。

两名衙卒上前用死枷枷了何朋，钉了脚镣手梏，押解而下。

何朋仰天长吁。呆呆地望着手指上那枚寒光闪熠的蓝宝石戒指。

第二十章

雨愈下愈大。衙署外三街大市挤满了欢奔雀跃的百姓。有的额手称庆；有的擎香遥拜；有的载歌载舞；有的赤足狂奔。--疠疫即将终止，朝廷很快便要迁回长安了。

狄公欣喜之余只感到头晕目眩，全身疲乏。他不知这是半个月来劳累的正常反应，抑还是不知觉中老态已至。

突然狄会听见衙署外有小贩的叫卖声，忙踱出衙门一看，见是个叫卖油布油纸的小贩。小贩正在与街上的行人讨价还价哩。

狄公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疠疫一旦驱除，京师马上便会恢复她昔日的繁华，人民的生活很快便会得到改善。他作为专擅一时的京都留守，也可以金殿谢职，问心无愧了。

狄公沏了一盅新茶，换下官袍，给凤翔的妻室儿女写了一封家书，细细备述了半个月来的艰难苦衷和思念之情。

这时陶甘、乔泰、马荣--他的三位忠实的亲随都回到了内衙。

乔泰道："老爷，我们将何朋押去西市时，我问他是如何手段杀的叶

奎林，竟打出他的一颗乌珠来？何朋茫然若失地望着我，说他并不曾杀了叶奎林，又说叶奎林残忍狡诈，贪狠暴戾，犯有人命，本是罪由应得。我很是疑惑。"

狄公笑道："何朋所言是实。他并没有杀叶奎林。"

陶甘、马荣也诧异地面面相觑。

狄公慢慢开言道："听绯红说那天夜里她并没有跳上那绣榻去跳舞，故何朋在柳园的楼阁里未必能看清绯红的身影。绯红又是单身去的叶府，连那五福酒家的施掌柜都不知道。再说，何朋总不能予先便泅渡过运河来，爬上石柱，伏在窗台外窥伺长廊吧？那他又怎能这么凑巧正在叶奎林虐害绯红时突然跳进长廊，行凶杀人？何况何朋身子短粗，也不易从石柱爬上窗台。"

"但绯红不是说那跳进长廊的是何朋吗？"陶甘问。

"不！她仅仅疑心是何朋。当时她正在鞭笞下拚命挣扎，窗台外跳进一个黑影来，她未及细看，便怆惶挣脱出身子逃下了枕流阁。即使她想细看，那黑影可能蒙了面，也可能背着烛光，看不亲切。绯红一意挑唆何朋杀叶奎林，故危急之时当真便以为是何朋前来搭救于她。而事实并不如此。"

"这凶手又可能是谁呢？当然如今看来不是凶手，而是豪杰，是义侠了！"马荣说道。

狄公看了他一眼，轻轻抚摩了一下颚下的一把又长又黑的美髯，说道："我从绯红的话里作出一种推断，这推断与眼下的案情事实皆相符合，但我还无法证实这一推断。

我希望我的推断很快便可得到证实。我深信案情的进展与我的推断没有舛误。"

陶甘道："敢问老爷的推断从何时何地推起，又推到何时何处终断？"

狄公答道："我已说过，绯红的话是这个推断的契机。绯红说，她提着月琴出门时，袁玉堂当时不在家，她姐姐蓝白问她去哪儿，她撒了谎。蓝白是个精细警练且深有城府的女子，她顿时起了疑心并决定暗中窥察绯红的行踪。"

"蓝白见绯红单身进了叶府，必然放心不下。高深严实的叶府并无第二个进去的门户。有勇有谋的蓝白小姐发现沿着运河边的石柱可以爬上那枕流阁长廊外的窗台。--那里当时肯定亮着灯火，于是她便从新月桥下偷偷潜下了运河。--预先将一枚铁弹丸塞进她蓬松的发髻里，再用一方白绸汗巾包盖了头发，四角系了个结扣紧。她平昔刀剑棍棒，训练有素，且又是从小随父亲走江湖卖艺为生，故爬上石柱，跳上窗台都是不十分困难的。

"蓝白站在窗台外先听觑了半晌动静。果然叶奎林正在长廊里辱骂绯红，甚至说出了他当年用鞭子抽死绯红母亲的活。蓝白听得清楚，不由大怒，掀起竹帘，跳进长廊。

叶奎林正在用鞭子抽打绯红。蓝白从头上解下汗巾，包裹着铁弹丸向叶奎林猛然击去。

这叶奎林原是色厉内荏的行货，先见窗外跳进一个黑影便吓得掉落下手中的鞭子。及再细看，认识是蓝白，不由心中发慌，被蓝白铁弹丸抢先打来，正中左颊眼窝，来势凶猛，一击便毙了命。

"蓝白小姐击杀了叶奎林，慌忙寻绯红。却已不见。她不敢久呆，便将铁弹丸扔到窗外的河里，却无意将那带血迹的汗巾揉作一团，扔到角落里。然后爬出窗合，顺石柱滑下到河里，再泅到新月桥下，穿了衣裙，去五福酒家找施掌柜。马荣，你正是这时在五福酒家见到了她，故当时她衣袖里只有一枚铁弹丸了。--她决意将杀死叶奎林之事瞒过父亲和绯红。

"她冷静下来时想到了那方汗巾留在长廊里必然坏事。于是她决定再冒一次风险去长廊取回那方汗巾。她第二次泅渡却是大意从新月桥南堍下的水，那里因为是河道转弯的最里圈，岸堤边污水积满时久，水下杂草蔓茎遍生，故被缠住了腿胫。马荣，你正是在那时从河里搭救起了蓝白小姐。

"那里正是何朋家柳园的岸堤外。你已抢先说出何朋柳园的名儿，故蓝白小姐就势信口编出了何朋意图污辱她的话来哄瞒你。--晚衙前蓝白执意要来见我，恐怕正是来为何朋无辜受审辩白--她当然不知梅府一节原委。蓝白没有能取回她的汗巾，而我正是从那汗巾隐约感到杀叶奎林的是个女子。因为汗巾的四角是湿的，这表明她泅渡时曾将汗巾系在头上，这显然不是男子的习惯。另一个证据是那枚红玉石耳环。后来马荣

你告诉我说蓝白在五福酒家用一枚铁弹丸打退四个无赖，我便想到了铁弹丸与那带血的汗巾的关系，又明白蓝白为何只有一枚铁弹丸了。"

"怪不得蓝白小姐当时头发还是湿的。"马荣幡然憬悟道。"而且她渴得慌，喝酒如同喝水一般。"

"好了。马荣，现在你可以去将蓝白小姐请来见我了，我也非常想见一见这位巾帼豪杰。红粉女侠。"

马荣领命急忙退下，飞步出了内衙。

狄公微笑着说："蓝白小姐需要一个气概雄伟，体面堂皇的丈夫；我们的马荣更需要一个有勇有谋，胸有城府的贤内助。--如果他俩已有意思，我不妨今日来作个大媒吧！"

"好！好！"乔泰、陶甘齐声称好。

乔泰忽然问道："老爷，那么蓝白小姐杀了叶奎林之事又怎样裁处？"

狄公扬了扬两道浓眉，微笑说道："我怎能让马荣的新媳妇上公堂出丑，助资那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闲话？何况蓝白小姐是存大义，全孝道，为母报仇，为民剪翦呢！

我任大理寺正卿以来尚未积压起一件滞狱，这叶奎林之死不妨挂悬起来，封存案卷，以俟后来清官明断吧！"

陶甘忽然又问道："这样看来，那柳园图究竟不是勘破这案子的线索，只是叶奎林吃糖汁生姜时不慎将它碰翻在地而摔碎的？"

狄公微微一笑，答道："我最初对柳园图花瓶的推断仍然适用，很可能倒真是勘破此案的重要线索。尽管我此刻尚无法证实它。蓝白小姐突然跳进长廊，叶奎林大惊失色，但他很快认出了蓝白，马上明白了她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叶奎林可不甘心他的横死日后被官府挂作悬案，他要为官府留下勘破此案的重要线索。因此他临死之前一瞬，狡狯地将桌上的那只青瓷花瓶推倒在地。--并不是以那花瓶的柳园图暗示何朋，而是以那花瓶碎片的蓝、白两色暗示蓝白。--来，重新与我沏上一盅碧螺春茶。"（完）

第一章

阴霾紧凑，烟雨朦胧。江面上隐隐约约停泊着十来艘帆船，水雾浓处只见着黑簇簇的轮廓。远眺拾翠洲，白鹅潭，藏匿在烟波深密处，仿佛与云天连接一片。

陶甘与乔泰依着石头栏杆望了半日，默默无语。江中心涟沦圈圈，老鱼吹浪。岸堤下怪石嶙峋，浊浪击拍。离他们不远处一条大食的商船正在卸货，一群苦力肩着货物从船舷边下来码头趸库。

"乔泰兄弟，我真不明白。老爷京师呆了二十年，怎的又忽发兴头，亲自下来广州。--须知大理寺卿没有十分紧要事是轻易不出长安的。"

"陶大哥，莫说老爷已上了岁数，久不行动。就是你我也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怎比得当年在州县当缉捕时筋骨体魄。此番差遣你我跟随也是难得。京师二十多年，我与老爷也只是一年见几回面，不比从前亲昵。"

陶甘也觉感伤："我虽在大理寺里当主簿，终也是官场仪礼阻隔，难得在一起自在叙话。平昔我是官房里墨笔填文卷，老爷则深居勾珠批，只剩官牍上往来了。"

乔泰叹道："今番老爷特意差造我两个，也有温叙旧谊之意吧。只可惜马荣不在。他自娶了蓝白、绯红一对姐妹后。再也不得自在，听说喝醉了酒都不敢回家了。"

陶甘笑了："算来还是你我快活，孑然一身，上天入地，何等自由。一眨眼皮，便轻身到了广州。转眼二十多年了，也想细看看旧游之地。"

乔泰又感慨："只怕我是最后一回服膺老爷了。如今虽在京师十六卫衙府当个果毅都尉，科禁繁琐，了无生趣，哪有当年跟随老爷侦探办案有劲。"说罢解了领扣，要透透凉风。

陶甘忙上前遮护道："乔泰兄弟千万别露出身分。我都见着你里面甲袍上的双龙金徽了。老爷一再嘱咐，定有深虞。"

乔泰系了领扣，望着那条正在卸货的大食商船。船上船下都有几个翘胡子，缠头巾的监工在那里吆喝苦力。

"老爷叮嘱我们多多留意码头动静，怕是要查缉番船走私犯禁之事。"陶甘道。

乔泰皱眉："这应是市舶司官员的勾当，你我又不懂海夷道通商的许多禁例。"

陶甘又曰："老爷又嘱你我分住两个旅店，不露行迹，想必也有防范之意。你住的五仙旅店正在胡人聚居的番坊之内，尤须小心谨慎为是。"

乔泰笑道："还怕我被胡人吞吃了不成？陶大哥，码头边走了这半日，肚中真有点饿了。我们去找一家饭馆吧。"

两人沿码头边向西走去，渐渐见行人货贩增多。过市舶司官署，便看见小南门的城楼了。小南门外沿江堤岸商贩荟集，市场热闹，只见人声嘈杂，货摊连绵，一片买卖兴盛的市面。

小南门城根便有一爿小酒店。两人掀动珠帘，踅进店堂。店堂当中悬着一盏油灯，昏暗十分。吃客闹哄哄一片，地上湿吱吱，滑漉漉，剩汤残菜泼了一地，弥漫着酸酒咸鱼的怪味。

两人找了一副空座头坐了。陶甘便用广州话叫酒菜。这时一个修着整齐长胡子的吃客也跟进了酒店，坐到他们左边上一桌，独个喊酒。酒店门口的一张桌上坐着个面目可憎的侏儒。

须臾堂倌上来酒菜。菜肴都盛在瓷钵里，合着盖，下面又衬一片碟子。盛酒的锡盅外则套一个小小细竹篓，十分雅致。乔泰咪了一口酒，顿觉香腻滑口，不觉称美。尽管这地方邋遢，吃口均是上品的。

陶甘夹了一模葱爆蛇丝正细嚼时，猛见门口一桌上那侏儒正恶狠狠瞅看他们，不时与身旁坐着的一个番客搭话，心里不觉一怔。忽又见左边桌上那个长胡子也偷偷觑着他两个，只是故意闪躲，不让察觉而已。--陶甘眼尖，又是个中高手，岂瞒得过他去。

他用脚尖踢了踢乔泰，两眼闪眨一下，嘴角努努，又在桌上蘸酒划了几下。乔泰会意。两个正不自在，却见右首一桌上只坐了一个吃客，那吃客面阔口方，体魄强健，胡人装扮，像是番船上的水手。

陶甘便有意上去搭讪，那吃客竟是广州话音，便觉投机。又见乔泰形体魁伟，也识英雄，便移作一桌边吃边聊。

酒酣耳热，两下便无猜忌，陶甘问："足下不是胡人，如何这等穿扮？"

"鄙人姓倪，名天济，经营一个海运船队。专做海夷道的生意，常去波斯、大食、大秦诸国。船队也多雇佣番客营运，故渐渐通晓彼人语言服饰，不觉隔阂。其实我是广州土生土长。--鄙人猜来，两位是北边的人，不知来广州有何贵干？"

乔泰实道："我们的老爷新任岭南巡抚使，南下公务，巡察海口通商事宜。我两个只是扈从而已。"

倪天济笑道："果然是军官，我见你衣袍内闪出双龙金徽，便知消息。"

乔泰赶紧向上提了衣袍，讪笑道："其实只是个武弁。"

倪天济道："不瞒两位，鄙人也好剑术，又学得番人弯刀短弩精义。故尔风浪里去来，不怕贼人海盗。"

乔泰惺惺惜惺惺："见倪先生体格，便知是英雄人物。今日相见恨晚。倪先生不嫌弃，做个长年朋友。"

倪天济应道："鄙人正有此意。两位公务间有闲暇，望来寒宅一聚如何。且不说别的，便是鄙人半生搜觅得的各种弓刀剑器，想来两位也有兴味观赏。其中大多得自番邦，稀奇古怪。"

乔泰大喜："求之不得。明日早膳后正有空闲。"

倪天济忽问："还不知壮士姓名哩。两位驻息何处？"

"我叫乔泰。住在五仙旅店，怀圣寺后背。那里一片都是胡人居息的区域。"

"这位相公是……"

陶甘笑道："在下姓甘。见住在河南，须坐船来去，许多不便。"

倪天济笑了："乔相公，明日早上我派轿子来五仙旅店接你。"

乔泰答应。陶甘付了酒账，两个辞别倪天济出来酒店。见天已放

晴，白日西沉，江风吹来，丝丝凉意。堤岸下一排排大小船舶都住着人家，船尾袅袅升起炊烟。江面上渔火闪熠，笛声断续，烟雾渐渐褪去与暮霭重合。堤岸上早已灯彩闪亮，绵延好几里，夜市正开。

两人折进小南门，见市井闹热，车马并驰。陶甘拟打轿回都督府署--狄公驻跸的地方。乔泰几番回头，两眼在人群中搜索。

"陶大哥，可觉得有人尾随我们而来。"

陶甘迅即四处看觑，摇了摇头，心中纳罕。

"乔泰，老爷约我们掌灯时分晤见。时辰尚觉宽裕，不如你我分头回去都督府衙门。万一有人跟踪，难顾两头，也易识破。"

乔泰称善："我正可回五仙旅店去换过衣衫，都湿透了。酒瘾来时正是掌灯时分，不会误事的。"

第二章

乔泰与陶甘分手后，故意慢慢悠悠向城里晃去。很快便看到怀圣寺高高的圆塔顶了。那圆塔像一支香烛耸立在寺院内，点亮天灯，俗称光塔。附近番坊住的胡人都称作"邦克塔"。--这座清真寺院原系大食回教先贤宛葛素所创立，布宣圣祖摩诃末古兰经教义，供番坊内的教民做礼拜用。五六月间大食商船乘季候风入广州港，寺众登塔建斋，以祈风信，十分隆盛。五仙旅店正开在怀圣寺的后墙根。乔泰租赁的楼上客房，打开窗户便可看见那尖光塔，寺内景物历历可睹。

乔泰很快换过汗湿的内衫，又重新套了甲铠，外面再裹一领旧布袍。吹着口哨下楼来，账房口关照晚些回店，便逛上了大街。

街上正是番坊热闹的一角。店铺树立，各号番馆更是堆满琳琅满目的舶来货。街头巷尾到处弥漫着烤炙牛羊肉的香味。乔泰忽觉酒瘾渐动，心知不好，不觉加快了脚步。

刚转折到一条空巷口，迎面却被一个人堵住。抬头一看，正是适才酒店里的那个长胡子。细看长胡子已略夹灰白，头上一顶瓦楞帽也旧破不堪。衣袍长靴上沾满了泥土，一副寒酸相。

"足下莫非是京师十六卫的军官，好生面善。"

乔泰听是长安口音，心中一惊。又上下打量了长胡子，乃觉有几分官员气质。心中敬重，又不敢造次。遂答曰："我姓乔，相公素昧平生……"

"哈哈，对了，对了。足下正是乔都尉。"他压低了嗓眼。四觑无人，又道："狄大人可是来了广州？"

乔泰乃知是局中人。却又莫辨忠奸，不敢贸然接应。乃答："相公是谁？怎的胡乱打听狄老爷事？"

"在下是谁，乔都尉先莫问。我有急事要见狄大人。望乔都尉引见则个。"说罢又四下张望，十分慌虚。

乔泰略一思索，答允道："你跟着我走，一路休再问东问西。"

长胡子道："乔都尉前头走，允我落后十来步跟着，只作不认识。到了狄大人处再与你详说。"

乔泰不便违拗，便踏步向前，又加快步子。长胡子后面十来步跟上。

这一程街巷正好黑糊糊的，几无灯光。地上坑坑洼洼、只觉趑趄高低，步履不稳。乔泰走着走着，不觉迷路。想拐上大街来租一顶轿子，却偏偏老在迷宫似的小巷内兜圈子，转不出来。忽见前面有一座跨街的骑楼，东端有一人家，隐隐闪出灯火。

乔泰上前爬上十几阶石级轻轻捶门。捶了半日，没人答应，不觉火起，又狠狠跌了几脚。回头叫道："老伙计，这门内分明亮着灯火，却不开门……"

他顿时吞咽下了后面的话，背后已不见了长胡子。小巷内阴风凄凄，阒无人迹。

乔泰骂道："这长胡子莫非消遣于我，却躲起来了。"说着一边爬下石级，却见地上一顶瓦楞帽，正是长胡子头上戴的。

乔泰弯腰拾起。地上积水，已湿了半边。忽见自己肩头上垂下一双沾满泥污的长靴，忙抬头一看，长胡子正悬空吊在跨街的天桥下！--脖颈上系了一根细麻绳，一头一个铁藜钩正紧紧勾在天桥的一根横椽上。

乔泰吃一大惊，忙又沿石级跑上骑楼，沿天桥走到中端。果见地板拆空了几块，铁蒺钩正扎在一根横椽上，十分紧牢。他正要用手放钩，猛见一角蜷伏着一个人影，手中的短镖闪闪有光。

乔泰蹲伏膝行，慢慢摸向那团人影。及近一看，竟是个死了的。细睹正是酒店里陪侍那个侏儒吃酒的胡人，手中还紧紧捏着一柄短镖。他的脖颈上环绕着一道细花丝巾，一眼便知是被猝然捏扼死。垂拖着长舌，双眼凸出，形容十分可怕。

乔泰见天桥西端的木门早已挂了把生锈的铁锁，只得回头来再擂动东端那人家的门。半日门总算开了，出来一个老妪，手中颤瑟瑟擎着一盏油灯。老妪后背跟着一个后生。

后生见乔泰凶神恶煞模样，先是一惊。乔泰不会讲广州话，用手比划半日。那后生乃知家门口出了事。赶忙协助乔泰将两具尸身拖入门里的过道上，又用油盏细照。操蹩脚官话道："那长胡子的是我大唐臣民无疑，这胡人会弄短镖，或恐是大食人氏。"

他用手解下缠绕在胡子颈脖上的细花丝巾。又道："杀这人的不是胡人，你看这丝巾一端系着银币，锈着先朝庙号。大食人动武杀人，往往用弯刀与短镖。"

乔泰点头，细细回想乃自语道："原来这胡人设计吊死了长胡子后又拟用短镖打我，却被另一人飞来丝巾套了脖子。如今那救我性命的也不知去向。可怜长胡子又身份不明。想如是不慎走到天桥下时被这歹徒在天桥上用绳索顺手套了，悬吊起来。"

后生见乔泰自言自语，又起疑。便道："这事宜报当坊里甲，官府来人乃可断明曲直。"

乔泰解了袍扣，露出铠甲并双龙金徽："我正是广州都督府衙门的军官。你速去叫一顶大轿侍候。"

后生听说是都督府的军爷，又见官腔十足，哪敢怠慢，便下去石级雇轿子。

须臾一顶大轿到了天桥下停住，后生上来拜揖。乔泰命后生严守现场，看护住那胡人尸身，等候官府来人验检。他自己则背了长胡子尸身上轿去，吩咐直趋都督府衙门。

第三章

且说陶甘独个儿沿堤岸回走，一面欣赏江上景色，转折市舶司署门口，见尾后无人乃信步向一条石子大街北行。他记得都督府就在这条石子大街的北端，靠近兰湖湖畔。

不一刻便见到一座高大的木牌楼，心想这必是南海神庙无疑了。二十多年前陶甘浪迹江湖时，曾流落到广州、潮州一带谋生。今日重游，许多市寮街景依然旧时模样，十分眼熟。陶甘进去神庙烧了柱香，又摇了一卦，竟断得有十分财采，不觉好笑。又绕出后门来。他记得这南海神庙后背原有一个宽阔的大坦，可以跑马。平时便四周挤满五花八门的货摊。临近庙会日，更是游人如鲫，繁华热闹十分。--正是当年陶甘穷途栖息之处。

陶甘出来后门一看，只见一堆堆瓦石、沙土、石灰，荒寂一片。四面都已圈定，似乎有官宦人家在此起基兴建宅第。

他感到有些沮丧，正要转身，忽听得一堆砖瓦后有人声喘息。他侧耳谛听，象是一女子的呻吟。便蹑手蹑脚上前，果见砖瓦堆后两个无赖泼皮正搂抱着一女子调戏。女子的口唇已被紧捂，只用双腿乱踢。

陶甘顺手摸着一块砖石，又去石灰堆上掬了一大把。冷不防绕到那两个歹徒后，抄起砖石便向一歹徒头上砸去。那歹徒大叫一声合扑倒地。另一歹徒刚转过头来，一把石灰末子已掷在面门心，不由捂着两眼，大哭大叫。（我认为译者可能是江浙人，因为"合扑到地"、"石灰末子"、"面门心"均是苏州话中的用法--狄仁杰注）

陶甘上前牵了那女子的手便匆匆逃跑。走了好半日，见行人渐多，方才停步。

"多谢贵相公搭救。"女子挽了挽鬓发，又理了裙衫，十分腼腆。

"小姐如何这傍晚时分独个出来走动？"

女子答曰："奴家正拟去南海神庙内烧香，惯常走的，谁知今日却遇上两个短命的。"

陶甘道："这里已是热闹的大街，你赶紧绕路回家去吧。千万别再独

个儿上神庙了。"

女子答应，道了万福，正要启步，又羞怯道："我的竹竿丢了，烦相公与我找一根来。"

陶甘望了望那女子的眼睛，顿时憬悟，原来那女子是个盲人。他四处一看，并无木棍竹枝的，遂道："小姐不便，即由我陪你回府上吧。只不知府宅在哪条街上？"

"拜谢相公。这里好像是庙前街。舍下不远了，就在狮子坊底的水果铺隔壁。"

女子拉定陶甘袍角，即往狮子坊而来。边走边问："贵相公见义勇为，想来是衙门里做公的，有此举动。"

陶甘暗惊："这盲姑娘端的有眼力。"却摇手道："在下是个经纪人，在荔枝湾开着爿商号。"

女子笑道："听你这口音，不是岭南人物。声势口吻倒像个京官哩。"

陶甘更觉诧异。正要言语搪塞，忽听见女子道："到了，到了。这里已是狮子坊口了。"

陶甘一看，果然是狮子坊。女子又道："这条巷子又深又窄不好走。还是我来引路吧，顺便到合下吃碗茶再走。"

狮子坊内果然昏黑幽暗，两边木板房子歪歪斜斜，尚不见上灯。地上积满了臭水，滑溜溜不好走。女子却轻车熟驾，行脚如飞，很快便到了巷底。那水果铺总算亮着灯火。

女子引陶甘走进隔壁一间木板房子。

"上楼。我的房间在楼顶上哩。贵相公走累了吧。"

走完盘旋曲折、吱吱轧轧的楼梯，终于到了女子的房间。见她摸出钥匙开了房门，利索地点亮了蜡烛。房间空荡荡，只几件陈旧简陋的家具。一角拉起一道竹帘，竹帘后即是女子的床铺。

女子自去竹帘后换裙衫。陶甘忽见房间高处横起一根竹竿。竹竿下悬吊着大大小小十来个丝笼。墙角下还架了几层搁板，层迭堆放着八九

个瓦盆。其中一个绿釉瓷盆更是显眼，盆盖上镂刻着蟠龙戏珠。

女子从竹帘后出来，已换过一身石青布裙，腰间系了一根丝绦。熟练地从砧板上切了许多青瓜丁，-一去丝笼、瓦盆内喂食。

"倘若我没猜错，小姐这里养了许多蟋蟀？"

"蟋蟀？多好听的名儿！我们叫它蛐蛐。你看这扁葫芦里养着的最是一条名种，行家称作'金钟'，惯善厮斗。双须赤紫，六瓜分势，一对利牙，所向无敌。它那鸣声也圆润甜美，十分悦耳。"

"小姐靠卖蟋蟀为生？"陶甘惊问。

女子点了点头："这竹竿上吊着的都会唱歌，我舍不得卖。那边瓦盆里则是凶狠善斗的，能卖得好价钱。"

"不知小姐如何捕捉到这许多？"

"我的耳朵十分奇妙，最善辨音。菜园古宅，树洞墙根，每听到蛐蛐叫声，便知优劣。遇是名种，便用林禽片、青瓜丁诱捕，十分灵验。"

陶甘称奇，又道："这半日还不知小姐芳名哩。"

女子笑道："相公不问，我怎的抢先自报？我叫兰莉，双目失明后便离开了家，独自一人，并无牵挂。相公似也不必遮瞒身分。"

"我叫陶甘。正如小姐猜着，是京师衙门里做公的。随岭南巡抚使狄老爷来广州公干。"

"今日认识陶相公，三生有幸。想来仰托庇佑的日子还有哩。"

"兰莉小姐日子也太清苦，独自幽居，许多不便。再说靠卖蟋蟀能得几个钱。"

兰莉笑了："陶相公小觑了。这蛐蛐能斗的可卖辣价钱，一头卖一两银子哩。'金钟'更是名贵，本地不产，十两银子我都不肯脱手。--昨夜我捉到时，真不知几何得意，一夜不曾合眼。今日一早醒来，便听见它的美妙歌声，恍有点如痴如醉。"

陶甘实不愿再与她谈论蟋蟀了，有心无意地敷衍："你是何处捉到那

头金钟的？"一面寻思告辞。

"嘿，你知道花塔寺么？就是广州最大的丛林。昨夜我沿寺院后墙走着，正到花塔根下，那墙基有阙，那金钟的叫声从墙阙传出，清脆悦耳。我细听半日，知是名种。又觉这叫声似是受了惊惶，仓猝发出。便在墙阙下放了一片青瓜，又学蛐蛐的叫声，诱它出来吞食。果然，那金钟先探出两根须来，见了青瓜。我又纳青瓜于这扁葫芦的活门内，金钟果然跳出，吃饱了青瓜，便关合进这扁葫芦里了。"

陶甘心不在焉听着，见兰莉稍稍停顿，便赶紧拱手告辞。生怕这傻丫头没完没了谈论蟋蟀。

兰莉见陶甘要走，忽想到还未捧茶。歉道："陶相公坐了这半日，茶都忘了敬。"不觉讪红了脸。

陶甘道："我还有急务要回去衙门，改日再会。"

兰莉赶忙从竹竿上摘下一个丝笼要送陶甘。陶甘坚辞。匆匆告别便下来楼梯，出门而去。

第四章

陶甘出来大街一看，早已华灯初上。各号商铺饭店，青楼酒家灯火闪耀，照得夜市恍同白昼。大街上人群熙熙，比肩摩踵。

老远看见都督府衙门了，陶甘不由一阵欣喜。衙门正俯临兰湖，芭蕉椰树下碧森森的。草木葳蕤，花果点缀，十分庄雅。四名衙丁执戟禁卫，形象威武。

陶甘进了都督府衙门，径趋狄公驻息的公庶西厅。次第三层禀报，最后由一中军引导来西厅见狄公。

狄公正伏乌木公案翻阅陈年档卷。看去已龙钟老态，眉额际皱纹深密，两鬓及胡须都花白了。

乔泰立在狄公身后，甲胄兜鍪齐正。脸色间却神思惝恍，疑云翻卷。

陶甘恭敬请安。狄公抬起头来，笑道："你且在乔泰边上坐了。乔泰

你也坐下。这些年来难得在一起叙怀，过去外放州县的那些日子何等留恋。我们几乎天天坐一起探讨疑难案子，一无拘忌。对了，还有洪亮、马荣。洪亮墓木已拱，马荣也被妻孥缠绊，脱身不得。"

他愀然看了看眼前的两个老亲随，又感慨沉重道："今番调遣你两个来广州，也是想重温一点旧梦。协力办完这案子，恐再无聚首畅晤之日。"

陶甘、乔泰也感伤十分，片刻无语。

狄公呷了一口茶，又道："陶甘，此刻想先听听你重游广州的观感，然后再让乔泰叙述一遍他适才经历的一起杀人案。"

"一起杀人案？"陶甘惊疑。

乔泰点了点头："正是我们分手后的事，十分蹊跷。"

陶甘也觉严重，遂禀道："我租赁在小南门外西堤的花都旅店，离城里稍远。但监视江面十分便利。大凡江上船舶上下，水路进出，都瞒不过我眼睛，一目了然。"

狄公颔首，表示赞赏。

"广州城里商贾云集，市面兴盛。加上番馆林立，胡人经商贩货的尤多。不过依我看来，大多是守法侨户，鲜有不轨之举。二十多年来广州崇尚的依旧是吃、赌、嫖。白鹅潭的花艇、莲花山的窑窟，世所艳称。纸醉金迷，一刻千金。许多富商巨公一夜之间便沦为乞丐，樗蒲之害尤烈。--地方靖安么，一时也还看不出许多端迹。番坊一带也算平静，胡人大多奉守我大唐律法。"

狄公捻动胡须，满意微哂。

陶甘又续道："我与乔泰弟今日还遇见一个胡服穿扮的倪先生，经营着一个大船队。惯走海夷道，又通大食、波斯等言语。为人豪迈有气格，乔泰弟已应邀明日去他府上做客。"

狄公道："你两个此番倒要多留意胡人举动。那个倪先生飘洋航海，贯通华夷，尤需倍加监伺。"

陶甘问："老爷意思是需对胡人多作防范？"

狄公小声道："你们道我今番来广州作甚？明里是岭南巡抚使，监察海夷道商务贸易。实则是来找寻一个人的。"

"找寻一个人？"陶甘、乔泰不由异口惊叹。

"正是找寻一个要紧的人物。--这人物顷前在广州失踪。许多迹象判来与这里的番客胡人有些牵缠。故尔不仅要防范胡人番客异迹，尤要刺探出其中隐奥，解破许多疑难关节。"

"不知这人物是谁？"陶甘也小声问。

"便是朝中中书侍郎柳道远大人。因中书令久缺，他实际上专擅中书省的权职，称西台右相。--掌佐天子，参议朝政，制书册命，总判省事。其余增减官吏，黜陟爵勋，戎饬百官，废置州县，临轩答复章奏，受四夷表疏贽币等等，是当今朝廷首要台阁。

"圣上仁德，龙体垂危。宫中诸太子、娘娘大局，你我固然不敢妄议。但朝臣都归心柳大人，仰仗其平衡全局。然阉竖外戚结党，也在蠢蠢欲动，种种危机，一言难尽。--偏偏这柳大人上月授钦差来这五羊城巡察过后，回京匆匆交割皇命，又潜来这里，只带了一个苏主事的亲随。

"柳大人私下广州，朝廷震惊。三省御前联议，乃委我星夜来广州密访柳大人去向。温都督门人两日前还见着苏主事陪同柳大人乔装穿扮在香坊行走，故尔我们须先从番客胡人线索下手。"

陶甘、乔泰听了，甚觉惊异。又生忧虑，怕不能胜此重担。

狄公略略停顿又道："此中委曲，你两个勿得吐露于外。切记，切记。一丝疏忽，或误大事。只望你们协力助我勘明真相，接柳大人回京师。"

两名亲随口中答应，心里骤起波澜，只觉坐立不安。

"乔泰，你且将那杀人案情节讲与陶甘听来。"

乔泰将适间胡人天桥下吊死长胡子，又遭侠客丝巾勒毙细节讲述一遍。

狄公郑重道："那个被吊杀的长胡子正是苏主事。他显然有急事要向我禀告，当时跟踪你两个半日，因不认识你陶甘，不敢轻率。一直等到

你们分手后才上前认乔泰。--谁知竟被隐伏的对手轻易杀害，断了我许多线索。不过那凶手自己也死得蹊跷。莫非用丝巾杀人的侠客又与他们一伙是死敌，不然何以也盯梢到彼此，千钧一发时救了乔泰性命。又不露身分姓名，瞬刻潜踪。只留下杀人凶器的一条丝巾和一枚银币。"

乔泰道："看来柳大人果真遇了麻烦，保不定正与这里的胡人有关。不然又何以装扮百姓去香坊行走？"

陶甘欲吐还止，面露难色。

狄公道："陶甘，有话直说，不必避忌。"

"依老爷适才所述，这柳大人会不会是去狎妓，又怕张扬出去，名声有损，故有装扮之举。"

"柳大人决非好色之徒，更不是皮肉滥淫之小人。他固然年轻未娶，仪态潇落，丰姿俊美，很可能引动这里的闺阁名媛甚而风尘女子。但他岂会贸然沾花惹草，引弄蜂蝶。柳大人京师声望日隆；又系累世簪缨，诗礼巨族，自有好姻缘相凑。眼界胸次高旷，断不肯有此轻薄之举。"

乔泰曰："如今苏主事已死，柳大人成了无线纸鸢，如何寻觅？我们何不就苏主事之受狙击，穷追一番。并请温都督率这里的缉捕巡总协同破案。"

狄公摇手道："不可，不可。目下连温都督本人也不知我这个岭南巡抚使的真正来意，这事断不可招摇显目，我猜想来，柳大人潜来广州，必有深思，不便声张。但他之所以没通报晤见温都督诸地方衙员，必是不寄信任于彼等。我们尤须谨慎行事，步步为营。只我三人知悉内情。浮面上的公务还需应付，暗里加紧侦查才是。"

陶甘道："苏主事仓猝被杀，不正说明我们的来意已被歹徒窥破。不然何以在苏主事与乔泰搭线时动手？"

狄公曰："其实歹徒一伙，目光只紧盯在柳大人、苏主事身上。但凡有人与他两个搭讪挂线，必致疑心，故尔启动杀机。--苏主事遇害，柳大人性命恐怕也在万分危急中。我们再不可懵懂延误。"

第五章

狄公引陶甘、乔泰两人转去东厅参见广州府都督温侃，市舶使鲍宽。

温侃、鲍宽见狄公来见，忙恭敬拜揖请安。--狄公以西都牧鱼兼领大理寺卿，官秩在温侃之上。狄公向温、鲍两位介绍了陶甘、乔泰的官秩。温侃也向狄公介绍了鲍宽。-一见礼，又逊座献茶。

温侃道："遵狄大人嘱，我已将梁溥先生和姚泰开先生请到衙府。他俩位是广州商界领袖，又兼管海外业务，与番商多有生意往来。狄大人巡察海口商务，正可垂询梁、姚两位先生。"

鲍宽插上道："梁溥先生是故平南将军梁祥蛟的儿子。聪明俊雅，从小好观古今书传，天文地理。原袭荫职。因梁将军晚岁犯事，褫了官爵，连儿子的萌职也丢了。梁先生从此发奋经商图存，事业还胜过他父亲哩。--为人甚有胸襟，也肯散财结客，周贫衅寡。又是广州最有名的奕棋高手。只除是花塔寺的方丈慧净，可以抵挡他两局，几是所向无敌。"

狄公略微皱了皱眉头："那个姚泰开呢？"

温侃答道："姚先生都做海外生意，与各号夷商番馆过往甚密。狄大人查询海夷道商务，不问此人，恐不行。其交道周旋之深广，连鲍相公也不如。"

狄公道："广州偌大一个城府，内通湘楚闽越，外接南番西洋，岭南道之命脉关钥所在，岂只梁、姚两家生意？"

"两家实为首户，举足轻重。众皆唯梁、姚马首是瞻。与番商交通关节的，再无头面人物。"温侃辩道。

乔泰忍不住插言："听说有一个商船巨头叫倪天济的，海运业务最是茂隆。往来大食、波斯诸国，如走番禺、南海一般。他本人也精熟彼方言语习俗。"

温侃惊道："倪天济？我怎么没听说起这个名字？"他转脸问鲍宽。

鲍宽忙道："乔都尉所言不差。这个倪天济确曾是个海运巨头。不过近几年来他已歇业隐居，再没出海过。靠着半生积储财富，在广州尽欢作乐，挥霍放荡。"

鲍宽身子干瘪细瘦，人虽未可称老，却已出露一副老态。尤其是他颔下的一绺山羊胡子，一翕一翕，十分滑稽。

狄公道："既然如此，就请梁姚两位进来内衙吧。"

须臾梁溥、姚泰开由中军引进西厅内衙。

梁溥身穿一领茶褐色葛袍，绣冠布履，甚为俭朴。虽面容苍白，却气度轩昂，隐隐有傲物之态。姚泰开则络腮胡子一圈，刚修剪过，两颊显得有些生青。一身绫罗，光彩照人。

狄公先问了梁溥一些广州市面上的近况，转而涉及番客的商铺、船期、货物、关税等。梁博-一作答，不亢不卑，条理清晰。言语间颇对番客侨户扰乱靖安、越轨违法事日益增多表示顾虑。又问姚泰开番商中要紧人物，宅第、眷属、风俗、祀典、寺庙诸项，姚泰开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狄公见他十分精明，记忆惊人。赞道："你认识如此多的番商，不知对他们有何更深的看法。市舶使鲍相公还自谦不如你哩。"

姚泰开道："番商虽亦营营奔利，冀图发财，但大多不敢欺心。时常要去寺庙中念经忏罪，祈福禳灾。他们保持自己的言语、文字、习俗、信仰，对我唐民怀有戒心，对我大唐诗文、中华典册，也不予一顾。只有一个叫曼瑟的大食商人，不仅能讲得一口流利官话，也识得中国文字。为人十分好客，今夜还约定在他宅第宴请我哩。故尔……"

狄公听懂了姚泰开的意思："姚先生既然有约在先，理应践诺，岂可空劳他人久候？不过，我们的乔都尉也很想去大食人家做客，开开眼界。不知姚先生能成全一回么？"

姚泰开笑道："想必曼瑟先生更会欢迎。乔都尉这就跟在下一起去吧。"

狄公大喜，乃道："时辰不早，梁先生也可以回府去了。"又转向温侃、鲍宽："下车伊始，深扰日多。望两位协助本官，努力王事，克臻圣命。"

月光融融，夜色如水。西厅的庭院内一排排木棉花，红火欲燃。巨大的榕树荫下一方石桌，狄公、陶甘夜膳罢，正坐在石桌边上议论。

"老爷适才说柳大人无意问花寻柳，则与王事有关。有所忌讳，难以言宣，故只得微服私访。竟瞒过了京师一班同僚。"

"柳大人运掌丝纶，王言无忝。操虑的是江山社稷的承胤大局，朝廷中三槐九棘，各号权位的势力平衡。王事鞅掌，早已将己身抛闪脑后。他这一失踪，朝中震惊可知。只怕没第二个人能扶持政纲，匡定大局。"

陶甘又道："不知这位柳大人可有什么嗜尚或癖好。"

狄公想了片刻："说起嗜尚，柳大人一不饮酒饕餮，二不贪货爱财，学养贯素，持身清正。至于癖好，倒有一桩，便是爱斗蟋蟀。平时差人访觅，不惜重金购买。圣上约御花园时，除了斗鸡，便是斗蟋蟀。"

"斗蟋蟀？"陶甘暗吃一惊。

"就在他离京的前一日，我们朝班上见面时，我听得他袖中有'瞿瞿'叫声。他笑道：'圣上病榻前，略可解颐。即刻便要传进内宫，故携在袖中。'--听柳大人说，那匹蟋蟀是名贵罕种，行家称作'金钟'。"

"金钟？"陶甘失声叫道。

狄公问："陶甘，你莫非也听得此名种声价，故有惊叹？"

"不，老爷。我适间回都督府途中，偶遇一个盲姑娘。这姑娘正是以兜售蟋蟀为生。她说正是昨夜她在花塔寺后墙根捕到一匹金钟。鸣声奇特，为之兴奋异常，还说十两银子都不卖哩。"

"果有这事？"狄公也惊诧。"只不知她这匹金钟与柳大人的金钟有何干系。"

"听那盲姑娘说，这金钟是关内名种，岭南罕见。十分卖得价钱。此刻还在她家里的一根竹竿上吊着哩。养在一个扁葫芦里，喂食青瓜丁、林禽片。--说不定她捕捉到的这匹金钟正是柳大人袖中藏了一齐带来广州的。"

狄公悟道："天下也有此等巧合事？莫非柳大人身遭危难，袖中金钟逃逸，正被那盲姑娘捉到。--如此说来，柳大人之失踪必与花塔寺有关，或许就让人幽禁在那寺中，辗转求救哩。"

陶甘不解："柳大人有此等闲心，潜来广州私访，还袖着一匹蟋蟀？"

"闲心与否，且不论理。此刻不算晚，比似在此闲聊，何不赶紧去花塔寺周围走一趟，或有所获。可惜乔泰不在。--花塔寺原是广州一大胜迹，如此月夜访游，也不虚此行。"

陶甘迟疑："这……合适么？老爷你是堂堂的二品京官，朝廷股肱，万机在躬，岂还是当年州县吏一般，动辄扮个算命问卦的上街探虚实。'"

狄公笑道："难得松动筋骨，豁然怀抱，自在一番。我本就厌烦那一套仪仗卤簿，官衙排场。况且这里毕竟不是京师，有几个认得出我们的。吾意已决，休要再说了，赶紧换衣饰去吧！"

第六章

且说乔泰跟随姚泰开坐一顶大轿先去姚宅稍作稽留。姚泰开换了件宽大的蓝布袍，戴一顶黑弁帽，又继续坐轿去曼瑟家赴宴

轿中姚泰开对村夫显宝似地向乔泰大输了一通吃经。乔泰第一次听说"吃在广州，死在柳州"的教训，十分稀罕。又信服姚泰开乃是第一等的美食家，饕餮家。

大轿抬到怀圣寺附近一幢花园宅第停下。姚泰开道："到了。"又嘱："乔泰兄弟，宴席上千万看我眼色，不可造次。"

一个头缠白布的司阍引姚、乔两人穿过一个修葺得十分齐整的喷泉池花园，向主人的客厅走去。

乔泰见花园外隐隐耸着光塔的圆顶，新月下分外肃穆。心知曼瑟先生的宅第与他住的五仙旅店不会太远。

曼瑟在客厅门口恭迎。衣装鲜丽，气态轩昂。姚泰开扪胸道："曼瑟先生，今夜我冒昧带来一位朋友，是我们京城长安来的。"

曼瑟看了一眼乔泰，不置然否。鞠躬道："真主赐福。"遂引两人入席。

酒席围着一张低矮的圆桌，主人宾客均坐在地毯上。烤羊、熏鸡的奇妙香味，惹得乔泰馋涎欲滴。他尝了一口侍仆敬的酒，只觉喷香醉人，又象奶酪一样有点腻腥的甜味。

曼瑟与姚泰开谈了半日生意，间而又讲大食语，十分投契。

姚泰开向曼瑟介绍了乔泰，曼瑟兴致很高，亲手与乔泰敬杯，渐渐酒酣，说话也觉松驰。

乔泰道："我就下榻在五仙旅店，正在怀圣寺后背，想来与贵府很近。"

"噢，怀圣寺。寺内邦克塔圣光不灭，真主永在。先贤宛葛素初来华夏，便在这一带布道。仙逝后葬在桂花岗。我们大食侨民也多居住这两处。"

"曼瑟先生可认识一个叫倪天济的，他的船队经常远航贵邦。"乔泰又寻话头。

"倪天济？认识，认识。"曼瑟两眼闪出一种奇怪的光来。"那姓倪的父亲是广州人，而母亲却是波斯人。波斯人与我们不友好，我们英主哈里发统率的勇士已经打败了波斯。"

姚泰开见话题扯远，又怕乔泰言语有失。乃道："曼瑟先生，如此良宵，美酒醉人。何不观赏一段大食歌舞，正可助兴。"

曼瑟哈哈大笑，用大食语咕噜了几句，又拍了几下手掌。

一个妖艳的女子从珠帘后轻轻跳出，追随着节拍激剧的音乐扭动起来。--那是一名大食舞姬，描眉画眼，坦腹露乳。两片红唇如火一样，一对狐媚深邃的眼睛像大海翻起波澜，顿时吞噬了席间的一切。

姚泰开、乔泰两个如醉如痴，不能自已，曼瑟咧嘴大笑，小心捻着两角翘起的红胡子，十分得意。

"她叫珠木奴。她的美貌没有一个见了不动心的，她的舞姿没有一个不五体投地。"

琴鼓声遽止，珠木奴跳出舞毯向曼瑟、姚泰开、乔泰-一叩礼，又用一对妖媚的眼睛脉脉含情地流盼席间。

曼瑟命与宾客斟酒。珠木奴笑盈盈先到乔泰膝前献杯。乔泰正眼花撩乱，心猿意马之际，接过仰脖一杯下肚。忽又闻到珠木奴身上的汗香，顿时热血狂流，六神摇撼。

曼瑟又命珠木奴再唱一支番曲。珠木奴不快，立身又呜呜咽咽唱将出来。虽不懂其歌词，恍觉得音韵抑郁，声调幽怨，如啼残的的杜宇。歌罢又踽趋到乔泰面前。

乔泰呆呆望着珠木奴，失魂落魄一般。

曼瑟扔给珠木奴一块金币。珠木奴接过随手掷给一个侍候的乐工。竟用华夏官话问乔泰："敢问贵客姓名，从未曾见过面。"

乔泰刚喘过一口大气来，恍听得那珠木奴并非说番语，又惶惶不知所措。

"军官爷不肯吐姓名，怕是摄了你的魂灵去？"珠木奴情场老到。

"我叫乔泰。仙人王子乔的乔。泰，这位姚先生讳泰开，正是同一个泰字。"

"呵，乔泰。"珠木奴笑道。"比姚泰开名儿好听。姚先生，你如何脸上悒郁？"

姚泰开谄笑："托真主福，已经放宽心了。肚中照例是坦荡荡的。"

珠木奴也没听明白姚泰开意思，便又昵笑问乔泰："先生京师是何官职？"

"十六卫衙府的左果毅都尉，效命东宫。"

"哎哟，原来是都尉爷。--看你胡子都有一二丝白的，怕是做爷爷了吧。"珠木奴又戏道。

"我才四十岁，尚未婚娶哩。"乔泰心中放下一块大石，暗底佩服自己的勇气。

"敢情是眼角开在天顶门，不看常人吧。"珠木奴自顾灌了一口酒。

乔泰望着珠木奴美丽的脸庞又添一层红晕，不禁心旌摇摇。

正要拿话研光，忽听得"当嘟"一声，曼瑟将手中一只玛瑙杯猛地扔在地上，脸色铁青。

珠木奴不理会曼瑟怒气，又娇媚地挨近乔泰一步，满斟一杯，笑道："乔都尉，再吃酒，小心酒杯跌落。"

乔泰更形惶惶，屏息不敢出气。

姚泰开识趣，忙起身拱手告辞。曼瑟不理，用番语骂珠木奴。珠木奴也叽哩咕噜抢白一通，算是回敬。最后忽用华夏官话大声道："我又不是你包下的。爱与哪个亲热与你何干？"说罢转身便走。两个乐工也跟着狼狈奔窜。

乔泰尴尬，无地自容。珠木奴忽回头附耳小声道："奴家住白鹅潭上西北第四排花艇，幸能再会。"说罢一阵风去了。

姚泰开示意乔泰告辞。曼瑟也不挽留，只一挥手，命撤席，自个转身去内厅。

乔泰悻悻出来花园，自觉没情没绪。姚泰开劝慰道："乔都尉休要烦恼，这是此间常有的事，不足为奇。我们司空见惯。那些番客大多喜怒无常，脾性古怪，不通我中华礼仪习俗。你也大可不必认真。"

乔泰道："今日之事，败了你们的酒兴。也怨不得曼瑟生气，只是珠木奴太猖狂了。我也有失检点。"

姚泰开哈哈大笑："乔泰兄弟还有此等肚肠。快莫再说了。珠木奴有心与你搭讪，也不可冷淡了她。只是曼瑟狷狭，寡恩傲礼，当面做脸给客人看。你休耿耿于怀。--改日我请你去消消气。我有一处别馆，叫'开颜居'，在城中法性寺后背，雅静幽僻。内中人物，尤胜珠木奴，保你开颜舒心。呃，此刻我先回去了。"

姚泰开好言抚慰一通，叫了一顶小轿，自顾去了。乔泰惘然若失，夜风里呆呆立了半日。

第七章

狄公、陶甘一番化装，穿扮如两个穷酸秀才。头上青纱皂帻，脚登方平履。一个蓝布袍，一个褐布袍。也像是蒙馆的先生。一路观赏街景，慢慢转悠向花塔寺而来。

且说这日正是观音菩萨生诞，烧香许愿的人分外拥挤。一时士女喧

阗，游人如蚁，香车玉勒，轧轧成堆。庙市也繁华兴旺，香烛、泥偶、木鱼、佛珠的小摊比比皆是。杂耍献艺的都拉场表演，围起一堆一堆人。问卦占相的最多，一字排有十来个课摊。

狄公见巍峨的山门额上刻着"敕建宝庄严寺"六个栲栳般大的金字。山门内苍松翠柏，交植左右，中间重背石径，十分齐整。殿宇佛堂巨烛高烧，渲如白日。--心中不由暗暗喝彩。

"这人山人海的，哪里寻觅踪迹？无异大海捞针。"陶甘道。

"我们先去花塔四周转转，看看那堵墙根。"狄公也觉渺茫。

两人转到花塔院内观瞻一番，不禁啧啧赞叹。峻峨的塔身庄严肃穆，飞檐映月，铃铎咽呜。塔内藏有希卉佛骨，寺僧珍重，不啻拱壁。这宝塔又平添一种神秘幽邃的气氛。--想到柳道远或就在这里失踪，狄公不由打了个寒噤。两人又细细看了那三面砖墙，却有好几处裂罅，一时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狄公、陶甘转出院门，刚步入观音殿门槛，忽听得殿外香炉旁有女子操中原口音讲话。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穿红系绿，两腮搽抹了厚厚胭脂的窑姐。旁边站着个干瘦的虔婆，正在议论香客。

狄公道："陶甘，你先殿内各处转转，我稍后就来。"说着走向那女子拱一拱手。

女子见是个老儒，嫌憎穷酸，爱搭不理。虔婆则抢道："五十个铜钱，房间就在西院外翠香阁里。"

狄公京腔问话："小姐可是北边的人。我正厌嫌广州女子腌脏哩，牙齿都是黄的。"

女子乃道万福，妖妖调调答道："小女子正是青州营邱县人氏。"

狄公道："要与小娘子说句话，可行？"

虔婆笑道："说话、捧茶、侍夜都一个样，五十个铜钱。"

狄公从袖中摸出一串铜钱，正一百。拆解半串递与虔婆。

虔婆接过，笑逐颜开道："香姐，随这客人去吧。"

狄公与香姐道：'你随我来，六祖堂外有一茶亭，我们去那里吃口茶吧。"

香姐嫣然一笑，随狄公转去六祖堂。

狄公扯定香姐进了茶亭，茶博士端上两盅珠花茶。狄公付了赏钱，叫香姐坐了。便问："那老虔婆不像是北边的人，可与你有亲故？"

"非亲非故。只是小女子卖身于她，叫她声阿妈。"

"你是从青州被拐卖来此地的？"狄公又问。

"说来话长，客官也不耐听。我被卖过几转。--阿妈上月刚从水上人家处买我来，正图报恩哩。"

"如何说要报恩？"狄公不解。

香姐道："小女子转卖几回，最苦莫过于水上人家做媳妇。他们是至轻至贱的人物，官府明令不许与岸上人通婚，也不准在广州城里居住。只幽伏在水曲破船上度岁月，世世代代，像虫豸一样受人驱赶虐杀。还要接番客过夜，百般凌辱，无处诉苦。城里的妓馆行院从不接番客，就这一点，也够庆幸的。--阿妈待我好，挣了钱全数给她，也心甘。"

狄公将余下的五十个铜钱给了香姐。

"今日只想打问香姐个信儿。"

"不知官客要问什么？小女子但凡知道的，都说得。"香姐收了铜钱纳入怀中。

"我有个朋友，也是北边来的。前两日说是要来这里烧香发愿，约定今日观音殿前见面。谁知至今没寻着他，正焦急哩。--香姐常在此处勾当，不知见过也没有？"

"你那朋友可是个年轻英俊的，仪表堂堂，关中口音。只是衣衫寒伧，尤胜于你，怕是不像。"

"正是。正是关中口音。香姐莫非见过他了？"

"昨日黄昏还打山门外转悠哩。我也上前搭过话。因这口音稀罕，故

尔留意。--他像是急匆匆寻找什么人，原来正是与客官相约定的。"

狄公惊异："今日你可又见过他？"

香姐摇了摇头。

狄公谢道："今日有缘，改日再会。还有个朋友观音殿里正等着我哩。"

香姐抬眼怯声问："那边翠香阁去不去？时辰尚早。"

狄公笑道："你快回去吧。不是说定捧茶、说话的吗？"

香姐感激地望了眼狄公，再三叩谢，乃退去。

忽然人群中一声"嘘嘘"，只见一顶华丽的大轿吆喝着径直抬到后殿的白玉阶下。

狄公忙趋前跟上看觑。正遇陶甘上来招呼。便问："不知什么人物来庙里拈香拜佛了？"

陶甘道："是梁溥先生。我适才听一小沙弥道，梁溥先生今日约定来庙中与慧净方丈奕棋。"

狄公"嗯"了一声，见梁溥下轿来，四面遍视了，匆匆进去方丈

"老爷小心，吃他认出。--适才我与小沙弥说话时，他上从轿窗中探出头来，怕是已认出了我。再认出老爷来，横生枝节。"

"言之有理。我已探明柳大人确是昨夜黄昏时来过这里，像是约见某人。--如此推来，他可能尚藏匿于此寺中，或是被幽禁。不然。那蟋蟀不会轻易逃逸。"

狄公、陶甘又寺庙各处乱转，连茅厕、灶头都没放过。只是花塔塔门封闭，不许攀登，没法入进。--盖一个月前有一香客说云中罗汉相招，竟从花塔塔顶纵身跳下毙命。慧净途命封闭塔门，暂不让善男信女进去，怕人仿效。--如今塔门紧锁，还专派一个老头陀把守。

狄公有些疑心，上前故意与老头陀搭讪。三言两语后便问老头陀可曾见着过如此这般一个人物。

老头陀答："贫僧只是奉命守塔门，不让闲人进去。并不曾见着施主所说之人。"

陶甘笑问："莫非寺中小师父犯了规矩，被关禁在塔中？"

老头陀嗤道："难为施主想着。--这宝塔是神圣之身，岂可容犯规龌龊之人居住。"

陶甘点头又道："我们是中原赶来宝刹烧香的，不登上这花塔，恐虚来一遭，辜负当初誓愿。我佛慈悲，许我们上去看看如何？"说罢又塞过一把铜钱去。

老头陀嗔道："这个万万使不得，施主自稳重。寺庙乃清净之地，不可玷污。施主有钱，自买香烛烧去。要不然聚攒了，施舍几桶香油来。"

陶甘只得收回铜钱，讪讪道："让我们进去看瞻一遍又何妨。"

老头陀道："原先是人人可以登塔的。只是怕也去塔顶坠下，我们收尸也忙不过来。--寺中还有两具尸身等着火化哩。都是穷苦人抬来的，也是敝寺的一桩慈悲事业。"

狄公一惊："敢问老师父，那两具尸首能看一眼么？"

"阿弥陀佛，怎的忽又要看尸首了？--自己去看吧，没人把守。在东院墙外菜园的一栋平房内。要不是今日观音菩萨吉辰，一早就烧化了。昨夜抬来的无主尸。"

狄公问了路程，慌忙绕僧房向东院急趋。陶甘褰袍紧紧跟定。

两人到了东院墙根，果然无人把守，但门上却挂了把胳膊般大铁锁。墙头很高，不便翻越。

陶甘道："当年那管'百事和合'还携带在身上哩。二十来年没用，不知好使否。"

他四觑无人，迅速从衣袍夹层的布袋里掏出那管叫做"百事和合"的钥匙，插进锁眼，来回一拧，锁便开了。又拔了门闩，出来菜园。

菜园一隅果然有一间平房，一片漆黑。平房的门没锁。狄公上前推开一看，阴森森一股臭腐霉味扑来。陶甘又去袋中摸出撇火石与一截蜡

烛，点亮了。

房中一条长桌，紧实实挤了两具席片复盖的尸体。狄公掀开一具的席片看了脸面，见是个花白胡子的老乞丐。再掀动另一片芦席，陶甘举烛照着。--果然是柳道远苍白的脸！平静中似乎还透出一丝笑容。

狄公大惊失色。命陶甘将席片全部掀揭，他细细验检了尸身。奇怪的是全身并无一处创伤、血迹、索痕，紫瘀。--只除是尸身冰冷微腐外，却无一丝异象。

陶甘将柳道远一身破烂衣裤抖了抖，却跌落下一个压扁了的金络银丝笼盒，笼盒的小门开着。

狄公失声道："正是柳大人养金钟的笼盒。--果然被歹人害死在这庙中。"

陶甘道："事已至此，如之奈何？"

狄公即命陶甘将自己钤押了官玺的名帖拿去传方丈慧净即刻来这里听旨。--他不得不公开身分了。

须臾慧净披着猩猩红嫁裟，跟随陶甘急皇皇赶到菜园平房。后面还尾随着几个年长的寺僧。

慧净拜见狄公，合十顶礼，口称"怠慢。"狄公命陶甘将众寺僧一概轰出平房，老远在东院墙外等候。

狄公问："慧净师父，这具死尸是谁？你可知道？"

"贫僧实不知死者是谁。"慧净看了一眼柳道远尸身，不住念"阿弥陀佛。"

"这具尸身是如何抬到贵刹来的？"狄公厉声问。

"回狄老爷，敝寺向有焚化尸身，超度带雅之善举。四方但有无主野尸，贫苦无力者死去，都抬来敝寺焚烧。这两具尸首是昨夜衙门的巡了抬来的，道是荒郊里发现的穷乞丐。只因观音大士生诞，故未启火。正拟明日焚化哩。"

"衙门里的巡丁抬来的？--嗯，你可以回去了。本官随时还要来寺中

勘问此事。"

又命陶甘："你回去都督府衙门盘问清楚，这具尸身是如何一回事。再找到巡丁及仵作细问，我还要看一看仵作的验尸格目。"

狄公抬头又大声道："这死者是本官亲随要员，无端死在广州。此案需认真鞫审，不可怠忽。花塔寺难脱干系，幸未烧化。阖寺众僧静候衙门勘问。"

慧净心中暗暗叫苦。

第八章

乔泰回到都督府衙门已经深夜了。

狄公正在书房内看广州的方兴图志。乔泰简略禀述了随姚泰开去曼瑟宅第赴宴经过。

狄公笑道："乔泰，我与陶甘已经找到柳大人，他被人谋杀了。尸首已从花塔寺移到衙门。"

乔泰激动道："老爷亲自出马，果然旗开得胜。只不知柳大人是如何死的？"

狄公将花塔寺一段情节细述一遍。最后道："衙门的仵作已经验完尸，柳大人系被一种医典中尚未记载的毒药毒死。据说这种毒药只有水上人家会配伍，一般药局都不知奥妙。随剂量大小，制约受毒者性命，及时服下解药，即刻痊愈，无事一样。毒性有三日发、五日发、十日发诸品项，最多有半年才发作的。随意调合，十分灵验。--早是这里的仵作曾见着过水上人受毒的先例，不然也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心病猝发而亡。"

"老爷适才似乎未说巡丁在何处寻着柳大人尸身？"乔泰毕竟心细。

"衙门里三班九队巡丁都-一盘问遍了，并无一人曾见过柳大人尸首。也不是衙门的巡了抬去花塔寺的。"

乔泰惊道："难道说是有人冒充假扮巡丁抬去的？"

"正是有人施了瞒天过海之计，竟瞒过了花塔寺众僧。幸是观音菩萨庇护，不然早烧化了，死无对证。"狄公喟叹一声，又续道："从那匹蟋蟀逃出地点判来，柳大人必也是在花塔寺一带出事的。他死时脸上十分平静，并无痛苦之状，这里也有蹊跷。"

"老爷，那个捕到金钟的盲姑娘兴许知道些内情。她说为诱捕金钟曾在寺墙外守候了半日，这期间她如是屏息静听，寺墙里有什么奇怪声音，瞒不过她。--瞎子目盲，耳朵却十分灵敏。"

"我们也细细看过那花塔寺的后墙，多有裂罅。而那藏尸的平房一溜高墙却无缝隙。不知那盲姑娘究竟在哪一段墙外捉到金钟的。--我已使陶甘去请盲姑娘来衙门细问，想必此刻也要回来了。"

话犹未了，果然陶甘回进书房。但身后并未见有盲女子跟着。

"老爷，这事亦太蹊跷。只片刻时辰，不仅那盲姑娘不知去向，她住宅里的所有盛蟋蟀的丝笼，瓦盆也全没了踪影。"

"陶甘，你先吃一盅茶，慢慢说来。"狄公也觉纳罕。

"我摸到狮子坊她的家中一看，房中空空如也，只有那一根竹竿还悬着。原来那丝笼都齐整地吊在竹竿下。屋角八九个瓦盆也不见了。竹帘后她的床褥、枕衾、衣衫也一古脑儿搬走了，只剩一间空屋。--我四周邻里都问遍了，又去市场摆蟋蟀摊上询问，谁也不知她的下落。"

乔泰道："陶大哥恐受那小丫头的骗了，当初便是圈套。"

陶甘辩道："那丫头不致于设圈套让我去钻。当时遇见她时，实属偶然。如今突然潜踪，应是被歹人所劫持。记得与她闲话时曾听见有楼梯响声，当时并未留心。那丫头由金钟道出花塔寺线索，可能最是致命之处。--歹人惊恐，下此手段。"

狄公抚须半日，乃曰："今夜我听得一段水上人家的话头，又见毒死柳大人的药只有水上人会调合。水上的女子与番客在花艇上广有接触，这两类人物尤须留意访察。"

乔拳道："我明日便去白鹅潭拜访那个珠木奴。今日宴席上她似有些话语要与我说，碍于曼瑟乖戾，才没吐出。末了又要我去白鹅潭西北第四排花艇与她约会。--或可探得水上人的一点秘密。"

狄公曰："还有那位倪天济，不正是约了你么？不妨也去会一会他。曼瑟于他有怒声，必与大食人不和，正可以从他口中探得些大食人的行迹。--明日你拜访了他们两个后即来衙门禀报。"

乔泰欣然应命。

"陶甘，柳大人、苏主事的尸身尽早收殓，运返京师。不可让温侃、鲍宽等探得内情。这事还赖我三人暗中访察。那盲姑娘线头尤需及早寻着。不过，你们可以私下委托这里的缉捕军校，就说是亲朋相托寻找，不要声张就是。--你两位明日上街，也需倍加谨慎，恐歹徒已认出你们来了。"

第九章

翌日一清早乔泰便起了身，上街来小摊上吃了两碟凉粉，一碗芝麻糊，便沿江向拾翠洲方向行去。

白鹅潭花艇都停泊在拾翠洲临江一线，船舶鸦轧，樯帆连绵。乔泰行至堤外，见西北隅花艇尤为密集，约十来只横排，船身稍小，也无樯桅。都挂着灯彩匾号，有的画栏雕柱，华丽十分。--看看时辰尚早，便在岸堤上下踟蹰逡巡，候着时机。

一队早市挑卖的小贩正往花艇送菜蔬果瓜，一个个踏着接连花艇的桥板，"吭唷吭唷'挨排分送。--乔泰计上心来，上前拦住其中一个老挑夫，央道："这一担木瓜就卖与我吧。"

"三十个铜钱。"老挑夫开辣价。"挑到船头要卖四十个铜钱哩。"

乔泰笑道："就四十个铜钱吧，这扁担、篓筐一并搭上如何？"老挑夫答允，收了四十个铜钱，将肩上一担新鲜木瓜卖与乔泰。心里乐滋滋的，真撞上了不识价的"木瓜"了。

乔泰挑起那一担木瓜便向西北隅一排花艇跨去。那些桥板很滑，水上人家就用它来作剖鱼的砧板。--早起的女人沿江涤马桶，也有嗽口洗盥的，也有升火备炊的。有的船上挂满了破鱼网、臭鱼干。

乔泰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边四面打量。他意外发现虽然挑夫上船来很多，但水上人都好奇地盯着他看。--原来他挑担的姿式有些古怪，北边

的人与南边的人挑担的姿式本来就不同。乔泰意识到了，立即停下稍歇。注意看了别的挑夫动作，再刻意摹仿。果然顺手轻快，也不觉再有人暗中瞅着。

愈近江心，船愈漂亮，大多是广州名花的私艇，上下都有舢板接送。主舱门楣轩窗上都有灯饰，有的还写了名号："绮梦"。"春柳"、"玉兰"、"紫雪"，种种不一。

乔泰一路寻来，只不见珠木奴的名号。又怕是番妓的名号自有特别花样，正感踌躇，不觉已踏上第四排花艇。--前面只有三条船了，江面上白光粼粼，波声浩荡。

乔泰停下歇肩，叫卖木瓜。一个老虔婆吆喝道："嚷嚷什么？我们小姐还在睡觉哩。"

乔泰躬身行礼，塞过一把铜钱："这船上小姐芳名可是叫做珠木奴的。--昨夜相约，顺便拜谒。"

老虔婆收了钱，露出笑颜："正是，正是。老媳妇这就去叫小姐出来。"

"不劳小姐奉迎，我自个儿去她舱里。"说着就随老虔婆下到后舱。见一间精巧的小门槅上画着一幅工笔花鸟，上面写着"珠木奴"三个小字。

乔泰推开房门，珠木奴果然还在床上睡着，不过这时她已张开了眼睛。

珠木奴一见是乔泰，忙跳下床来。笑道："原来是乔都尉，这等机灵。果然寻到这里。"一面将房门关合，便一头倾倒在乔泰怀里，放出了万种妖娆。乔泰惊喜交集，乃缱绻温存一番。

珠木奴道："莫非天助你我。我的丫头正好生病告假上岸了，她其实是我的恩主派来监伺我的。少刻恩主另派人来，他对我管束得可严紧哩。"

"你的恩主不是曼瑟么？"乔泰禁不住问道。

"不，不，曼瑟是我的常客，并非恩主。--曼瑟他几番提出要用巨金赎我脱籍，将我带回大食作他的妻室。我的恩主不允，我自己也不愿回

去那个沙碛荒漠之地。乔都尉也许不知，我的父亲虽是大食人，但母亲却是广州的水上人。以前我的日子很悲苦，思主买下我后，才有今日。这艘船便是我的，恩主从不向我索银钱，还与我置办许多首饰裙衫……"

"你怀恩图报，想来很爱你的恩主罗？"

"不，恩主虽百般恩宠，终不能赢得我的真心。我心中自有一个人物在。只恨一时糊涂，如今悔恨已晚。"说着眼中不禁堕下泪来。

"能否告诉我你的恩主是谁，你心怀中的情人又是谁？"乔泰不禁有些拈酸。

珠木奴摇摇头："你是何许人物？如此追问不休。果真存心于我，快快为我脱籍并携我去京城长安。即便从此荆钗布裙，粗茶淡饭，亦胜似如今千万倍。跟随了你，再无二心。"

乔泰面露难色。没想到珠木奴如此明快摊了底牌。

"乔都尉，京师御林军供职，你的主子又是朝廷高官。这些小之事，还怕不成？"珠木奴似觉失望。

半晌又道："你能一旦秘密地携我回去京城，我便吐出那两人姓名来，也可天涯撒手，誓无反顾。只怕你无诚意。这事一旦漏泄，我死无葬身之地，岂可贸然造次？"

养泰搔首道："这事恐费周折。你如此害怕你恩主，天塌了，地也难接。我初来乍到，脚跟很浅，只怕画虎不像反成了犬，岂不是误你终身。"

珠木奴垂泪道："如此说来，只是痴念一场。你快快走吧。恩主派的人说不定眨眼就到，见了面时，许多尴尬。乔都尉果有心志，他日可约定城里相会详议。我的思主在花塔寺后面有一幢私宅，缓急可用，不致败露。"

乔泰感伤地点了点头，遂将自己的旅店房间告诉了珠木奴，以备递传音信。

忽然听老虔婆进来禀告："小丫头来了！珠木奴慌忙道："乔都尉快走。"

乔泰会意，迅速从后舱绕到船尾，又跳到旁边一艘船上。三脚并作两步，很快便跳回了白鹅潭岸堤。--径直回去五仙旅店。倪天济派来的小轿果然已在旅店门口等候了。

第十章

狄公一早起身盥漱了，便转到衙院后花园散散心。后花园有一个大水池，连接兰湖一角。记得荷叶翩翩，白莲点点，十分幽美。狄公刚走近大水池岸边，突然发觉温侃竟在一株柳树荫下的石凳上专心致志摆弄几个瓦盆。不由好奇，蹑脚走去。

"温都督这么大清早在做什么？"

"呵，是狄大人。你看！"他打开一个雕刻着幡龙的瓦盆盖子。"你看这尾蛐蛐，何等威武。双须抖直，隐隐有紫节，两边板牙象挫刀利刃，至今尚未曾有败绩。"

"温都督也爱斗蟋蟀？长安宫中也时兴过一阵。柳大人有一匹名种，最是凶猛，圣上都败下他几回哩。"

温侃听见说柳大人，心中便不乐。

"这柳大人也不知是如何一回事，神出鬼没。已明言回去京师，却又在广州露形。莫不是这位钦差暗中在访察我的弊端，故意瞒过我当方土地。"

"温部督多心了。柳大人对广州印象甚佳。钦差巡视返京后，还与我提及温都督的德政哩？"

温侃干笑一声："柳大人巡视刚走，又来了狄大人巡抚。怕是朝廷不信柳大人奏报的德政吧。"

狄公一愣。心想莫非这温侃已猜知我的来意，又断定来者不善吧。

"温都督好荒诞。柳大人是巡视经略军平南战备，施化殊方，宣威海外，本官则专务查询番国通商，海夷道关防例禁诸事宜，实与温都督广州军政靖安无涉。"

温侃自知语失，讪讪低头。

"温都督，昨日我的亲随在广州市面上遇着一匹善斗的蟋蟀，内行称是'金钟'。倘与你这匹交锋，胜负正不可予定哩。"

两个正说话间，忽见鲍宽急匆匆进来花园。

"温都督，那女子不见了……"

温侃使眼色："你没看见我与狄大人说话么？"又转脸对狄公："噢，鲍相公为我在觅购蛐蛐。"

鲍宽忙向狄公请安。乃道："拙荆认得一个盲女子，屯积了许多各种蛐蛐。温都督托我去访购。谁知拙荆昨夜去找她时，已不见了踪影。"

温侃不耐烦地挥手道："这区区小事也来惊动狄大人视听？快回去吧。"

鲍宽吃此抢白，忙恭敬退下。狄公上前一步拉了他袍角。

"鲍相公，本官少刻便要去拜访梁溥，询问一些商界细节。望你陪我同去，有你职权。"

鲍宽唯唯。乃拜辞狄公，暂且退下。

狄公回到西厅书房，陶甘已等在那里。陶甘说他已私下拜托一名干练的缉捕访寻兰莉的下落。狄公将适才花园里与温侃、鲍宽一段话语说了。

"我疑心温都督以前曾见过那盲姑娘，似乎不愿让鲍宽知道。那盲姑娘的失踪看来并非劫持，而是自己藏匿起来了。不知是有意躲避温、鲍的纠缠抢夺；抑还是不肯让我们探明她的底蕴。如今各路人马都在找寻她，必然是个要紧的人物。--问破柳大人死因，还须从她下手哩。"

这时中军来报，轿马已经就备就。鲍宽已在西厅外恭候。

狄公道："陶甘，我们一起去梁溥府上吧。"

第十一章

乔泰被轿夫一直抬到萝岗口倪天济的宅第。一个侍仆领着他曲曲折

折，绕廊过轩到了一处浑圆穹顶的大厅。大厅门口金虬玉兽蹲伏。厅内陈设装璜，富丽豪华，珠光宝影，琳琅满目。

乔泰看得新奇，已不见了侍仆。正党惊疑，丝幕轻轻揭开，娉婷袅娜走出两个妙龄女郎。一式番国穿戴，金钏耳环，摇闪不定。皮肤浅褐，双眸深亮，肢体丰韵，气格端庄，形象十分迷人。

"乔先生稍候，主人片刻即到。"其中一个说道。莺啼燕啭，竟是华夏语音。

两个笑着推着乔泰肩下坐了。

"敢问两位小姐芳名，何方人氏？"乔泰酥倒半边，语音已变。

"我叫汀耶，这是我的孪生妹妹叫丹纳。--主人的丫环而已。"

"我还问了你们何方人氏？"乔泰不敢相信这一对孪生姐妹竟是胡人。

"哈哈，乔都尉驾到，有失恭迎。失敬，失敬。"倪天济掀门帘进来。

"两位小丫头不懂规矩，答非所问。望宏怀恕谅。不过这两个小精灵也还算聪明，不仅懂我大唐语文，还通波斯、大食文字。每日我们一起研读各类书籍，十分解趣。"

乔泰心中不由敬佩。

倪天济命摆席，一时肥甘美酿捧出，皆极珍奇。乔泰心怀有事，不敢恣意饮啖。

"乔都尉，这些味道如何？"倪天济指了指一桌酒食。

乔泰各样品尝了，赞不绝口。--风味果然大不一样。

"唉，终不及那小店的蛇丝、猴脑有滋味。故我得空闲时，便独个去那里品味，也顾不得路远，地方腌脏。"

倪天济挨近一步问："乔都尉昨日回去时，没遇什么麻烦？我见一个长胡子的人紧紧跟随着你，只怕你遭不测。"

"没有，没有。"乔泰不敢贸然吐实。

倪天济狡黠一笑："你们的主人狄老爷亲下广州。--这里已传出风声，广州必出了大事。"

乔泰正色道："狄老爷此番巡抚岭南，职在查缉海夷道关禁税务诸事项。--圣上虽已准许锦绫、罗谷、细绢、瓷器诸货物出海，金银、铜铁、珍珠、宝玩仍在禁列。番商贪货，重利走私，官员受贿，见利忘法。倘不及时派要员南来查办，恐邪势弥漫，关禁松驰。海夷道病国损民，不可收拾。"

倪天济醒悟："言之有理。--乔泰兄弟还有此学术！番商百般窥探，无孔不入。海禁不严，常漏吞舟。如此蚕食，中华财富日削，而奸宄妖商囊满腰厚，如何了得。"

乔泰乘机问："梁溥、姚泰开两人海外生意巨额，可有此污迹？"

倪天济道："梁先生名门之后，家财万贯，必不屑与此龌龊勾当。姚先生虽贪色淫乐，时有挥霍，但赚钱手法似无可疑心，恐也不会违禁走私。"

乔泰还要再问，倪天济笑道："乔都尉是武人，何不看看我收藏的各种华夷剑器，谈论一些拳术角斗技艺。"说着立起牵了乔泰的手去一间黄铜大门上拨弄机关。

铜门应声开启。乔泰进去一看，不由目瞪口呆，一迭声赞叹。--剑器库内主藏刀剑两物，密密麻麻，累百上千，品类齐全。西洋狒林国的长剑，东洋扶桑的佩刀尤为精工。--倪天济选了一柄波斯铸金鞘短剑与乔泰留念。

乔泰拜纳，欢喜不迭。两人又回出圆穹顶大厅，穷聊兵器事，十分投契。汀耶、丹纳两个半边仔细听着，甚觉新鲜。

又几杯酒下肚乔泰忽然问道："倪先生可认识一个叫曼瑟的番商？"

倪天济答道："认得。"一面又叫汀耶、丹纳两个下去花园中剪莳花草。

两人噘嘴退下。倪天济乃道："曼瑟四年前来广州时，曾与此地一官员的妻子勾搭，两个热络过一阵。后来听说那女的后悔了，发誓不与曼瑟往来。但曼瑟却不甘罢休，诅骂不绝。"

乔泰道："昨夜我随姚泰开去曼瑟府上赴宴，见他果然乖戾反常。又见着一个叫珠木奴的舞姬。倪先生可了解这珠木奴，她的父亲是大食人，母亲似是此地的水上人。"

"我没见过珠木奴，但听说是色艺双绝，压倒南国众芳。"

"倪先生可知道她的主子是谁？她并不把曼瑟放在眼中。"

"这个不甚清楚。但可以想象是广州上流人物。这个珠木奴眼界甚高，极少有被她垂青的。"

乔泰笑道："其实你那两个小丫头身段风流，韵格特立，也不亚珠木奴颜色。"

倪天济淡淡一笑："我买她们来已经七八年了，教她们认字读书，歌舞剑器。其实更像个养父，哪里是服侍我的丫环。"

乔泰道："果真是一对明珠。--不知倪先生何处买来？"

倪天济叹了一口气道："说来也沾点亲故，这汀耶、丹纳的母亲是先慈的远房姑表。因被这里的一名官员诱奸，生下这一对宝贝。--她偷偷将她们送给了一个姓方的商人。但那官员从此也抛闪了她，走投无路，便寻了轻生。而那官员神通广大，终未露出身份姓名。--姓方的商人后来做生意蚀了血本，一贫如洗，衣食无聊，不得已将她们卖给了我。"

乔泰愤愤骂道："这官员猪狗心肠，行迹比曼瑟还不齿。"

"乔都尉心怀仁爱，可敬可佩。--这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你也不必感慨。我们还是再来议论棍棒拳术吧。"

乔泰笑道："承倪先生指教，开示愚蒙。今日时辰不早，我该告辞了。改日再会。惠赠宝剑，腼颜收下。"

倪天济也不挽留，亲送乔泰出来大厅。汀耶、丹纳在花畦边热情地与乔泰打招呼，而对倪天济则故意不理不睬。

倪天济哈哈大笑："这一对小精灵鬼，居然还心怀不满，又掂人份量，乔都尉，看来她们对你还是十分欢迎的。"

乔泰出来倪府，刚上街前走了十几步，却与一个年轻女子撞了个满

怀。不觉羞惭面红，连连致歉。抬头看时，那女子早已擦身交臂而过，无影无踪。

第十二章

鲍宽与陶甘扶狄公下轿。狄公抬眼一看，梁府果然崔巍宏构，美轮美奂。金碧相辉，照耀人目。重歇山檐下一方额书，刻着古篆"持钺宣威"四字。狄公正要细睹旁款几行小字，梁溥闻报已抢出大门来，纳头便拜，口称"恕罪"。

"舍下只有一个老苍头、一名老妇人管摄家务，有失候驾。"

狄公笑道："不妨事。梁先生将门世胄，英雄后人。今日得片刻晤洽，也是幸事。"

梁溥引狄公、陶甘、鲍宽入进花厅叙坐，一老妇人上前献茶。狄公开口又问梁溥番商生意海运货物诸事。梁博照例-一解答，又捧来一厚迭账册让狄公查核。

旁边鲍宽与陶甘道："随卑职去后花园转转如何？"

陶甘大喜。两人告退出花厅。一路进去见壁砌生光，琐窗耀日，果然名府气象。只不见侍候的丫环仆从。

转过西轩一条长廊，出一垂花门，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只见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假山嵯峨，亭台错落。有一道飞泉，潺潺而下，泻珠溅玉，颇有声色。水池屈曲环绕，左边有一幢楼阁，画栏雕栋，珠帘低垂。

鲍宽道："陶主簿稍歇步，卑职进去一下就回。"

陶甘口中答允，心里启疑。鲍宽掀起珠帘，进去楼内。忽听见有女子声音，与鲍宽絮叨。陶甘蹑足上前向珠帘看觑，不禁吃一大惊。--那女子正是卖蟋蟀的盲姑娘！

陶甘也顾不得细想，拔脚便赶回花厅见狄公。

"狄老爷，有一言禀告。"陶甘气喘咻咻。

"什么事？这般情急。"狄公也感惊异。

陶甘丢一眼色，示意梁溥面前不好明说。

狄公正觉纳罕，陶甘灵机一动，笑道："请老爷随我来看一个人物。"

梁溥也觉纳闷，心知有异："看什么人去？"

狄公、梁溥随陶甘曲折来到那幢临池的楼阁。陶甘上前隔着珠帘叫道："请鲍相公出来。"

鲍宽猛听得有人外面叫唤，忙掀帘出来问什么事。

陶甘大声道："里面那女子是谁？"

女子听得喧哗，已跟随出来。

"这位是拙荆杏枝。--不知陶主簿为何喧呼？"鲍宽不由启疑窦。

陶甘上前一步细辨，乃知认错人了。不禁尴尬。

狄公问："陶甘，什么一回事？"

"我认错人了。"

梁溥笑道："小妹杏枝正是鲍相公的妻室。不知陶主簿认作谁人了？"

狄公悟道："原来鲍相公还是你妹婿，何不早说。"

梁溥道："杏枝，还不叩拜狄老爷。"

杏枝颤袅袅上前叩礼："惊动狄老爷大驾，幸乞恕察。"

狄公见杏枝轻描淡抹，人品俊俏，正要问话。陶甘附耳小声道："这杏枝容止光景与那盲姑娘一般无二。"

狄公明白。转思便问："听鲍相公说，你认识一个卖蟋蟀的姑娘，正要为温都督购买几匹惯善厮斗的。"

杏枝又道一万福："原是约定了的，但那姑娘却不见了踪影，正四处寻觅哩。"

狄公点头又问："梁先生你可还有别的兄弟姐妹？"

"回狄老爷，小民并无弟兄，只有两个妹妹。大妹已几年前亡故，这杏枝是小妹。"

鲍宽道："她姐姐葬身于一次火灾，被烧成一段焦尸，惨不忍睹。"

梁溥、杏枝的脸上都露出阴郁，半日嘿然。

狄公道："我们便在这水池边的长凳上坐坐吧，似比花厅内凉快得多。"又转话题问道："梁先生，听说你时常去花塔寺？"

梁溥答曰："是的。这花塔寺是广州一大胜迹，海内名刹。因花寺内埋瘗有佛骨，故烧香许愿十分灵验。殿院内古木参天，碑碣无数，尤其是那几株巨榕，盘根虬结，碧荫逾亩，实世所罕见。--不过小民去寺中，则大多应方丈慧净相邀，与他奕棋的。"

梁溥看了一眼狄公、陶甘又续道："昨夜我正在寺里与慧净对弈，却被寺僧闹哄哄扰乱。慧净也被官府传去盘问脚色，道是寺中发现了一具什么尸体。--慧净哪里再有心思奕棋，小民空等候半日，只得快快回家。"

"本官已闻报此事。--那尸身正是本官的一名亲随，刚到广州竟被歹人所害。"狄公叹息。

梁溥正色道："危害广州靖安最烈的莫过于胡人，彼等阴有异图，窥伺时机。曼瑟便是这一类可疑人物，据说他在番邦时便于哈里发前立誓，要在广州大肆掳掠一批财物珍宝回去邀功。"

狄公哼了一声："广州都督手下二万人马都是木偶泥塑？各处衙门，巡丁缉捕都在睡大觉，不问不闻？"

"狄老爷有所未知。小民之意不是说胡人公开武力抢掠，他们只需顺风放一把火，便会滚起一片火海。--广州木楼居多，鳞比栉次。他们乘火打劫，掳掠一空。等这边官府军马救灭了火势时，那边番船装满了金银财宝早已扬帆启航了。"

"我的天！梁先生言之有理，这个'火'字不可不防。"狄公猛省。

"还有哩。只要城中起火，各路痞子、乞丐、无籍恶少、游食光棍都

会打伙成群，混水摸鱼。更可怕的还是水上人。--他们对岸上人怀有深仇大恨，一旦爆发，后果不堪。"

狄公又觉心惊，顿时如坐针毡。

"水上人虽是乌合之众，但手狠心毒，不畏王法。他们也惯会使飞刀，更擅一种飞索套人的本领。一条丝巾撒来，躲闪不及时便被勒死。况且，他们的****大都与香客狎嫟，两边倘再有连合，更是不可思议。"

狄公频频点头："这事须防范，我回府衙即与温都督商定万全之策。梁先生忠贞热志可佩。--还需问一句，这曼瑟可是番人的头目？"

梁溥叹了一口气，道："小民这番言语，只是提醒官府小心防范胡人作乱而已。曼瑟其人究竟如何，也只是猜测之词，望狄老爷深察。不过，不过曼瑟与官府衙门广有交通，听说还有买贿之迹。"

狄公听得仔细，心中陡生感铭。站起来拱手告辞。梁溥、鲍宽一直将狄公、陶甘送到大门口。

第十三章

且说狄公、陶甘离都督府不久，乔泰便来西厅书房。没有碰上，便伏书案瞌睡一会。

正朦胧睡着，忽听着"啾啾"有声。惊醒过来，四下看了，并没见有什么虫豸。又弯腰在桌椅底下细检，忽襟怀间掉下一个信封来，内里鼓囊囊，不知何物。

乔泰奇怪，拾起正欲折开看，见封皮上写着："陶甘先生赐启"字样，便将信封搁在书案上。--心里不由暗暗钦佩那女子的手脚。这封信必是那个与我相撞的女子塞入襟怀，却原来与陶甘相识。不过，她又是如何知道我恰恰从倪天济宅第出来呢。

正思忖时，忽听得中军陪同狄公、陶甘进来书房。

狄公见乔泰已回，便简略地将适才梁府一番会见告诉了乔泰。忙又摊开那册方舆图志指划半日，乃道："梁博所言，至为重要。柳大人或正是对番人滋乱的异象有所察觉，第二回潜回广州的。--梁溥的话证实番客与水上人是有勾连的，柳大人毒死的药末系水上人调合，而杀害苏主事

的又正是番人的手脚。"

乔泰道："不过杀害苏主事的凶手却是为水上人丝巾勒毙，这又如何解释？"

狄公语塞。半晌乃道："莫非番人暗中亦有对手，对手亦在拉拢水上人，暗中与番人作对头。"

乔泰便将他在倪天济家做客的事讲述一遍。

狄公道："曼瑟这人蹊跷，尤须提防。听倪天济语音，与曼瑟甚不和，彼此都有微词。我甚而相信曼瑟那个情人原是倪天济的相好。一度被曼瑟诱骗，如今又重回倪天济怀抱，故有此切切怨声。"

陶甘也道："倪府上还蓄养着两个妖姬，难怪鲍宽说他过着荒淫不羁的生活。"

"不。"乔泰道，"倪先生为人诚厚忠悫，不像是贪色淫乐之辈。他与我谈论的都是刀兵武术之事，又让我观瞻了他的刀剑库，琳琅满目。有志于此的汉子，不会太多沉溺于色淫两字。再，那两个小丫头，天真烂漫，绝无一丝毫受蹂躏摧折的景象。--她们的母亲原便是倪先生的远房姑表。他对汀耶、丹纳便如同父亲一般。只是教书识字，研究文章而已。再就是修莳花木，培养艺趣。--可恨的倒是那个隐匿了姓名的无耻官员。"

狄公挥手道："这事你两个都撇诸服后，不必多启争论。少刻即传广州都督府文武官员，来此布置紧急防火御暴事宜，此事千万不可再延误了。"

陶甘、乔泰告别狄公正要退下，乔泰忽想起那信封，便将信封从桌上拈起交于陶甘。

"这是一个奇怪的女子送与你的。--她在倪天济家门口守着我，故意与我撞个满怀。不知觉时便将这包劳什子塞进我的襟怀。手脚甚是灵敏。我事后才发觉，见是给你的，不敢拆开。"

陶甘也觉诧异，拆了信封一看，乃是一个扁平的丝笼，象牙骨子，金丝网络，十分精巧。

"乔泰，你看里面还养着一匹小蟋蟀哩。--不知这女子赠我蟋蟀是何意思？"

突然他发现那封皮一角，盖着一个阴文红印，念道："柳道远物外闲章。"

"乔泰，这信封是柳大人用过的，我们快将它交于老爷。"

狄公看着红印玺的信封和蟋蟀丝笼，半晌无语。忽的他猛地想到什么，便用手去信封内摸索，果然扯出一片小纸条来。

小纸条是一张账单，记着三名番商收到货物后付讫的银额。押签的三个姓名，只是曼瑟一个人用的中国文字。

陶甘曰："莫非柳大人与番商有贿情，再不然，这印玺是假的？"

狄公摇头道："这印玺虽是柳大人的书画闲章，但许多公私事务都常押用。我在京师见过多回，想来不会是他人伪铸。这账单却十分可疑，必是有人存心陷害，将曼瑟等人与柳大人串联在一起，以证反迹。--又恐怕是柳大人故意与之周旋，以探深赜。他最终遇害也说明歹人的初衷正是要置他于死地的。"

乔泰问："送这信件的又会是何人？"

狄公曰："这信件必是那盲姑娘托人捎来，用心良苦。这也证实她与柳大人的死情有关涉，或是柳大人死时她在场。不然何以偏巧捕到金钟，又藏匿过此信封。--花塔寺后墙根的一番话倒真是杜撰的。"

陶甘点头不迭："她想必深知这信封的利害，也有意暗中襄助我们寻觅柳大人隐迹。至于这匹蟋蟀，无非告诉我送这信件的是她--我曾经搭救过的盲女子，自报而已。"

狄公忽道："乔泰，你这就去倪天济府宅将他请来这里见我。"

第十四章

乔泰坐的小轿老远就停下。他下轿后四周留心观察了，并无可疑人物走动，便快步上前敲门。

一个老番婆开的门，叽哩咕噜一通。乔泰打了招呼便径往里院走去。一路不见人影，花园里十分幽静。乔泰便先去先前会晤倪先生的圆穹顶大厅。

大厅里也阒无人迹。乔泰心想，倪先生及汀耶、丹纳想必正午睡，需得耐心稍候一刻。正拟各处厅馆廊轩走走，探索途径。突然听得脑后一阵风起，刚要回头，一棍正顶门心打来。只觉双眼一黑，金星乱迸，顿时合扑倒地。

原来两个番客早躲藏埋伏。这里见乔泰倒地，不由哈哈大笑，又咕噜一阵。其中一个腰间抽出弯刀，上前便欲割取乔泰头颅。

"感谢真主！"丹纳从丝帘后探头出头来，用胡语叫道："这个淫邪的魔鬼终有此报。"

歹徒见蓦地出来一个美人，螺黛描抹，笑逐颜开。欢喜不迭，争着上前与丹纳说话。

"多亏了两位义士相救，不然我便被这魔鬼挟裹而去。--今日你两个谁是头功？"

"阿齐兹打的棍子，该我用弯刀取首级了。--我叫阿哈德。曼瑟令我们干净利落断了这人性命。"

丹纳笑道："阿齐兹是头功了。丝帘后有一瓶美酒，先与我取来庆贺，再杀魔鬼不迟。"

阿齐兹乐不可支，恨不得掇臀捧屁，殷勤奉侍。忙跳进丝帘后取酒。

这边丹纳已搂定阿哈德。阿哈德正神魂颠倒际，忽听得丝帘后"啪"的一声，一个花瓶打碎在地。阿哈德正要问话，一柄利刃已刺入他的胸膛。一柱殷红的血汹涌而出，溅了丹纳一身。

汀耶从丝帘后出来，笑道："那家伙也躺倒睡着了。"

姐妹两人忙取来凉水，往乔泰头上脸上喷洒。乔泰渐渐苏醒过来，张开眼睛。

"原来是你两个丫头干的好事，竟要害我性命。"

汀耶笑道："乔都尉看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

乔泰挣扎坐起，仍觉头顶疼痛异常，隐隐欲呕吐，一摸早已鼓起一个紫血大包，幸没淌血。

他见一个胡人躺在地毯上，满身是血，手中还捏着一柄弯刀，乃大惊失色。

"这是丹纳的手段。乔都尉再看看我的手段。"汀耶高高掀起丝帘。

丝帘后躺着另一个胡人，头破血流。一个波斯花瓶跌碎在地上。

"这两个歹徒早潜伏这里，欲有所图。多亏我姐妹发觉。不然乔都尉的头颅便被割下了。"丹纳笑道。

汀耶也道："这两个歹徒故意杀死你在这里，我家主人便做干连人，洗刷不清。"

乔泰忽问："倪先生在家么？"

"主人出去了。不然还需我两个出死力？"汀耶道。

乔泰忍痛上前搜索了那两人衣袍，并无一件证物搜着。

"不知两位姑娘可曾见过这歹徒？"

"并不认识。他们是从窗户潜入的。"

"两位姑娘如此英勇举动，拔刀救助，真正是巾帼奇侠了。"

丹纳道："乔都尉休东拉西扯，我姐妹今日救了你性命，你用何物来报谢？"

乔泰笑道："只须两位小姐开口。但凡我拿得出的，都可相赠。"

丹纳道："只求乔都尉一桩事。"

"不知何事？--十桩百桩都提得。"

"我姐姐汀耶要想嫁给你。--我们姐妹俩曾设誓相约，两个同时嫁一人。和睦相处，永不分离。"

乔泰讪笑："你两个傻丫头，婚嫁大事，岂可放在嘴头子上说着玩的？"

汀耶正色道："并非顽笑，这是真的。我们两个都应嫁与你乔都尉。--主人也一直在夸奖你哩。"

乔泰乃觉窘迫："我都四十岁的人了，岂可耽误你两个如花似玉年华。"

丹纳道："孔子圣人说过，四十而不惑，乃真正是不惑邪僻，建功立业的年纪。"

"你两个小油嘴子，这般放肆，竟不知羞。"乔泰佯怒。"你们可认识一个买卖蟋蟀的盲姑娘？"

汀耶噘嘴道："乔都尉原来看上一个盲姑娘了，莫非贪图她的蟋蟀？"

丹纳也道："早知让那两人割了你头颅去，省得如此苦求不听。--也怪我们有眼无珠，不如盲目哩。"

乔泰正色道："这里杀了两条人命，还有心思调戏说笑。汀耶你去叫那司阍老婆雇一顶大轿来，我欲将这两具尸首立即运去都督府衙门禀告狄老爷。丹纳快来与我一起将这大厅血迹拭抹干净。"

第十五章

都督府衙门外轿马如龙。广州各衙门文武官员-一拜辞狄公，各赴所司。遵狄公命，严防歹民暴乱滋事，加强巡察、饬纠。监管、报警诸急务。

乔泰匆匆坐轿赶到衙门，一口气将倪天济府邸险些遇害，幸汀耶、丹纳搭救一段情节抢禀一遍。

狄公密令缉捕行役速将曼瑟拘捕归案。

"阿哈德、阿齐兹正是柳大人那账单上的两个番人姓名。乔泰你快回衙厅休息，我这就叫医官来与你治疗。"

乔泰摇手道："不，这事我须出场。不捉拿到曼瑟，我也睡觉不安、

吃饭不香。"

狄公只得答允乔泰。又道："你千万将倪天济也带来衙门见我。--曼瑟欲图倪府害你性命，他两个不和已至水火。倪天济与盲姑娘似是一党，专与曼瑟为敌的。"

乔泰刚走，鲍宽步履踉跄抢进衙门来一头跪倒。咽哽道："狄老爷，拙荆被人杀了。"

狄公震惊，吩咐中军报知温侃。又道："本宫即随鲍相公去府上亲勘。"

鲍宽哭丧着脸道："恰才闻报，拙荆并非在舍下被害，而在法性寺后背的一幢宅子里。"

温侃正与姚泰开说话，闻报鲍夫人被杀，心中惊诧，忙与姚泰开一起赶到衙门前厅。

狄公正问："鲍相公可听清楚那园宅所在？"

"恰才里甲来报，正说的是那宅址，想来无误。"

狄公见温侃到了，便问："温都督可知法性寺后背的一幢园宅？那是什么地方？"

温侃摇头不知。姚泰开则失声叫道："什么？法性寺后背一幢宅子？"

"莫非姚先生认识那地方？"狄公惊道。

"不瞒狄老爷了，那里正是我的一所别馆。我与番商有时便在那别馆洽谈生意，平时则多是空闲着……"

"且住，此刻姚先生便前头领路，我们一并赶去现场勘验。"

"呵，还没问哩，令阃是如何被害的？"狄公又问鲍宽。

鲍宽道："听里甲说是一条丝巾从后背勒死的。丝巾一端还有一枚银币。"

乔泰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附耳狄公道："昨日姚先生曾与我道及那所

别馆，正在法性寺背后，叫什么'开颜居'，似乎是金屋藏娇之处。还约我日后一同去佚玩哩。"

鲍宽耳尖，又窥得乔泰声色，突然叫道："我明白了！必是婆娘去那里私会倪天济那贼了。--他们两个早就厮熟，勾搭至今。莫非今日她正是去会姓倪的，竟被那贼杀了！狄老爷，须与我报仇。"

狄公皱眉道："鲍相公说话少不得须有个边际。尚未见着现场真迹，竟如此言乱语，怕是不妥。即便是令阃是去晤倪天济的，恐有他故，未必幽会。更不可轻易断定倪天济行凶杀人。"

鲍宽双眼发直，如入魔障。还辨道："婆娘知我午后在衙门议事，一时回不来，竟又去会那野汉子，端的可恨，杀了也不足惜。"又长长吁了一口气。"或许是婆娘萌生悔心，姓倪的才动了杀机--"

狄公不耐烦，叱道："休要再罗唣，轿备齐了没有？"

中军叩道："早已备齐。"

"上轿！"

第十六章

一队官轿到了法性寺后背的"开颜居"停下。门口早有团丁守护。狄公问里甲："现场在哪里？"

里甲答："启禀大人，作案在内院左侧的小轩里。小人这就带路。"

狄公随里甲径奔内院左侧小轩。鲍宽、陶甘、乔泰、姚泰开及四名衙丁后面紧紧跟定。

狄公边走又问："你可动过现场什么东西？"

"没有。这里的小丫环来报案时，只道是王小姐。小人赶来，认识是鲍太太，早先曾见过。并未挪动过一样物品。"

片刻到了那出事的小轩，果见两名团丁守在门外。里甲道："我临去时，便命人看守，想来不至有人进来过现场。"

狄公赞许，命众人门外守候少刻。他先进去小轩四面上下仔细看了。乃命乔泰进来将合扑伏地的尸身翻转过来，着鲍宽辨认。

尸身脸容可怕，肿胀的长舌吐出嘴外，紫血污瘀。鲍宽失声叫喊，捂住脸面，再不敢细看。

狄公命传首先发见凶案的小丫头问话。

里甲将一个惊颤不已的小丫头传到跟前。

狄公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丫头答："奴才叫文竹。"

"你是如何发现这里有人被杀的？"狄公和颜悦色。

"奴才进来这小轩献茶时，忽见王小姐蜷曲伏地。叫了几声不应，乃见她脖颈上套了一条白丝巾，早已死了。"

"你可知道王小姐来此作甚。"狄公又问。

"王小姐来过几回，会一男子。只是说话而已，从不躲避遮闪。--今日王小姐先来，谁想竟被人勒死。"小丫头也觉伤感。

"文竹，我再问你，这认识那男子么？"

"不认识。这王小姐也是听沈嬷嬷说的，其实从未接过话。"

狄公点头。挥手示意文竹退下，传沈嬷嬷问话。

须臾沈嬷嬷传到小轩，报了姓氏、年龄。狄公便问："沈嬷嬷，听说你是这邸墅的总管？"

"回老爷话，是的。姚掌柜吩咐老媳妇看守这房子，照管四个姑娘。跟随的还有几个小丫头，文竹便是其中一个。姚掌柜则一月来一二回，有时还带几位朋友来。"

"你是如何认识鲍夫人的？"狄公忽问。

"回老爷话，老媳妇刚才才知道这被害的原是鲍太太。以前只管她称王小姐。不然老媳妇怎敢放任倪先生与她往来。"

"倪先生与她往来，姚掌柜可知这事？"

沈嬷嬷畏疑地望一眼姚泰开，怯生生道："姚掌柜实不知此事。倪先生是有头面的人物，撒漫使钱，都得他许多好处。又只称是王小姐，谁愿阻拦？再说他两人会面，从不躲闪掩门，捧茶叙话而已，从未见有苟且之事。--老爷不信可去问问这里的丫头。他们会面就在这间小轩，且莫说睡的床，多一条板凳都没有。他两个就隔着茶几对面坐着闲话，有时弃一局棋，吃些点心，便告辞了。"

"倪先生与鲍夫人来时可预先通报？"狄公又问。

"他们从不预先通知，想来就来，又总是各管各来。今日鲍太太早来一步，竟遭了暗算，而倪先生却没来，老媳妇也觉纳闷。"

狄公道："鲍夫人来这里前后，沈嬷嬷可还见到别的客人来过这里？"

"回老爷话，没有。……噢，有个可怜的盲姑娘曾来过，稍先鲍太太一脚。"

"你说是一个盲姑娘？"狄公警觉。

"是的。这盲姑娘衣着素净，说话文雅。老媳妇问她可是常卖蛐蛐与姚掌柜的，她答是。有一回我也亲见姚掌柜在家等候她哩。"

狄公问："你告诉她姚先生不在，那盲姑娘立即走了没有？"

"没有，她还在门口与老媳妇闲聊了一会。又说还要去会一个女友。老媳妇便领了她出后门边上走了。"

突然，里甲气咻咻进来入轩禀报。只见倪天济被两名衙丁挟了进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狄公喝问。

"这位倪先生刚坐一顶轿子到这里，泰然自若径往内院走来。小人想正是嫌疑犯自投罗网，便将他拿下了。"

狄公望了一眼倪天济惊惶失措的窘状，问道："倪先生来这里有何贵干？"

"在下与一熟友在此约会，本应早到了，只是被两位朋友拖住吃酒，误了些时辰。谁知刚进门来，便被衙卒拘押，不知何故。"

"不知倪先生约会的熟友是哪一个？"狄公声音柔和。

"且不说他的名字吧。都是姚先生这开颜居的常客。不知这里出了什么事，如此惊慌，劳动狄老爷责驾。"

狄公捻须道："倪先生也不要转弯抹角了。鲍夫人杏枝在这里小轩被人杀害了。"

倪天济脸色煞白，瞠目结舌，嗫嚅半日吐不出一句话来。

鲍宽忽的冲进来嚷道："那倪贼在哪里？看我揭了他一层皮去。"

狄公挥手示意衙丁将倪天济押到一处别室，让乔泰细问。鲍宽迎面拦定，不让放行，举手便欲打倪天济。

狄公喝道："鲍相公自重！本官面前竟这般放肆！"

鲍宽乃醒悟，不觉赧言。低倒了头，揪胸顿足。

狄公道："鲍相公不必如此狼狈。本官实与你说了吧，令阃是被人错杀的。"

"错杀的？"鲍宽抬起头来，惘然望着狄公。

"是的，歹人杀错了人。歹人跟踪追杀的原是那卖蟋蟀的盲姑娘。那盲姑娘先到一步，也先走一步。令阃与那盲姑娘十分相像，又背脸对窗，结果被歹人丝巾勒死。"

鲍宽听罢，不觉呆了半晌。忽又道："拙荆几番与那盲姑娘买蟋蟀，想必认识。凶手正用她作引线，摸来这里杀人。"

"鲍相公先回府吧。倪先生的话与这里沈嬷嬷、文竹的话也都听见了。--令阃素娴内则，无一丝不贞。与倪先生约会，固大不妥，但绝无苟且之举，并没玷污你鲍府的名声。"

两个衙丁扶定鲍宽退下，坐轿回府第不题。

狄公转到乔泰审倪天济的右厢，见陶甘也在这里。彼此只是促膝谈心，知道这事倪天济无辜。

乔泰见狄公进来，禀道："凶手原来从屋顶下来。小轩的窗户外有一株大树，正可隐伏。我与倪先生适才去看了，果然新折断几根枝桠。"

倪天济双眸失神，泪痕满面。

狄公劝道："尽管你与杏枝恋情在先，但红绳失系，不得已她已成了鲍夫人，也是运命。快将这段不幸事忘却吧。与有夫之妇过往甚密，没有一个好结局的。"

倪天济嘿然。

狄公命乔、陶两人陪同倪天济一起去街上吃顿酒饭，夜膳罢再来找他。--他则与姚泰开回去都督衙门，有话要细问。

第十七章

狄公与姚泰开坐一顶官轿回衙。--路上狄公紧蹙双眉，默然无一语。姚泰开则如坐针毡，心中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回到都督府衙门，狄公下轿自顾急趋西厅书房。姚泰开心怀鬼胎，后面趋步跟定。

狄公命姚泰开隔书案坐在对面。自己慢慢呷了一口茶，乃开口问："姚先生是如何认识那个卖蟋蟀盲姑娘的？"

姚泰开蓦地一惊，干咳几声乃道："狄老爷，这事平淡无奇。我往昔爱玩斗蛐蛐，她几回卖与我蛐蛐，都是名种，价格也低廉，故而认识。"

"这盲姑娘住何处？"

"听说住在狮子坊里。不过，我从未去过她那里都是她来找我的。"

"她叫什么名字？"

"她自称兰莉，也不知姓什么？"

狄公厉色道："这盲姑娘确实卷入杀害鲍夫人杏枝的阴谋，来历蹊跷，行迹诡秘。我立即传命追捕她到案。--待捉到她时再-一核合你刚才

的话。此刻你将那里开颜居的几名女子，丫环的名姓，年甲-一开具来，以备官衙查稽。"说着扔过一叠素笺与一管笔。

姚泰开打开砚盒，便一笔笔细写起来。狄公转出书房命巡丁军校道："少间这位姚先生出去衙门时，你们务必后面紧紧跟着，不可让他走脱了。他朝法性寺那别馆去，即来这里禀告。倘若他去其他什么地方与一盲姑娘私会，立即拘拿了押来衙门。总之，一步不松跟定他，又不能让他察觉。见有异常举动，立即回来报我。"

他走进书房时，姚泰开刚写完。狄公草草看了一遍，略表满意。道："姚先生此刻可以回去了。有事我会派人传话你的。"

狄公进罢夜膳，陶甘、乔泰也回到了衙门，三人踱回书房，狄公便先说自己对这一连串事件的见解。

"那盲姑娘兰莉分明是个关节人物。她像是在单枪匹马追寻什么踪迹。柳大人死时她必定在场，但不知谋害柳大人的具体细节，只疑心是花塔寺一带作的案。--罪犯们也发觉了这一点，故暗中追踪她，欲置她于死地，错杀了鲍夫人便是明证。凶手或许是受雇的水上人，因为杀人手段正是水上人特有的丝巾。--目下盲姑娘处境危险，我们得迅速探知她的下落，予以救助。她的举止分明是协助我们。"

乔泰问："这杀人阴谋会不会与曼瑟遣人害我有关？香客与水上人或恐有密约。"

"这一点我也甚不解。曼瑟如何晓得你要去倪府呢？那是我临时想起的。再说即便那两个番人暗中盯梢你到倪府，又如何来得及回去向曼瑟讨示，再潜入那圆穹大厅内伏击。"

乔泰咬牙道："我非要亲自将曼瑟那贼捉拿。头上这个鸡子般大的疙瘩，便是记恨，誓不两存。--晚上我拟与陶大哥街上去转转，顺便也寻找那个盲姑娘，陶大哥识得她形貌。"

狄公答允："无论有无收获，半夜之前务必来此一趟。恐怕朝廷已有密旨差军驿送来。"

第十八章

陶甘、乔泰出来都督府衙门，商议定先去市场打听蟋蟀行情，探问明市内蟋蟀多的地方。兰莉盲目，她的行迹所至必与捕捉蟋蟀有关。

两人寻到了禽虫市，果然还有三五个蟋蟀摊，生意冷清。忽见一个孩童擎着个细竹笼叫卖。摊主大声叱责，驱其滚开。孩童刚强辩几句，竟被一摊主拧了耳朵提到老远。又批了几个巴掌。孩童哭骂着走了。

陶甘急忙跑步追上："小兄弟，有何委屈。你那竹笼的蛐蛐卖与我吧。"说着塞上十个铜钱。

孩童破涕为笑，道了谢，正欲离去。陶甘拉了衣角问道："小兄弟，打问个信息。这几日哪里能捕到好蛐蛐？"

孩童道："南海神庙后有一片空地，原有许多蛐蛐可捉，此刻已被工程封闭。要捉蛐蛐恐只能上试院去试试了。"

陶甘听得仔细，回头与乔泰说了。

"我早应想到试院了。那里偌大一个空院场，又有许多门格。州府三年开科分试，热闹一阵，平时却废弃不用的，正可藏匿人物。--兰莉在那里既可藏身，又可捕蟋蟀，岂不两便。"

两个赶紧离了禽虫市，街上买了一盏灯笼便匆匆向试院而来。--试院在州学后背，左邻法性寺睡佛阁，十分幽静。

入夜试院像个坟场。空院上野草萋萋，虫声嘤嘤，很是荒凉。陶甘、乔泰逾木栅而入，毫不费力。

他们团团走了一圈，空廓廓的门格撤了围幕，像一尾齐整的鱼骨，如何藏匿得人？

正觉踟蹰，忽见大门楼阁上闪出一点灯火。--那里照例是守院的老衙卒寝息之处。但楼阁上还有一排房栊，阒无灯火。藏匿着人，神不知鬼不察。

两人遂悄悄摸上楼阁，绕避过老衙卒房间，见两面房栊都锁闭着作库房，堆屯杂物。忽听得最后一间房门一动，闪出个黑影，长发披散。两人还疑心看花了眼，拔脚紧追上去，早没了影踪。乃回进房里一看，却有一张竹榻，整齐堆造着枕衾。桌上一个小小银丝笼盒，里面果然蹲

着一匹蟋蟀。用灯笼一照，桌上竟有两张地图，一张是广州江湾的山川地形图，另一张则是怀圣寺番坊周围的街市图，五仙旅店上还加了个红圈。

乔泰道："这盲姑娘怎么看得地图？五仙旅店上打了记号，莫非与我有关？"

陶甘也觉怪异："眼睛瞎的，竟跑得如此迅疾，一转眼工夫，便不见了。"

正说着话，忽听到楼阁下有女子呼救。两人急忙奔下楼梯，四面搜寻。乔泰见一小门边有动静，正侧耳细听，突然一条丝巾飞来圈住了他的脖颈，乔泰伸一手后去，扭住了那人手腕，用全身力气反压下去，只听得一声凄厉的惨叫，那黑影倒地不动。乔泰赶紧脱解下丝巾，果然一端系一枚银币。

"又是水上人！'乔泰狠狠地朝那人踢了几脚。回头却见陶甘正挣扎呼救，赶忙又上去解了他脖颈上的丝巾，方喘过气来。那歹人早已逃之夭夭。再细寻那女子，哪里还有踪影？

第十九章

狄公正在灯盏下作笔记，见乔、陶两个髻散衣乱，狼狈归来。惊问："出了什么事？"

乔泰、陶甘坐下，又连连灌了几碗清水，乃将州学试院内一番际遇细禀一遍。

"那个捉到的活口呢？"狄公问。

"唉，别提了，未到衙门口，已没气了。仵作道压断胸骨头，夹憋死了。"

狄公愠怒，来回踱步。

陶甘将蟋蟀丝笼从袖中取出，又小心将两张地图铺摊在书案上。蟋蟀在丝笼中"啾啾"叫起来。

狄公发现两张地图都是十年前绘制的。怀圣寺香坊那一张，五仙旅

店上加了红圈，用意十分清楚。

"那兰莉姑娘眼睛并不瞎，恐怕比你我还清晰明亮哩。"

陶甘皱眉细想，连连摇头。

中军引巡兵军校进来书房禀报："姚泰开径自回去府邸。吃了几杯闷心酒，便将家中几房妻妾-一斥骂。六姨太争辩几句，吃他剥了衣裳一遍好打，平日还是极宠幸的。打骂了又吃酒，酩酊大醉，才作罢了。并无异常举止。"

狄公问："曼瑟抓到了没有？"

"没有。他躲藏起来了。邸宅内一个鬼影都没见着。

狄公叹了一口气，挥手示意军校退下。

须臾中军又来报："军驿有京师密旨传到，指令狄大人亲拆。"

狄公转喜，忙传军驿进来书房交面交呈，在回执上钤押了私印，又画了姓名。命军驿回馆墅休歇，明日回程。军驿道：必须星夜回返，不许耽搁。

狄公无奈只得让军驿先走，茶水都不曾吃一口。--他拆开密旨细阅一过，愁眉紧攒，心绪益发不宁。

陶甘、乔泰一时不敢详问。

狄公吸干了茶水，喟叹一声乃道："京师大局严重，圣上病笃，日内便要驾崩。娘娘已立意临朝称制。三省御前大臣议决拥立三太子登基，并宣布柳道远失踪事，另推台阁首脑。命我辍止寻找柳道远，即刻返回京师。"

陶、乔两人也心中皇皇，不知如何是好。

狄公拂袖道："时不我待，只能孤注一掷试一试了。"

陶甘问："不知老爷有何妙策，当杀手锏用？"

"你此刻即命衙门内木匠，刻雕一个木制人头。五官形象与柳大人相

仿佛。半夜时装就木笼内悬在城门口。四处张贴文告，封押我之官玺并都督府官印。

"文告由我亲拟。大意即称，京师有钦犯柳道远，潜迎广州。大理寺海捕文告，到处追缉。顷前都督府衙门已拿获钦犯尸身，系是药物毒死。现依律分尸，枭尸级示众三日。朝廷嘉奖，悬赏五百两黄金，着处死钦犯之有功之人限当日来都督府衙门领赏。--大理寺卿今日颁赏毕即仪仗返京，隔日无效云云。"

狄公边拟句边挥毫，念毕书成。着衙门书手抄誊几十份，即刻去城内外各处张贴，不得有误。

陶甘道："颁赏期限只有一天，恐胜劵难操。"

狄公笑道："这事只宜猝击，不宜慢功。首犯必不会上钩，我只巴望胁从、贿买、实行之人图重金之悬格，不经首犯应允即匆匆跑来投案，道破真相。首犯要拦阻时，已来不及。故限定一日，极有诱惑。"

乔泰咋舌："五百两黄金，一世都赚不到手。倘是我毒杀的柳大人，半信半疑也要拼死吃河豚哩。"

陶甘则忧心忡忡，再不置一词。

第二十章

次早乔泰正好睡，怀圣寺礼拜殿内传来一阵阵颂祷之声，抑扬顿挫。

正做好梦时忽又听得有人敲门。

"老子疲乏一夜，想睡一会，这等闹腾！"乔泰嘟囔，翻个身又睡觉了。

"是我，快开门。"

乔泰恍惚间听得是珠木奴的声音，喜出望外。一骨碌翻身爬起，便拉开门闩。

珠木奴云鬟不整，稍稍涂抹，披一件蓝底满天星大氅，两目咄咄有

光。乔泰呆呆望着她出神。

"你终未将我乔泰忘记。那日花艇上匆匆，未能倾吐衷肠，尽舒怀抱。今日正是良机。"乔泰说着过来便要搂抱。

"嘘！有急事哩。我也无需你携我去京师了。今日我非来找你，而是来找你主子的。"

"你找我主子作甚？莫非香烛烧到狄老爷头上，要他收你为侍妾携去京师？"

"非也。实话与你说吧，我找你陪同我一起去都督府衙门领那五百两黄金的赏格去。"

"什么？你要去都督府衙门领悬赏？你与柳大人……不，不，你与那钦犯有何干系？"

"柳相公正是奴家毒死的。当时痛心好一阵，几不欲活。不管他钦犯不钦犯，他确是为了我才第二回潜来广州的。如今已被枭首分尸，我也顾不得许多嫌疑，要去领那五百两黄金赏格。"

"你……你是如何毒死他的？"乔泰惊骇万分。

"哎，长话短说吧，到狄老爷面前又须得说一遍。你听了其中隐情，也好在你主子面前为我嘉言几句。"

"你两个有何隐情？"乔泰疑惑。

"胜似夫妻。"珠木奴眼中放出光来。

"这话须依经傍注，有个边际。--柳大人怎的与你这水上人扯起风流债务。"乔泰不信，怕珠木奴凭伶牙俐齿，去图侥幸。

"柳相公与我在花塔相识，一见钟情，两下倾心，再也难分难解。他告诉我他是朝廷的钦差，又没说钦犯。他未曾娶妻，家财万贯，只恨长安无中意的女子。见了我时竟失魂落魄，两个也一堆山盟海誓，再不分离。

"他那回返京之前，又与我设誓立愿，等他京师了却王命，即潜来广州与我脱籍赎身，携去长安永做夫妻。--奴家梦寐之求正应在他身上了。

"然而此时奴家千不该、万不合做了一桩欺心的错事，至令痛思不灭。--我们水上人有个规矩，情人外出前饮一种药酒，按期归来，有解药破除，爽约背盟，起离异私逃之心，药性发作，无可解救。--奴家爱他心切，怕他反悔，这一条肚肠，怎生放得？临行前千叮万嘱，问他几时转来。柳相公信誓旦旦，一月之内必然来广州接我。奴家便调合了三十日发作的药酒，与他饮服。三十日内不归，药性发了，必死无疑。也是奴家心狠，竟瞒过了柳相公，只谎称背信不归，有负初盟，苍天有眼，自有报应。

"柳相公一去便无音讯。奴家怀藏解药，潜心等候。与恩主也吵翻过两回。茶饭不想，梳洗无心，朝夕萦挂，不能去怀，只一个心意盼着这冤家转来。--三十日过去，我绝望了。日日哭泣，不仅为自己深情之不幸，也为柳相公薄情之不幸。哭了三日三夜。

"谁知柳相公三日后竟到了我身边！他摸到花塔寺边我那恩主的别馆时，已气喘哽窒，大汗如雨，脸色苍白。我忙与他服了解药，已无济于事，渐渐一丝两气，命脉交关。

"他说这回来广州故意回避众目，只带了苏主事一名亲随。又穷酸穿扮，不住官驿。谁知路上山阻水隔，多耽搁了几日。到广州后又忙着先去拜访几个大食熟友。赶到我身边时，迟到三天--前前后后三十三天。

"不消半个时辰，他便死在我的怀里。脸上那么平静，那么深情。他并不知毒酒发作，还以为是路途蹭蹬，染上时疾。至死未悟，撇下我独个奔赴泉台。--这话片片真灼还乞乔都尉俯鉴微情。"

乔泰听到这里，渐渐耳热眼跳，坐立不宁，乃觉此事不妄。--"铁怕落炉，人怕落套。"只骂珠木奴糊涂，女人心机，害人误已。

"我百计无奈，人死在别馆内，尸身如何藏匿？又是朝廷高官，一旦泄漏，性命不保。只得恬着脸面去恩主面前认错，求他设法救我。--谁知恩主听了，并不怪罪，只是淡淡一笑，答允由他一手处置善后。我又道随柳相公来广州的还有一名亲随苏主事。恩主问那个苏主事可知悉我与钦差的勾搭。我道或许不知。恩主叫我放心，苏主事即便知道，也不让他翻起大浪。"

乔泰略有省悟，正要问话。珠木奴又亲呢道："乔都尉，我头里求你偷偷携我去京师，也是想脱逸恩主羁囚，自在高飞。我在广州终难逃出

他的掌心。--如今否极泰来，原来柳相公是朝廷钦犯，难怪第二回来广州，一路遮闪，躲避众目，穷酸装扮。等我领了悬赏，一齐回京师做夫妻吧。"

乔泰听罢，不由一阵寒噤。如掉入冰桶里，遍体冷麻，寒颤不已。面对着这头落入陷阱的小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珠木奴对他如此用情，又如此糊涂单纯。他仿佛看到京师法场的阴影，看到这头小鹿披发枷号，被刽子手们肢解，满身是血。--他应该救她，柳大人自堕情网，罪咎在已。水上女子历来规矩虽残忍，但也是专治背恩负义的良方。如今京师大局已定，柳大人已是废人，何必还为他垫此风流孽债。

乔泰正胡思乱想间，珠木奴已紧紧搂定了他，陶醉在欢娱欣悦中。忽然她一声惨叫，摇晃了两下，搂住乔泰的双臂松驰了，一对美丽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乔泰。口唇抽搐，鲜血从口中涌出，渐渐瘫软下来。

乔泰大惊，伸手一摸。一支短镖已射入珠木奴后背，只露出三条沾血的彩羽。等他明白过来什么事时，禁不住潸然下泪。心中七颠八倒，梦丝难理。

窗外阒寂一片，朝暾正照在怀圣寺的光塔顶上，礼拜殿的颂祷声早已没有了。

乔泰拔出短镖，将珠木奴尸身安放在床上。轻轻锁了房门，走下楼去。

回到都督府衙门，乔泰含悲将珠木奴的故事告诉了狄公，狄公不禁感叹良久。

"可惜晚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问她的恩主是谁。"乔泰懊丧万分。
第廿一章

狄公刚吃早膳，陶甘进来书房便问："有人前来衙门领悬赏么？"

狄公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将乔泰、珠木奴一段交际和盘说了。

"柳大人潜来广州果是为了风流情事！全不顾及国家朝廷殷念一片。到头来怕是身败名裂，不名一文。"陶甘深慨。

狄公道："你不可如此议论公阁大臣。--柳大人来广州后曾与几个大

食人聚会过，莫非正是曼瑟、阿哈德，阿齐兹一伙。想窥破他们的暴乱阴谋。"

陶甘不解道："柳大人，王之肱股，国家重臣，如何会与广州一个水上舞姬打成一团，分解不开。我看会不会珠木奴背后有人导引，整个风流韵事只是朝廷大宝承嗣斗争的一部分。"

狄公正色道："这事非你我该妄议。珠木奴肇因情妒，不幸误杀柳大人，其中并无政事实迹，岂可胡乱与朝廷挂钩？--乔泰认为杀珠木奴非曼瑟莫属，那日宴会上已露端倪，纯是因妒情萌动杀机，倪天济家杀乔泰也是出于同一原由。"

陶甘道："这判断并不十分令人信服。"

狄公皱眉捋须："目下要紧的是赶紧查实珠木奴的恩主是谁。或许就是他导引出杀害柳大人这出悲剧，又企图将他的死掩盖起来。杀苏主事，杀鲍夫人都是环绕着这一目的。"

陶甘又问："据老爷这两日蛛丝马迹判来，这个'恩主'又会是谁呢？莫非是一个我们至今尚不认识的人物。"

狄公微微点头，乃道："我已归纳出九条细节来：一、他与广州军政衙门诸官宦多有交际。二、此人必是阴怀异志，不肯俯仰人的，正拟跳入宦海大干一场。三、与朝廷中欲置柳大人于死地的敌手结成死党，受朝廷中人许诺重用。四、他对我来广州的举止了如指掌，应是我们与之打过交道的人物。五、此人必与广州的下层社会广有联系，暗中指挥番客，水上人的暴徒。曼瑟可能只是他的一条走狗。六、此人欲置乔泰于死地，又欲嫁祸于倪天济。七、此人对蟋蟀也感兴趣。八、他与盲姑娘关系特殊。他几番欲杀盲姑娘，但盲姑娘不敢公开来衙门求庇助。九、他又是珠木奴的恩主，地位气焰可知。--九九归原，这人难道还不易寻

觅么？"

陶甘掐指算计排列半日，温侃、鲍宽、梁溥、姚泰开都中几条又不中几条，一时也无法判定。况且谁也没有证据实迹。唯一可行拘捕的只有姚泰开，罪行是有谋杀鲍夫人杏枝的嫌疑。但他不会是首犯，京师又无一丝牵涉，只是广州一个土豪富。一味刻薄妇女，荒淫取乐也不像是有野心异志的人物。

两个正议论未决，乔泰气急败坏，跑进来书房叫道："作怪，作怪，尸首不见了！"

狄公吃一大惊："乔泰，你是说珠木奴的尸身不见了！"

"正是。老爷。我率四名衙丁及仵作赶往五仙旅店时只见空床一张。店主都没听见一丝动静，想必又是从窗户挟走的，那里尚有几滴血迹。--我也太大意，杀死她的短镖本就是从窗外打进来的。我怎的不多留个心眼，唉，如今……"

狄公问："你可到白鹅潭她的花艇上去查询过？那里不是有个小丫头么？珠木奴的恩主派遣来监护她的。"

乔泰哭丧着脸："我已去过了。那小丫头也被勒死，尸身漂到河南。花艇上的花虔婆吓得一个字也吐不出，更不知她的恩主是谁。--他两个都在花塔寺后的别馆寻欢作乐，恩主从来不去花艇。"

狄公站立团团绕书案走了好几圈，忽然双眉舒展，眼中放出坚毅的光来。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盗尸终于露出尾巴。"

第廿二章

狄公官轿人马抬到梁溥府第。老苍头进去禀报，半日出来道："主人有请。主人正在宗祠阁烧香哩。"

老苍头引狄公、陶甘九转八折，绕过许多幽房曲室、玉栏朱循，来到一个小小阁楼。阁楼中黄幡低垂，香烟缭绕，气氛肃穆。一排排祖宗牌位端正供着，旁边堆造着礼盒信香。

梁溥下来祭坛，忙叩拜迎接，引狄公到间壁一净室设坐。陶甘自去府邸门首布置禁戒。

净室中悬挂一幅平南将军梁祥蛟的画像，十分威武。茶几上正摆设一局残棋，两边各一个黄铜钵盂，盛着黑子白子。

"梁先生，本官今日来府上拜访，想澄清几件传而无徵、悬而未坠之事。"

梁溥笑道："狄老爷莫非又问海夷道关禁事宜，已是第三回了。"

狄公摇手道："今日先谈谈女尸被盗之事。"

梁溥微微皱眉："这恐又是****小人的勾当，无聊至极。"

狄公笑道："还有一段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故事哩。"

梁博道："愿闻其详。"

狄公正要开口细表，梁溥站起亲斟了一盅茶水奉上，自己也捧了一盅慢慢呷饮。

狄公接过正要饮啜，忽见平南将军画像下搁着一柄宝剑，不觉好奇。上前抚摸半晌，赞道："这剑想必锋利。鞘壳形制像是百越蛮子使用。应是令尊大人阵上夺得，视为终生荣耀。"

梁溥叹道："空有请缨志，寂寞身后名。--先父晚景萧条，不可言喻。只因小节不慎，革了爵勋，褫夺官职，连小民也仰不起头来。"

狄公喟叹良久："睹物思人，感慨何其。本官家传亦有一柄雨龙宝剑，每睹此剑，常思奋发，激志垂芳。令尊小不慎误大节，所以可叹。"

梁溥用手轻轻将宝剑抽出，锋刃闪闪，尤有寒光。

"大丈夫当如班超、傅介子，立功异域，万里封侯，次则也应如先父那样，为国平贼杀寇，扫荡蛮夷。谁知一腔热志，竟此湮没……"梁溥双目闪光，语有哽噎。

狄公见此情状，不宜再引动伤感。乃道："梁先生不愧将门之子，有此雄图。不过当今，尧舜再世，清平世界，不可一味思闻鼙鼓，常念匣中宝剑。"

梁溥喟叹，乃又茶几边坐下。见狄公茶已吸干，又与斟了一盅。

狄公谢过，转语道："那女尸正是珠木奴。今日早上不幸中歹人短镖致死。她已承认亲手毒死朝廷钦差柳道远，并说这事前后受其恩主指示。"

梁溥无动于衷听着，一面还观看茶几上的棋局。

狄公又道："本官自从到了广州，每一步骤都有人算计利害，运筹对策。正如这棋局一般，两下正步步紧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梁先生眼下这局棋似乎也到了决一雌雄的关头。"

梁溥眉尖稍稍动颤："原来狄老爷今日是来与我奕棋的，哈哈。"

狄公道："我走了许多弯路，终于寻到了珠木奴的恩主。这恩主不是别人，正是梁先生了。"

梁溥笑道："狄老爷正猜着了。你来看！"他站起将遮隔身后神龛的一幅黄帘猛地一拉。

珠木奴赤裸的尸身被罩合在一个水晶橱内。已整过脸容，正含情脉脉，凝睇微笑。

狄公大诧异，没想到梁溥如此透彻地摊开底牌。猝不及防，不免有些慌乱。

"狄老爷这棋艺也够精熟的了，不知下一步是如何走法。"梁溥话语间充满挑衅。

狄公微微一笑："还是先介绍前几步吧。末了怎么走，当然还要看梁先生的退步了。--你对珠木奴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又视作是你的禁脔，你的猎物。曼瑟几番要染指，你恨之入骨。这时柳道远钦差巡视广州，朝廷中你的主子密示你在广州杀害柳道远的性命。答应事成之后，娘娘登基自有封爵。

"于是你一面散布曼瑟阴谋暴乱的谣言，一面又引柳道远与番人瓜葛。最后再将杀害柳道远的罪名栽到曼瑟一伙头上，并暗示柳道远与番人暴乱有干连，可以一箭双雕。

"你原本想用珠木奴引柳道远上钩，先污毁其清声。不意珠木奴与柳道远一见钟情，两下真个山盟海誓了。--你只得姑且隐忍，只要他两个线头未断，柳道远的性命即在你手中。后来果然珠木奴毒酒杀了柳道远，你终于得遂大愿。紧接着就是如何将杀柳道远的罪名栽到曼瑟等人头上。

"本官来到广州后，首先盘查番人海口通商违禁走私事。你又故意放出番人蓄谋暴乱的信息，淆惑视听。你指使番人杀死苏主事，同时又暗

雇水上人勒死番人凶手，由我们与曼瑟殊死搏斗去。你的算盘正打得顺意，不料内里却出了个反叛者。"

"谁？"梁溥显然听得入神。

"正是你的亲妹子兰莉--那个卖蟋蟀的盲姑娘。兰莉独自谋生，足证你兄妹不睦，但毕竟是骨肉情分。她聪明过人，已觉察出你的腌脏心思。只怕你胆大妄为，以身试法，自毁前程，断了梁氏一脉。不忍心，几番劝你放弃恶罪阴谋。

"那日她探听得你要将柳道远尸身运去花塔寺火化，她偷偷藏过了那匹蟋蟀，并与我的一个亲随说话时漏出真情。--谁知这一切已被你派往潜伏狮子坊的爪牙探知，故当即将她诱到府中幽禁。但第二天她却逃了。

"确是那匹金钟的线索，将我引向花塔寺的，并且意外地发现了柳道远的尸身。多亏观音菩萨生诞，不然早已火化，神鬼不知。故曰'有其人，则有其神'。天欲保你败露。一旦曼瑟被捕，你又可胁迫他承认将柳道远的尸身抛入海中。你上次会见我时，故意诱我相信水上人与大食人关系密切，巧妙暗示我，曼瑟有可能弄到调合毒药的配伍秘方。--柳道远尸身发露，中毒症状难以瞒住，你未雨绸缪，早筑防提，不愧工于心计。

"我的亲随乔泰又鬼使神差与珠木奴相好了。你得讯后大为震怒，又怕珠木奴道出毒死钦差真相，故而设计杀我乔泰，又特地选中你的仇人倪天济的府上。--顺便问一句，你是如何晓得乔泰会第二次拜访倪天济的？"

梁溥笑了："乔泰与姓倪的交往从头起就没瞒过我的耳目，我早在倪府屋顶布下暗哨，又命曼瑟监视。曼瑟与倪天济两个都引诱过我杏枝妹妹，彼此视为仇雠。--乔泰倘被杀死在倪府，恐你狄老爷也不会轻易放过倪天济吧。"

狄公呵道："倪天济与杏枝清白可证，梁先生休要离题扯远。"

梁溥又笑："这个又何必与你争执不休。快说下去，时间不多了。棋子走到哪一步了？"

"棋子走到最后关煞了。--当我将柳道远的假人头城门口悬赏时，珠木奴不知是计，贸然要来衙门领赏。她不忘记乔泰的恩爱，求他一同潜

返京师。然而你竟发疯般下了毒手，断然杀死了珠木奴。--你的心终于破碎。珠木奴一死，你的棋局已输尽了，再无一眼可苟活。"

梁溥冷冷道："我的棋局固然输了，恐狄老爷也无一眼可苟活。你断狱如神，聪明一世，天下传为美谈。竟也棋终寿寝于我的这个小小祭坛下。--兰莉现在我的宅园里，两次追杀未成，这番恐也难逃劫数。兰莉一死，曼瑟已逃，普天之下，恐再无一人知道此段节真相。

"狄老爷心劳日拙，终有尽时。--待会儿我就下去将陶甘找来，又通报温都督。就说是你狄老爷突然犯了心病，不可救药。温都督岂有不信的？陶甘、乔泰两人不服也拿不出一丝可疑的证据来。

"至于狄老爷已派兵了包围了这宅子，我可以向温都督解释道，是你为了防范番人暴徒的袭击，特加恩庇护。这事再闹大也不怕，须知道朝廷武娘娘一登基，我正是你的继承者，大理寺正卿便是我梁溥了。--王太监、法明法师亲口许我的。"

狄公道："梁先生是真不怕人诛鬼责了。"

梁溥笑答："人都踏上奈何桥了，还有心管我许多。"

"梁先生之意，我是今日必死无疑了？"

"这茶看你已喝下多时，此刻肚中应隐隐作痛，火辣暴热了吧。"梁溥笑影未退。

狄公作色道："我的茶都被你喝了。你的茶在这个盛棋子的钵盂里哩。"

梁溥低头看了身边的一个黄铜钵盂，大惊道："狄老爷几时调了茶？"

"我只是将你倒与我的茶倒还给你而已。--我疑心这茶吃不得。梁先生适才吃了，想也无事。"

梁溥乃觉上当，顿时五内冰凉四肢麻软。惨笑一声，踉跄几步蓦然倒地。双眼凝望着水晶橱内的珠木奴，露出最后一丝笑容。

第廿三章

陶甘率衙丁冲进宗祠阁，见狄公正在细睹那局残棋。梁溥则已倒在

地上不动了。陶甘上前按摸脉息，竟已没了。--早已气断丹田，魂归阴府。

"老爷，他是如何死的？"

"我骗他说他已喝下了我的茶，竟信了。狂惊之下，血涌心脑，想是难救。其实，我是将他斟与我的茶水泼倒在盛这棋的铜钵盂里了。--究竟心计太深，疑虑太重，临了不敌我一出空城计。咳，我并不想让他毒死，我还要拿获了他解去京师与王太监、法明和尚对质哩。"

正说着话，宗祠阁门口出现一个衣裙素朴的年轻女子，两只白闪闪的眸珠正看着他们。

陶甘道："兰莉小姐听说老爷随梁溥上来这里，便急忙叫我赶来提防梁溥，说他已决计鱼死网破了。"

"兰莉小姐，令兄心病猝发，已死了。"狄公深深瞥了那个盲姑娘一眼。

兰莉点了点头："驰骋锐气，致触天怒，也是劫数。兄长算尽心机，最后算了自己性命去。早在意中，救也无及。--人有千般算，天有一归档。"

狄公感慨深服。

"冒犯问狄老爷。钦差果是兄长所杀？"

"不，毒杀钦差的是珠木奴。"

"是她？奴家一直担心兄长与她痴情过深，必无善果，终是祸根。那日他两个将钦差尸身弄去花塔寺前，我乘隙窃了那蛐蛐，又见他身上还有一纸信封，故也一并盗了，暗中送与你们。"

狄公曰："将那信封塞在乔都尉怀中的想是令妹杏枝了？"

"正是杏枝。她原想送来都督衙门的，只恐把持不慎，一旦漏泄，不可设想。故伺机塞入乔都尉襟怀，也是不得已。--那两张地图也是赖杏枝从兄长处窃得的。兄长并不知此事，不知为何将她杀害？"不禁语音酸涩。

"杏枝是被误杀的。--那日歹徒要追杀的正是你兰莉哩，也是巧合，天意如此--本官对兰莉小姐不计安危，暗中相助，感铭十分。"

"狄老爷过誉了。陶相公见义勇为，挺身救我，乃是男子本色。试院那夜，不是他两个奋力搭救，险些又被歹人害了。--奴家只巴望兄长悬崖勒马，不要自投深渊。兄长却视奴家为仇寇，追杀不放。"说罢，不觉泫然出涕。

"本官亦不明白，你一个盲女子，如何行动自如，又善于躲闪。"

"奴家虽是双目失明，但手足耳鼻十分灵捷。这祖宗府第内一砖一瓦、一木一钉都数得过来。其次便是试院，南海神庙了，时常去那里捕蛐蛐，门户嘹户。"

狄公叹息良久。遂下楼阁命乔泰率众衙丁搜索梁府，拿获谋逆证据。又命一缉捕道，曼瑟已逃，恐尚未出海。严令市舶司及关卒巡兵仔细追捕，不许一条番船扬帆启航。

半日不见搜出一件信札纸笺来，乃信梁溥果真精明，不留隐患。只捉到几个喽罗爪牙。遂命轿马牙仗回都督府。

温侃早一肚疑云等着狄公回府来，狄公笑嘻嘻把着温侃衣袖，一同进去西厅书房坐下细说。

"梁溥先生府上出什么事了？"

"一帮水贼进了梁府大肆抢掠，梁溥先生当即吓死。本官闻报即率亲随衙卒前去剿捕。水贼顿作鸟兽散，只保全了财产，而梁溥先生已不救……"

温侃叹了一口气又问："那帮水贼是何等人物？"

"听说是水上人与番客暴徒乌合之众。温都督日后治岭南，须缓和这两种人的怨怼情绪。不可歧视虐害，也应妥善防范。宣课圣教王化，奖劝商市渔捕，化积怨为怀德，共图长久治安。"

"那钦犯人头，露布又是如何一回事？"

"柳大人已在广州遇害。本官已缉获凶手，押赴长安。这事朝廷自有处置，你我就不必深究了。外界再有人问及，一概不答。"

温侃不好再问，又怕柳道远之死与自己广州治绩有玷，不由双眉紧锁。

狄公笑道："柳大人之死与温都督一无干连。朝廷问起此地政声化绩，本官自有回话。温都督毋需深虑。"

温侃感激道："仰仗狄大人遮护。"

狄公道："还有一件小事，倒想与温都督证实，本官听说温都督早年与广州一波斯女子有过一段恋情，后来不欢而散了。"

温侃顿时汗流，心中震栗。

"狄大人既已问及，我也不敢隐瞒。这还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初到广州，还是都督府司马。与一波斯商人投契，时常过往，竟与他的女儿有了恋情。一时两个缱绻难分，百般恩爱。当时朝廷严禁地方官员与番女通婚，为之，我也动过与那番女一同逃去波斯的念头。

"一日她来找我，说她不能再来见我了。我追问缘故，她支支吾吾，似有难言苦衷。我当时蠢愚至极，竟以为她要与我决绝。再没细想，便也死心。--后来我成了当时岭南道黜陟大使的女婿。婚后一个月那波斯女子送来一信，竟是绝命书。信中说及她当时因是怀孕而不敢再来见我。如今恩断义绝；她已溺死那一对孪生女，自己也含恨自尽了。

"当时我痛苦异常，几不欲生。--狄大人，这应是运命的戏弄，我万万没想到竟会有如此结局。岂止是不欢而散，简直是太惨酷残忍了。十几年来每念及此，辄愧疚交攻，坐立不安。只恨当时年岁太轻，行事糊涂，铸成大错，悔之无及。--如今创口仍在流血。狄大人今日问及，我除了惶惭深责，无地自容外，能再说什么呢？"

狄公见温侃真情迸发，已露悲声。忙劝道："本官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无意责备。不过我还听说你那一对孪生女当时并没淹溺死，而是送与一个姓方的商贾。她母亲只是含恨激刺你而已。"

"什么？那对孪生女还活着？姓方的商人在哪里？"温侃似觉醒醐灌顶。

"姓方的商贾破产后又将她们卖与一富翁。那富翁是半个波斯人，为人忠直仗义，由他一手抚养成人。如今已出落得楚楚动人，仿佛两朵奇

花。"

"狄大人这话当真？她们现在何处？那富翁又叫什么？"温侃惊喜交集。

"富翁便是倪天济，你的孪生女，一名叫汀耶，一个叫丹纳。声音举止，无一件不是你的气派。如今都十七岁了，正是倪府里一对夜明珠啊！"

温侃流泪道："真有这事了，叫我如何是好？"

"哪日有空暇，你不妨乔装私访一下，庶己也可平息若许多年来内心之苦痛--她们在倪先生的宠爱下日子正无忧无虑，优裕十分。温都督千万不要去认回，反而成拙。只暗中与倪先生作个忘年朋友，从容留之。--这是本官离广州前的一点诚心忠告，谨望三思。"

第廿四章

狄公命陶甘打点卤簿仪仗，扈从轿马，限时启程返京。诸项处置善后委托温都督亲办，梁府家业归由兰莉一人承继，嘉勉倪天济，抚慰鲍宽，杖责姚泰开。-一落实，乃闷闷坐在西厅书房内静思。

柳道远的案子固然是结束了，三太子登基大势所趋。但王太监、法明和尚看来是轻易处罚不了的。娘娘虽暂时含忍，但咄咄逼人之威势终要酿成更替唐祚的气候，恐御前三省台阁都没可奈何。自己的前程也在未卜中，逞论垂勋于竹帛了。

狄公看了乔泰一眼，惨淡一笑："乔泰，没想到你我多年违隔今番又在一处勘破了这广州案，也是缘法相投。不过，我可以断定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破案了。--我再不会亲自去与各种罪犯打交道，较量智勇，筹算棋局了。回京后，我打算辞去大理寺卿的官职。我老了，与梁溥的对奕中，处处觉得力不从心。

"乔泰，你跟随了我这许多年，屡立奇功。马荣他已成了家，有蓝白、绯红一对孪生姐妹，何等美满。我见汀耶、丹纳这一对孪生姐妹，也有意嫁你。少刻我便传倪天济先生到衙门，当面说合，令他收拾金珠币帛，以为房奁。倪先生也敬重你，想来是不会费许多口舌。携回京师，即可成婚。--日后我致仕退野，有你两个好友日日为伴，四个媳妇贤慧款待，这晚景也何其乐耶。"

乔泰羞涩满面，从中感恩道"老爷疲惫了，我们上楼阁去稍稍休息吧。陶甘打点再快，亦需申牌才能启程。"

狄公答允，两人上来楼阁寝房。乔泰在地板上草草铺了一层蔑席，躺倒便睡。狄公上床，解带宽衣。窗外正有一丝丝微风，整个衙府静寂十分，两个很快便沉沉睡熟。

突然窗外黑影一闪，跳入一个人来。蒙面遮眼，裸臂担胸。手执一柄弯刀，轻轻摸到狄公床前。低低几声狞笑，正要举刀行刺，忽见桌上搁着狄公那柄雨龙宝剑。那人将弯刀插在裤腰上，探手去取雨龙剑。

他轻轻拈起雨龙剑，观常片刻。猛地一抽，果然寒锋冷光闪出。一时性急，剑鞘落地，"当嘟"发声。

狄公、乔泰同时惊醒。那人对准狄公喉间猛力欲刺。乔泰后背飞起一脚，踢着胫腿，一剑刺空，不觉恼怒，返身向乔泰杀来。乔泰猝不及防，雨龙剑已刺入他的胸膛，顿时血流如注。

狄公从地上拾起剑鞘，那人舍剑刚要挥腰后抽出弯刀，已被狄公剑鞘猛击额面，五官碎裂，抱头倒地。--狄公上前撕开蒙面，原来是个胡人。

狄公将乔泰扶定放平在床上。乔泰道："他就是曼瑟。"又微微一笑，闭合了双眼。

陶甘及四名衙丁赶到楼上寝房，大惊失色，忙报信于温侃。

仵作拔出雨龙剑，调敷了金疮药。乔泰已脉息寝微，奄奄一息。

狄公潸然下泪，遍身冷麻，半晌无声。

陶甘将雨龙剑拭净了，插入鞘内，交与狄公。狄公泣声道："我与乔泰，以此剑相交，以此剑……永诀。"说罢将雨龙剑平放在乔泰身上。

"这柄宝剑已沾了乔泰鲜血，我岂能再将它佩在身上？"

乔泰眼含热泪，最后望了一眼狄公，嘴唇动翕一下，静静闭上双眼。

都督府衙门前院，狄公的轿马仪仗已编伍就绪，马蹄嘶刨，幡旗猎

猎。

第廿五章

狄公传命轿马仪仗举丧，为乔泰致哀。明日一早启跸返京，柩榇随行。

倪天济率汀耶、丹纳姐妹赶来衙门吊孝。倪天济伤感噎哽，汀耶、丹纳两个更是悲恸欲绝。

温侃殷勤款待倪氏父女，心中酸甜愁喜一言难尽。从此与倪天济结为至友，往还甚密，终不提身世秘密事。倪天济遂罄其所有坚心办道，朝夕持斋。--此是后话不题。

且说陶甘忙着协助温侃处置一应善后：将珠木奴尸身运去花塔寺焚化，梁溥府上捉到的几个爪牙凶手押往北门外凤凰岗正法。又去梁府吊孝。

慧净率花塔寺和尚主持七七四十九天的水陆道场，追荐梁溥。梁府家政暂由梁溥兄妹的一个舅舅代摄。陶甘里外寻遍不见兰莉影踪，不禁启疑，径奔狮子坊而来。

陶甘一口气跑到兰莉先前那间楼顶，先屏息在房门外静听片刻。房内啾啾虫声，绵蛮悦耳，心中大喜。

"是陶相公在门外么？"兰莉已听出动静。

陶甘推门而入。兰莉捧茶让坐，两人遂并肩坐在床沿上。

"令兄治丧，里里外外忙成一团，你却为何偏躲在这里？"

兰莉道："有娘舅主持家务，不必我事事躬亲。再说我最怕和尚念经，与其听念经，不如躲来这里听蛐蛐鸣哀，也宽心些。"

"兰莉小姐接连丧亡兄妹，从此孑然一身，何等孤寂。"说着不禁愀怆下泪。

"你也丧失了最亲密的同僚。--休要过伤怀抱，有误前程。"兰莉轻轻叹息。

陶甘酸苦地嗯了一声："此去京师，情景惨澹。唯可以宽怀破闷的只有两匹蟋蟀了。一匹是塞入乔泰兄弟襟怀的，一匹是试院那夜你仓促遗下的。--狄老爷已立誓不再问狱破案，我从此也恬淡心志，专务读书，唯期老死长安了。"

兰莉朝陶甘挨近一下："看到这两匹蛐蛐便是看到了我。"

"有朝一日，你携了这许多蟋蟀来长安看我多好啊！--这人世间只有你一个女子是心地纯美的。"

兰莉道："只要你的妻妾不吵骂便行。"

"苍天可证，我陶甘至今光棍一条哩。只除你兰莉，再不会有妻妾。"

兰莉双颊泛过一阵红晕，如胭脂轻抹，不由羞滴滴把半个脸面挨近到陶甘眉头。

"瞿瞿。"清脆的叫声把陶甘吓了一跳。兰莉笑了："那是金钟在歌唱哩。"

（第4册完，共4册）